


专刊

# 义和团史料（下）

YIHETUAN SHILIAO

本书辑录资料分为四[illegible]和团文献》4种，包括传单[illegible]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illegible]资料；《史籍汇录》67种[illegible]文集、函札、日记、笔记、[illegible]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illegible]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illegible]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illegible]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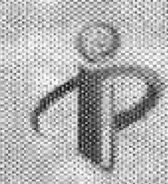

专刊

# 义和团史料（下）

YIHETUAN SHILIAO

本书辑录资料分为四[illegible]和团文献》1种，包括传单[illegible]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illegible]资料；《史籍汇录》67种[illegible]文集、函札、日记、笔记、[illegible]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illegible]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illegible]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illegible]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内容提要

本书辑录资料分为四类：《义和团文献》4种，包括传单、揭帖、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史籍汇录》67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清政府案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史料：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8-2

Ⅰ.①义… Ⅱ.①中… Ⅲ.①义和团运动—史料 Ⅳ.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007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 义和团史料（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 | |
|---|---|
|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 邮　编：100088 |
| 网　址：http://www.ipph.cn | 邮　箱：bjb@cnipr.com |
|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 传　真：010-82000860转8240 |
|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25 |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
|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 印　张：70 |
|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
| 字　数：1041千字 | 定　价：215.00元（上、下） |

ISBN 978-7-5130-1658-2/K·148(4511)

# 目 录

## 下 册

注：附*号的均系初次刊出的稿本资料。

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八月，举事于成都，随即扑灭。甲辰三十年二月初六，集县属各地入教之愚民男女数千攻城。时方晌午，被防军管带朱登五率五十人败之于北门外舞凤山，擒斩甚众。其所斩获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未攻城之先，声势已大，四乡纷纷具报保正被杀，教堂被毁，教民被杀。时知县事李端概上闻，所以防军朱登五奉令到犍）。而犍为之见九子枪即自此始（防军用具一般不识，以其机柄如锥柄，又呼为锥子炮）。此皆记者当时所见也。

厥后宣统辛亥正月十五夜半，金吾不禁之时，突然而起，只十数人由南门入，逢人乱斫，一时箫鼓寂然。县署派队登时扑灭，跟踪捕获数人，悯其愚也，锢久而后释之。反正后亦时有所闻，俱以警觉早，未成巨变。究其所以然，愚民爱国无方，恶枪同志，邪匪棰〔乘〕机煽动，谓其术能封刀枪，避斧锧，诛奸回，临阵尤有神助，所以相率信奉而不之疑。及其失败被获，遭屠戮而亦不俱。孰使之然乎？虽曰邪术，亦小民嫉世之心深矣！拔本塞源，是所望于清明之政治，若徒责其邪而诛之，不亦大可哀哉。

按红灯教乱，四乡捣毁教堂、学堂，杀毙教民、书役、团丁等，事平后除书役、团丁由地方官酌予恩恤外，其毁伤教堂、教民，法国教士大起交涉，索赔银一万二千两，结果赔银八千五百两去。

卷 14，《杂志》，第 48 – 50 页。

## 荣县志 1929 年刊本

光绪三十一年，拳匪起，团丁攻之。自庚子京师余烬播入，先扰成都内郡，次及犍为，潜聚铁山间，以击学堂、教堂为名。二月，由老农场至新桥返，官军击散之，余党四窜。

董家场有吴氏者，织席为业，妖教徒也，往来铁山，至是潜于家，信惑又数百人。知县苗立勋命团丁往攻之，枪中见血，犹麾旗而咒无恙。于是枭吴氏三人，余保释之，事靖。

第 15，《事记》，第 41 页。

## 三台县志 193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夏五月，拳匪起于蜀，蔓延潼郡。三台附近郡郭地寥廓，比岁荒歉，贫民多附匪求食，且夙与天主教民为仇，匪利用之，由射洪焚掠教民，回踞县境景福院。《邹公权篆三台记》：南路匪徐机匠等三十余人，踞两河口，往射洪观音阁焚掠教民，回据景福院，已有二百余人，掠吉姓家，杀男女七人。知事武文元遣练长谢绪茂率练丁四十名驻其地，专城王观廷以汛丁六十人策应。七月二十七日薄暮，匪来扑，练丁大奔，死二十二人。观廷闻警狂奔，夜至城，燎火耀山，城人大恐，近乃知为王专城，于是郡城戒严，匪势张甚。

八月朔，匪祷于老君洞，卜之不吉，裹胁千余人往射洪，下太镇出县境。按是役也，两河口实匪巢，武令使查办，里甲某拟按名籍上之，乡长庠生谌风楼执不可，乃以外匪阑入禀复，反侧始安。而白庙子鹅落山二股复起。白庙子匪首江文禄，与其党江显道等纠二百余人，踞庙食积谷，肆行杀掠。《邹公权篆三台记》：匪掠钟宗元、胡家、教民张兰亭，曾开阳家杀兰亭及妻子四人，掠曾廷知等，穿臂燃烛，用酬白庙之神。管带靖川副左营陈参将忠良，由中江拔队至，日暮饥疲，遽命开仗，哨弁殷鹏飞、什长马兰亭阵亡，杀匪亦百余人，文禄、显道等逃。其鹅落山一股，西路匪也。匪首卓绍初及妇卓侯氏等数十人聚操此山，乡人密首县，谢茂绪率六十人往，举人唐燮以乡团会攻，冒雨往扑。匪投石下击，丁勇跃登，斩首十七，获六人，卓侯氏坠圊死，时九月十七日也。捷至，适邑令邹耿光接篆，亲鞫六人，其被胁者，分别释归。郡城旧练兵八百名，自景福院败怯不出，邹令汰留精锐三百名，带以靖川营弁驻西门牛头山，申明纪律，与之更始，规画粗具。忽有南路宜军山匪及郡城被袭之事。《邹公篆三台记》：邑南多盐场，岁饥，折阅工人率开除。陈忠良剿匪射洪，聚歼由县境窜太镇巨股于柳树镇。匪首王兴山回南路煽诱场上。靖川营哨弁郑国良，带练丁五十名往安居场防缉。南路绅民迭报匪数百人踞宜军山，邹令会陈忠良拔营俱进。前队郑弁，夜抵安居场，匪纠党来袭，郑弁令兵勇伏暗旁待，以暗击明，枪毙十余人，余受伤溃。宜军山匪闻风先遁。验击毙诸尸，皆颈系筒，盛神水，躯壮，实场工。闻多负伤匿场者，官不欲株

连，谕场民日后从严防范，官拔队归。

初白庙子溃匪江显道等调城兵远出，啸党夜袭牛头山，缘软梯上，转山尾巨炮向城。时驻山练勇改营制后，气颇振。管带周昺武闻变，手短刀出，匪丛矛环刺，大旗黄肇安等战退。各匪乘胜追击，城上枪炮继之，毙三人，生擒一人。知府钟润飞书檄援，邹令、陈忠良中道得书，急行二十里后，比至知余匪散，归鞠获匪陈其贞，具知巢穴。陈忠良即夜率勇往，明日获江显道父子及其党七人，起军械多件，鞫显道供袭城不讳，肆其父子于市。后获江文禄于华阳龙潭寺，解省正法，归首白庙子，县境肃清。

卷 14，《武备志》，第 24－26 页。

## 盐亭乡土志 1907 年修

光绪壬寅秋，伪红灯教匪既入射邑太和镇城，上游一带，望风瓦解。有匪党陶天华等，窥盐亭玉龙镇不备，褰旗入寺，约奸民黄帽子为向导，俟夜三鼓时，听钟声起兵。乡绅黄辉鉴、胡德璋等密联团保，选丁壮入寺侦探，扬言与匪合，随捧石灰继之。丁壮借观匪党佩刀反击之，擒获五人，以灰复目，就戮于市，余各逃窜，缉黄帽子送县镇法。

《兵事》。

## 中江县志 1930 年修

汤鉴铭巡检，广西优贡。（光绪二十八年）八月署（胖子店）巡检，至八月被拳匪逐。

卷 5，《职官表》。

红灯教，始于直隶，而蔓延于各行省，即拳匪之乱也。传染至吾邑，以下村为稍盛，有被匪党迫胁，舁以登坛。及遭讦发，无以自明，逃免而破家者。当事亟时，匪大肆屠戮，排异己者。绅耆亦纠集练勇，力抗凶锋，殉难者颇多。

卷 18，《纪事》。

## 中江乡土志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癸卯，红灯教匪始于金堂之七堆瓦，汉州之三水关，残害边境，劫烧石笋之市场，焚毁新场之教堂，经一年余，焰始熄。

手抄本，游夔一纂。

## 遂宁县志1929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大旱，因灾区太广，斗米值钱一千五六。四乡贫脊皆纷纷迁黔。随又拳匪窃发，流氓响应。乡里演其术者，入于十室而九。于是各处骚动，富民亦移家上堡。幸岑春煊督蜀，吏治肃清，月余仍安堵如故。

卷10，《杂纪》。

## 蓬溪近志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有拳匪之乱。此役未大用兵，以乡愚惑于邪说，揭竿持械，与寇盗异，故未逾时即定。拳匪者，一二狂惑之民，援神诳诱，焚符饮水，自谓能避枪炮，然弹至即洞，未尝验。初起各仇教，渐索富户供应，率肆掠无所择，至破城逐官，陷于叛逆。俶扰于北，墟我京师，余烬蔓延于蜀。光绪壬寅癸卯间，值蜀大祲，饥民布野，拳匪遂挟之以甚其祸。三台南乡有徐机匠、范石匠者以习拳惑众，纠合百余人，据景福院，杀吉姓家十三口。市氓贱佣，无所得食，则纷起应之，遂有千余人。射洪匪首税玉堂，亦诱乡氓二三百人，习拳于茅针山。两股会合，声势遂大，合攻太和镇，破之，入据其城。距蓬溪西界数十里，避乱者纷纷至县，人民一日数惊，县城戒严。知县张俊生号知兵，檄调全县团练备城防，并率以巡徼近郊，在距城六七里之鞍子沟查获匪探三人，讯明正法。遂分丁为三支，一扎板桥场之柏树垭；一扎明月场之高城山；一扎常乐场之甘草垭，皆西防太和镇，守御严密，匪不敢东。八月十五日匪由太和镇焚掠洋桃

溪，顺流过青堤渡，入县境，至康家渡，围攻渡后如意寨。时远近乡民皆保于寨，寨主冉宴宾、甘家贵等率寨人堵御，教练长高飞鹏，燃铜炮击匪，毙二百余人，其党溃散大半，力不能支，窜逃于射洪之柳树镇。随值靖川副左营参将陈忠良，由上游督队攻镇，杀数百人，此股裹胁最众，聚歼于此，虽有溃逃，不能成军矣。西乡他股匪率数十人据蓬莱镇，乡愚日附，分扎镇后之玉皇寨，县丞夏侯某逃去，匪入居丞署，日坐堂皇理讼事。警报至县，俊生亲率练丁往剿，及至，镇人已杀匪数名，围攻玉皇寨歼戮无算，匪由大堰、河边等场逃去。俊生蹑其后，又遇他股匪痛剿之，并生获数十人，集讯，分别重轻办释，余悉溃散无踪，县境肃清。

卷9，《兵事篇前篇》。

县中天灾，在前清则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为最。……自光绪二十六七等年，频遭旱灾，民间积贮早空，迨壬寅复遘奇荒，受创尤巨。辛壬冬春之交，县民无所得食，扶老襁幼，迁徙他乡，转死道途者，已难胜计。其不能去者，或男女相守僵于牖下；或骨肉并命，惨填沟壑；或将尽之喘，卖及妻儿以图一饱；或一家之长，先杀其属，后乃自裁。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拳匪挟饥民倡乱，县令张俊生督乡兵致讨，应时勘定。匪平筹赈，被灾遗氓菜鹄羸瘠，一息仅存。……亦县中百年之奇灾矣。

卷11，《匪灾篇前篇》。

## 安岳县乡土志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附郭乡民杨祖平贸易资阳，遇人教以神拳。其法持符练咒，数日即有神附体，自能抚棒弄拳。祖平归，如法演习，适有教民杨某从观，祖平杀之，并屠其家。警报至县，练丁往擒之，及其徒杨祖锡等四人。讯知祖平为首，处以凌迟，临刑犹未醒也。

未几，复有秧田沟之变。秧田沟在附郭乡八庙场，与乐至接壤。有龚一德者，亦在外学神拳归，邻民方普福等从而习之。其地保正遂甚其词以闻。时县主唐枝中及防营在县者，有鉴于杨祖平之狱，遽率

兵往捕。普福等惶惧上寨避之，遂以为持众踞寨抗拒，官兵即蜂拥上寨。寨中无军械，男妇老幼七十余人，俱跪迎，官兵不之顾，悉屠之，其存者八人，则本县练丁所不忍杀者。先是乐至县闻警，恐伤其民，即率乡团趋之。比官兵进剿，则已至其境上，而本县官尚在三十里之外。既乃往勘，惟见尸横山谷而已。后刑讯八人，但闻呼冤之声，知彼等即有演习神拳事，固未至如杨祖平之癫迷仇杀教民也。

既而资阳拳匪刘精忠窜踞邑周礼场、凤凰寨，为本县练勇及屯营所攻，移扎毗卢寺，马陈联三合。八月初一日，县主如柏始率兵勇进击，匪退据慈云寺。相持十余日乃去，官兵追及于复兴场，为匪所围，阵亡兵勇二十五名，如柏狼狈奔归，不敢复出。匪遂进踞鱼龙山，炮毙营兵三名。寻移扎李家街天成寨。而统领刘朝宗、丁军门督师至，合围三日，毙匪二百，余党即穷戚乞降，许之。由是四境肃清。而刘统领以道员留办善后事，稽户口，整团防，敬事爱人，乡民感悦。凡折毁教民瓦屋、茅屋四百余间，教堂一所。

拳匪既平，而赔款之议遂起。初余栋臣之乱，本县赔款多至二十余万金，已非平允。此次教民所损失实不敌其十一，而如柏乃以五万九千金议结，具以上闻。岑督大怒，三命委员察勘，委员多为如柏地，至以教堂材木砖石俱运至上海为辞。然岑督怒终不可解，奏罚如柏万金，余令就地设法。如柏奉敕后，彷徨累月，计无所出。会岑督调两广，始具禀陈护院，以非强权，不足以集事，请凡上控者俱押回审讯，护院许之。而后令奸民设辞连引，贼至之处，则指为济匪；即所未至者，亦以通匪之罪罪之，于是邑东南百余里间之良民皆匪类也。狱既成，令先具悔状，然后藉没其财产，迫令富民买之以自赎。通计所得，不下十余万金。本地奸民，亦有因此致富者，而教案于是乎始结；而安岳之元气，于是乎殆尽。

《兵事录》。

## 达县志 1933年铅印本

吴德绣，字筱村。……光绪丙申选浙江西安县知县。至省即调署山阴县二年，调钱塘县三年，回本任。……义和团讧于京师，浙江江

## 宣汉县志 1930年石印本

光绪二十二年，新宁县、开县孝义会蔓延附近地方，县人附和之，以芭蕉场、峡口场、天生场诸处为最盛。经知县邢锡晋、龚定求先后歼厥渠魁，罔治胁从。至知县吴述曾时，凡六年始息。二十八年，新、开二县红灯教复炽，与二县接壤处乡民亦多从之。然县属影响，不如孝义之甚，即扑灭也。孝义会后知县吴述曾改为效逆会。先是哥老会，俗呼江湖，动辄寻仇报复，全省皆然，地方官严捕密拿，而不能已也。二县之民于是别立一会名曰孝义，其始盖婚丧等事互相庆吊而已，久之党多势盛，遂仇视哥老，几成燎原之势。后之所谓红灯教者，亦即孝义之遗，奸人乘之，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迷其性，其人即执戈向前，谓刀不能伤，枪不能中，至死而不悔也。

卷10，《历代兵事》。



## 渠县志 1932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四年，单刀会匪喻海山扰北关场，驻防把总唐占先率队往捕。既交绥，汛兵蔡级三、董占鳌均负重伤。已【而】团练大集，声势甚壮，海山始惶恐遁去。

二十八年秋八月，红灯教扰川北，渠县城乡练团堵隘，檄书火急，事旋平。

三十二年，县民陈鸿图为妖僧诱，习八卦教，以符水惑众，谓枪刃不能中伤，招集少年百余辈昼夜练习。县令如柏闻之，遣皂卒往探，均遇害，因具禀上宪。绥定知府遣岑游击、胡管带先后到县晓以大义，不从，卒捕斩之。

卷7，《兵备志》，第28页。

## 大竹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三十二年，红灯教流传境内，自称焚符练咒能御刀枪，愚民信从

者众，密谋起事。县令查觉急捕。教匪陈鸿图由渠县卷洞门窜至望溪，被邑绅黄寿臣诱至欧家场，擒获送县正法。高穴场教匪吴世题、周良方等传教老龙洞一带，以吴宅为中心点，风声鹤唳，势焰日张。知县娄栋派宋贤声、黄寿臣率警队及高妈团丁大败教匪于老龙洞，击毙周本智等三十余人，余众如鸟兽散。吴世题逃贵州，周良方窜潾水新镇铺，旋被擒正法。月余事平。宣统元年九月，团坝铺柑子园红灯教余党谢某生有异相，自称皇帝，以某姓女为皇后，某姓子为丞相，乡民为所愚惑。县令谢汝霖督团擒斩之，不数日而息。

卷6，《武备志》，第17页。

## 眉山县志 1923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四日，红灯教匪承北京义和团余焰，借仇教名径入省垣，肆无忌惮。十五日，突进彭山，佥讶其神莫之阻。即日入眉，率百余人，缠红巾，执旗械，拥一妇曰观音，径毁下西街福音堂，转踞南城白衣庵。州牧高增爵率勇役击之，歼教匪多名，余溃去，踞东路沐江寺，勾结土匪北扰多悦镇。有仁寿县熊估眼亦聚教匪数千窜至，声言复仇，城中日数惊。高牧召集团练，四路举练总，率丁勇各数十名扼要为防（东驻洪庙场，南驻思濛场，西驻万胜场，北驻太和场）。随派绅宣谕，无为邪教煽惑，人心始定。越日，参将何友山率队过境，官绅留驻城，团练导由姜家渡入山，于桐子坡、滥泥沟一带兜剿，斩获颇多，余党退踞大王寺。高牧复调团练同防兵会剿，匪溃乱平。

卷8，《兵防志》，第23页。

高增爵，字少农，陕西米脂县进士。（光绪）二十八年莅任。……莅眉时适红灯教乱，自省垣起，蔓及各州县。借名排外，胁众持械出入城邑，焚烧掳掠罔不至。奸宄倚为利，官府无如何。至眉蚁聚城南之白衣庵，全城駴愕。言事者均谓宜绥以恩。增爵不然，出巨金奖丁壮，毅然率队出攻。濒发，家人环跪泣阻，不为却。攻击自晨至午，毙教匪十余人，溃去。嗣复啸聚雷家嘴、大旺寺等地，先后荡平。

卷9，《职官志》，第27－28页。

## 丹棱县志 1923年石印本

萧寿祺，字则皆。甫下车，犹寝疾。时邑有不逞之徒假灭洋煽众，日以抢劫教民为事。继而佛婆巫家亦皆以教诬之，肆行劫掠。眉、丹两境为之骚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公闻力起，会营汛兵差合捕，获其渠魁，立即正法，四境肃然。时庚子六月。

卷5，《职官志》，第15页。

## 重修彭山县志 1925年修

光绪二十七年，自拳匪之乱，红灯教由北省传来。初则川北、川东一带信者颇众，所在皆有设坛传教之事，继则附省州县皆然。官中固拟剿办，因科场故，未即专意。而杀教民、毁教堂之事则已迭起。至八月十四日，忽窜入省城，成都戒严。十五日，彭山信者亦纠党由东山至县城，夺门入，游扬而过。其中有女徒数人，皆仗剑乘轿，咒诵不已，党中号之曰观音。余众则各有所名，如孙悟空、黄天霸之类。旋南至眉，经眉守高增爵一击而散。其余各州县则经官军分头剿杀，乃平。

卷8，《通纪》，第15页。

## 泸县志 1938年铅印本

沥陈四川乱象请更换川督折[1]

奏为四川全省乱象已成，办法日行竭蹶，恳请特简重臣驰往补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近日闻京中大小官皆以四川可危为言。复遍访四川乡人，所得家函皆言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一，其形大著，其势甚危。始自川南之长宁、兴文、纳溪、江

[1] 根据此奏所述“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奏和“乃今已阅三月”，及《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己巳（十二月）谕称：据御史高枬的奏参，经令奎俊确查后的“查明复奏”情况看，本奏折的时间应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

安等处，盗贼纵横，该督犹复掩饰。及至资阳、安岳事起，杀教士，毁教堂，戕教民，劫署围城，报纸纷传，而外人之责言日至，该督犹不能补救，弭患已然。驯至盗匪蔓延，全境骚动，附近省城一带邪拳盗贼指不胜穷，省城门为之昼闭；加以饥民麇集，所在掳掠，闾阎困不聊生，官吏无能为计。日来外间传闻奎俊电至外务部，沥陈穷蹙之形，是其办法竭蹶，已可想见。臣于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陈并筹办法，其时但去一贪浊酿盗之阿麟，除五六恶劣之州县，即可幸其无事。乃今已阅三月，阿麟仍锯［居］首府捕务，一切毫无振作，无怪合省州县相应成风，匿盗讳盗，畏贼养贼，以至于今也。然已至此，又非专去一首府所能补苴也！饥民当赈，拳匪当禁，会匪之为首者当捕诛，盗贼之纠众者当攻剿，募兵于裁兵之后，筹饷于缺饷之时，此非坐镇雍容之督臣所能为也。四川稍一蠢动，边界则西藏、松潘，协饷则滇、黔、甘肃，邻封则湖南、湖北，在在均有掣肘之虞。征输不继，商贾不行，楚蜀新旧赔款数百万，必有不能足额之势，而苦累遂将迫于朝廷。关乎四川者如此，关乎大局者如此，非特简精明果决、稳练坚固之督臣往膺督篆，必不能保大势将危之四川，即不能保私心自危［用］之奎俊。早年奎俊为苏抚，本属中正和平，及入川任刘心源，又得藩司周馥以相助，故吏治卓然可观，土匪亦即时扑灭。及刘心源、周馥相继升任，乃深信贪黩之首府阿麟、昏愦之藩司员凤林。故四川之多盗，成于州县；州县之讳匿，成于阿麟；阿之滥居首要，则又督臣奎俊有以纵容之也。言路诸臣有知之者，率以奎俊为军机大臣荣禄之族叔，皆徇徇而不言。今事势急迫至此，与其徇小节而坏完善之封疆，何如循公义而纾两宫之宵旰。恳我皇太后、皇上召荣禄问以四川今日情形，奎俊是否实能胜任。在荣禄公忠体国，必能据实面陈。更恳命荣禄等于京外大臣中择一能纾蜀祸之员，请旨简放，迅速驰往，或可转危为安，以图补救于万一。臣今日言之，亦恐缓不济急，若复隐忍，贻误非轻。谨将大致情形陈奏外，并就所知开具清单于后。臣为急图补救全局起见，且职司纠劾迫切，缕陈是否有当，伏乞。谨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首府阿麟之门丁王四与督臣门丁表里为奸，贿卖各缺，悉由阿麟与王四主持。每日午后，王四坐青纱大轿径入督署，面告该督门丁，

其应如响。故督臣不惟去阿麟而不能，并去阿麟之门丁而亦不得。

一、藩司员凤林年老昏愦，一事不理，凡札委差缺，一听首府门丁与督署门丁所为，无不遵办，且于各项捐款解库时，加收陋规，督臣毫不禁止。

一、四川去冬今春皆缺雨，栽插不及十分之二。至四、五月虽有小雨，不能补栽。米价陡贵，石米涨至十两以外。该督在川，乃谓雨水调匀，粮价平易。且六七月间，省城外穷民食大户者，每处聚集二三千人，省内拉人勒赎之事，亦复时有所见。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纷纷在道。该督乃曰："人心大定。"此皆阿麟等巧为蒙蔽所至。

一、道员朱上洲，督臣义子也。去年带营驻扎合江，有川黔合拿之盗魁冯绍武逃入其营，朱上洲遂极力袒庇。及沈秉堃通禀大宪，索而诛之，朱上洲竟无庇盗处分，而反得调剂夔州府厘差。

一、官运局银鞘及商贾银鞘向皆担帮挑运，每次一二十挑，护送者荷枪保卫以行。乃去冬至今春，在荣昌、富顺各界遇大伙盗匪，劫夺九次，共二十余万之多，官不为理。近则泸州、江安、富顺等处每日劫案各至七八起，省内外则每日十余起。



一、四川向无拳匪，闻因已革浙江臬司荣铨充军到川，沿途州县竭力办差，纤夫、仆役至二百余人，及抵省城，阿麟以知县王永平所贿八千金之房住之。又为之盛其仪卫，以壮观瞻，拜会官府，列队而行。愚民聚观轰动，仇教之官始得如此尊荣，无业游民群相推奉，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大面铺，南门外十八里之红牌楼，北门外二十里之龙潭寺，无不假拳为名，直煽惑至新津、双流、绵竹一带。该督不能斟酌时势将荣铨移驻僻邑，乃听阿麟逢合，肇此祸端。

一、泸州知州荣麟，系荣铨胞弟，嗜好太深，精神短少，性情浮滑。前年以泸州事繁，资州事简，上禀求调。上年又以泸州税契较旺，复请调回。督臣皆曲如其意。荣麟回泸，适乡间获盗送官，荣麟斥其擅自拿人，将盗开释。且谓事主曰：若非为富不仁，何以被抢。于是盗愈得志，泸属多盗自此而始。泸州为繁剧地方，盐局银库常积百万，荣麟疲滑无能，其地益大可忧。

一、本月十八日邸抄，有川督甄别属员一单，保举安岳知县如柏。查如柏既署安岳，纵到任未久，亦当在两月内，而安岳闹事即近

在目前，乃不以为办理不善，而反登诸上考。况该督于资阳闹事，曾将甫经到任五日之马成基并列弹章，何为事同一律，办理两歧。又所劾有知县雷金铭，闻此人的是赌棍，劾之甚当。特雷金铭前在川省并非差员，前月在京验看，至今尚未领凭出京，岂人未到省，文凭先到欤？督臣尽职，全在举劾分明，而竟敷衍搪塞如此。

一、该督素性慈柔，凡处决盗犯皆素食念经。去冬督署火灾，有兵勇窃该督珊瑚顶、玉翎管者，两司请讯明正法，该督游移不决。及正法后，犹复嗔怪两司。而省城匪徒不感其恩，益欺其懦。

一、长宁、兴文、江安交界之万里箐，上年邓云峰即拥众二千余人，在其地开炉铸炮，声势甚大，远近皆知，官长不敢过问，相率讳匿。近且裹胁至四五千人，四出劫掠。

一、四川武营废弛已久，自协镇以至都守，凡有札委汛弁之权者，营求委署，非贿不行。甚至兵丁补额，亦必由贿而进。省标将官，尤为异常贪赎。

一、威远后军统领丁鸿臣，上年奉派来京，所带兵勇沿途骚扰，行至巴县所属之唐家沱逗留一月，军械多委弃而去。比抵汉口，逃亡亦已过半。乃本月十九日邸抄，该督以星驰入卫，朦混请奖。所保武弁如此，其为有心欺罔可知。

卷7，《艺文志》，第9-10页。

## 叙永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杨廷贵……光绪庚子，永境土匪猖獗，所至驿骚。廷贵亲率团伍四驰逐捕，蚁贼溃散，稍获安谧。然贼仇廷贵愈深，必欲殒灭之而后快。壬寅春，贼乘不备，廷贵被害，其子伍人营救捍卫亦被其害。

卷3，《人物篇》，第53页。

## 大邑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曹文枢，下南乡人，性慷爽。清光绪庚子，京师拳匪祸作，名仇外人，邑民盲从者数千人，屯聚寨栅。成都守刘心源将兵至，君见心

源保大邑民不为乱，事遂寝。是役征君几殆。

卷13，《氏族志下》，第7页。

## 德阳县志 1939年铅印本兼石印本

德宗光绪二十八年，红灯教匪任观仪屯聚欹螺山，煽虐人民，知县陈洪材率乡兵讨平之。

卷5，第47页。

## 德阳乡土志 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秋，京师定后，拳匪遗孽流毒蜀中。邑绵水东山一带萧寺丛林，蛇聚麇集，蜚语枭张，甚谓烽镝不能摧。而欹螺山渠贼任观仪拥众数百人，焚劫乡间，势猖甚。九月初八日，知县陈洪材短刀匹马，统练总严健鹏率练丁七十人，直捣其巢，一战而擒观仪及其党三十余人。练丁李文成死焉。余党悉散，四境帖然。

《兵事录》。

##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 1929年修

光绪庚子间，京师拳匪肇衅。阅壬寅，拳匪之术，传播来资。先是资阳北乡人传演其术，久之，蔓延本境，樵夫牧竖，多有练习，号称灭洋仇教。所在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事。州牧沈秉堃调兵弹压，仍未敛迹，敢据寨抵抗。及沈去，继任王明德督饬练团，人自为卫，匪于是无所施其使，未几全境悉平。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首领凌天顺、曾洪春等，聚众于龙头寨、天宝寨、兴福寨、云台观等处。八月巡缉，威靖两营督同孟市团练，协力会剿，斩首甚夥。旋经孟市团丁侦获凌、曾二匪首送县，讯明正法，人心称快。按是役也，各团保戕杀匪名凡数百人，俘未就戮者亦数百人，乡民受害无算。教养失而愚民陷于重戮。吁！可慨矣！

卷10，《兵燹》。

# 广 东 省

## 番禺县续志 1911年刊本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事起，宇内骚然。（闽浙总督许）应骙一以镇静处之，华洋交辑。浙匪刘加幅乘间窃发，聚众至数千人，犯浦成，全闽震动。……以精卒二百余名星夜赴剿，不两旬而渠魁就殄，余众解散。

卷20，《人物》，第7页。

## 顺德县志 1929年刊本

北京拳匪乱起，顺德、东莞、新安等处闹教案，赔款百余万。

卷23，《前事》，第16页。

## 花县志 1924年铅印本

（耶稣教人温光远来稿：耶稣教入花县记❶）不幸光绪庚子年，

---

❶ 自咸丰年间洋教士即谋在花县修教堂，前后三次均被人民阻止。至光绪年间，始由县官弹压，勉强在鹿坑修成教堂，而庚子年又予焚毁。

# 贵　州　省

## 贵州通志 1948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秋九月），仁怀会匪陈玉川倡乱，陷县城，黔西道张胜严讨平之。

二十六年三月丁卯，邵积诚奏：查贵州遵义府所属州县接壤川境，自前年川匪余栋臣滋事，各处会匪假名仇教，惑众倡乱，屡经严饬拿办，地方始稍安辑。二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据遵义府王联璧禀：据仁怀县林广尧禀称，县属大石冈地方有会匪陈玉川勾结川匪张立堂、廖子香等纠众谋逆，肆行焚掳，于八月二十九日胆敢扬旗执械，窜至县属二郎坝地方，烧抢教堂并教民二十六家。当经飞檄贵阳营练军管带邱俊书带兵兼程前往查办。九月十七日复据林广尧禀报，十二日三更时擒获奸细游治安，讯据供称陈玉川等约于当夜五鼓入城劫狱。该县随即筹备城防，一面征集乡团。不意四更后贼党已逼城下，城中兵役无多，被匪阑入，攻扑县署，劫出狱犯十二名。幸附城乡团四集，该县与把总苏发荣督同力战，阵斩悍贼四名，众始行溃走，退据县属放牛坪等处，等情。当即檄委营务处张胜严带同定广营练军管带张紫云、遵义营管带刘镇湘、新军营管带张卓前往剿办，并电请四川督臣奎俊派兵协助，于九月十八日经前抚臣电奏在案。十月初六、十一等日，张胜严禀称：途次接遵义府王联璧飞禀，贼由放牛坪分股

婺川匪首李成普借仇教煽乱，官军讨平之。

庚子秋[1]，邑令聂定中奉署思南府张济辉札，捕匪首李成普诛之。成普四川人，昔年入县境之上五里，与思安、印龙毗连乡场，锭秤为业，因之相识夥。是年夏饥馑荐臻，成普闻拳党起事，乘时借打教为名，劫场抢寨，无论入教与否，第视其家之肥者，即率党攻击，劫其财而杀其人，两月余，饥民效尤者众。近府属许家坝一带不胜其害，纷纷赴府具控。张太守查实，签役屡捕不获，乃札委县令亲捕。聂令奉札率差役二十余人，声言诣县辖境验尸，兼绕道许家坝进府。李以非县辖，不为意，仅集死党数十人，据许家场外村寨。聂令饬壮令杨洪、余清暗派是处团首率众协攻，李战败走，其党四散。（婺川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李成虎[2]（思南许家坝人）因毁教堂起衅，盘踞川崖坝，阡城戒严。知府邓树滋札城绅李绍莲、何景琛办城防守御，后调镇远、铜仁兵击之，匪闻风窜走。（石阡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秋九月，丹江苗变，陷凯里城。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苗叛。究致乱之由，始于二十五年秋成之际，弥月淫雨，田禾多被淹坏，人民咨嗟失望。次年米价腾贵，登场出售者极少，乡间人民约集数百名，各携萝篼布袋，齐赴公署借贷义谷。通判汤炳机称以署事人员将来交卸，手续（?）繁杂，不允所请。地方绅士鉴于饥民太多，恐致生乱，愿会同管仓员出具切结，完全负责，无如汤炳机固执不允。鸡讲寨苗民李学高遂秘密谋叛，暗雇工匠制造枪弹刀矛等物，积数月之久，风声传播。团绅杨定国、周明才密报公署防范，汤炳机不为备。七月内，该逆酋等在清平今改泸山分县凯里属之朗嵩寨、丹江交界地方聚众宰牛会商。汤炳机闻之确耗，轻骑减从，直赴该处，演说利害，晓以大义。同城官绅阻之不住。既而安然无恙而归。汤炳机以为斯民具有天良，此次演说必能稍释逆念，益不为备。时尚有绿营参将率左军守备驻防本城，右军则分驻鸡讲寨。

---

[1] 婺州访册开首即书“庚子秋”，庚子即二十六年，与石阡访册异。省志编者误将庚子置于二十五年。

[2] 李成虎即李成普。

并有行营练军一营亦驻于此，扼要防守。逆苗总欲乘隙一逞。适邓华熙奉命抚黔，已入黔境，汤炳机出清平宫道迎谒。逆苗等探实汤炳机定于九月二十三日由清平转至凯里住宿，但由凯里至丹江尚有九十里程途，遂乘此时机纠集多数逆苗，由间道晓夜潜赴凯里，破城放火，以汤炳机必不能免。讵料汤炳机接得杨定国专丁飞报密函，二十二日傍晚抵凯里，二十三日黎明即加快班兼程回署，而逆苗未之知也。是夜潜入城内纵火，延烧街房。官民不知是叛，以为失火往救，武营都司管肇玉、外委张文成均被戕害。管肇玉被戕后复投之火，死尤惨酷。街民开门救火者多被杀死。逆苗等破城纵火之后，截住各路街厮杀，并穷搜旅店无获，始〔知〕，汤炳机天明即离凯。次日天明即欲乘锐直攻丹江，惟群逆系乌合之众，先经赴行远路，又经劳攘通宵，疲困已极，遂在凯里扎住一日。二十四日，正是丹江赶场之期，午间即有消息传到。附郭团绅周明才一面调团，一面入城飞报。当时文署飞调屯军武营，即派兵弁分头防守。逆苗知丹江有备，不敢入攻，遂分扰各乡寨中，肆行掳掠奸淫。未几，镇远总兵岑有富亲率劲旅来丹，抚军复委营务处会办张胜严亦带大兵来丹，共同办理。张胜严旋移兵凯里，擒斩颇多。是役也，计在丹江擒获逆酋李学高、九大王、往你老、李大木匠、余九你、张保理、九耶培、潘老五、唐往兄等，并搜捕雷公山，擒获逆党数十名，均经就地正法。地方始获安宁。

光绪二十六年调补贵州镇远镇总兵，八月抵任。九月，丹江、凯里夷匪滋乱，一战平之，城围立解，首从各犯就擒。（清史岑有富传）

庚子九月，清平苗变，陷凯里城，都司管崑山死之，黄平、重安戒严。

卷41，《前事志》，第36－39页。

## 桐梓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拳匪始于山东直隶，而青羊市拳匪则由河南马回子来扶欢坝贸易，传之陈月波，而蔓延杨瀛峰、封百川、张海峰等，乡里愚民不分男女咸附和之。其念咒有沙僧、唐僧、八戒、悟空、关圣帝君等语。念毕喊呐狂奔，望空械斗，辄谓与洋国交战，杀人若干，故神拳而以

义和名之也。

是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适有英国王教士来青市演说卖书，被人毁辱。于时，有造事者知陈泽普、萧际云两家因争纸市嫌怨素深，暗纵王教士至桐控陈。殊陈任公日久，素服乡民。既而桐令何鉴差勒提，又见綦令庄因事来场，遂疑萧有主使与陈为难，因于八月十八日夜，暗纠拳匪围烧萧屋，烟焰迷天，炮声震地，綦令受惊，愤怒益甚。然起衅原因实拳匪暴动，而陈不预知也。及大狱将兴，马回子不知何往，王教士亦先遁去，萧遂以烧杀大题在綦县控匪首封百川、杨瀛峰、陈月波、张海峰等，并以主谋控陈。綦令挟烧毁之嫌，不加详察，遂即转禀上宪，讹万二坡为望儿寨，谓陈聚众数千，立即为乱。川省大宪立令刘统领带兵前来就近察剿。于是人民惊骇，搬避一空。

先是八月下旬，桐令何侦知四楞碑一带煤厂夫役停工日久，恐复乘势搆乱，札邑绅犹朝选不分星夜驰往各处宣布利害，各安营业。不料綦令军催太急，何令已同驻城防军蔺管带、武举王嘉宾率领黔军到青羊市也。内而正安、仁怀，外而南川、巴县，谣传喧嚷，摇动邻封，在拳匪固早逃散。而陈亦自知既被王教士嫁祸于前，又被拳匪踵祸于后，纵不知情，有口难辩，遂于两军未到之前逃避百花台，以待昭雪。乃刘统领以案悬难结，饬何令转令王嘉宾前往面谕，自行出首，有渠担任，以便结案。殊王复命綦令侦知，勒逼各军将陈捉获，解綦归案。上宪旋命知府鄂太守来綦勘问，亦欲为陈解释。无如庄令决意办陈，勒令青市团民千余家尽行画押，逼请上宪务期正法。

乡民以陈于公安事件多所维持，至今惜之。次年始奉部文饬地方官确实查办，而死者已不可复生也。初拳匪请神示以出兵日期，判云："戌犬会龙日，奎星冲破天。"后果于建戌之九月初一奎星辰日拿获一干逆犯。是虽邪说诬民，其亦陈氏之厄运，而地方之劫数欤?

卷 8，《军务志》下，第 13－15 页。

#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记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镐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

使人告。朝中亦知其非，讳言攻使馆。乃致俄、日、英、德、法、美六国电，大旨谓团民兆〔挑〕衅，剿抚两难，事属万不得已，致犯众怒，排难解纷，执牛耳挽回时局，仍有望于各国。又由总署通函使馆，谓彼此均勿再放枪炮，恐保护不及，劝令赴津。上并赐以菜蔬瓜果示慰藉。盖攻击匝月，使馆无恙。

六月十八日，裕帅奏津郡失陷与宋庆退保北仓。启秀特荐五台山僧普济，摇铃能涸海水，请饬裕帅物色之，令其抵御轮船。旨即启所手拟。先是聂军奏奉命护路，团与为仇。聂避之督署，军多溃。后攻紫竹林，聂阵亡。提督马玉崑甚能战，奈军火不济，师亦失利。朝廷闻津郡失，二十日拟西幸，征车马于内府，不得而止。屡诏催各省勤王，各督抚奏疏，半隐约其词，均以不可失和为旨。惟山西巡抚毓贤奏称，晋省洋人四十余，以计聚而歼旃，自鸣得意。启阅其疏，拍案叫曰：痛快！刚曰：若各省皆如此，事焉有不济。王协揆曰：噫，伤一洋人，多一不了耳。时言官多箝口。翰林中有迎合徐桐、崇绮意者，谓妄言不可听，委琐可笑。只朱祖谋一疏，尚明事理，然亦不敢伸〔申〕其说。军机章京继昌，具呈堂官，谓团乃乱民不可恃，宜速停战，未蒙代奏。旨调李傅相督直，并屡促来京。傅相与刘岘帅等会奏，保全大局，因有饬各省仍还洋款，及保护商埠汉〔洋〕人教士之旨。七月初一日，李秉衡奉召到京。李先以剿乱为言，比入见，退遽变其说，乃命帮办武卫军，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归节制。初二日，庄王等面奉懿旨，许景澄、袁昶拿交刑部，次日即正法。十三日，宋庆奏北仓已失，退扎蔡村，裕帅用手枪自击而死。始授李爵相全权大臣，徐桐犹悻悻不可。半月前，岘帅等十三人以此入请。袁世凯亦代递美国电称，愿为中国调停。袁并奏议和即可由美入手。不报。至是始有是命，已无及矣。李秉衡十三日始出视师，十四日甫战，全军皆溃。李奏请处分，并参陈泽霖不知兵。折留中。敌兵进至通州。十六日，定议西巡。派崇、刚留京办事，庄仍办城守，端邸、荣相等随扈，而留武卫中军驻守。刚谓荣曰：虎狼之士，我不能制。十八日，因有刚毅帮办武卫军之旨。

先一日，驾仍拟西行，又因车马不集而止。降旨立山、徐用仪、联元皆弃市。五官之罪莫须有，天下冤之，而无识之徒谓可杀者仍不

止此。十八日，董军出都，夏辛酉入防交民巷。十九日夜，火器声竟夕。二十日早，夏队撤回北城而去，闻使馆洋兵已出。是日，敌兵抵朝阳门，未刻城陷。申刻马玉崑入见，谕令在厚载门候扈驾。四次召见军机，谕以明日出狩，尽令随行。刚欣然以得去为幸，盖彼等实怂恿也。酉刻，敌兵登朝阳门楼，击破大清门，止而不攻。皇太后率同皇上、皇后、大阿哥，在宫院焚香，吁天痛苦。扰扰至子刻，太后入寝宫，仍因车马难集，犹豫未决。二十一日早，敌兵攻东华门，荣相策马带小队四十名，自御箭亭东向宁寿宫而来。时礼邸等将往见起，甫行至景运门，守门护军惊骇相告，疑敌已入禁内，荣相带勇败走，亟掩景运门及乾清门。逾刻探悉无事，荣相缓步至军机处云，进内觅澜公议事，东华门已派勇往御。少憩，同礼邸等再往宁寿宫，预备召见，未至，太监迎告曰：驾已行矣。荣即由苍震门夹道赶赴，礼邸等回抵军机处，各匆匆散归。皇太后亦误闻敌兵入内，虽传不及召对，仓皇手挈大阿哥，皇上、皇后相从，澜公及太监一人随侍，步出神武门，仅有澜公及李莲英内侍车三辆，分而乘之，奔西直门而去。马玉崑扈驾，庆邸等遇于途间，随行。午后闻东华门旗兵当敌人进逼时，竭力抵御，后知圣驾已出，乃尽散去。而城内团匪不下二万人，除先时陆续散去，尚有数千聚于庄王府，及分住皇城、西直各门，至是皆逃溃。闻车驾诣颐和园，少坐即赴贯市。皇太后改乘驮轿，皇上仍乘车，御用服饰皆未及带。

噫！团匪本属市井无赖，乌合之众，借端滋事，乃王公大臣中竟误信为忠义奋发，假恩纶奖许，以益助其气焰，遂致误国殃民若此。军机章京继昌七月十六日入直，犹具呈礼邸，谓乘舆不可轻出，万国公法有不准以兵入宫禁之条，速遣总署王大臣赴使馆宣谕，犹可止之，亟为城下之盟虽属下策，尤胜于无策。奈刍荛之言，不克上达，彼二三亡国之臣，只知顾惜一身，苟且偷生，方以避敌为得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其罪可胜诛哉。嗟嗟！上何以慰九庙之灵，下何以对天下臣庶，只有付之痛苦而已矣！

二十四日，清晨，赵姥要胭脂，余问何用，云“抹小鸡”。此鸡本四妹豢养，四妹仙逝，余仍令人照旧喂，亦作念想。起笼内放出，翅膀早被白莲教剪去一寸有余，此亦从古未有。街上小儿带锁，红穗；男子用红辫绳；妇女髻上用红布包。下晚枭示四十名，天气清朗，此真不屈。夜间安静，枪炮无有，颇有和意。

二十六日，有言和者，有云战者，愿和者甚少。炮声数日未闻，街上行人亦有，铺户皆开门。

二十七日，得一单，上有咒语云：“闭气枪，行走念，不许出声。”词是：“乌嘛希，祖哆布袒拉。”未知真伪。

二十八日，人言还攻西什库，某团出队。天津未平，京室〔师〕困守，万寿均未唱戏，百官出门者绝少，朝贺者可想而知。

二十九日，团上出队放炮。后街成衣铺两个伙计发辫被剪。街上骡马拴红布条。王妈来借房住，言数月后渠再找房。余为陈人，姑允之。

巧月朔日，上谕赏各大臣父母如意等。寄母此日吃水果，不动烟火，为团上云“能避火炮”，余亦吃素。此日京中多半吃素。夜间稍有炮声。

初二日，上谕李秉衡到京请安，令渠管武卫军。前门有坐腔戏，听者甚多。讹言义和团皆不会上神，因贪财之过，散者甚多。天气甚凉爽，夜间安静。

初三日，西什库炮声又作，有言说和，有言战，其说不一。余意总宜说合为上。近来董军受伤者甚众，义和团被伤更多，不如从先英勇。炉房至今不开，金器当卖无人要，银票、钱票皆不用，人家窘者十之八九，度日如年。鸭子一吊一只，大者不过卖三吊。肉甚贵，菜、西瓜皆不贵。炮声不断，与前几日同。至初四日，炮声不绝，团上大师兄阵亡，本街团受伤而回。

初五日，团上阵亡百人，甚为可悯。夜间后街大嚷数声，余终夜不敢合目。第二日初六日问看街者，渠亦不知。此日王吏来要钱二千。余打点活计，心中伤感；苦无知音，举目言笑，一无所欢。而家难未完，国乱又起，百忧俱生，不能述尽。

初八日，梦至一处，小殿三楹，抱柱上七言对一付，黄纸甚旧，

回东。四叔回云："仍不可动，洋人教送礼，要金镯、金戒指，要保险。"四叔云无有，折水礼则可。

十四日，又来送信，非此不可。大家商议折银。王三再与洋人商议，能折银更好。

十六日，差罗福去告已有，不能如数。西人要二两重镯子、五钱戒指。王三云："是镯子则可，不能全依渠。"

十七日，王三拿镯子、戒指。西人不肯先交免单，恐中国人反复，见物交单，只好交王三带去。此数日夜不能眠，食不能甘，背如芒刺，心似箭穿，焦愁悲感不能尽述，心中无一刻能宽。交此，不知下文如何。食早饭。蔡宅请余闲谈，过去道谢。此事渠颇关切，坐半日回。微雨。各家西人查人口，皂东侯代余处报名算第六户。銮舆在大同，董福祥不知去向。西人要主使人方和。庆邸到京无法，等李中堂。散勇到处抢人。穷黎均有米粮，我处饮食颇艰。数日倭寇未入内，总算安静。

十八日，清早，蔡宅送信，英国来一大臣，要查各家，是物全拿。初次进京，见军器杀全家。不懂官话，身子高大，满脸有毛。传闻庆邸请銮舆还都。倭寇上王妈院，我处兵器全埋渠院，幸未翻军器。隔窗在蔡太太处闲谈数刻。湖北张宅骡子被倭寇烹吃。晚上灯下写信。

十九日，闻乐修弟处失去物件不少，是邻舍刘少爷与倭作眼，故容易搜取。薄暮街上喧笑，是倭人同小儿习中国话。人云走，渠亦说走；人云回来，他也说回来。夜间不断吹洋号，到各处窃听。夜间大炮一声，余从梦中惊醒，内杂人声。更夫云，倭人退兵。

二十日，老张上街，倭寇一万余，大炮十八个牲口拉出城去，扛抬物件。传言退兵四十里，待銮舆回京全退。蔡太太隔窗闲谈。洋人不查太平街，松大人保各家均是良民，如有团一面承管。

二十一日，有卖梨者，街上卖食物稍多。乐修大弟来信，銮舆准二十七回京，日本回国，不知真伪。

二十二日，街上卖老玉米，卖肥猪肉，颇为平静。范理庭来。上谕，令急速说和，一误不可再误。西人教下哀痛诏，如何误用臣下，得罪邻邦；如何悔；如何赧颜。倭人擒义和团六名，头朝下拉腿走，前打"保清灭洋"大旗，实令人可惧。

# 拳时北堂围困

包士杰 辑

**编者按：** 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是直隶省北部的天主教总堂；是北京最大的天主堂，也是全国最大的天主堂之一。义和团运动时，北堂主教樊国梁（Pierte-marie-Alphonse Farier）率领法、意兵，洋教士、华教士以及少数被他们蒙蔽的华教徒，与义和团为敌，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写了一份日记，叙述他们在北堂对义和团作战的情况，他们和八国联军共同侵略中国，严密监视进入北堂的华教民。还有一个叫王玛弟亚的神甫，也写了一份日记，更为详细具体。此外，西什库附近住着一满族大员，写了一份日记记述西什库附近的情况。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份日记也到了樊国梁之手。1920 年包士杰辑录三份日记为《拳时北堂围困》一册，由北京主教林批准，北京救世堂印行。四号字铅印，有光纸，线装。1905 年李杕编《拳祸记》两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其下册又名《拳匪祸教记》，首为《北堂围困》，系摘录樊国梁日记与训蒙会监会士日记而成，和这三份日记略同。今据救世堂印本付印，删去包士杰序文。

## 直隶北境

直隶北境庚子难前教务。其时有正副主教各一，正主教樊公，副主教林公。总堂在京师西什库，所属教民四万余。住堂二十有九，内：五堂在京城，即北堂、东堂、西堂、南堂、栅栏堂；四堂在天津，即紫竹林、望海楼、锦衣卫桥、盐山；四堂在京东，即敦庄子、大口屯、建昌营、黄花港（此二堂在新分的直隶东境）；六堂在保定府，即省城旧道、安家庄、束鹿、东闾、高家庄、新安；七堂在宣化府，即宣化城内、西合营、西小庄子、双树子、南屯、纸房沟、永宁；二堂在京南，即霸州、高家庄；东安县马家场尚有一堂，在贾家疃，是时为东堂所辖。全境会所五百七十七。会所俗称会口，即数十或数百教友集为一会之所。大堂三十五。大堂谓屋宇洪敞，规模较大者。公堂一百四十五，小堂一百有七。公堂谓教友公祷之堂，小堂谓一家一院之堂。全境西教士二十四，华教士四十。京中有大小修院各一。大院生二十三，小院生八十五。小学堂共一百三十三：内男学堂六十九，男生一千一百六十八；女学堂六十四，女生一千三百二十九。中等男学堂二：一在北京，男生一百四十五；一在宣化府，男生二十一。天津有专教西生之学堂一，西生二十。训练司事之学堂一。中等女学堂七：二在北京，五在宣化府等处。又有学习教理之学堂二十，俗称保守学堂。医院三：二在北京南堂及栅栏，一在天津。安老院四。育婴堂二。施药局四：三在京中，一在天津。婴孩院九，收养教外孩童六百五十八，教内孩童九十二。杨家坪一名杨家沟，有隐修院一，内：西修士六人，华修士三十七人，仁爱会修女三十二，分住四院。圣若瑟会华修女六十，分住各处，教授经言要理。又女师三百二十三。此皆庚子乱前直隶北境教务之大概情形也。

## 樊主教日录（此日记系自法文译出）

光绪庚子拳匪围困北堂时，樊主教所记当日情形，一千九百年九月书于天津。此时之信友真令人见之惊异，祈祷时有极热切之心情，

函，谓：彼偕俄使坚请总署以火车运法、俄两国兵来京。盖昨晚彼等已抵大沽矣。三点半，某素与司铎友善之官来见，谓“太后实无力阻止仇洋之风潮，其明达之官员或被革职，或自行乞退”。三点，法兵七十五，俄兵七十五，英兵七十五，意兵四十，日兵二十二，又美兵六十，自天津起程来京，今晚可到。

六月一号，瞻礼六。各处信友纷来避难。霸州堂几尽被拆毁，陆司铎独留堂中，幸获生全。若瑟会贞女及婴孩会收养之幼童皆及于难。九点半法公使来见，告以三十洋兵来堂保护。十点果至。在京法人皆随队来堂。先是总理衙门曾限制来京之兵，只可为护卫使馆之用，而毕公使躬亲带来保护者几及半数，此厚谊实难答谢也。夜半刘司铎发电至，谓：霸州避难信友多数到津。河中多被害信友之尸骸。

六月二号，瞻礼七。在堂中各处划分地段，以备防守。法弁恩理圣名保禄勃尔，此人年二十三岁，不惟热心且极勇敢。

津地之消息日趋险恶，租界亦将不保。

保定府铁路工程师已离城他去。地方官劝司铎亦逃，拒之曰：当与信友同生死也，望仁慈天主保护云云。

六月三号，主日，圣神降临。教皇派余为代表，以教皇之复书及赠品转送太后。此命令余曾久欲遵行之，但此时太后未居内，乃诣庆王，于本邸中接见，此今日两点钟之事也。接见时有多数官员侍侧，呈送复书及赠品皆如典礼。庆王收之，亦倍显诚敬感谢之忱。此外，余更上一书于太后，内中余深述现时之景况，兼求其保护信友，并惩办拳匪。庆王允为代递。余意此书明日当能呈递也。

六月四号，瞻礼二。北堂之墙垣约一千四百米突，经法兵官审视，三十人不足防守，遂定计于拳匪围攻剧烈时，众人皆避入大堂。时此处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妇女儿童二千二百。一点钟，有人自使馆来，谓驻南堂之十五法兵为数过少，万难济事，不得已拟即调回。吁！若拳匪来攻时，传教司铎、仁爱会、若瑟会修女、圣母会修士及如许之信友将如之何乎？惟赖天主保护而已。晚六点钟，风声益恶，派信友二十人守夜。

六月五号，瞻礼三。余晨间拍电致本会总长，云京津一带我辈危急达于极点。刘司铎来电，谓信友被焚被害者极夥，此处人皆筑防

六月十三，瞻礼四。董福祥军大乱，京内信友纷纷迁徙，三信友在南城为拳匪所害。使馆来信云，昨晚塞木耳提督偕军队宿于廊坊。此处距京尚有六十基罗迷达，兼之铁路已毁，难望到京。午刻闻法国坟地全被焚毁，守坟之夫妇子女均被戕害。夜中不靖，各处火起，喊杀之声不绝，妇孺皆奔入大堂中。晚九点半钟，见东堂火起。十点风声益恶，闻堂东有拳匪喊口号三声。十一点东堂二教友至，始确悉东堂被焚。达旦未寐，以拳匪之号声各处不绝也。

六月十四，瞻礼五，圣体瞻礼。晨八点，自堂顶见东堂火犹未熄，尚有他数处被火者。皇城紧闭，端王以兵守之。于是乎，余等不能与外间通往来矣。十一点半，南堂亦被火，医院、学堂、婴孩院皆殃及。时约夜半，南方枪炮声大作，其塞木耳提督抵京耶。拳匪于北堂四面喊烧喊杀之声不绝，直至夜半两点钟众人皆鹄立。后则声渐稀，拳匪亦稍退。

六月十五日，瞻礼六。修女皆领圣体，预备致命，妇婴奔避大堂中。八点钟一信友自外逃来，谓："昨日早一点钟有外国兵一队往南堂驰救，故南堂之神父、圣母会修士、仁爱会及若瑟会修女皆安抵使馆无恙。"十一点半见西堂之钟楼被火，谅必全毁无疑矣。遣赴使馆送信之教友三点钟回堂，并带来毕公使及南堂本堂董司铎信各一封，云："无他新闻，惟兵士与拳匪恶战而已。东堂本堂艾司铎必被害，多数避难之教友避居于使馆北面之肃王府。"六点钟闻西堂本堂金司铎确已致命。七点钟堂东、南、西三面皆被拳匪大队所围，二刻后发大喊声，余等势将被害矣。贞女偕婴孩亦往大堂中，已有一千八百余妇孺在内，皆丧胆。七点三刻拳匪自南来，为首者乃一喇嘛，乘马，后有极大之旗，年幼拳匪多人围之，皆念咒上体拳匪念咒后跳舞谓之上体，衣为红色。先在堂门前甬路上烧香叩头，即蜂拥前进。至距堂约二百米突时，堂门前之法兵乃发枪毙其四十七人，自谓能避枪炮也。后面之匪乃遁。堂中人即出，得花枪一枝、刀五柄。拳匪既退，乃纵火于堂南面毗邻之屋。赖天主保护，风向转南，又以湿被褥、喷水机等防护不遗余力，遂无恙。拳匪此次来攻，有万余人随之，盖欲抢掠也。既无功，乃益加咆哮，然未敢再犯。初次交锋，见拳匪如此怯弱，乃大有之望。教友中只有花枪五百余枝，旧快枪七八枝耳。见此初次胜

利，勇气倍增，暂许偕西兵防守围墙。

六月十六号，瞻礼七。某教友自外逃来，述有许多信友在平则门外致命，俱极勇敢，无一人背信德也。此实大有安慰之事。十二点半忽传警耗，拳匪喊声大作。守西华门之官兵亦至，显然非来保护，乃来攻击耳。供给堂中食品之粮店，至是日亦不肯再供粮米，盖如其再以些须食物送往堂中者，则此人将被杀害。四点半钟余，前门一带火大起，教友之住宅既经焚尽，至是店铺中有出售西洋物品者，拳匪皆付之一炬。某人赴使馆送信，五点钟返，塞木耳提督之音信仍杳然。七点半钟忽来官兵三百余，又拳匪若干。众人各赴防次，贞女及婴孩在堂中坐守终夜。日报中发现上谕一道，正式布告全国，谓在京之各堂业经全遭焚毁矣。

六月十七号，主日。午前两点至三点半，闻使馆一带炮声大作。十点余，官兵、拳匪包围北堂。然而仍有一教友赴使馆带来毕使数言，曰："天津有二千余座房屋被焚，其中二十座为中国大钱店。"晚间极不安，拳匪灯火于堂之四面，触目皆是。

六月十八，瞻礼二。炮弹之来多向堂之南部，故余等筑垒以避枪炮。端王自居于附近之处。四点半钟，多数匪徒乘车至，预备来攻。五点三刻大雨如注，故匪未得来攻，诚天主保护也。

六月十九，瞻礼三。西堂一工人在城中盘桓多日始到北堂，述金司铎于已屋偕二十余教友被焚致命，并未拒敌。数日前此公曾谓余曰："主教乎，拳匪来攻时，可否以枪敌之。"余答曰："然。于正当自卫之时，此事固属可行也。"曰："然则苟为余各人之生命，余意以不御敌为愈。"余曰："诚然为天主受死，不加抵御，此正为主致命也。"日前所言今日实行矣。街中炮十尊转向我辈，为保护宫城，抑为攻击我等，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瞻礼四。虽四面为匪围困，仍有一教友自外至，述德国公使赴总理衙门时，途中被人刺死。他国公使亦接有于二十四点钟内起程之照会。

六月二十一，瞻礼五天津致命第三十周纪念。一勇敢之信友冒险往使馆，带回毕使小简，云：法国及其他国使馆皆须避入英国使馆。德使确被害，其翻译官被伤。奥使馆已空，势将被火。离京作罢论。我辈

其预备最后之策焉。然仍宜希望也。兵官达尔西为恩理之上官，亦致书于法弁恩理，云“汝宜受命调回，然暂时仍居尔之处”云云。天主保护调回之令，终未至实行，否则我侪无遗类矣。时局日促，我等其将从天津致命之后乎。不可不预备也。

六月二十二，瞻礼六，圣心瞻礼。完全被围，与外间之交通完全隔断。今将围内之人数列下：樊主教、林副主教、总会计、葛司铎、大小修院院长、任司铎、新到之教读、文司铎、修士康先生、尚未登神品邸先生及梅先生，圣母会省长、院长及四修士、仁爱会贞女二十二，其中八人为本地人，法水兵三十、法弁恩理，意兵十人、副官及百总奥利未理，大小修院生百十一、避难壮丁九百、妇孺千八百，仁慈堂幼女四百五十、婴儿五十一。总数约三千四百二十，其中西人七十一。粮食以每人每日一斤计算，尚足月余之用。以言武器，则西兵快枪四十枝，各式洋枪七八枝，刀数柄，扎枪即木棍蒙以铁头者约五百余枝。所有之器械只此而已。周围之防御线则有一千三百六十米突。余已预于今日奉献本属传教区于耶稣圣心。六点半神父方跪祭台前诵奉献祝文数句，突来一弹，碎一窗。时堂中人满，伤一妇。众人皆惊避，拥入小堂及西更衣所内。炮弹之来，盖自东面也。炮声不断，堂中空无人。克虏伯炮十四尊不断发射最新式之弹，小柱花窗击为粉碎。大堂前部受弹极多，钟楼碎，而白石十字屹立如前。三点半钟攻击极烈，余等料死期至矣。五点钟余，一中国普通炮自离公门约三百米突处发一弹，碎一门扇。及林主教见如此凶险，即引四水兵又三十教友放排枪后，一拥而出，虽敌人弹丸纷至，终夺炮而归。此后教友死者二，伤者二。少选炮声止，拳匪发怪声，纵火于堂南之民房，而不远出。盖此日曾欲使端王所统之兵攻堂也。即此一日中匪发炮五百三十，堂中死男教友三人，女教友一人。以视匪等燃烧之火药，固不为多也。

六月二十三，瞻礼七。夜中较昨日稍安，惟九点钟兵匪又来，其猛烈与昨日同。此时余偕法弁坐于大门侧一小凳，见大堂前面之大石被击飞空，适一弹中于十字下之座，十字被击堕于月台之上。余置此十字于堂顶，距今不过十三年耳，苟天主救护我等仍当置之原处也。晚四点，炮声止。今日受炮弹三百六十，无一被伤，天主及圣母之保

护我等诚显然也。众人皆热心祈主，预备致命。

六月二十四，主日。官兵隐于焚毁之屋后，自晨间向堂中发枪不可忆数，其枪皆系最新式之快枪。至午时，炮声约三十余，只发实弹，为害亦微。晚四点余，有炮四尊置于堂北面之后库内，鞑兵照东面之防，所向大堂及院内发炮横面射击，二信友中弹。意兵子弹极少，法弁恩理亟引十兵往助。自七百五十米突处发枪，炮声立止，鞑兵死五十，余急携遁。自是防守之策逾精，大显天主保护。此后兵匪来攻，谅不至如此三日之烈。望皆能抵御之，亦望天主赐余等食物无缺，并使救兵勿再迟延也。

六月二十五，瞻礼二。夜中与晨间稍安静，然使馆方面似有大战。昨日之炮在彼围内静无声息。日间被弹不少，皆自城墙发来，如此鼎沸，三日来已屡闻惯见，故毫不介意。拳匪于屋顶设多数傀儡，此种小儿计策，不能枉费余等之弹药也。今每人只六百七十五弹，非必要，绝不妄发也。

六月二十六，瞻礼三。堂外附近之屋，拳匪皆纵之火，工作于皇城后置梯，以便向堂中发射。枪弹自各面来，无一人被害。晚使馆方面又有大战。

六月二十七，瞻礼四。自晨六点匪又攻南面，携一红旗入大道内，自谓前数日枪弹如雨，大门卫兵必死伤无余矣。法兵如前次发二排枪，匪即遁去。堂中人出，拾回所遗枪械。此次仅出堂一百米突，副兵官不幸肩上被伤。拳匪自屋顶或交手上向堂院发枪，一幼女被害，又一妇伤于头部。晚十一点余，余见拳匪一队不胜惊异，伊等向大门发火箭，并以火油灌入水龙注射之。此时官兵发枪如雨，堂中极力拒之，大门幸获保存，仅伤一人。法兵实可嘉，各佩圣衣苦像，自恃天主保护。

六月二十八，瞻礼五。日间尚称安静。晚六点匪又来攻，每分钟闻枪声至二十四响之多。拳匪仍向大门进攻。堂中忿极，决定于半夜时外出。拳匪于三百米突外向大门注射火油，堂中人出而猛攻之，杀其十人，余亟遁去。得回注火油之水龙二具，火药铅弹若干，又衣服箱数只。虽官兵纷纷发枪，终纵火于为害之屋，所获之水龙内，尚各存火油二百斤。

早，又无秩序，故敌人仅伤数人即遁去。避难之教友有业钟表者，制肋伯毛瑟及他种枪弹颇佳，故我等之弹可无忧缺乏矣。

七月五号，瞻礼五。堂中又制火药以备燃炮之用。置炮于仁慈堂，敌人发炮时则还击之。惟以视敌人之炮，似嫌太小耳。兵匪自南面终日发枪，无大害。

七月六号，瞻礼六。粮米不足亦可忧虑，故堂中所存之食品如大米、小米、麦荞之属今日皆过秤，约六万斤，大出所望。以每人每日一斤计算，尚可以供二十日。至时若救兵不到，亦不克防守矣。晚五点忽闻一怪声，乃一火箭向大堂飞来，破窗而过，尾上带有火种。取而观之，乃一铜管，长约七十生的米突，其尖处为一极利之三角，尾如一木柄，长约三米突半。此种火箭力大，穿屋一如炮弹，犹有失火之患。

七月七号，瞻礼七。自晨四点半，拳匪向屋顶掷火药罐，历二时许始止。发火者二百五十余。堂中防火之具如水盆、木桶、钩杆、水龙无所不用，以故无一处被火延烧者。六点钟南面炮声大作，始则只发平常弹，堂中以排枪应之。堂中之炮已置之炮位间，亦发弹。官兵乃急易一克虏伯式炮，第一开花弹飞来，适中炮手，势难抵御。一日间仁慈堂西部之屋皆被洞穿。且终日枪弹往来，各屋顶几无完全之处。攻击最烈之日，今日亦居其一。晚间开花弹易以中国弹，多数未炸烈，总数达三百六十余，历时十二点钟。堂中仅被害一人，伤数人而已。苟非天主显迹保护，今日堂内当尽毁无余矣。

七月八号，主日。昨日炮弹所及之处，今日多加防守。九点余，声又起，且犹剧烈。初为实弹，继以开花弹，钟楼之顶全被掀去。约共一百零二炮，发来火箭仍如昨日，多未发火。

七月九号，瞻礼二。自晨五点，拳匪又掷火罐。日间枪声不绝，被炮弹约一百余，只二教友被伤。拳匪似将由南西两面来攻，堂中人稍倦，深虑之。自九点至夜半，闻使馆方面有激战之声。

七月十号，瞻礼三。晨间少安。十点兵匪又来攻。北面之炮，相继发弹。两点余攻益急，二大炮置于南面大堂，及公门受害甚多。堂中发排枪，乃寂然。官兵以铁板为炮手遮身。法兵大未德在公门侧，于头部被一弹，逾三十分，备领圣事而终。此处极险，多人濠中避

匪又吹海螺聚集党徒，堂中亟设备，匪终未至。昨日之役实有以戒之。日中三教友被伤。有人于南面探得一穴，塞之。自堂顶望见城上日间有无数旗帜，夜间则有无数灯笼。

七月二十五，瞻礼四。日中甚安，数屋穿有枪穴，故教友出而火之，毫无阻碍。拳匪于皇城后挖有极深之濠，不悉其故。西兵毙其十数人。

七月二十六，瞻礼五。一点许忽闻大声，皆疑地雷发，各赴防次，竟寂然。一匪以开花弹掷入东面堂垣，弹虽炸烈，未伤一人。三点本会文司铎去世。该司铎数日前曾于防次被伤，其弹谅有毒质，因出黑色痘，终以去世。

七月二十七，瞻礼六。闻东南两面大炮声甚晰，甚望为救兵至。夜中数火箭飞空，余等皆料使馆中与城外救兵互通信号，望之切，故信之易。

七月二十八，瞻礼七。粮米渐减，大为焦虑，限每人一日不得逾半斤，尚可支持十日。十点许炮声又作，在一百米突处。一炮向仁慈堂射击，亟向其炮手发枪。此炮移于稍远之处，仍向堂中发七十五弹。匪之炮弹似已缺乏，任何物质皆充炮弹，用石卵亦有之。夜中得炮弹三十五，枪弹无数。

七月二十九，主日。炮声不绝，官兵发炮一百五十，皆实心弹，枪弹为数尤多。堂中枪眼皆为所毁，三教友伤而死。

七月三十，瞻礼二。夜中险恶异常，兵匪终夜向仁慈堂发枪不止。自晨七点炮声即作，益以枪弹。法弁恩理偕十二人居墙穴间，拳匪一群携煤油火种来，欲种火于仁慈堂。恩理多方抵御，匪被杀数百名，不幸一弹穿其颈，又伤二兵，乃自梯下，旁面又受一弹。受此二伤，身犹鹄立，卒倒于廊下。一司铎即邹奥斯定司铎以臂扶之，并施以临终圣事，逾二十分钟遂卒。勇敢热心当之无愧。余于围困中只落泪一次，即此日也，余从未有如今日之失兴者。棚长哀利亚司充兵士之长，林主教照管彼等之规矩，兵士之恸恩理如丧考妣。日中匪发炮五十弹，然尚有一线之望者，以恩理曾云："无复需我时，余始去世也"。今既升天，与圣貌理爵圣若尔日同享天福，必偕二圣保护我侪也。

皆伫望救兵之至。然教友皆鹄面菜色，疲困已极，卧于廊下。初时持矛者有五百余人，若拳匪再来攻时，可以拒敌者未必得二十五人矣。

八月八日，瞻礼四。枪声虽终未间，然异常安静。一教友升树取叶，中弹落地，无异鸟之被射伤哉。

八月九日，瞻礼五。堂中常须警备，以拳匪曾云堂中人将尽被轰死也。虽有危险，教友犹往公门东面探视，死一人，伤二人。得一地雷，亟毁之。

八月十日，瞻礼六。二日后堂中粮食将绝，闻之不胜忧虑，遂以白米四百斤、骡一头另贮之，以备西兵十日之用。余问于众曰："可否为我辈各人及贞女等另存些须食物?"同声答曰："否，我等将与教友共生死也。"然有一人谓："我等较教友尤为可怜，教友尚可剥食树叶，我等则未便为此。"于是乃议定为我辈每人制一馒首重二斤，自存室中，以备危急之用。食物减至每人二两，如是尚持十日，然此十日又将何以堪乎。幸无乏水之患，如不乏水，尚可苟延残喘也。亭午南面大炮又向堂中发射，东面继之，只发五十余弹，炮法不甚佳，燃炮似皆拳匪。三点余许，见南面有一气球，希望倍增。



八月十一日，瞻礼七。今日匪发炮六十余，所谓炮弹乃锅片、铁钉、残砖碎石等物耳。晚又见一地穴，在公门之南面，塞之。

八月十二，主日。午前约十点一刻，一地雷轰发，较其他地雷尤加猛烈，其爆发之声人皆震惊。众急趋至，幸婴儿及贞女皆在堂与弥撒，不然遇害者当过半矣。此次地雷为害极烈，仁慈堂东部顿成一瓦砾场，其爆发处深约七米达，广则四十，意兵五人及其兵官皆遭陷没。又教友八十余，内有婴儿五十一，亦埋入土中。虽匪弹如雨，仍有人救护被伤者，圣母会监会士儒理安德肋见一妇半身埋地中，亟往救之，遂中弹死。围困时间，此修士之聪明勇毅实无其匹，诚一罕有之人也。法兵闻声，急趋往被祸之地，拳匪适谋入内，乃毙其五六十名，余则遁去。陷没之人觅而救之，至暮未止。意兵官哦利未立全身被伤，救而出之，幸获生全。五兵中得其二，虽尚生存，而被创甚重，无大望矣。仁慈堂之墙垣破陷处约长八十余米达，故使数法兵及数修道士驻守之。自晨八点炮声未少间，堂中被弹百余，今日之境遇诚危急万分也。

下。此时又有一队至，衣蓝色，携炮前来，行甚速。忽有人谓余曰："此必为法国兵无疑矣。"兵向置旗处来，架数梯于墙下，堂中亦放下数梯。数分钟时玛尔弟一队之五十兵，偕其兵官已至余前。此时日本兵已于迤南之处登城墙，开城门一扇。法国炮兵在对面攻入，虽枪弹如雨，不移时已登其垒。水兵一队穿堂而出，见附近之屋皆有枪孔，内藏兵匪，升屋焚之，毙其中之兵匪，卒据其垒。从此战争已毕。地下卧兵匪之尸八百余具。堂中死二人，伤三人，玛尔弟将军亦在被伤之数。时正十点许，法国公使毕盛氏及费来将军已至北堂，相抱为礼，互庆生全，自不待言。从此围解矣，解围者法国兵也。

樊主教书

## 王司铎日录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围攻北堂时，王玛弟亚神父记录每日之情形。



樊主教自罗马回来，带有教皇良第十三奉送太后大磁瓶一件、国书一通，因主教回国时有太后，皇上国书一通，为贺教皇九旬寿辰。其时主教愿见太后亲呈教皇之书并礼物，既而庆王代太后相见于王邸。前此数日，有总理衙门送来四份执照与樊主教，其执照乃钦赐三品顶戴与四川之三位主教并光神父者，因年前川省之教案已了结，乃樊主教代为求者，为后日与官府来往，顶戴其身，不致被官府小看。此皆俗面，于传教之人有何荣哉。有见之人皆谓："这是中国诡计，以安洋人之心，后来必无好事。"即而果然。

五月初一二等日，始有洋兵进城为保护使馆，英、法、德、俄、意、美、日本之兵统共四百十数名。初五有法兵三十名、义兵十名前来保护北堂并仁慈堂。此时京城内外乱不可言，无名帖到处皆是。京城之教友终日遑遑不安，四外神父之信如雪片，皆云："拳匪之举必有朝廷密旨官府之帮助。"维时，樊主教尚请九门提督崇礼派兵来北堂弹压保护。既而提督派来穿号坎之兵十人，均是赤手空拳虚应故事而矣，就在北堂公门外搭了两架帐房，一无所事。此时外面谣言更紧，教友从西南逃来者，皆知家中之房屋财物被拳匪抢烧一空，人亦被杀不少。京内之教友亦纷纷搬到堂中。至五月十一二日，拳匪将马

家堡之铁路已烧，第二日又经洋人从新修好。又过二日长辛店之车站亦被焚烧。拳匪大起，法、比二国之工程师二十余人皆避于长辛店之三合庄，其地乃洋人居住之下地处，虽未被杀，然亦不敢远走。次日，有在北京开饭店之洋人名沙包者，同其妇人各携快枪骑马往三合庄，始将此洋人救出带领进城。此时围京四外教友之房屋皆已焚毁，先逃者得命，迟走者被杀。斯时，樊主教尚日日与提督并府尹寄信，求其各处保护。日内有九门提督崇礼亲到北堂，彼之随人皆在堂院四处窃看。他人皆说这是来探虚实的。该提督至客厅说话二十分钟即出。樊主教送行之际，只听得主教说："还得大人保护我们。"该提督即指主教胸前之十字云："此物即能保护你们。"看其辞色，似有讥笑之意。果然日后之保护尽赖此十字矣。

五月十三日，将北堂之瓦木二行匠人皆已开除挂对，因在修院添盖房屋二十余间尚未竣事，外边之风声一天紧一天，况工人中多系外教，有说其中有拳匪者，故而止工。

本日即将公门西之栅栏堵死，官厅尚来人问故，并言："此栅栏乃入库之便路，要堵亦须上头允准。"此时即向来人云："禀上头不禀上头，那是你们地面儿上的事，我们无暇及此。"以后又将马号车门并仁慈堂西东之三门一并堵塞，公门外两傍又掘两道沟，以为隐身之处。女教友进堂门上又修一炮台，门外又作一小围墙。大堂亦作万卍字墙。堂前三门作了隐壁，以为拳匪若攻进院内，可在堂里向外攻打。后亦无所用矣。

五月十四日，有正福寺教友二三人逃至北堂，言彼处堂内之坟地房屋已被拳匪全然焚毁，看坟地之王五一家八口皆被杀。即言管头亦有人来，言李会长老两口亦被杀，房屋亦皆焚毁。前者每日打发堂中佣工二人出城外打听风声，并指引自外逃来之教友。此日又去，皆未回来。

十五日，平则门外堂东边之官草栏已烧，匪徒拿去堂中佣人张姓一名，诬其放火。后不知此人下落，听说已为匪杀死。五月二十一日晨间，即将栅栏坟茔、婴孩院、养病院一并焚毁。所留看堂之大婴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于匪手。跑至北堂者一人，逃至南堂者三人。前数日在彼之大邵神父并训蒙会五位先生、仁爱会姑奶奶五人，

皆搬至北堂，不然亦被害矣。避难之男教友十日前已来到北堂。

十七日，西堂被烧，金神父致命。第二日有金神父之佣人杨亮儿者逃来北堂，言："前日晚晌，金神父看风声不好，命我们各自逃命，其一人守堂，并将自有之洋枪锁在柜内。并言'拳匪来时我就预备一死，为主致命，你们快逃命罢。'我逃出西堂，出了西直门，见护城河沿死了数十男女教友，一半自外逃来者，一半自城内逃出者。我看这个光景，不能回家，故而今早随些卖菜之人混进皇城来。"言已恸哭。此日令人去法国府送信，回信亦来，不知何事，但见主教愁眉不展。日后始知其时各国钦差得了总理衙门来信，言："汝等在城内，我们不能保护，若皆退回天津，本署可以派兵在路保护。"此乃诡计，西人未决，故而寄信来问樊主教。此时听德国钦差已被杀于使馆总署之内，又日本书记生亦被杀于前门外。即刻西人皆以预备，不复有退往天津之志矣。此日晚八点钟时，又有法人沙包同其夫人各携洋枪来南堂接董神父等前避东交民巷。其时董公不想有如此之后祸，不愿前往，后经沙包催促不已，至十点时才随走到英国府使馆，随去者有董、庞、郭三洋司铎，李、陆、王三华司铎，训蒙先生四五人，仁爱会贞女五六人，若瑟会贞女十数人。二次子时半夜间，沙包又去救了教友四五百人，亦往东交民巷。



十八日，早，拳匪与官兵齐至南堂，先抢后烧，所留守堂之学生教友有上堂上钟楼者，有上更衣所房顶者，死者多半。至日平酉时，兵匪尽散，始有数人从房下来逃去使馆。有见放火时，澜公并九门提督在傍助力。至九点多钟东堂亦烧，艾、李二位司铎已死，河南李神父逃出堂外，后避于西山桑峪，若瑟会数贞女逃至使馆。逃难教友中之女教友并女婴孩大半皆死于彼处。此四五日内，北堂之避难教友男者日夜护守院墙，女者日夜在堂念经，众司铎、修士亦无片刻安宁。自十五日起，每过半夜即举行弥撒，为送圣体。

十九日，早晨，皇城内之教友前有看家者，令一齐搬来北堂。吃点心后，樊主教又令找人往钦差处送信，皆云不能出城，因皇城门已闭了。至九点钟时自使馆来一送信人，主教看后即云："还敢回去么?"送信者云："求主教降福，我还要回去，明日再来。因我有号坎，假作官兵，无防的。"主教说很好，即写信付之，彼即刻回去。

此日午后，主教又写洋信一封，令找一教友可在堂外住宿，多咱看有拳匪来攻打北堂时立即往法国府送此信，求其救兵来助。其人持信出外，晚晌回来，即云："外面甚紧，不能寻找地方，熟识至相好外教家，皆不敢收留。"午后在堂顶远望之数修士皆说今日城内往来之人尽红布缠腰，赤巾罩头，官兵也是成群结队，东跑西颠的，看这来头，殆要不好。及至晚晌六点钟前，听见皇城外人声鼎沸，原来拳匪聚结。余在堂内即将众教友分派妥当，四外护守院墙。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修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父携远镜亦在堂上观望。即而大堂上之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之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着，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有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揍〔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已，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既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而立即又放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又候数分钟见无一匪敢来，吾与林主教出公门，又有洋兵十数名一并前去死匪之处，将彼等之刀枪拾来十余件。兵头见有一匪未死还能坐起，即出手枪吧的一声将其打死。此时众匪即将西华门内路北之蓬杆子铺点着，因有一妇人在此铺门内看热闹，故耳招怒拳匪，谓其将神法破了，以遮自己羞脸。此时一阵大南风，连烧十余家。此时吾等已回北堂，即令教友好好看守四外院墙。院墙之下无处无人。林主教又派五位神父，每位神父随着修士四名，各持兵器按地巡查，昼夜不息。

二十日，早晨，有看街的海二前来请命，说："今有已死之拳匪尚在街心，彼等欲领死尸，我等不敢作主，故来请命。"吾即云："不必告诉主教，快快令其收去，不可臭了满街。"彼等即将死尸远远用

钩钩去。此日无甚动静。皇城内之教友皆已搬到堂中。兵头即令教友用筐盛土，将公门外前廊两傍堵塞，对公门外边八尺远用筐盛土作一隐壁，壁后与公门石阶填平，以备隐身外攻。

二十一日，又自外国府来一送信人，乃北堂教友周姓，即云："今日来时甚不容易，皇城门皆闭，只许拳匪官兵出入，他人皆要查问，因我有一件号坎，又戴了个破官帽，故混进门来了。"主教问："你还敢回去么?"彼云："主教有信我就回去，有此号衣不怕什么。"主教即修书，彼将书信解开腿带子藏在裤脚内，用带子缠好，又往东交民巷去了。此日尚有教友出街买东西者，但见皇城之富户有往城外搬家者。时西华门有官人把守，出入必查。

二十二日，终日防备，一日无事。至晚见前门外起大火，不知烧了何处。又见城东南大火两三处，谅必是马家堡、丰台二车站烧了。

二十三日，早晨，又遣一教友前在神机营当过兵者往法国府送信，彼亦拿着号衣带信而去。午后四点钟回来，即云："我把信带回来了，因东交民巷进不去，官兵拳匪同外国人打起仗来了。拳匪死了有二百多人。奥国兵有二三十名皆在本府外面街上趴着，向外边开枪，见官兵拳匪就打。我穿着号衣也不敢前去，脱了又怕官兵拳匪杀了，只得回来。"主教说："很好。到底你的功劳也不小。"

二十四日，教友还可以上街买东西，但一人二人不敢出去。有一木匠吴达陡者一人出去，未得回来，听说被拳匪砍死在街上。此日又自后门来一女教友，乃京东人氏，前在一外教官家当老妈子。今其主人令其躲避，因在其家怕招祸，故而前来北堂，路上亦无人问。彼云："外面风声过于不好，都说端王、澜公、董福祥要把洋人杀尽。听说天津大沽洋兵败了，不知真假。求神父给我办神工罢，我到此处虽死也喜欢。"

二十五日，早五点钟，逃来一栅栏婴孩，年十六岁。问其何自而来？彼云："我自那日栅栏被烧，把我们学伴儿杀了好些，我就从西园子内趴墙逃出，到南坟地藏了多时。后听见拳匪又来南坟地，我又跑了。又想进平则门，怕人认的，到了护城河边儿有好些个男女教友被人杀了。我又绕到西便门想上南堂，到顺治门，眼看着查考的紧，又听见说城内又拿住二毛子了，我又不敢进来。后又出了西便门，在

高粱地里趴了一天一夜。昨日混进平则门来，想要来北堂。到了西华门，门也关了，有官人把守，不得已溜到沟沿，藏了一夜。今早见有卖菜的进西华门，我也随着进来，官人问说你往哪里去？我说接我妈妈去，官人就不问了，我才到来。”此日街上不很大乱。至晚饭后有人来告诉街南有人把惜薪寺口的栅栏闭了，即往公门前观看，因惜薪寺口正对西什库口。见有五六人皆穿平常衣服，并无红巾红带，先将栅栏闭死，后有板片把里面钉死，不知何用，想怕洋兵放枪伤了街南之人。因十九日打拳匪时，有一烟铺伙计并一鞋铺学徒者，皆在自己铺中被洋枪弹穿死故也。后用远镜自栅栏破处往里细看，见有多人用土袋土筐往栅栏后运土，实不知是连夜作炮台呢。

二十六日，此日是耶稣圣心瞻礼，前已预备今日作大庆贺。为恭敬耶稣圣心，此日吾已早作弥撒。六点钟时正在堂前巡查，闻有枪子乱响，众人皆说这是甚事，因概未听见城内放枪故也。即而咕咚咕咚大炮打来，才知动了官兵了。堂上原有吹喇叭的修士数名，一时喇叭齐鸣，炮弹尽向大堂上飞打，堂上前面数角已被打坍，喇叭也不鸣了，修士也下来几个，说堂上不能躲了，上头全打坏了。有小李若瑟还未下来，此学生于后半天才得寻机下来，一毫未伤。那时众教友皆不知所为，四五位神父按段安慰助其胆量，众人皆跑在院内给他们念了赦罪经，预备致命。真也另外，不过数刻，见众人皆有喜色，不怕死了。此时有修士石伯多禄在堂前受了一个炸弹于胳膊上，后已好了。即而又有训蒙会洋先生受一弹于腰间甚重，后亦好了，事后回国了。此时在堂中护守之洋兵只愿攻打，就是看外面之人，不知在于何处。后见前日打死拳匪之甬路上推来一辆炮车，亦向我公门开放。随后又有数十官兵在炮车之后边放枪，向我公门攻打洋兵，洋兵亦开枪向外攻打。后洋兵出公门外隐在前日所备之土堆后向外攻打，直打的官兵飞跑，把炮也丢在甬路上不管了。兵头看见甬路上无人，即招呼三十人同十名洋兵保护着出外，去抢此炮。齐队到了外边，洋兵十名，五人在东、五人在西前行，三十教友在中间。一到口上，洋兵东边的向西打，西边的向东打。官兵东西两面竟有千数百人，先不知何故未曾放枪。兵头一叫号，三十教友全至炮车前，人多手乱，七手八脚把炮车弄翻倒在甬路下边，还压死一个教友。时东西之官兵也开了

枪了，向抢炮车的攻打，洋兵也向东西攻打，三十教友也不顾死活，又把车抽〔挡〕起来，拉着一溜烟的跑回北堂。又有五人受伤的，别人背的背，拉的拉，皆已回来。此数人日后全好。此场官兵拳匪死了有二百余人，洋兵一人未伤。因官兵东西对面相打，手不准的尽打了自己。至晚炮声始止，枪声一夜未竭〔歇〕，枪子犹如飞蝗一般，但堂中一人也未伤。此日放大炮八百响。

二十七日，清早，兵头即令数十教友自公门内取土，在公门外隐壁后搭起炮台，将昨日抢来之炮向外安好。又有事前所预备之四五十斤火药，又将自外打来之炮弹装于炮中，亦甚得力。至八点钟时街南房上又开了炮，向北堂攻打，枪子亦如雨点。此时有教友乃父子两个，前日曾在神机营中当过炮手，兵头即派此二人看守。此炮打到巳时，守炮之人不碍烦了，即向兵头说："我们也打他们几下子，难道尽听他们的么?"兵头说："我们的子药不多，到底也可试。"待南边房上开炮之后，我炮咕咚一响，见彼房上之瓦打坏一片，洋兵亦放数排枪。数分钟时，彼处又燃炮，我处亦还炮，末一炮将彼等房上隐身之板打落房下。至晚两下全然止炮，然枪声终夜未休，堂中亦未伤一人。此日炮声九百响。

二十八日，早晨自四点至七点，枪声忽竭〔歇〕，不知何故。又用远镜自钟楼上四望，亦无动静。至九点钟时又闻枪声自东北来者，远望旃坛寺前房上又起一炮台，即而大炮又在彼处向仁慈堂并北堂后院攻打。堂内亦未开枪，听之而矣。此日大概如此。

二十九日，清晨，忽然大炮自后库打来，原来匪徒昨夜已将库墙拆了一段，将炮运进，炮前用一铁板以挡我枪。即而放炮数声，义兵五名亦开枪数响，彼仍不止。即而法兵前来五名，即向铁板开枪。遥见铁板后之华兵已死数人，皆佝偻把尸抬走，炮也不响了。众教友又要出去抢炮，兵头止之。后望炮之东墙后拆处果藏华兵数百，皆持快枪远远守候。兵头即呼法兵五名各自上房，头一排枪即将华兵打死十数人，别兵不支，齐起同跑。即又放二三排枪，又打死数十人。到底也未去抢炮，怕受彼等之诡计。第二日夜内看见彼等夜内才将炮拉去。

六月初一日，清晨，拳匪官兵四五百人，自西什库南东西破房处

涌出，意将乘吾不备来烧公门。时有一法兵、四教友轮班看守，一见拳匪前来，即开一枪，他兵闻之即起即开枪。时彼等皆退之墙后，不敢再打。但拳匪所持之旗已丢在街心，旗傍已死二三拳匪。二兵头带领五法兵前去拾取此旗，行至半路，大兵头又见两傍尚有官兵，即刻止之。言未已，二兵头已受一弹，他五兵亦向匪开枪，但彼等恃有墙所护，亦开枪攻打。既而将二兵头搀扶回来，亦伤重不支，一主日后果然因伤而死，自此可不轻易出门外了。

初二日，早晨四点钟时，拳匪先在公门外西临近家纵火，意欲沿烧公门，奈将邻街房烧完火亦自熄，二法兵、二修士在房上亦打死匪徒数人。既而又自公门东边司姓家将引火之物自墙上遗过，火势甚大。法兵修士又上房攻打，众教友泼水救火，有二刻工夫，匪势不支全退，火亦熄灭。此日尽闻枪声，不闻炮声。

初三日，又自公门东边火起，法兵修士业已先备隐身于公门屋内顶蓬上，自气眼观看彼等不防来纵火时即枪毙三人，他人不知弹自何来。如再前来，时房上亦有法兵五人。在屋内者齐放数枪，将匪徒打死十余名，他人尽逃。众教友高兴，齐要出去烧此房屋，因离公门只二三丈远，匪徒尽借此以攻我。既而林主教来到，与兵头商议，欲烧其房，去人不可过多，定了修士内六人，年轻教友二十人，法兵五人出外随后保护，又五名在公门上持枪防守。众人一听吩咐，各带火柴、火油并引火之物一涌而出。即至彼房之后见后墙为彼匪亦拆一孔，众人由孔而入，屋内并无一人，但见有火药数匣，枪弹一堆，众人如获至宝，令人先送到公门内。又见院内有水龙二架，各盛火油，为彼放火之用，又将二水龙拉到堂内。众人就七手八脚的放开火了，一时烈烟腾空，两院之房三十余间一齐着了。众人一齐回来，未伤一人。

初四日，终日枪弹四面齐飞，但无伤者。此日杀一驴为食。前数日尚有猪、羊、鸡、鸭等肉，近日鸡也吃绝了，猪也不多了，粮食虽然还有，但不知遇救何时。此日止牲口之料，众人一日三餐照旧。

初五日，昨夜雷雨大作，霹雷数声，似天亦发怒之意。遥闻东交民巷枪炮之声连连不绝，有两点钟之久。今日比往日事少安静些，谓洋兵将到，官兵齐逃矣。不意尚有无数之差矣！

初六日，如昨终日枪声不绝，但堂中无受伤者。午后为防火攻，故将西边三院之西厢房后窗户二十余用砖瓦一齐堵塞，又围堂之后院墙皆以杉槁木板搭起交手，以防外攻。此日察看教友中多有病者，亦有因病而死者，孩童居多。

初七日，略平安，不知何故。晚间东交民巷大战，枪炮齐放，有两点钟之久。鼓楼之钟终夜或三声一住，或两声一住，不知所报何事。

初八日，早起，即有人来报，后库拳匪、官兵纷纷奔入，不知何事。并云：义兵因无枪弹也不开枪，令彼自进，遣人来禀告知林主教。吾即先往仁慈堂后墙架上观看，果然见无数匪徒，约隔二三百步之遥，在库墙内东西，不知何时掘一长濠，皆藏于濠沟之内，向仁慈堂后墙攻打。又见所插一旗，东西乱晃，旗下似有一人掌旗。既而林主教并法兵头随带法兵五名前来，见此光景即命法兵开枪向立旗处攻打。放了数排枪，见旗子依然乱晃，兵头用远镜细看，笑云："旗下原来无人，乃有东西二人在远处坑内用细绳如拉锯者彼此相拉。"兵头即将远镜付与放枪之兵目观彼，兵一看云："原来如此，可就是这个拉旗之人只露脑袋看不见全身，可开枪试他一试。"言毕即叭的一声，眼见旗子倒了，不知原来彼拉旗之人已中弹身死，即又开一枪，西边藏着的也倒了。彼坑内之兵见拉旗之兵已死，一齐佝偻逃跑。兵头一叫号，法兵五名、义兵五名齐放数排枪，打死兵匪不少。后用远镜细看，见彼处躺的、趴的约有四五十人，皆亦死去。此兵尚在仁慈堂东北角攻打，既而西北角看墙的来报云：叫洋兵去我们西北角儿上打罢，因有好些兵匪都藏在硝黄库西墙后了，此处看不见他们，我们那边看的真清楚。我们就是没有枪，快叫洋兵去罢。兵头即领去了十名洋兵往西北角去了。一到此处，全登架上，兵头云且等着。后用远镜一看，见兵匪有一百余名，皆探头探脑，望东南看动静啦，哪可不谅背后教我看见了。兵头云："当眼急手快，一齐开枪，各向所对之人。"吩咐毕，一叫号，叭啦啦一排枪，即打倒数十。赶着两三排枪把兵匪打死了一大堆，跑了的有十余人，别的都不动了。有人说，不定都死，恐怕死者之中还有活着的呢。兵头说不管他们哩，即令此处教友好好看守，洋兵各归本处。

初九日，终日炮声如雷，弹子如雨。堂中人战者、守者、筑垒者忙碌不可言状。此日又杀一驴为洋兵之食，他人不得染指。此日起自南院南墙根用土将墙培起半截，以挡炮弹。夜间炮声始止，但枪声不绝。巡查四外教友均护其处，过半夜即举行弥撒。

初十日，大略如昨。教友皆轮班掘壕，又运砖于四外墙上，作花墙以防枪弹者。老少有病者不少。今日查了粮食不多，自今日始每日煮粥二次，还能得饱，盐菜一概皆绝。

十一日，今日枪炮声更胜于前，落在仁慈堂居多。彼处受弹死者一妇人，伤二孩。北堂男教友受伤者五人。洋兵要打也看不见人，因尽是炸炮。此日始见火箭，先一箭射在大堂西南第一窗户上，后取下看得造法甚新，其式如孩童所放之起花相仿，但其质皆钢铁所造，长二尺，圆二寸半，空其中以实火药，头乃长虫脑袋形，尾似木铣把为之，长五尺余。

十二日，今日如昨，枪炮不多，惟火箭甚夥。仁慈堂之后院房屋已不堪住，众女教友皆搬在小修院里居住，修士则散居于大堂后并书库内。终日忙碌不堪言状。今日吾屋受一火箭，自房顶穿透但未烧着别物。此日法兵受伤一名，二教友亦受重伤。日内主教问粮食还可食几日？吾云："明日盘查盘查再说，谅也不过支持十数日的。"主教云："若然，我们都得饿死。"吾云："明日细细查查人口并粮食，再禀主教定夺。"吾明知道粮食实在不多了，但不明言，恐怕主教心忧。主教又云："不能出去取粮么？"吾云："这事不可过忙，当在明日探探。"主教云："明日你务必查查看看。"至晚枪炮少停，吾独自盘算无计可施。至九点钟后一修士来云："此时街上略觉安定，咱们出去探探道口，看可能取粮否？"即知会看墙之洋兵，令其好好照看，即与三五教友自墙缘梯而出。到了堂之东南，看了数家，一物皆无。后至街当铺后身，因其处原有粮局，即至墙缺处往里一看，见有许多官兵、拳匪早已把当铺占住了。我等面面相观，无计可施，皆垂头丧气而归。洋兵问高芒，吾云巴买十。

十三日，早晨四点钟时，即有教友报云："西房后有拳匪自皇城外往里抛引火之物并火药，火势已甚，祈神父快令人救去。"即至其地，见满墙根火药包，烘烘烈烈着起，即令人扑灭。皇城外往里抛之

火药尚然不停。后一火药包落在水桶内。原来拳匪用沙吊子满盛火药，吊子嘴系一火绳，吊子之梁拴一小绳，自外一优如流星然，落地即燃。但院内无引火之物，彼等也是徒劳。堂中之人竟等灭火，一言不发。过有一点钟工夫始止。惟枪弹自南北来者有如雨点，教友中无受伤者。此日枪炮更胜，自西北射来为多。

十四日，火箭、沙吊子、火药包子如昨，堂中无一伤者，听之而已。大堂前始掘大沟二道，以避炮弹。钟楼受了炮弹，立时倒坍半边。樊主教屋上穿一炮弹，前院外客厅屋顶打透数处。我屋来一炮弹，将睡床打了个粉碎，前窗户已皆破坏不堪，此日即搬到大堂西首后房内。

十五日，林主教在公门内与洋兵谈攻守之事，忽来一枪弹将主教帽子穿透，头顶肤皮略受微伤。若弹子再低数分，已无命了。洋兵即向街南房上打了数排枪，亦不知彼处有伤者否。此日在仁慈堂正东先时枪声不绝，霎时枪声顿止，不知何事。未过一刻钟，忽然声如霹雷一般，眼见黑烟自药房东边而起，满天土块泥片齐飞。有一泥块越一千斤重，落一教友身上，立时毙命。他人轻重受伤者共八九人。药房山墙已裂，屋瓦被土礫的粉碎。后扒墙一望，见地雷所烘之坑有六七丈圆，深有一丈，库墙外之民房已倒了数处。此匪徒第一次放地雷。

十六日，昨夜出外查看放地雷之所在。即出墙外，看有多匪在东边庙内，未敢前去，即临近史姓之住宅给他点着，因前者匪徒借此房以攻我也。早晨八点钟有一木匠张姓正在屋内吃饭，自窗户来一枪弹正中鬓角而死。仓房东首已为炮弹打碎。此数日内每日杀一驴或一骡，为洋兵并主教神父之食，众教友则每日二次稀粥，每人一碗，尚食半饱，惟菜蔬盐粒一概蠲免。

十七日，大炮自东南两处来者居多，有二学生记之者终日放了八百弹。前二日樊主教因其屋已被弹穿透屋顶，故搬到大堂后东首一间屋内，今日午后方自床起身，一学生扶助往旧屋内看看。未过十分钟，来一炮弹将主教卧榻上之枕头击碎，主教立即又搬到旧屋西之客厅内居住。

十八日，此日西房后守墙之教友受弹而死。日内又大战于后库。过午一义兵在架上擦枪，自外来一弹穿透鬓角而亡。

今日将粮食过斗过秤未完，大约每日稀粥两顿尚可支持二十多天，教友带来之粮不在内。每日杀一骡煮于粥内，以为众人之食。

十九日，枪炮声如昨。学生三四名记之者从早七点钟起至晚八点钟止，每点钟枪声有三千响者，有两千五六百响者；炮声每点钟有二十响者，有三十响者。一半打在堂院房上，一半飞空而落在外边。

二十日，早起拳匪纵火将后库之东门烧毁。义兵守之者看放火之人头无红巾，未敢开枪，听其焚烧。待教友告知皆是拳匪，亦无及矣。东南之枪炮如昨，一弹自大堂前窗穿进，将大祭台右边击了个粉碎，前后二风琴亦受大损伤。堂外二教友伤于枪弹。

二十一日，昨晚又出外数人探地道，遂于放地雷之处得电线十五丈。早晨枪炮之声又起，一如昨日，众人无受伤者。日内有人云，在仁慈堂之后院听见地下有声，似掘地道者，我人即于响处向下挖沟，为破其地道。即有三十余人轮班挖土，连夜赶作。

二十二日，早起去看仁慈堂之工人，并见所挖之沟已深六七尺，长有数丈。教友云："从半夜可听不见有声，不知何意，或是怕我们挖透将工止住，或是彼等已挖妥了。"终日人心慌慌不知所为。至五点钟时忽闻地道中火发声之猛烈，房屋皆动，即至其地，无计可施。正房倒了七八间，其他亦歪裂不堪。西房倒了十数间，砖瓦木料堆集犹如小山。查点人数，挖沟者三十五人，一半在沟作工，皆压于沟中；一半在上歇息，有压倒者，有崩死者。又一训蒙先生、三教友有[1]在小房山上看守，地雷从房下而起，四人皆飞空落于皇城墙下而死。义兵五名在相近屋内，屋倒半壁，皆受微伤。临近之房屋或倒或坍，所幸屋内皆已无人。其众教友闻声而至有百数十人，先将在外受伤者、已死者抬过一边，再往倒房下寻找，无计可施。况皇城外又将火药包、砂吊子往里乱抛，人无立身隐身之地。皇城上又有抬枪洋枪向此处乱打前来。法兵五名亦向外攻打。两下战有一小时之久，天已将黑，各自收队。再去探望地雷处，连一死尸不能找得。计死于沟中者十五人，在洋兵破城之后一月内尚未挖出。在上死者前后九人，伤而未死者八人。此时众人心慌，尚不知何处还有地雷，故而日夜不

[1] "有"疑系衍字。

安。又堂内之墙后院本与皇城隔有六丈余地，前日防守尽在院内。今西北为地雷所毁，房屋院墙无存，不得已又将皇城为院墙一并看起来。至夜内尚有数人听见皇城下又有挖地之声，众人心中慌慌，不知所为，立即派人在皇城内又挖一沟，长十五六丈，宽四尺。但前日挖沟之人皆死于沟内，今日人多不敢去，无奈有二神父、数修士、十教友轮班挖沟。在西屋书库所住修道生皆已搬到别处。

二十三日，今早有二修士、二教友缘梯上皇城墙上往外看其动静，果见有拳匪数十人在皇城外挖地道，傍有官兵十数名、官人一名在彼歇息喝茶。二修士立即下梯，但皇城外之匪徒未得看见我人。此处二法兵得知，又搬一梯立于城上。二法兵与一修士上右梯，二教友同一修士上左梯。待六人齐上之时，各执快枪一杆，一叫号，六响齐出，即打倒官兵十数人，兵官亦死。第二排枪又将匪后之作工者打倒十数人。此时未死之拳匪乱跑，皇城上亦是乱打，又打死匪徒二十余人。此时皇城外西边屋内亦燃枪向我攻打，原来彼处藏有官兵数百。二修士见势头不好，即云快下梯回去罢，奈二洋兵并二教友打的兴起，皆立于皇城之上向外攻打。二修士屡催快下梯，一言未已一教友即中弹掉下墙来，那一人亦中弹。二法兵，一兵腿下先受一弹，向外又放三枪，未几别一法兵头受一弹，立时倒于彼兵之身；二兵一齐倒下墙来。彼受伤之兵，还愿上梯攻打，二修士及众教友力阻其不可上梯，彼兵无奈，惟咆哮愤怒而矣。其时林主教与法兵头亦至，见二洋兵一死一伤，二教友已死，不甚伤悲。林主教云："凡遇此等之事，当先禀知主教或兵头，汝等如何行此冒险之事。"其时皇城之兵匪皆知，一齐枪炮齐向我处相攻，众皆各归其所守之处，惟各听枪炮之声而矣。至晚并未伤人。至夜半有一胆大教友同二修士又上梯往皇城外看有何动静，又看见靠皇城有一席棚，席棚旁边有土一堆，皆地道所出。修士云："快取火油火柴将席棚给他烧了。"因立时无引火之物，即将旧棉袄、棉裤数件湿以火油，一时点着向席棚上抛去，立刻席棚并杉槁架子全着，尚不知棚内原有三四匪看守，先出二人被我教友用枪击死，后二人在棚内连嚷救命救命，而棚已坍下去，将其烧在棚内。赶别的官兵知之，我人已下梯回来，皆云："今日可算全功无失矣。"

说有好几千哩。”又问那好几千是多咱来的？答：“我不知道，他们有人说在打仗时候黑夜坐着风船来的，官兵也未看见。”

二十五日，今天白日官兵拳匪更多与〔于〕前，数百人又进后库，枪炮火箭一齐并使。义兵六七名、教友三十人，共有洋枪八杆，汲汲乎将不支矣。即告知法兵头带领法兵十名前来，始将后库之兵匪击退。兵匪横躺竖卧，死者约百数十人，我兵无伤者。但皇城角炮台之上连环炮向我攻打，我又将抢之炮自公门拉至后边，亦向彼攻打。三炮之后，外来一炮弹将我炮手半身打碎而死，兵头即令止炮，惟守之而已。

二十六日，今早略觉平安。有说仁慈堂后硝磺库有壕道，故而数教友缘梯出外往硝磺库一探，但见门已被拳匪劈坏，库内硝磺无数，立刻搬了数块回来。众人皆云：“我们正少火药，何不再取些来为作火药不更好么？”立时又去五六人，后又续去十数人，每人各负硝磺四五十斤、三四十斤不等。既而远处兵匪知觉之，时我已搬来硝磺各数百斤，后即止之不令出去。果然未过半点钟时，兵匪大队皆至，但不敢近我处，惟在远处使枪炮攻我。终日如此。

二十七日，因昨日我众人入硝磺库携取硝磺数百斤，今早兵匪又将大炮进入后库，向我攻打。既而又添执洋枪之官兵数百，亦在库墙之内，皆隐避于大树之后或土坑内向我攻打。我众惟有在内守候而已。直至巳时，兵匪有轮班出入者，谅必是饮水或吃饭去之。故有人报知法兵头，此时可以向外攻打。兵头即带法兵十名、义兵六名，皆亦上墙架之上。兵头用远镜测视一回，即命别义兵二名往西边向东北先开数排枪，待彼坑内之兵躲避之际，我处可开枪向库墙缺处攻打。果然二义兵在西边放了数排枪，打死兵匪三四人，别人皆乱，有十余人往一树后藏着，有二三十往一土坑躲者。此处十法兵、六义兵看的真切，即开枪向树后并坑内发三排枪。后匪势不支，眼见树旁及坑内兵匪死了不少，别兵匪慌乱了，有起来直向库墙处逃跑者。法兵即向彼处乱打，未数分钟时，彼处已死了兵匪一大堆，其他不敢停身逃跑了。还在树后与坑内隐着，跑一个打一个，如此又打死有十余人。自午前十一点钟至过午两点钟，打死兵匪约有二百余人。大炮亦丢在库内，我人亦不敢去抢，怕中彼等之计。此日我人无一受伤者。

六百斤。尚存谷糠十二石，红高粱子六七石，此二项原为喂猪之用。又各堂内之花瓶中倒出之搀粮不足一百斤。又剩骡、马、驴、牛共十六头，鸡鸭早完。剩猪六口，干粉八十斤，核桃一口袋，土盐一百二十斤，盐菜汤三缸，盐菜两半缸，香油五斤。主教神父饭厅所存义大利亚面条一桶，咖啡豆子一包，各等果糕二十罐，黄油、奶皮子、奶子早完了，厄里瓦油两瓶，炼过脂油十二斤。惟葡萄酒尚存十二大桶，葡萄烧酒二桶，红酒五桶。其余作菜作料一概皆无。

主教见此食物之单，即云："看粮食还是不少。"吾云："是样子多，其实粮食是不多，因人数过多了。若每人每日以四两粮食扣算，除为洋兵留下麦面一千五百斤，再留一千斤白米，不过还能支持十二日。若十二日内救兵到来还好，若到不了那时就可要饿死了。"二位主教云："就是这样罢，我们听天主的安排就得了。从今天或明天起，可给他们一顿粥，以每人四两为度。"吾答云："那可不行，不如每日还是两顿，每日每人以二两粮食为度，还有谷糠高粱皮子许多，同各样粮食磨在一块儿，多添点水也可以，每人每顿得粥多半碗，比吃一顿再喝凉水更好。"二位主教说："就是如此，汝就按此办去罢。"林主教又云："到底还有一事，你将白米四口袋，每日多磨白面一百斤，多存五六百斤，将此二项存在兵头屋内不可令教友知道。待十二日后救兵不到，我们听天主的命饿死，到底不该把洋兵饿死。那时他们有此千数百斤米面，也可再度数日。或救兵到来更好，若无救兵他们也可拼出性命打出堂去，投奔东交民巷去。"言至此，主教忍不住两眼泪流，吾亦不敢仰视，垂头辞出。

方出主教门口，哄然一声一大炮弹落于面前，不及一尺远近。自思想炮弹一炸必无生理，拿定主意也不躲避。即见炮弹滚于廊下，始砰然一声，廊下砖石炸了个粉碎，吾在廊子上丝毫无伤，真是上主格外之保护也。后到屋内一人思想，这粮食真也奇怪，去年八九月买粮食之时，算起来为北堂二百余人之日用，不过食到七八月间，今添三千三百余人已过三个月，尚有粮食若干，这可真是无形的一个大圣迹，想来天主定不令我们饿死。

昨日忙碌一天，至夜枪声无多。今早街上甚觉平安，虽有二三处之枪声，亦看不见兵匪之动静。今日起，每人每顿杂粮带糠之粥多半

初十日，昨夜闻城外大炮之声或远或近，均不知何故。今早八点枪炮之声比昨日更紧。午前自外又射来一箭，上系一信，其辞云："近告天主耶稣教民知悉：昨日立山、袁昶、许景澄皆已被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之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擂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乾字团具。"此箭书乃一女教友所拾，他人尚不知其言辞。日内又派数十教友在墙内掘沟以防地雷。因肚内无食，皆力不支，也无可如何。

十一日，昨晚闻东交民巷又大战，枪炮不绝者有三点钟之久。鼓楼上之钟一夜常鸣，终不知所报何事。日内西什库四外略觉不安，枪声时有所闻，炮声皆无有。上大堂上用远镜望者，见西四牌楼一带车马兵匪来往不绝，想是出城迎敌之景。

十二日，昨夜东交民巷又大战，枪炮之声不绝者有一点钟。日内用远镜观看，见旃坛寺前大车五六十辆象喇嘛搬家出境，窃谅救兵快到了。

十三日，今早第三地雷又发，哄动之声，屋瓦皆动。后看其处原在第一地雷之傍，我人无一伤者，但库墙外彼等之房屋倒了无算，人亦死了不少。因壕道堵的不好，内中火发竟向彼等外面打去。远见隔堂百步之遥，彼房尚瓦破墙倒者数十处。

十四日，今日自早至晚又是枪炮不绝。巳分时，有拳匪数百人又进库之东门向我来攻，其势甚猛，后被我兵击退。官兵在后不令拳匪后退，亦开枪向拳匪攻打，匪徒死者无数，到底不敢前来。望见似官人将头戴红巾数人匿之入在近之庙中，后闻庙中枪声乱响者数分钟。后又望见自庙中出来官兵、拳匪数十人，我兵即在房上向彼开枪，亦打死数人，傍人尽散。

十五日，清早，一修士缘梯上公门房顶望外复视，见有数人在临近院内动作土工，谅非善举。即招法兵二名一齐上房，三枪并发，将三四人击死。但先已分派数教友出外探视，见邻家院内有一穴，穴中尚有人声。教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将穴用土塞住。相近之官兵闻之，即来救此穴中之人，亦被我房上之兵击死六七人，别兵皆逃。但教友尚恐穴中之人还能出来，将靠穴之墙推倒，将穴盖个结实。其时

他院之兵匪亦开枪向我人攻打，出外教友亦有持枪者，亦还枪相击，房上之法兵亦助攻打，又将兵匪打死二十余人。此数教友云："一不作，二不休，咱们再过一院看看有粮米没有，若有，拿点儿来可以充饥。"言毕数人即又进一院，四下一望，一无所有。又进一屋，见屋内尚有白面二十余斤，白米十余斤，火药枪弹四匣，一并携出。前院之兵匪知之，即从窗户向我人开枪。教友亦全出院，惟后之二人腿上已受两弹，携扶而归。此数教友即云："这米面可是我们拿命换来的，该我们吃一顿饱的。"过午，兵匪又来公门之西，向墙里扔引火之物，一无所害。彼等尽在墙后向天放枪，我兵不见人也不开枪，闹了数时而散。

十六日，昨夜闻城外东、西、南三面炮声隆隆，想来救兵将到。然而东交民巷枪炮之声不绝者又有两点钟之久。后半夜大雨，洋兵在防守之地无存身之干地，不胜其苦。早起六点钟时，又有大炮四面来攻，比往日更凶，大半皆是炸弹，男女教友多受伤者五六人。又一女教友在廊上与小孩玩耍，来一炮弹将妇人半身炸碎而死，而小孩丝毫无伤。午时一教友上前院西房，往西华门可看的真切来往，即下来禀云："上西房往西华门可看的真切，但无隐身之处。若于屋内顶棚拆透一孔，上在顶棚内从南山墙之气眼内往外用枪攻打，可也看得见西华门内道上之人，谅彼等尚不知何处所打。"即立时如法将顶棚拆开一孔，上去一看真是个存身地方，眼见来一辆轿车停于西华门内之踊〔甬〕路上，立招二法兵上来往外一看，见车上所坐者乃一官员，蓝顶花翎，探身车外与地下立着一人白顶蓝翎者指手画脚，不知所说何事，傍边有车夫跟班者二人共立。二法兵一见如此光景，就要一齐开枪，无奈气眼只八寸大小，二兵不得并枪。左兵向右兵云："你的枪准你先打。"右兵即开枪，吧的一声见车上之官中弹倒于车里，车傍二人尚不知觉，即又开枪，又把车前戴白顶者打倒。车夫等始四顾枪弹自何处而来。又见西华门门房出来三四官人到车前相救，法兵又发第三枪，又打倒官人二人，别人也躲开了，骡车尚在其处不动。一教友在傍即云"把骡子也给打死"，洋兵说不值一弹。后又见彼之门内隐隐有人影，洋兵又开数枪向门房打去，不知中弹与否。此洋兵即向吾云："神父，今日我的功劳不小。"吾即付与烟卷各二支与彼，彼云

言至此彼此落泪。日内觉着西半城一无人声嘈杂，天气甚热，教友趁此出墙采菜者皆云：“今日街上无甚动静，想是洋兵快到，兵匪都跑了罢。”至晚，葛神父至后园，问云：“如今城外有炮声无有？”吾云：“在城南有似中国炮声者。”彼云：“神父去樊主教屋内有话。”既到，主教云：“有一洋兵自窗外看见一教友写信，想来是要逃跑，你去查察去。”因十余日前逃跑一教友，被匪人拿住，后又跑了三个，不知死活。又有一个出外采菜，亦被匪人杀死。查后禀与主教，原来一教友自家逃跑时，其弟在外，彼将家中文书贵物谋一地方，怕后来彼弟不知失落，故尔写一清单，事平可以与其弟寄去。主教又云：“今夜吾亦听见炮声皆在东城外，汝可去各院内令教友好好把守。”即自主教屋内出来，就闻东城外枪炮之声不绝。后到东墙上小炮台处，有二洋兵在彼往东观看，吾亦上台。一洋兵云：“你听这声可是法国炮之声。”又一兵云：“那是你盼望的迷了。”前兵云：“我问你这又一声炮是自东向西放的，或是自西往东打的呢？”第二云：“我听不出来。”言语之间，见有三支火信直上云霄。前兵又云：“你看你看，这不是喜信么，一定救兵到了。”言犹未已，眼见一个大火球落在齐化门门楼上，即烘然一声城门楼火起，两洋兵云：“这可是法国的火炮，别国无有。”又听见排枪之声哗啦一排，哗啦一排，又听见机关炮咯咯咯咯直响，后又听见东直门外排枪之声又放数刻。至天将明，又闻东便门一带枪炮之声不绝者又数刻，终不知救兵进城与否。

二十日，今早听见东交民巷枪炮、机关炮、排枪之声响了数刻而止，到底不知何故。原来印度兵已进了东交民巷，我处尚一些儿不知。待到傍午，我堂三面又齐来攻打，枪炮至晚方息。原来太后、皇上于清早已逃出城外，皇城及宫门皆闭，在皇城内攻西什库之兵匪尚不知外城是何事件，还是照常放炮。至晚又止。夜内惟有枪声二三处向我堂施放，无别动静。

二十一日，今日圣母升天瞻礼。自早五点钟，即有枪炮在皇城内者齐向我堂攻打，凶猛不堪言状，想来今日亦要乘此升天了。至八点钟枪炮少止，有康先生、任神父并二修士上大堂之上，用远镜往东南观看。又闻前门地方排枪、机关炮响有数分钟而止。后见有英、法、美、日本四国旗帜似在东交民巷高处悬挂。又见正阳门房上似有美国

兵将带刀在上观望。后又见一洋妇女携一孩上前门东城墙上玩耍。堂内之人半信半疑。后他人上堂观看，一无所见，惟四国之旗尚在空中摇摆。午后又有大炮向我堂攻来，直到晚九点钟始止。至晚东交民巷一带安然无声。至十点钟时闻有排枪、连环枪之声，似在东华门北边一带，仿佛两国交仗者。然至十一点多钟，枪声已至后门之东。此时即见彼三四处起了大火，枪声虽亦少止，究不知何故。后半夜略安，惟时有枪声数发。

二十二日，今早甚是凶恶，自六点钟有东南三四处炮台向我堂攻打，皆是炸弹，枪声亦随之不断。七点二刻往马号去看煮粥如何，行至马号墙，忽来一炸弹落于面前，随即一炸，将吾左右二教友已打伤在地，惟吾一点未伤。别的教友云："神父快躲开罢。"余云："炮弹已炸，躲之何益。"一言未已，又来一弹将粥锅炸碎，粥亦洒了满地。又有教友云："这可真是砸锅了。"即吩咐别处另安锅灶。众云："没有锅了，只可尽等死便了。"有人来报说二位主教在西院找神父说话呢，随即来西院，见二位主教、两三位神父皆立于头层廊上。主教即云："如今听见外面放枪之声，仿佛法兵之枪声，难道在公门之洋兵出去了么？"吾云："我也不知，待我去看看。"言犹未已，又一大炮炸弹落于我等中间之廊上，一时众人大哗，皆云："快躲快躲。"自想躲亦无处可躲，此弹尚在廊上旋转，说时迟那时快，令吾一脚踢下廊去，一声炸裂将廊下之砖石炸的粉碎，而无一人受伤。有教友云："神父今日已拾了三个死了。"余即云："死活惟主所命罢。"话未说完，又一炮弹打在樊主教屋门上，将门炸的粉碎。樊主教云："怎的今日如此利害!"吾即辞了主教，往公门一看，见有五洋兵、十数教友皆平安无事。问其没有放枪么？回云："看不见人放枪打什么呢?"吾云："有放枪如法国之枪声者，不知何事。"彼等云："我们此地背音听不见别的，就是听大炮响呢。"吾自公门又回到西院，见林主教、数洋兵并许多教友议论，有说实是救兵到来的，有说不是的，纷纷不一。吾云："且不可忙，待上房看看再说。"有一先生即缘梯上房，用照远镜往放枪处观看许久，在礼王府东边庙上象日本兵，有一兵头佩带宝剑，又三四兵放枪向皇城内光明殿炮台上打呢。后一法兵上房亦云如此。又有人说，怕是中国的诡计罢，为何独有象日本人的兵，没

有别国的兵呢？一言未了，后面跑来二人，即云："神父快上后面去罢，皇城西北角炮台上来了人。"余云："为何你们不打呢？"答云："我们没有枪，洋兵也不在那里。"余即往后面一看，炮台上并无一人，又见墙外将炮台点起火来。一教友云："前上来二三人，我用鸟枪打了一枪，谅也打不到他们，退下去就点了火了。"吾云："点了火他们就不能上来了，你们好好看着，大概是洋兵快到了，官兵要逃，先把炮台烧了。"原来是日本兵自后门来的，上台看了一看，见有人向其放枪，下去即将炮台烧了。我等在内，哪里知道呢。自北边回来又到南院，众人又是议论不休。吾即向一教友云："你不是有胆子么，搬一梯子索行〔兴〕上皇城上看看。"此教友云："若神父有命，教我哪里去也敢去。"即搬一梯子顺于院墙外，既下又搬此梯去皇城墙下，缘梯而上墙顶，往外一看，即欢声大叫云："真是洋兵到了，庙上不多几个，皇城墙外有好几百了。"又云："你往北看看有官兵无有？"彼又回头一望，更欢喜了，即云："北边来的更多，都是日本兵，一个一个尽是光嘴吧子小后生。"众人一闻皆是欢声地动，饥也忘了，乏也没了，就找三四个梯子往皇城上移去，令日本兵缘梯上来。此时有拿洋喇叭者，令二修士吹之给外报信，无耐饿的无力，吹也吹不响。樊主教云拿来我吹吧，吹了几声也不是调儿，随后将一法国红白蓝的旗子高悬墙外。此时日本兵亦齐队来至墙下，将梯子接过墙外，其兵头尚在犹疑，即问云："你们里有会说英国话的么？请上来一人。"遂即上去一会英语者。既而康先生、二洋兵亦上皇城。彼见了外国人，就缘梯而上，又随一日兵上了墙头。众皆拍手志喜。有人云："如今可开西华门去，令日本兵进来。"日本兵头云："不忙，我兵尚未到齐，再等片时再去开门。"此时有拿酒水者，日兵一见即云："自昨至此点水未沾唇矣。"又有拿面头吃喝少许，即又缘梯上城墙而去。此时前院又报云："法兵也来到了。"眼前缘梯上来三十多法兵，由墙外之梯及彼兵自携来者。一到院中，主教、神父皆拉手共相慰劳。一兵头云："前日保护此处之法弁安在？彼是吾之至亲。"主教云："前数日已死矣。"此兵头一闻此言，即以刀顿地，两眼落泪，又抬头看见大堂所坏之处竟怒气填胸，即云："从何处出去可以开门？"众教友皆要前去，兵头阻之云："不要去人过多，二三人足矣，但要

略通言语者。因皇城内之兵匪实在不少，我们进城还有一场恶战。况洋兵不认得你们，一见中国人就打，你们不免受伤。”言毕令二名修士、一位神父前去引彼开门，又有前日护堂之法兵五名亦随同去。此时城外各国之兵皆已陆续来到，就等内里开门。其时法兵有上皇墙向里攻打，官兵拳匪尚放枪炮不止。

我等引法兵三十余名由堂外出，顺着烧毁房屋之处直上西华门前。兵头一吩咐，去了十二兵将门闩一踹即开，很未费事。法兵即齐队而入，一分南北两边，南边者向北房上打，北边者向南边房上打。继又炮车进来二辆，拉车者尽越南人。车一进城，向光明殿炮台处开了两炮，炮台之枪炮立时无声。又拉车往前数步，又向北边开了两炮，又向正东三座门开了两炮。法兵进毕，皆上景山，就留把门兵士十数人。日本兵赶着要进，被法兵阻住，先放俄兵进来，然后日本兵始进。俄兵过去之后，亦往南海、中海去了。日本兵方至街中心，南北各胡同皆有官兵拳匪逃跑者，日本兵即在各胡同口上派十数人向里攻打把守，他兵一直也上景山。遥闻景山上法兵又开了炮向东北攻打。此时有一修士随法兵上了景山，我等齐回北堂，为预备车辆出去为拉粮食。又过数刻，各国后队兵亦到西华门外，见皇城已破，各排队等候将令，但其兵皆饥饿不堪。因自天津起队，各带七日粮食想已有余，不料路途多有阻险，竟打了十日才得破城，是以各兵一至城中，皆乏困不堪，皆卧于地。众教友即打水携食，以欢迎之。

午前有人报云：“有二法兵在杨立山门前被官兵打倒，快请神父去给终傅。”即带旧日护堂之五法兵及新来法兵三十名前往，见二法兵已死。他兵不胜其怒，问云：“何处尚有拳匪官兵？”此左近数处皆是立坛之地，谅院内还有兵匪。洋兵各毁门而入，见人就杀。入彼院，出此院，共至七家，杀有官兵拳匪三百余人，其余皆越墙而逃。又来法兵一百名，见此光景，有一三道金线者问云：“何处还有兵匪？”有告之云：“旃坛寺一带兵匪尚厚。”兵头云：“可指我们去路。”即领其到旃坛寺前。兵头即分排将各胡同把住，即领数十兵向各家坛上寻查。即听各院中枪声不断，又将兵匪打死数百。后见有日本兵二百名自胡同出来，见法兵在此，皆站立面前语话数句。日本兵分开两队，一队站立等候，一队随其兵头往北海夹道而去。法兵一半

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尹兼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抚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纵恿扇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乱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焉。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崑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要，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各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搔扰地方情事。即著直隶总督裕路〔禄〕严行查办，并着荣禄派员访查，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此次谕旨即著刊刻誊黄，遍行晓谕。钦此。

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因近畿一带拳民借端滋事，人心浮动，迭经谕令严行查办。乃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赖之徒三五成群，持刀执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辈麇聚辇毂，纷纷扰攘，摇惑人心。除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等将所部弁兵全行驻扎，并遴派马步队伍各按地段昼夜梭巡，倘有匪徒聚众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严饬该管员弁、兵役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行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虞，以遏乱萌而靖地方。钦此。

坛语〇关圣帝君降坛，警世当兴。初一、十五丑面向东南焚香，三跪九叩。只因邪教不敬神佛，不遵佛法，怒恼天庭，赵云下降带领八万神兵收灭邪教。不久刀兵四起，军民有难。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救民。见帖速传，免一家之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帖不传必受刀头之苦。今有外国人于井内暗下毒药。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圣人天师语〇庚子义和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

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等乾字号❶。庚午己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神追鬼不叫。

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带红布为记，面向东南，半夜子时焚香祭之大吉，人死大半。见者传一张，免一身之难；传五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者不传，神更加灾。此帖由山东起，赶紧传说，现有刀兵之灾，传帖各处。

真事〇五月初八日，有义和团将杨村铁路桥用火焚烧无存。当又将黄村铁路并电杆全行烧毁，杀伤教民。此处有驻守提标一营，当与义和团接仗，该营大败，受伤甚多，全行逃往马家堡养伤。因此火车停开断路，人心为之慌惧。南城地方更甚。先是义和团将保定府之芦汉铁路烧毁，电杆亦付之一炬，杀伤奉教，举火烧房，亲邻均不敢留奉教住宿，俱怕延烧连累。因此天主教民全行逃至西安门内西什库教堂内，以避凶锋。西人及教民时刻焦心。烽烟四起，草木皆兵，风火雷动，胆破魂惊。此时奉教之人均如丧家之犬、无主之孩。

义和团说者为八卦门，人均穿紫花布，手巾包头，腰束有黄带、红带者。门分八色。身不惧刀枪火器。本团俱用大刀花枪。能目视天主教及洋人，遇见者必然杀却，佛教乡民丝毫不犯。每人怀馒首二个、制钱二百，到处用之不穷。上阵不饥不渴不乏亦不惰。该团过集镇秋毫不染，各安生业，均不扰民，大有替天行道之势。不愧上能保国，下能安民者也。

杀洋员〇五月十五日，有董福祥之军行至永定门外大沙子口，有日本书记之谈。适有英国使臣坐红托泥大鞍车一辆，前有顶马后跟班，由北往南，撞队而来。因冲纛神，当将该洋人由车中扭下，斩于军前，故此为之一乱。当将永定门关闭二刻之久。当此人心浮动，各各惊慌。

传语〇有洋人雇人在各巷住户街门上抹血，十八天合家人口均疯，大有拔剑自刎之心。其法可防，用胡椒九粒、苏子九粒、石灰一块，用红布口袋装柳条一枝，挂在门口，可解此灾。

烧堂〇十七日，有义和团人在交民巷被洋人拿去，用洋枪刀械加

---

❶ 此句似缺一字。

身不坏，并用煤油洒在小孩遍身，用火烧之亦不成。当有义和团前来将洋楼焚烧，烈焰飞红，火光四起。各处调动虎神营、神机营、八旗马步各军全行调往东交民巷。闻义和团同洋人及奉教交兵，杀伤天主教甚多。其火由六点钟起至天明，犹且烟焰起于空中，日色无光杀气迷朦之际，鬼哭神嚎，灌满两耳。

闭门〇十八日早，西安门、地安门全行关闭，登高一望烟火四起。皇城内虎神营马队兵勇站队守护街衢，肉铺无肉，米店杂粮将断，大有收市之势。民情为之大乱，人心浮动，西什库洋楼戒严。当马步各队调之南方及西安门内外防守，西安门内外铺户均行闭门，寺前教民全行逃走，比户皆空。西什库教堂有洋人站于房上，用千里镜往各处观看，腑内焦心不问可知。正南之黑烟如墨，顺治门内天主堂烧毁。

夜嚎〇十八日晚，人喊马叫，杀声震耳，起于东南，听之仿佛千军万马交兵之声。三点钟火光起于正西，乃西四牌楼福音堂被焚。至十九日正西三处火起，浓烟起于空中，火焰燎原之势令人望而惊心。当日仍然闭城。后门外鸭儿胡同教堂及教民【胡】同银锭桥讲堂全行烧毁，烟袋胡同讲堂亦烧毁。

眼见〇十九日晌午，出后门请香买物，时正遇义和团大队由方砖厂来，出西口，走大街，往北进烟袋斜街。其队有红旗一对，黄令箭二支。均红布罩头，大刀花枪，老少不等。黄布缠头者为乾三连，红者为坎中满，均在旗上分八卦八色。当晚有六点钟，西安门内有义和团前来烧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铺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棚铺，一家无存。义和团受伤者十余人，西什库洋楼大不易烧，内里阴人之物甚多，相传有孕妇开膛者。当日义和团暗派人将该洋楼内总办周小人者一名拿去，交黄寺坛上云云。闻此人为西什库堂内军师，所有该堂镇物均出此人主张矣。

大火〇二十日巳刻，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戒于火，延烧廊房头、二条胡同、纸巷子、三府菜园、西河沿，先烧高名远，西荷苞巷至北城根等处，尚未看清数目。

烧坟〇二十一日早五点钟，正西浓烟起于空中，闻系阜城门外天

主堂及外国坟地同时均被义和团烧毁，杀人不知多少。嘻！昨连日上谕二道，不许烧堂，今日又烧，真是义和团不遵谕旨。倘或天数，该当难逃祝融氏之咸阳一炬也。

戒严〇二十一日，后门关锁不准出入，门外有董军守护。东华门有义和团与洋人接仗。云西安门出入盘查甚严，外有董军，内有虎神营、马步各队来往更换。街上竟是兵，大街不准妇人行走。当日西什库洋人枪伤神机营兵一名。该楼上均有炮火及赃物等，防守甚严。当日后门钱铺均已关闭，前门外钱铺被焚，闻烧毁五百余家，好大火。

坛谕〇二十一日晚有灾，人死大半。千万向东南方连夜烧香，可免此灾难。见者即传莫误。

五月十八日奉上谕：近来畿辅一带土匪滋事，扰及京城地方，迭经明降谕旨云云。见《拳时上谕》八张。[1]

五月十九日奉上谕：崇礼等奏两翼地面教堂起火情形，并自请议处一折。崇礼、英年、载澜均着交部严加一〔议〕处，两翼翼尉等官均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仍勒令严要各匪务获惩办。钦此。

上谕：昨因拳匪滋扰禁城，曾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各犯云云。见《拳时上谕》九张。[2]

华洋交战〇五月二十四日，告假出城，前门将要关闭。东交民巷炮声震耳，喊杀连天，烟火并举，系董福祥甘军、武卫各营攻打外国洋楼，义和团相助，焚烧各处，火起。

二十五日，义和团焚东单牌楼北路西比利时国洋楼，往东烧孝顺胡同各洋馆及洋楼，当时烈焰冲天。又焚崇文门内东城根育婴堂洋楼，由甬路毁两傍各石桩。往西长安街烧奥国府。因当时所有苦人及甘军兵勇有胆力者均发洋财，就有被枪刀伤命者，此真天劫也。交民巷火光不熄。

二十六日，义和团助甘军，“得胜鸡鸣切洋街”交民巷改名。当



---

[1] 全文见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32 – 133 页。《拳时上谕》所载，文字略异。

[2] 全文见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40 – 141 页。《拳时上谕》所载文字略异。

开，闻听前去调大炮云。当日有内宫刘小泉者助给大饼一千五百斤，馒首一千斤，咸菜三百斤。

上谕：统筹战备，电线梗阻，一切公文其由驿递，车物事繁，尤应迅速。各直省驿站兵丁马匹向多缺额，废驰已久，不免稽延。著各将军督抚严饬有驿各地方官，写至（原文如此）直隶海疆交战敌情虚实去向，尤宜联络侦探。著裕禄严饬直境各州县分设探报，密访确实，随时驰闻，毋稍迟延。钦此。

上谕：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借资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议〔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即著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逐驰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办理[1]。钦此。

又打西什库。

初九日，仍用义和团。用抬枪攻打一日，未见楼破。当日后门出入便当。早前往拐棒胡同，后门外西北角搭起炮台一座，毛家湾东口皇城墙炮台一座，周围枪台亦多，均未上炮。当日义和团在后门外边东炒豆儿胡同拿获厢黄旗副都统全营翼长办理武卫军后路粮台庆祥号茂林者弟兄六名口，用铁条穿鼻绑赴庄王府看守，候旨出斩。呜呼！二品大员甘心为逆，是何肺腑也。

初十日，各炮台开炮，又加火箭台放箭。其箭头铁二尺，内灌以火药，箭杆长八尺用硝簧制成。放出如霹雷闪电之声，至将群房打着，其洋楼竟未打动。四围均是义和团围守。当有涿州团被洋人气枪伤一名，该团即行撤回。此处粮台剩有三石米之饭，全无人吃。

十一日，李师傅出城家去。炮打仍是不开。二点钟放火箭阵，兵一名，团上小何受伤右膊。三点钟有武卫一营由后库进兵，至五点钟受伤五名，因此撤队而回。后又换大炮攻打，全然不开。此楼真坚

[1] 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206－207 页全文校，“办理”二字为“惩办，以靖地方。切勿因循宽纵，愈滋纷扰”十六字。

固，万难攻破。

十二日，仍用大炮环攻不克，另换大炮。惜薪司内大炮台一处，寺前有九炮台一处。大概四面攻打刻日成功。连日移家者甚多，人心惶惶，为之大动。大车拉运及家口俱用义和团保护，其图财利已之心可概见也。

十三日，仍用大炮攻打，并加以枪队，一日均未能克复。至夜枪声不断。

十四日，请来大铜炮名无敌大将军，炮身长一丈六尺，口二尺五寸，安放旃坛寺前，炮口朝西正打洋楼后房；惜薪司一尊亦同，柴花蓝一尊，四面有火炮。所有各处住户均以移出后门外云云。当日午后两点钟，寺前开大炮，惜薪司开大炮，又放火箭，并虎神营快枪排枪，并同时四面炮声齐响，真一场恶战。至晚仍未攻克。当晚有郑团上房口角，大费周折。该坛友连放快枪二声，恫吓人听，而且大骂善哉。

十五日，午时，轰然一声如天塌地裂，探悉大炮将西什库大洋楼后之小洋楼打坏。当日坛上闹事喊杀之声震动街巷，原因坛弟子辞退之故云云。



吕祖降坛云〇红衣红面会红巾，红发红须赵楚陈。遍地小神忙乱乱，一声高叫奠乾坤。二百余年属大清，平空大地起刀兵。二三不见三二六，几段清烟透大清。黄旗几对列西东，一段清河照眼明。八面威风追鬼叫，一身铁胆闹江东。可笑可笑，不用问，就知道，黑阻路，白挡道，众神惊，诸鬼叫。家甲开枪炮，云雾消，红灯照，五六七八就知道，到那时你看可笑不可笑。昔时清定二百秋，前人扒庙后人修。红花落地黄花起，二百干戈八月秋。你等不必叩求仙，世间大事总由天。若问贼逃吉凶事，只等寿阳那一年。得逍遥，且逍遥，骑大马，过土桥，小亭洞口入枪炮。前有鬼，后有妖，二鬼叫，命难逃。若问太平日，小将喜过寿阳桥。

昨日夜间，忽然火起，登高一望，红光起于洋楼之后。探系二毛子暗出将民房烧毁，洋奴用心真狠。

十六日，午后，端亲王带义和团两万余人并有澜公爷、荣中堂攻打，未能成功。菜园坎字阵亡一名，黄寺阵亡一名，受伤三名。

十七日，午后攻打，连开大炮，误伤民房。又枪子满空飞之有

声。住户怕事者俱已逃移。此处可险万分。枪炮受险，团上作毒于洋人。二毛不时出屋，举火烧房，乘虚而进。西邻移空。兵民及团全然无有炮火，其明真乱。当吴姓移。

十八日，早，街市大乱，搬家者络绎不断。前院归着东西物件，人心各各惶恐。上大奶奶下来托付看家，情词哀恳，为安人心。此时万分为难，忠义之心，实不敢佩，自可各尽其心，苍天有眼。此处可称险地，兵火二节相连，性命相关。自问自心，加力保护，以观后效。当下检点各人细软金银等物，明日起身，前往公和长粮店去住。

十九日，将箱子改包抬往内西华门公和长当，经托嘱再四，并说以主仆患难，逃于乱兵之下，晓以忠义，以心换心各等语，情词恳切。并每人赏银二两，以备缓急之用。米面钱食足用，并谨守门户为要。福祸不定，自可由天。上车之时，甚是难离故土，其家业财产俱在呼吸之间。此时景况，举目伤心，离别情形面面酸鼻也。当日北边大炮连击未克。

二十日，连击，加以大炮，仍是不克。当日以杨立山家产抄封，奉旨将立山大人交刑部审问。又传天津失守，不知确否。

二十二日，南城出有白莲教，有伪皇上、娘娘、西宫、东宫并四太监，共七十余名均斩首法场。北城出剪辫子，各人俱辫红头绳以避之。当日交民巷枪炮不响，闻听英国求和。有英太子在此，故和好。

二十三日，西什库二毛潜烧西面炮台，后被武卫军打退。当日有团同团在后门外广惠寺开枪交手，各有伤亡。因真假反心，一发可笑。

二十四日，有义和拳二千余人攻西什库，来者甚勇，回去甚快。其队竟在寺前纳凉不敢前进，亦无用者。当三太太回来，系念三回。

二十五日，姨奶奶回。

二十六日，晚，大雨一夜。

二十七日，有乾字团四万余人攻打西什库，由下午三点钟开仗，枪炮连响至五点钟，未能攻克。团上伤亡十余人，至晚收队而去。真是可笑。

二十八日，有施公案义和团前来攻击，亦不济事。至晚各自回队。

受伤者。当日安定门关闭。杨村武卫军败北，沿路杀抢，无所不至。由安定门往北，逃难男女甚多，人心浮动为难。平则门亦关，因逃勇用车载少妇五名至城门拦阻，该勇胆敢开枪。当经义和团拿获，即行正法。当日西四牌楼柱子上挂男女首级七颗。当日闻徐用仪、立山、联元正法，又将荣中堂囚于紫禁城内，空轿回归，又将宅抄封；又说庆王赐帛，不知确否。

十九日，有文大人令箭传各义和团全行退出教场，于十点钟开放地雷，当即各团鱼贯而出。当早，宋庆帅马步各队进后门。有马玉崑因十道折未见回批，故亲自来京见驾面奏一切。闻亦败仗，伤亡十营。洋兵已到杨村，通州大乱。十点钟，地雷发起，雾气冲霄。此雷无用，并未伤及洋楼。至晚，正东有炮声响。

二十日，早晨，东城枪炮齐鸣，探悉贾家疃洋楼攻破，洋兵等逃出各处抢夺，至朝阳门、东直门，并勾同逃散武卫及提标各勇抢掠关厢一带。城上大炮连响，昼夜不断。又加东交民巷被余虎恩攻破，该洋人并二毛全行逃出至泡子河。东便门角楼连环炮轰打，大约不能在一处。外城全行关闭。当东城逃难男女由东往西络绎不断，携男抱女，伤心叫呼，目不忍睹。皇城四门全闭。至夜，仍然炮声不绝。

二十一日，东北炮响，忽又正东，既而正南。又传东华门连环炮响，既而大炮。午后，将要出城，后门外枪响连环，系武卫军勾串二毛子在后门外抢钱铺，门闭上闩，不准出入。闻因团上为仇团，与兵为仇。当洋兵来时，均各惊惶，最可笑抬枪全抛路上，失落枪械、号衣等不少，甘勇等全然逃散不见。至将后门烧着，洋人占据，义和团无灵，均困于西安门内不通。

二十二日，地安门烧毁，均属洋人。太后离京。洋人攻西安门，内外不通，人心大乱。东北火烟冲天，四外云雾昏暗，日月无光，妇女逃难无路。公和聚粮店被抢，米麦高粱等物全行抢空。西安门攻破，西什库拥出，连开大炮轰打。两军交手开枪，八旗败走，沿路号衣、枪械失落不断。义和团亦败，挖皇城墙逃跑，器械失落。天下山河已属他人，呜呼哀哉！

# 清季野闻（节录）

陈恒庆

**编者按：**陈恒庆，号子久，晚号谏书稀庵盂人。山东潍县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历官工部郎中、补御史、升给事中，外放锦州府知府。清亡后返里，笔录清末、民初见闻，名《归里清潭》。1918 年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此书，改名《清季野闻》。1922 年再版时，又改名《谏书稀庵笔记》。今节录书中有关义和团运动几则，均为作者亲身见闻。



## 义 和 拳

庚子义和拳之乱，新出《清朝野史》大略纪之，尚有未详尽者。予时服官京师，身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月有奇，所寓[1]又近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于是谣言出矣，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



[1] 作者陈恒庆此时住在北京西安门外（西四牌楼迤东），其宅为道光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的赐第，陈恒庆是陈官俊的侄孙。

津失守。端王闻警，急召李秉衡入京，问战和之策。李仍主战，乃率乌合之众驰赴通州。洋兵已至燕郊镇，李营不战而溃，李仰药死于通州。其参赞戎务者，予同年王太史廷相，识见迂执，予尝笑之，亦仰药而死。

七月二十一日夜，炮声隆隆。清晨洋兵破齐化门而入，旗兵与之巷战，均能奋不顾身，彼此死伤遍地。洋人炮攻东华门，两宫坐内监车出西直门，逃难者拥塞如堵，不得行。载澜以枪击毙数十人，车驾乃得出，径赴颐和园。太后入内监房少坐，曰："饿甚。"内监曰："出鸡子煮之。"旋闻炮声在迩，太后曰："不食矣。"登舆行九十里，晚至贯市村，宿于回教礼拜寺，召见老回回，问："有现银否？我仓猝未携一钱。"老回回奏曰："为人解镖有八百金。"命尽献上。乡人煮麦饭以筒盛之，舁至寺中，高声呼曰："请娘娘们喝粥。"老回回当摇手禁之曰："此何等地方，敢作野人之声乎。"两宫及宫人饱餐麦粥。视唐明皇之出狩情形无以异也。自此至太原，至西安，《清代野史》所载綦详，不复赘述。再记洋兵占城之事如左。

## 洋兵占城

洋兵入京城计有八国，曰美、曰英、曰法、曰德、曰意大利、曰俄、曰日本、曰奥，分城驻兵为八区。德将瓦德西为八国统领，以其驻京使臣克林德死事之惨，故推德为首领，以定和议。瓦德西驻节西苑之仪鸾殿，太后之寝宫也。洋兵初入之日，教堂中人庆更生，齐出杀人以泄愤，西安门迤北人家，屠戮殆尽。第二日洋帅下令禁之，乃止，而尸积如山矣。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搜查拳匪，数日乃罢，此后居民颇相安。设审判处于顺天府署，延瑞澂判案。瑞澂之超升实由于此。

其时通衢左右，陈列衣服、骨董、家具无算，缘破城之日，当店、大肆、富室被土匪抢劫，都中菁华耗矣、尽矣。上等皮衣、旧磁、名画多被外人以贱价购去，华商所得者中下等物耳。京官留都者，无赀不能购，徒眼热耳。京官大员亦有未行者，如崇中堂、左小侯、怀尚书、世侍郎，尚有十余人，或行或止，茫茫无策。洋帅意在议和，而不见中华

大员来议，无从著手。海关总办赫德，顾问官也，乃出见总理衙门掌印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舒公乃邀请大员七八人至其寓，商量谒见洋使。大员家中被劫，多无长衣，舒公乃开箧出长衫数件，各衣之，步行而往。洋使欢迎，且曰："请汝庆王、李中堂入京可以议和。"言罢，指其屋棚："你看多少枪弹孔，吾辈不死幸耳。"数大员仍归舒宅，议写奏折，遣司员朴寿赍呈行在。得旨命庆王回京议和。

## 立尚书

立尚书山，字玉甫，汉军人，其先为杨姓。美仪容，慷慨好施，交游至广，善鉴别古磁古字画，收藏綦富。由奉宸苑郎中洊升户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邸内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予与之邻居，起园时为之擘画。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烟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我为顾曲周郎。……酒酣灯灺，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

无何拳匪乱起，红巾缠头者填溢都门，商贾歇业，戏馆焚如。予所见在邸中演戏之优伶，习武艺者，则为拳匪之师兄；其弱文者，则装为道姑，手执麈尾，身披八卦衣，女子口中念念有词，群设香坛，供奉《封神演义》之列仙。

时端王载漪（其父守制时生此子，宣宗恶之，赐名哭）率旗兵、拳匪围攻八国使馆及教堂。德宗明达，召诸大臣垂询议和之策。尚书与徐用仪、联元、许景澄、袁昶奏言拳匪为妖，万不可用。洋兵已集津沽，宜急赴使馆议和。乃命五人前往议和。载漪恨之，数日后矫诏尽杀之。事定后，两宫回銮，方知之，乃诏各立专祠，予以易名之典。尚书园林被毁，故宅已改建专祠，庙食千秋焉。

予于乱中携眷避居北城，兵燹后偶过其地，惟望尚书专祠一拜，吾家赐第岿然尚存，尚书邸之歌台舞榭，仅余老屋数椽，荒烟蔓草，不堪回首矣。尝有句云："旧日邻家歌舞地，空余老树噪寒鸦。"

# 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

海城李公名讳及政治奏议大略前已叙录，至其勤王事迹，实出于奔赴君父之难，且甚嫉拳匪之为害，枢臣之无识，确凿有据，非可厚诬。只以秉性刚正，平时睹办理洋务者徒事虚糜，而鲜实益，议论之间不无愤激，致触时忌。故于其以身殉国，非特不知敬礼，转加以酿祸之名，可谓周内。而无名氏辑有《拳匪纪事》及教士所述之书，尤摭拾无稽妄语，坐狱于公。甚至捏公极称"拳匪神异忠义，人心固结，即无灵符足御枪炮，亦足夺西人之魄，而尽驱之于外"云云。噫！如此之语，岂明达如公所出者哉。忆庚子四月间，公巡阅长江，由鄂东下莅苏，寓奉直会馆。公与先君为患难交，余趋谒晤谈，即以北方拳匪、南方枭匪为深忧。迨五月初旬公卧病，闻义和拳阑入京师，警报迭至，公以拳匪为教匪党类，不亟剿除必生变乱，即口授幕宾朱省吾茂才祖懋拟电奏稿，有："现在拳匪叛乱，滋蔓腹心，亟专力痛剿，必期立时扑灭，以免祸生不测，枝节横生。拟请选军分派严定专责，以一军拱卫京师备不虞；以一军备他患，兼备缓急；以两军分左右自北而南，自近而远，专剿拳匪。必以全力捣穴擒渠为先务，其余零匪警报概作缓图。须得力大股，则余党自解。断不可四处纷应，时时更调，中贼诈谋。所派各军效必破格之赏，不效必予重诛。兵必合一，事必专一，势难稍缓，乞宸断"等语。会商苏抚鹿滋轩传霖联衔具奏。时有谓电线已断，格不得达。惟查五月二十九日，实见上谕李鸿章、李秉衡等各电均悉等因，则前电并非未达。

越日，匪耗愈紧。余诣视公疾，未及他语。公忿然曰："事急矣。此时万不可开衅，朝廷犹为儿戏事耶。"言时须髯怒张，目眦尽裂。此余亲见亲闻，其非深信拳匪可知，更不欲启衅外人尤可知。据省吾所撰公勤王事略，闻京匪耗，谋单车入卫，又以职守在长江，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北上无裨，踌躇竟夕。以江阴为长江门户，敌人难保不分扰，次日束装赴江阴，时五月望间也。到甫一日，江督刘岘庄坤一连电邀至宁议军事。黎明即行，风雨甚烈，抵宁见岘帅，时已有旨令各省派兵入卫。岘帅出而相示，并以己多病，守土未便骤离，状甚

推诿。公慨然请行，岘帅喜形于色，为述淮徐武卫左右两军奉旨入卫已先行，拟偕苏抚会奏，即令公统，并为拨卫队二百名。

公至扬，待勇队治行具偕发，由袁江遵陆遄进。懋劝乘肩舆较安适，公坚不许，谓："两宫处危迫，臣子何能求安，且更何以对尔曹也。"入山东境，山行盛暑，壮年犹苦不支，公吐泻间作，按日计程，未肯稍休，犹以不克昼夜兼程为憾。队勇索所经州县供车，公裁去其半，所留百名督率前进，惧骚扰为民病。继以行者病暍，遂以二十名自随，余悉遣归，严谕哨弁约束。至景州境，武卫右军陈泽霖来谒，言距城数十里之某庄，有教民盘踞土寨，出劫行旅、文报、饷项，土人围攻数日未得破，带队帮剿，有逸出者悉戮之。公曰：是坚其从敌之志也，殆不可，谆谕妥办。在公行后，议者谓：公实令陈剿，毋乃耳食未确。按刘笠僧《庚子劫余草》六月十九日次景州句，每恨怯兵骄小敌，终嫌庸吏负我民。注云时民教不和，力战十余日，州牧洪某留陈军助攻朱家河、青草塥等处教堂，破之，杀伤甚惨。所载较详，可知是役非出公意。



六月二十日行抵阜城，其夕直隶藩司廷雍来书，报大沽天津失守，公闻忧愤。在德州已有谣传，以未见明文或不确，至是知事不可为。晨起促懋南返，懋不忍去，公声泪俱下，晓以所处不同，家有老母，宜亟归。敦迫再三，遂改辕而东。此省吾随行至直境，目击公忠愤实情。惟此后何日抵京，如何出师御敌，未得其详。

嗣接公之长子可亭直刺政均书，述先严当疏请内卫，拜折即行之时，不及带营，借拨亲军百数，亦仅廿名紧随。且山川暑行，衰病胥忘，时作蒙尘之虑，肩舆皆不忍乘。六月晦夕，甫抵都门。七月朔漏夜趋朝，及奉督师之命。满拟与前敌诸统将宋庆、马玉崐会议熟筹，联为一气，先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徐图恢复，不意未出京师，而北仓天津失后，文武俱退集于此已失，杨村继陷，诸统将复不知下落。此七月十二三日起身后得诸传闻者也。十四夜，贼即袭营，知有备而还。十五日，拟赴河西坞与新驻此张春发军晤商一切，而张军已溃，随从之夏辛酉军亦将动摇。先严遂气忿独步而前，将士争赴御敌，枪炮互击，战逾两时，贼退，先严始退驻马头。至是遂不期而身临前敌矣。十六尤镇日在炮火雨点之中，虽敌亦多损折，而我初到之陈泽霖

军知兵与新败之张军暮气已深，迥异在粤又退避散失不知所往，仅夏辛酉、万本华两军未远离。而万甫到即接应前敌，宋、马之败复无精利火器万直无炮，夏亦仅有不佳，且只十营，又伤亡过半，力不能支。先严誓即毕命陈前，经夏、万再三恳求，谓："必主帅少退，方可一意拒敌，免有兼顾。"不得已勉允所请。至通州河干，则曰："吾再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十七日早间，犹激厉夏、万勉图报复，期以共死。因见敌方大至，左右除夏、万残军数营，惟满目逃溃，附近别无一营，众寡强弱，实亦不敌。慨然曰："此来奔赴国难，早有措手不及之虑，遽至于此，虽然吾国之大臣不可辱于敌人之手。"遂端楷具疏稿约二百数十字，大要请两宫各尽慈孝，亟宜进贤退不肖皆一一指明，此后不可讲洋务亦历陈其事。书毕交马积生太史办营务处，匆匆带京。未自留稿，闻转辗交崇公代递，后知崇亦殉节遗失。又谕均以从死为不孝，别无他语，遂仰药以殉。均随侍在侧，痛不欲生，然不敢不奉遗骸以出险，遂驱车至东直门棺殓。十八日扶柩而南。此公子可亭函述者。

越十年，又得当时随办营务至公殉难始归之刘笠僧明府安徽巢县，寄示《庚子劫余草》，其自序云："庚子夏，余有事于汉口盐局。五月晦日夜半，鄂抚于次棠中丞来书附金陵电报一纸，盖巡阅长江李鉴堂制军勤王北上，约余随行者也。其时民教失和，北直鼎沸，外人遂借端构衅，兵船络绎海上，大沽、天津以次不守，两宫忧愤待援日亟。疆臣以守土故，未敢擅离，但各遣兵入卫。鉴公责在巡江，实处闲散，痛君父之急难，恨将伯之难呼，疏请北上，誓以死报。江督刘公资以卫队二百名，并奏请节制入卫。张春发、陈泽霖两军自金陵甫抵扬州，奉旨召对。其时北上之疏尚未到京，余以六月初一日渡江乘轮东驶。初五日抵清江浦。初六日午后随节进发，赤日炎风，骡车颠顿，紧急军书至，辄就车中答复，夜止邮馆，往往漏三下尚挥汗命笔，驿卒门外勒健马立待，交四鼓则行旌又发矣。余年三十许，素以精悍名，三五日后，口虽不言，其惫实甚。乃七十老翁，同此辛苦，安之若素。盖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也，固匪伊朝夕矣。齐河朱令公戚也，进肩舆，斥之谓：'两宫日夜处颠危中，臣子尚忍求安耶！且非吾与士卒共甘苦之初志。'统领某臬司高拥四人舆，行次景州，见公兀兀骡车中，大惭，易马前驱。公每至溪谷险阻及山石荦粗处，

辄下车徒步，热极汗喘，粥口不能进，日饮鸡蛋汁一两瓯而已。离京约三四站，暑雨泥泞，车行迟缓，警报频来，军事日棘，公望阙涕零迫不能待，拟舍车乘怒马率健卒疾驰，同人力谏乃止。二十九日申刻抵京，召对三次，奉旨帮办武卫军事务，进驻杨村。七月十二日出京，未至防遽与贼遇，搏战河西务、张家湾之间者四五日。十七日二更后，诸军奔溃殆尽，八国洋兵乘夜围逼，势穷力蹙，手书别僚友书详后，北望哀号，仰药以殉。闻公前在广西龙州暨山东登莱前敌时，均密购洋药一小器藏衣带间，豫为陷阵猝遭不测计。此次不知购自何时，故仓卒得以取用。其以身许国之心数十年若一日如此。圣恩予谥'忠节'，夫岂偶然。乃不得已而议销。千秋万世后自有定论，愚贱何容置喙。公殉难后，公子可亭仓皇扶柩夺路去，余亦踉跄回南"等语。

其诗大都即事感怀，沈郁悲壮，不及备载。内有都门杂纪十八首，末绝云：

战和两事都无据，一死聊酬高厚恩。注海城自言如此白发孤臣满腔血，朝朝洒向蹈和门。注海城召对三次，余衣冠送至蹈和门外。

又七月十二日出师感赋：

钱谷兵刑两不知，安居看汝履艰危。注武卫军自有主之者。空拳敢说千军埽，注所部四军，或由征调，或由各省奏归节制，大厦焉能一木支。身后是非国有史，眼前鼎镬公如饴。岁寒松柏天心许，凄绝朝端堕泪时。注陛辞时，两宫泣数行下。

又题海城别僚友书后：

罪臣已矣心未死，千秋万岁依丹墀。文山绝笔在衣带，取义成仁百世师。清时争自比韩彭，真相而今始毕呈。谁秉他年南董笔，此中功罪尽分明。

洵笃论也。附载公原书：

诸兄台赐览：弟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此衡死所也。马头已失。万本华尚一战，伤亡数十人。张十营仅剩一营，早间散后只数骑，顷云已集三营。夏犹在马头西南；陈则面称亦有数营赶到，勉强列队于西，大约不战自溃矣。马玉昆仅于十五日在杨房

村口一晤，晤时见贼即退去，昨亦退在马头。晨起议战事，则又北去矣。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村镇巨镇如河西坞、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村亦然。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宋则总未得见，顷闻已在通州。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罪臣弟秉衡叩别谨上。七月十七日。

时幕中有王梅岑侍御廷相从死，笠僧亦有诗哭之，此皆《劫余草》中所载者。

又有余弟廷銮、幕宾陈荣桂书勤王纪略后云："世之忌公者诬以仇洋庇拳，夫庇拳无不仇教，仇教斯可谓之仇洋。桂直隶献县人也，确知公之勤王北上也，直省人民素沐公德政，罔不扶老携幼欢迎道左，咸谓拳匪之作，由于教堂有激而然，辄以攻教堂为请。公既谕以外衅之不可开，复晓以勤王之不可缓，匆匆而过，秋毫无犯。是以教堂之盛且大者莫如献邑城东之张家庄，而公过时并未过问。教堂之被匪围者则有献邑城南之大郭庄，而公过时亦未预闻。即质之今日之教民，未有不知者。以是观之，则公之不攻教堂，即不庇拳匪之证；不庇拳匪，即非仇洋，亦昭昭然矣。桂生也晚，不获挹公言论丰采，犹时时闻父老言公任完县及枣强、冀州、永平诸郡邑政教之善，深入人心，非一言所能殚述。在枣强任尤久，几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皆以陆清献拟之，殆非虚语。不意终遭拳匪之祸。公正巡阅长江，奔赴君父之难，卒以身殉。而人犹文致其罪，何其谬也。爰志数语，以俟后之考者。统观公勤王所言所行，无非一腔忠爱真诚所迫而出，故能遇敌不怯，临难不苟，如此岂稍有私意存乎其间。悠悠谬论，固不足与辩。尤难者，临死之时犹恭缮遗疏，致书随营诸人告别，从容就义，非公其孰能之！或谓公不御敌，其时尚可言和，京师不至糜烂，斯真呓语。当公抵都之日，津沽等处已相继失陷，敌人万难遽尔就款，使非公出御于河西务、张家湾之间，洋兵旦夕直入都门，恐两宫未及出狩，不免为徽、钦之续，其祸尤不堪言。传闻联军入京后，日兵尚西追，不及而返。后世知人论世，当有以识其微矣。"

## 汇述两宫蒙尘及亲友遭拳祸略情

津报载京西有巨镇曰贯市，为由京至北口孔道。皇太后、皇上仓卒出京，首站即驻该处。有曾在贯市避难者述，两宫到该镇时，即以回教礼拜寺为行宫。两宫至礼拜寺前下车，武行至正殿，上见当头悬有康熙朝之圣旨，两宫随急下拜，诸王贝勒又向万岁牌行礼。少时，太监传谕令有年纪明白事体者上来三四人回话。于是该寺之阿衡某甲并李某等数人皆蒙召对，见两宫跪而不叩，太监促之叩头，太后曰："回教教规我是知道的，除叩拜主宰之外，余则不叩，你不必强迫他们。"是时，寺内忙备茶饭，两宫御膳乃水熬小米粥，油炒腌白菜。用膳毕，又传见李某等问曰："东光裕、西光裕两字号尚有否？"李奏曰："有。"太后点首曰："吾十三岁随吾先父往口北道任，路经此处，就是坐光裕的轿子。"上灯时，寺内之烧水夫在院内大喊曰："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呀！"李某等赶出喝阻。太后劝止曰："他本是粗人，焉能如做官的排场，这倒是百姓的本来面目，不必怪他。"是时，传昌平州官已三次矣，终未来到。盖州官闻京城既失，遂携眷潜逃。太后大怒，叹曰："食禄的官员反不如百姓有良心。"太后命李某等于明日预备大车数十辆，驼轿数乘。又云："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在途间已派我们澜公爷往京西取盘川，但不知取得来否？汝等若有银子可借几百两。"李等唯唯。次日，两宫启銮，该处共凑得白银九百余两，大车二十余辆、骡马三四十匹。太后又要熟鸡蛋一百枚，以备路上食用。临行泣谓众人曰："甲午中东之役，惟左宝贵效死疆场。今年王廷相又死于王事。不料你们回教中人倒出这两个好的。"少时，命太监取笔来，将接驾之名姓开写百余名。写毕，遂向众曰："我们若到西安，就不论旨意不旨意，但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呀！"众人谢恩。太后同皇上缓步至殿阶下，四顾点头谓众曰："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给你们重建此寺。"说毕，遂洒泪上轿。是时村内外跪送者约以数千计。李某等本系镳局生业，于口外路径最熟，太后即命其为前导，并照料驼轿等事。众人又载黄土一大车，虑两宫到西安水土不服也。此为初出

京，驻跸贯市大略情形。

又余接戚谊方絜庵主政于光绪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寄书：崇文门自五月廿六日至今未开。东交民巷一带洋房被烧，所剩无几，民房亦渐被烧。自东单牌楼以南，皆被武卫军抢掠，孙中堂、曾侯爷、徐中堂住宅均被抢，兵胜于贼可恨。崇文门外一带尚安静。西华门外西什库大教堂，义和拳攻打未开，拳民被伤不少。京中各物昂贵，米价增涨，惟菜蔬甚便宜。许吏部、袁太常于初三日在菜市口正法，徐用仪、立山、联元于十七日在菜市口正法。洋兵现在杨村，李鉴帅在蔡村，闻接胜仗。京中大铺户皆歇业，银钱紧迫异常，不知将来作何结局。

嗣絜庵又寄余侄象辉书即絜庵之婿：都中七月廿日洋人进城，廿一日到海岱门一带各胡同住户并各铺搜掠物件，大有小号亦被搜掠，略有伤耗。愚于是早到店，沿街皆洋兵，即由边门进去。随后洋兵即来打门，将门开启，拥进五六人，用刀枪威吓，要银钱表物。愚至帐房，将柜打开，使其自找。我受刀背数下，总以无洋钱回复，彼亦无法，即去。店伙已于早间均出躲避。愚嘱本家八庆公将门关好，在店看守。愚即回寓，唤儿辈走避。午刻洋兵即进胡同，幸未入敝寓。贾、赵两家均进数次，未伤人。郭家厨子被枪刺死，又纸行掌柜被枪打死。八月初一日后，洋兵分段管辖：东夹道归英国管，尚安静。西夹道归德国，每日早晚掳人作事，不静，每夜使人家门口点灯。英界则不然。东西牌楼以北归日本，颇安静；以南归俄国。启茂号被掠去银二百两之数，徐伯石在启茂取银五两进城，被洋人掠去。余处亦有洋人未到平安者。李中堂已到京，和议可成。此一大劫，都中伤人不少，皆为义和团所害。茶店被烧者卅余家，被抢者四十余家。东华门一带住户均抢尽。陆麟洲闻于七月初病故，未有讣闻，伊家已被匪抢。

又余婿沈钧儒抄示在天津督幕之王荣甲致其叔淇泉太史书：世事仓皇，烽烟横亘。津京沦陷，总督提镇相继阵亡。九庙震惊，乘舆出狩。人民涂炭，官吏遁逃，曾无一人死节。拳匪以神道煽乱，临敌令比户焚香，香店为之买空，真三十年未有之变局。忆传言“听于民，听于神”二句，知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之误人家国，罪难擢发数矣。

兹将近事暨鄙人所亲历者杂列于左。

五月十七日，拳匪烧津城内教堂。十八夜，烧城外教堂及大胡同教民药店，延及左右前后邻居，其势汹汹。上自制台，下至府县，置之不问。拳匪虚诞之词，绅民深信不疑。见其装束与“长毛”无异，阴风惨惨，鬼气逼人，知实系乱民。欲逃避而轮船已阻，乃暂住西沽。

二十日，闻裕帅裕帅即裕禄，时为直隶总督抚定拳匪，已开库给发刀矛，将与各国开仗。荣一惊不小，即上说帖，大略谓：“历览载籍，从古无倚乱民可以立国。据其夸张能避枪炮，最不难试，请传团头目齐集，用枪炮击之，真不能入，令充前敌，官军止能后继。然以一服八，何异邹人敌楚，兵端一启，不易收拾。官军虽云后继，断不可轻用其锋，只可于要道严抗。以愚料之，拳民如果得手，国家可忧者甚大，不可不防其跋扈”云云。裕帅置之不答。

二十二日，大沽炮台失守。洋人用我铁路，用铁包火车，两头皆装车头，载兵进攻，忽进忽退，伸缩自如，我军排枪轰击，不能伤其一人，而我军受伤者甚众。午未间险危万状。荣陪裕帅在签押房，武巡捕持令箭请令。裕帅云：“我此时毫无主见，他们爱怎样办就怎样办。”荣闻此言，知大事去矣。幸申刻中营一炮将前面火车头打翻，俄水师提督阵亡，于是洋兵望〔往〕唐沽退去。而紫竹林依然坚守，每至二更接仗，我练军及马玉崐武卫右军甚为出力，洋人死者不少。洋人云：“中国兵从未有如此力战。”畏马如虎。拳匪自廿二日被洋人轰死累累以后，惟蹑官军之后，虚张声势，日在街市横行，装做神道附身，押令官兵跪接，不听即杀。而裕帅犹蒙然不悟，司道如黄方伯不敢发一言，惟杨年伯尚敢进言，而不敢力争；幕中娄冯等亦无一词，惟陈仲彦进谏不从，遂至口角，廿二日午后挈家远避，从此与裕帅永诀矣。杨艺翁临敌广招勇丁，亦非知兵者。正招募时，荣甚忧之，向裕帅言：临敌招募，兵家所忌。而裕帅性鄙啬，以此项号为芦勇，系芦商捐饷，即置不问。后来津郡之陷，果是芦勇为洋人向导。有人目睹，凡芦勇所到之处，洋人随到。

廿四日，西沽武库失守，敝眷几危，幸黎明即走，仍回三太爷庙后旧寓。其时天津甚安，搬回人家不少也。物件遗失，眷属劳顿受

病。荣得行之后，即谒裕帅，而伊尚不知总因惜钱不发侦探所致。荣言目睹我军器械窳败，耳闻勇怨营官久不发饷，如此局面不如暂和，好在廿二日英人在紫竹林曾扯白旗。裕仍不允。荣又言拳民之起，为教民逼成；教惟法国最多，如不得已，专与法人为难，请发照会各国，令各国官商财物暂移上海，所存空屋如有打坏，俟事竣应归何国赔偿，再行定夺。其时黄花农在坐，亦深以为然。而裕仍不以为然，且云不易分别，真呆伯也。荣疑其何以如此坚决，平日深畏洋人，前后如出两人，不料别有所恃。近日方知裕由司道升督抚已卅年，专用揣摩之法。自拳匪起，乃崇、刚持之甚坚，军机有密信，以义和团神通广大，且各处布置已定，可以放手为之，深宫所以相信，阉人亦有习此者。祸患之状，由来久矣。武库克复，失去军械不少。又数日，东局、南局相继被占，子药炮弹更形支绌矣。

六月初四日，遣眷避至杨柳青，距津卅里，因闻初六日有大战之故。荣仍日进幕内帮公。每夜枪声不绝，不能安眠。初五日午后，敌炮直击督署，荣书房前院堕二弹，打死马两匹，头门受炮尤多，勇死五名，惨不忍睹。荣避裕帅签押房。

十日，饭后，炮从东院下来，荣刚走至天井，而后院之墙两屋洞穿；及走至夹弄，连来二炮，均从头上飞过，危险万状，亦因此知不应死者，炮亦无能为力。自此起，每日午未之间，督署及城内各衙门无不受炮，或死人，或一无所害。绅士来请停战议和，裕帅一概拒绝。

十三日，李镇台大川阵亡，打仗最勇，惜哉！

十四日，聂军门士成身受六枪而亡，其勇不肯出力，因营官不发饷两月矣。聂公号令不从，故拼一死耳。

十七日，巳刻，陈家沟发地雷二枚，卅里外屋瓦皆震，黑烟蔽天，血肉交飞，敌人无损，百姓死者甚多。皆奸细为之耳。

十八日，黎明，津郡陷。裕帅于五点钟乘骑北走，荣在寓七点钟方知，挈一仆往西沽追去，已望尘弗及。乃搭轮至杨柳青，是处已纷纷逃窜，溃军拳匪虎视眈眈，遂挈家至胜芳镇，距津九十里。数日间，裕帅退守北仓，正欲往从，而北仓失守，又走杨村之信已传到。又数日，而裕帅殉节之信又至。

七月廿日，闻京师不守，荣度胜芳万不能居，乃与徐、陈、刘、宋诸君结伴至沧州暂住。

又陆凤石侍郎时任工侍，尚未入阁。致顾缉庭方伯书：弟眷口六月仓皇移住保定，幸而无恙。七月十七日，前三门紧闭，外城消息不通。廿一日，乘舆西狩，时未黎明，只有车六辆、马数匹耳，余俱步行。弟复壁藏身一昼夜。廿二巳刻，忽有外城馆中长班进平则门来云：门无守者，并可通车。遂即刻登车，呼吸之间午后洋人即把门，一物未带，只短衫裤两身，银数十两耳。出城一马被掠，转辗于流匪拳会之中。至晚抵黄村，宿一破店，逐节危险。八日始达保定，家人相见，悲喜交集。在保晤荣相及崇文师。翼日而文师缢于行馆。荣相西行，告以衣资两罄，势不能西，保定十室九空，势难安居，乃稍稍借款，八月十一日挈眷而南。十八日到德州，适奉谕旨，内廷诸臣悉召赴行在。遂竭力张罗，定赴行在。

又顾康民侍郎寄其兄缉庭书："上月廿一日京城不守，弟同蟾亭诸君步行避至昌平，暂住半月。月之初十日，随同庆邸回京，在舒春舫处借住。家眷在通，音信毫无，到京后始觅得护照，遣人往看，知通州居民死已过半，我家与李府幸承日本援救，搬至日本界内先在俄界，杀掠甚惨，居民一空，每日由日本官发给米吃，得免于死，衣物抢掠一空。连李府共四十余人，仅住房屋三间，身上均只单衣，形容憔悴，无异羁囚。拟切托日本兵官护救来京，数日之间，当可办到。东单牌楼一带归俄管辖，现仍不靖。家眷到京，尚须借住他处，一俟海道能通，即送令南归，再作计议。惟是到京以后，衣食一无所有，此次由昌平回京途中又复被劫，仅保性命。现在天气已寒，大小八口，势成冻饿。京中亲友大半逃亡，存者亦自顾不暇无可挪移，务乞吾哥速备二百金，转商日本小田郎领事，汇交驻京统领柴君转交弟手"各等语。

此皆得诸亲友函述大略。至当时在京殉难者颇不乏人，旗员及妇女尤多，甚至阖门殉节，迭见邸抄奏报旌恤，不赘叙。

# 庚子纪事长札

赵声伯

**编者按**：此信写于庚子九月二十七日，叙述庚子夏秋之间，作者往返保定、北京两地时沿途见闻。其中叙述京畿一带变乱情形甚详。信后附有肖方骏等数人之说明及补充，亦可窥见义和团活动的情况。此信选自《中和》月刊二卷一期，1941 年 1 月 1 日出版。



适庵姻台足下，前日忽奉惠札，知出险之后，于七月初旬安抵镇江，不觉欣慰至于雀跃不已。

五月十八日在敝馆别后，连日与芝公摒挡事件，探询消息，竟未得再至贵寓一谈。嗣奉手札，知已雇定车辆启行，方谓可以至津遵海而南，不料事变已亟，竟至冒险如此，至今思之，令人心悸。

京师自此日乱一日，数日内城内外遍地设坛。每日数次出队，搜杀教民，始毁教堂，凡洋货店照相馆之类，悉付一炬。至二十日（巳刻至夜始息），匪徒焚烧屈臣氏西药房暨荣升照相馆，同时举火。是日西南风大作，大栅栏煤市桥、观音寺、珠宝市、廊房胡同等处并皆延烧，并及西河沿正阳门楼。于是前门外精华荟萃之区，悉成灰烬。匪等势焰益张，连日攻扑交民巷。虽少被洋兵击毙，而势不少减。当轴诸公如端、庄二邸，澜公、刚、启、徐、赵诸公，更推波助澜，鼓舞而倚重之，一若真可以立时尽灭白种者。

先是芝公本因扰攘已亟，欲将眷属送至上海。十九日，公闻事有转机，以炸子桥宅逼近匪墟，乃将家眷搬至敝馆暂避，不料忽遭二十日之警。是日都城迁徙出城者，车声络绎不绝；银钱钞票，登时不行，人心大震。又刚毅前于十一日奉命往涿州遣抚义和团众，适于是日回京请安，而外国使馆又有照会，略有四条，内有索祸首，代管外城地面诸条款。朝廷乃召见三品以上大臣议之，端、刚、徐诸人力主拳匪，余众和之；枢臣惟王相、王贝勒、惟庆邸，大臣中惟立山及译署许、袁诸人，谓外衅不可轻开而已。余则众口一词，或默无一语。徐桐维时又有剿除异类一疏，于是朝局大变，乱已成矣。

二十日晚间，即探得此信，乃与芝公彼此商议，以出京暂避为是，连夜雇定车辆，黎明启行，午后至通州登舟（本系先日雇定）。原意本欲至天津将家眷送上海安顿，芝公与骏则偕仲宣家叔同在天津观变，尚不知津门先已肇乱也。通州一带，其时已被匪徒焚毁甚烈，沿河时见被杀浮尸顺流而下。及二十九日至河西务，则略闻前途有洋兵被匪徒兵勇围住开仗。次日午间至蔡村，警信愈甚，暂泊。嗣探报可至杨村，复行。及抵村下碇，探报皆谓不能前进。其时河中泊舟数百号，匪众持刀挨舟搜查，惟有家眷船只尚不入舟而已。盖其时有胡芸楣侍郎家眷同行，匪徒欲得而甘心，故有此举。不知胡已得信掉舟而上，间道他往，幸不及难也。骏等既知津门万不能至，乃转舵而上，计无可之，返至河西务。探得由此至保府，路尚可行，乃舍舟登陆。沿途所见红巾持刀之徒，往来不绝。惟过焚烧之处，迂道数里，相避而行。

六月初三日，安抵保定省城。先于途间已闻有明旨宣战，至保觅得邸抄，始知塘沽炮台已被洋兵占据，津门官军果已与敌开战矣。保府先尚未有拳匪，即有亦尚畏官府，不敢明目张胆杀人放火。迨至宣战以后，明指匪为义民，始不可制。于是匪势一如京城，一日数惊，惟官府尚能将匪稍稍笼络。城内教堂由官拆毁，未至放火，然杀人如故。其城外教堂洋人，则较京师焚杀尤酷。拳匪又逼官军会合攻杀教民聚集之各村庄，各城门皆由匪众把守。而京师警闻迭至，谣言数起；山西路已不通；山东拳匪势虽不张，然路劫时闻；惟河南一道，较为安静，芝公遂欲送眷往豫。其时京师避难各官眷，多至保府起道

南行。车价百金一辆，尚不可得，只好暂住。然骏与芝公本意皆不过欲在近处观变，故未告假。而芝公更有试差一层可望，更不便告假。当时已微闻京官有过堂之举，当与芝公单车返京，偕领饷委员同行。十七日自保府启行，二十一日至长新店，遇黄可霁，知天津已失，云銮舆即日西幸。进退维谷，暂住其地，发急足入城往探，知西幸之说已止不行。次日乃入城，而翰林院即于是日过堂，内阁六部亦次弟举行，尚未误事，亦云幸矣。

回京之后，略闻五月二十一日之事。盖自二十日召见王公大臣后，连日复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数次。然其时内计已决，无论无敢言者，即言亦徒取祸而已。二十三日，端邸至总署，约各国使臣会晤，各使皆以匪焰方炽，不欲前来。德使克林德不从，独乘舆而行，至途与武卫军兵相遇，兵众开枪，毙之舆中。二十四日，适塘沽炮台被占，奏至，然奏中明叙炮台被占，却云击沉敌船两艘，又称黑夜看不分明，而谕旨即称为获胜。又以敌人无端肇衅，占我炮台，为衅自彼开，借为宣战题目，掩耳盗钟，殊不自觉。是日命许侍郎景澄传旨董福祥督兵围攻交民巷。禁城之侧，雷轰霆击，火弹横飞，遂成亘古以来未有之变。

是时城内外教堂已焚毁净尽，唯西什库以逼近西苑，尚未遭焚，而教士率城厢教民避居其中甚众，至是亦一律围攻。于是宫城左右，悉为战场。洋兵教民紧守使馆一带各要害街口，并分兵占据城上数段。每于夜间开仗，炮声彻旦不休。然其时拳匪已知不能闭枪炮火门，凡攻使馆多不上前，独董军围攻而已。其攻西什库则武卫军虎神营八旗兵丁远远开炮轰击。拳匪殊不耐战，缘所持军器不过刀矛，教民等所持皆快枪，又殊死战。所谓大师兄、二师兄者，日见有伤亡，故不敢争先竞进也。拳匪至是其技已穷，当轴者殊不悟，内外城门皆令之把守，端、澜等并带匪在紫禁城内各等处搜查奸细。宫城诸门匪等掉臂游行，出入无禁。武卫等军则分扎内外，日以抢掠为事，大如孙寿州、曾袭侯皆被劫掠一空，其余官民之家不可悉数。然多在内城东边一带，城外西南一隅较为安静。嗣经明旨捕拿数人正法，稍稍敛迹。

二十八日，验看月官，改在吏部行事，堂官只陈桂生侍郎一人到

署。事毕出署，在棋盘街遇甘军指为奸细，先枪毙其顶马一人，将侍郎自车抓出，欲行杀害，为拳匪力救得免。是日开仗正急，月官被枪炮者死二人，伤数人。此后各衙门、兵部则甘军驻扎，礼部则拳匪驻扎，刑部则拳匪把守监狱，户部则拳匪保护银库，翰林院则被攻毁为平地。东一带衙门皆将堂司各印存于内阁，办公则假禁城内朝房等处。百官入朝进署，悉进西长安门。炮弹临及宫城内外，有中书顾君在午门前被弹打入腿部。一切公事非题奏要件，皆停阁不办矣。

拳匪既不敢攻打使馆，则以搜查奸细捕杀教民为名，于官员则指黄学士思永为二毛子，捉拿入狱。又指立尚书山为接济西什库教堂，逼勒上坛升表，称其形色仓皇，又称乩神降笔，指为奉教，亦交刑部，将其宅焚劫一空。最酷者则将副都统庆恒全家戕害（又阿克达春及京营参将王夑被戕）。于民间则指称教民，勒令捐助银米，不遂即焚杀从事。又其后则有乡间捉拿多人，指为白莲教，解交庄邸，不问情罪，绑赴市曹正法。凡三次共杀一百余人。至是众皆知其乱无底止，而当局者执迷不省如故。更有贪利无耻希荣干进者流，日至端、庄二邸，呈递条陈，径或上封事，大抵皆以推尊神拳、歼除洋人为辞。其最骇人听闻者则蒋式芬一奏，请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佞臣头，为通夷者戒云云。其最可笑者，则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其最无耻者则刘家模设坛，自为大师兄之类。凡此之徒，直至洋兵入城，鸟飞兽散，呜吠始已。真可叹也！

自五月二十四日攻打使馆，炮声每夜不绝，然所伤甚微。其附近民房，则攻毁殆尽。董军死者数千，洋兵死伤殊少，而各公使皆无恙。会刘、张诸督抚联名电奏拳匪宜剿，外衅不可开，语极剀切。于是有遣送教士，保护商务之谕。而同时并发书与英、美、俄、日，其词极哀。然其时政令不一，交民巷并未停攻。六月八日，九门昼闭，穷日夜之力，诸军更番并进，巨炮如连珠不绝。自是董军锐气亦尽，然终未解围，亦不令他军助攻。十八日，天津失守，朝端大震，圣驾拟即日西幸。嗣因马玉崐在北仓获一胜仗，幸得扎驻，荣相又极力谏阻，遂止。此后交民巷攻击稍缓，西什库则如故。启尚书秀保荐五台山僧道法精深，可胜攻打西什库之任，于是远道迎至，端王、澜公皆

郊迎跪拜；至邸试有小验，遂惊以为神。该僧索端邸坐骑，横刀立马，为关壮缪之形状而往。其时拳匪久惮西什库教民枪炮，每逢助攻，呐喊作势而已，至此尽以为得有仙师之助，猛力向前。教堂中殊诧异之，疑果神，始放一排枪，轰毙二十余人。该僧怒焉而进，再一排枪，人马俱毙。刚相亦尝亲自督攻，红帕蒙首，亦作拳匪装束，立马阵后，陡闻炮声，几至坠马，为众扶掖而归。大凡诸人丑态多类此。

二十三四【日】以万寿节，进攻稍缓，然城中炮声，仍时时有之。先此数日，董军获一交民巷中购物教民，送至荣相处，荣相讯问使馆中形状，释之令归，借通情意。得报遣一译署章京往候各使臣，皆谓贵国所谓保护使人乃如此。荣相奏其情形，意借此转圜。于是以上命馈送西瓜、肉、蔬等件。交民巷自此无战事。万寿节后，芝公仍回保府照料眷属，骏以尚未过堂，遂留京师，寓芝公宅中。

七月初三日，忽将侍郎许景澄、太常卿袁昶弃市。至其罪状，则通敌。次日始有明发谕旨，然心存离间等语，殊不见有可死之罪也。惟闻当宣战日，命许传旨攻打交民巷，上揽其褂不令行，许泣下，上亦泣，其死机肇于此。袁尝于总署座中言，此次召衅，非干大臣之过，皆王贝勒之过也，袁盖以言语取杀身之祸也。李秉衡于初一日到京请安，即召见，垂询机宜，李始颇以拳匪为不然。及袁、许见杀，顿易其词，谓团民宜分别真伪，于是命帮办武卫军务节制前敌诸军。十一日，李遂至通州，督张春发、陈泽霖诸军前进。张、陈两军皆甫经成军，并未操练，而陈尤不知兵。张至蔡村一战而败，陈则不战而溃。其时洋兵分军越北仓而进，未几北仓亦不守，裕帅自尽于马上。宋、马诸军皆退守保定，洋兵长驱而进。至十三日，始授合肥为全权大臣，然无“便宜行事”字样，合肥电辞。十七日始有“便宜行事”之命，然无及矣。

十六日，仓猝间前敌败信至。闻圣驾于次日黎明启銮，惟西幸陕南，幸豫尚未定。败兵满城中，登时大乱。乱兵纷纷劫掠车马，京官车马一时俱空。骏在旭庵处闻信，乃寻艾公商议行止，自此日即留艾老寓所。次日黎明，闻车驾已发，随扈军机章京有先至前途以待者。是日内外城门皆闭，音信不通。至午后喧传徐侍郎承煜启宣武门出斩

尚书徐用仪、立山，阁学联元三人于市，其罪亦不分明。闻五月间召见诸王大臣等时，立山坚称兵饷甚绌，不可开衅；又云民心神道不可凭等语。联元有宜分别办理之奏。其时即有宝石顶立御座侧者，叱云联元可杀。至是遂悉杀之。于是总署汉堂官惟吴廷棻先奉差出京，侥幸得免，余悉被祸矣！直至十八日始，乘舆实尚未行。九门犹昼闭，外城惟彰义门启门放出入。是日闻李鉴帅在通州自尽，敌氛已逼都城矣。

骏于十九日回炸子桥寓所，黄昏时雷雨大作，陡闻东北一带炮声陡起，如联珠开发，大炮震惊之声，与雷声相乱，屋瓦窗扉皆动摇，夜分稍疏。至晓复起，辨其声似在东南，心知不好，适于是日入直，往叩宣武门不得入，乃不回寓，径至艾公处。至午间闻炮声愈急，有一童子自西而东，大声呼唤云：洋兵已至天桥，拳匪追至菜市口杀之。日晡时接续大炮二十余声，如天崩地裂，盖洋兵已〔沿〕沙锅、永定两门而入，分扑正阳、崇文两门，未陷，日已暮，据天坛、先农坛扎营。时传者皆谓系马安良自甘肃带来回兵，盖徒见印度兵缠头，有类甘肃边外缠回装束。盖人人皆存侥幸之心，以自相愚惑，故皆信以为实。

二十日黎明，力攻正阳门，破扉而入，直攻大清门，以至午门诸门洞启。有礼部司员会衔自部被乱兵逐出，径入内至景运门，见军机大臣方入直，始告知其状，乃【相】顾失色，群奔后门，则慈宁与上已出宫登车。慈宁携大阿哥坐一车，庆邸跨辕（庆王行至怀来，奉命回京)，后妃同一车，微服出城，衣装皆不及携带。是日行七十里至贯市。刚、王、赵三军机及诸王贝勒数人、庶寮皆不及随行也。洋兵既入内城，诸军齐奔后门，敌追至肆力轰击，兵勇拳匪死者数万，尸与甬道相平。神武门大街店铺居民房屋尽为平地，无辜被难者不计其数。二十二日宣武门始破。闻先于十八日，日本兵用宋军旗帜号衣呼齐化门而入，入即登城立帜，而城内外晏然不知，殊可怪也。

洋兵入城以后，即分兵划分地界，派兵入人家搜查军器，翻箱倒箧，遇银钱、时辰表及贵重之物皆攫之而去。德兵后至，所分地界骚扰殊甚，有搬取一空者，又捉人充当苦工，不分官民，一律捉拿，稍不如意，鞭挞流血。其在德界内者，多移至美界。美界内则自中秋后

即不入人家，市肆渐渐开张，居民避出者，稍稍归城，近来不觉其有兵象矣。城内则日本界内最为安谧。此次共八国之兵，其分地界尚未能清晰。惟外城自永定门以北至西珠市口抵彰义门皆归美界；崇文门以西，沙锅门骡马市大街以北均归德界；城内东西四牌楼以北均归日本。其俄国所占地界，俄兵撤退，皆德人所占。英国则自东珠市口南至永定【门】东至沙锅【门】东南一隅；城内尚有一段，不能悉知也。骏寄居艾老处，在达子营，地属美界，幸未遭荼毒。同乡中回南者，仅聂揖臣、毛实君，余则临时避出者，除行踪稍远者，余悉回京，均住于美界内。大概近京官宅子迁徙纷纷，济急会中拟查明登报。江西单已送去，将来可取阅也。

至和议一节，李相于闰月十八日到京，已数与各国公使会晤，然国数太多，众议不一，至今尚无头绪。余国尚可，惟德国本系挟忿而来，君相又皆喜事，殊不易说话。合肥宗旨阴约俄国为外援，故此次俄兵先退，闻东三省所占地方，均已让出。英、美、日则皆归重商务，皆有联和之意。然众人之事，一人梗阻，即有窒碍，殊不易易也。

京师市面情形自烧炉房后，地方大坏。又洋兵入城，匪徒乘机抢劫，店铺一空。城内外典当二百余家，只存三家未动。米价至每包九两，他物称是。城内所遭更甚，拳匪所毁，官军所击，洋兵所焚，遍地瓦砾，不堪入目，其地则不能悉数。王府惟庆、睿、恭三邸未动，端王府被焚，余府及大第宅多被占据。惟大内归日本保护，丝毫未遭毁坏。各衙门惟户部被焚，余皆占据。其文书案卷悉于东长安门内付之一炬，日日焚烧，至今尚未已也。其外州县则良乡、通州被祸最惨。

保定省城，各国皆无意占据，德人执意前往，英、美、日等国乃牵率同行。庆邸命司道各官以礼迎迓，初到尚未大扰，后有教民控告藩司廷雍酷虐教士等情，乃取而杀之，并及武员一人。闻尚有向太原进兵之意，难未已也。

外国前索首祸甚急，其人名则不能悉，其所注意者端、庄二王，刚、赵两枢臣，毓贤、董福祥等。前虽有旨，端、庄等分别处置，然予谴甚轻，殊不能满意。庆王、李相复奏后，尚未闻后命如何。车驾

则闰八月初八日自太原启銮前往长安，百官赴行在者寥寥，惟乱时避在外者闻信奔赴，此刻大约已略集矣。前数日已放各省学差，芝公得贵州，余多系在行在，想外间已知之矣，不叙述也。

骏自保定回京时，仅携夏衣数件，衣箱皆存同乡毛葆卿（实君胞叔）处，今已不堪设想矣。在京之物，惟书籍未动，余物所失亦多。现在陈润翁在沪办济急救急等会，京官回南者，同乡中不过四五人，骏则以艰险备尝，不欲舍之而去。至赴行在一层，则难处甚多，亦不愿也，只好在京住守，以待和议之成而已。至用度一节，承陈润老接济数十金，同乡中公款，刘、张、袁三督抚公款，皆得分润少许支持，今年尚觉可以无虑。芝公前自京回保定，即于七月十一日送眷属至汴梁，而身自回京，半道得京中消息，亦即南辕赴汴，随即赴行在。仲宣家叔在津遭乱后，久不得其消息，今始闻其于六月十三日始出险登轮至沪，闻其艰险百倍于在京者，然亦幸矣！

京师自乱后音信不通，今赖有济急会南来之便，得以附信，故详细叙述，以备登览。鹤来处竟不能再书，此信到后，务恳阅过，即送一观，如能自行一次更好。缘内中情形，恐未至京者不能悉解，能为一烦详述解说更好。尊事时刻在意，子彬住居德界，不知已迁避否？一俟平静，当往与之晤谈，即再飞告，断不敢遗误，千祈放心。余不缕，此请升安并颂潭福百益。弟骏顿首。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自有清末叶，始而甲午辽东之败，继而庚子城下之盟，一蹶遂不可复振。推原其故，庚子拳乱由于戊戌变政之操切，戊戌政变由于甲午战败之激成，其积弱之源实肇端于甲午之役。

甲午一役，不计实害，徒务虚名，不能战而言战，胥在廷谋之失算。任其咎者，不在临敌之将帅，而在秉政之枢臣。当时政府主战最力者为翁常熟。翁之主战，非有愤于强邻之逼，思以战谋自存也；徒以乃兄抚皖，发逆时因失守城池，皖人攻之，致获重谴，遂因此视皖人为仇，而于合肥相国为尤甚。甲午事起，翁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败则可借此以倾合肥，故置国事之利害不问，力主战局以修夙怨。夫谋人家国，不度德量力，出以审慎，而但恃血气以致偾事者，尚难逃于清议，而况明知丧师辱国，而仍借此以阴售其报复之计

者乎？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翁实为第一罪人。甲午以后此其故，夫人而知之。

然人第知持战之柄者为翁，而不知为翁主谋者更为南通之张季直也。据予所闻，张曾佐淮军统领吴长庆戎幕，吴故后存有余帑十余万两，张欲报销朋分，格于吴夫人不果行，吴部各将领以吴夫人尚明大义，顾张乃吴夫人之不若，遂群薄其为人，更无礼而聘者。张以不齿于各将领，乃视淮军如仇，每思乘隙报之。适翁以修怨合肥主战，张恃为翁所重，又为其同乡，乃迎合常熟力为主谋，助其成以泄其愤。衡以春秋诛心之律，其罪厥与常熟维均。顾内容秘密，故为清议所不及。

顷读越千友生示绳伯先生长札，详述拳匪时事，不禁感触及之。因思翁与张一时之诛殛虽免，千秋之舆论宜彰，我辈论世衡人，义不当忽，因附记札后。愿读此札者，知中国今日之不可收拾，翁张不能逃其罪，勿徒太息痛恨端、庄、刚、赵诸人也。志青。

庚子之乱，为清代亡国之最大原因，与戊戌变政实有因果关系。拳匪发难，立时扑灭，固甚易易。乃西后以戊戌变政，深嫉德宗，主张废立，外人啧有烦言。张文襄、刘忠诚亦以关系各国视听，联电力阻废立，事未能实现。西后益迁怒外人，苦无力抵抗，适漪、刚等以拳匪神术能御枪炮进，西后乃利用之，酿成奇祸。赔款之巨，空前绝后，因以大失人心。辛亥一役，不崇朝而土崩瓦解。清祚之斩，非无故也。近阅越千君所藏绳伯先生手札，述北京当年情形甚详。故国沧桑，不无离黍之感。追原祸始，西后之罪岂能末减？聊志数语，以供异日史乘之资料焉！甲戌仲秋铁岭高友唐识。

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余在京目睹其事。时余正充正蓝旗官学汉教习，地址在东城新开路，学中即为拳匪盘据，一举一动，皆得其真。攻东交民巷时，每早学院中皆落无数子弹，非用棉被遮窗，不能睡觉。而每日夜拳匪搜杀二毛子，均在院内，臭气熏人，其苦可知矣！

当日曾有日记，录事颇详，惜于役湘中此稿堕入洞庭湖水内，后

坐不动，略伸一手曰："起，免礼。"所谓圣母者，侯家后土妓也。王少沂闻而欷歔。其他奇形诡状，璞完云有记载。今璞完已为古人，遗墨星散，倘与此札并存，一详于京，一详与津，皆有裨旧闻也。志青推本乱原，归咎翁张，为诛心之论。嗟夫，自古殃民误国者，孰非起于一念之私，可胜叹哉。龙友同年所记，悉其当时目睹，妖由人兴，信夫。越千先生出示此卷，为志获观之岁月云。丙子立秋后二日铜山张伯英挥汗书。

违言母子能招乱，互保东南亦虑孤。新旧人材无一可，杜鹃血泪襟模胡。题奉越千学兄正之，雪桥杨钟羲。

千言书寄谁为写，满纸凄风苦雨声。我亦当年居大学，危辞触忌遂南行。（札字纤秀疑出女子手写，正误处似声伯笔也。庚子之乱，余读书京师大学堂，季考以义和团剿抚议命题，切言乱民害国应亟剿，榜发列前茅。同学旗人某以语团将不利于余，得讯遂南归。）被难师门痛许刘，丹心碧血各千秋。冷摊收得三忠札，雪夜间看涕泗流。去冬获许、袁、联三公手札，装池成册，洒泪跋之。越千仁兄属题，赋此志慨。丁丑初夏退如周肇祥。

南丰赵声伯书札所记庚子拳乱事甚悉，南省所流行之《拳匪纪事》、《拳匪纪略》诸书莫能及之。惟于宫闱王公笃信之故，未为掀露。而五月初一日拆火车铁轨；初三日戕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两宫西幸，先推堕珍妃于井，诸大端未为记录，则闻见偶有所弗及也。中庸有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世人目拳匪为妖孽。夫拳匪特愚民与教民相仇，政府不能亭平，始铤而走险耳！岂足以言妖孽。彼王公贝勒宰执卿贰，横刀跳踯，杀人如麻，政教法令前朝要信，一皆抛弃，卒至欧美各国，衷兵捆挞，喋血京师，其为妖孽果何如也。辛丑以后至宣统辛亥十年中，亦如人弥留之际，口冷舌寒，支体如冰，其实亡已久矣！邦人君子，其毋再为妖孽哉。戊寅九秋冯恕。

今日沧桑，昔年梦幻，一齐趋到毫端。慨虫沙浩劫，欲避也应

此辈为事。十一月某日，有石某之宅为西兵围困，五经其地，愤与之斗，手杀数十人，继以中弹过多，遂被执。西人以为义和团之余党也，枪杀之，弃其尸，而不知其为五也。时刘铁云设平粜局于东华门外，附设一瘗埋局，专掩埋无主尸骸，以沉愚溪主其事。明年正月，乃收五尸葬之，且树碣志其地，今无人知其处矣。愚溪尝语人曰："五死累月，天寒尸未腐，嚼齿怒视，目光炯炯如生，犹可想见当时愤斗之状"云。

义和团中女子名曰红灯照，亦有能娴技击术，故尔倾动一时。有翠云娘者，不知其姓氏，山左产，年十七八，风貌殊可人，双趺纤小，而腾跃上下可丈许。幼业卖解，随父流转江湖，行踪几遍南北，意气骄甚，谓所见男子无可当意者，自矢终身不嫁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为人所诬陷，被拘入捕房，女随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严，禁华人不许有所陈，遂被囚，不胜其苦，罚锾乃得释。女愤然曰："吾国官吏，往往冤诬人，吾每窃窃不能平，然尚容人辩诉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之意，无何。义和团起，女喜劝父往投之，得隶某大师兄麾下，甚见信任，位次颇崇，锡以翠云娘名号，书之旗帜，所至恒揭以行。女自是装束顿易，周身绫锦，衣履一碧，面貌益艳丽，见者辄疑洛水神姝。女日见团中无纪律，行事有类盗贼，颇忧之，然大势所趋，独力亦莫能挽救。寻联军长驱入京师，团众逃无踪。女愤甚，激励其部下，人人咸愿效死，遂与某国兵巷战竟日，西兵死伤者颇多，女部下人亦伤亡略尽，乃耸身登屋逸去。后团中领佐大半为西兵响导，或为仆役，且借西兵之势，劫夺戕杀，无恶不为。女慨然曰："吾误与此辈共事，事胡能成。然此耻不可不一湔也。"乃密约会饮于某处。众素倾慕女，是日到者綦多，女遂宣言曰："吾向谓若辈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国亡，皆若辈之罪。吾谨以若辈谢天下。"划然出长剑骈戮之，遂去不知所终。

# 骨董琐记（选录）

邓之诚

**编者按：**邓之诚（1887—1956），字文如，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久任北京各大学教授。他从前人别集及笔记中搜罗有关考释古物、记述史事的材料辑成《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骨董三记》，1955 年合为《骨董琐记全编》，由三联书店出版。今选录帝国主义破坏我国文物一条。

## 庚子所失法物图书

近人《簷簃丛记》载庚子所失宫庙法物、馆阁图书。据鹿传霖折奏：翰林院失去《永乐大典》六百另七本，其他经史载籍四万六千余本。又据内务府折奏：宫内失去秘籍《长白龙兴记念》四册，《历圣图像》四轴，《历圣翰墨真迹》三十一册，《玉牒》草稿七十六册，《穆宗实录》七十四册，今上起居注四十五册，今上御翰八册，慈禧太后御笔今上御容一帧，《丙夜乙览》一百三十五册，满洲碑碣六册，历朝帝王后妃图像百十二轴。又《宁寿鉴古》十八册，《皇华一览》四册，《发逆歼灭实录》四十八册。古籍若宋板《后汉书》，《六一居士大全集》，宋方宾《皇宋会编》，宋皇伦《尚书精义》，宋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宋张昭远《后唐列传》，宋邓洵武《神宗正史》，

绝命词，末二语云："吾家旧忠宪，池草有芳馨。"云命尽今日。佣书何某在寓吊之，余曰："完大节庆也，何吊？"为将诀矣。仆报曰：两宫及大阿哥出阜城门久矣。余曰："小臣无金革战阵及守土之职，而独殉国都，非义君为社稷亡，亦亡义也。吾职在辅导，当从戒车马。"诘旦行，妇女从之，壬林偕。将发，行路者告曰：洋兵至北衖，公不可行。因解行囊俱下车，以待死。忽有人云：非洋兵也，乃西洋回兵来，公不可不行。乃驱之。实则洋兵在北衖，余行宁衖也。王桐冈、王六庄送之出城，路只吾两车也。居人观者塞门，佥曰：此时尚载妇女行李出耶！至城下，余尚周旋，桐冈等人曰："城将闭矣。"视门半扇掩，短禅衣、携老幼出城者麇集。余乃驱车出，回视城闭矣。行数里回望，谯楼火起矣。夹车而持枪者多京兵，外兵间有之，从者股栗。至海淀街，前横尸皆武威军也，或劫虏为土人所戕。然商市一空，拾其余烬者接踵。又前，则劫夺者在目矣。仆数以告余曰：暂避之。劫者进，余亦进；劫者止，余亦止，如是数里许。御者沈禄曰：此去仆戚里唐家岭才数里，当止此。然各村闾立者皆露刃发机，似不容车马过者，余亦恐。见数壮者持械来，余更恐。沈仆与之言，乃唐家岭人。余烦其护送，许以厚资，应之。竟至其村，曹氏沈戚也出迎，为食饮居处，稍安。次晨，欲西行，主人投吾辖矣，曰：遍野强虏，将焉之？余瞠然。顷焉，闻快枪声，则相惊，曰：逃兵来，逃兵来。妇女从避禾田中；男子或备而拒之，或沮而止之。旋去。一日数惊，所携出衣物不知所藏，如是者月余。闻群匪在昌平南者聚数千乘为垒，洋人击而夺之，鸟兽散。

是时，京师略定，仆辈收盗余旧物载至岭。于是留京仆陈升出，乃携家而西，居停曹永海率其党送之昌平还。然是党则胠箧之流也。在岭尝夜闻车声粼粼，其人则结伍出戈鋋相拨，少顷归，讙然若重有获者，尝惊而疑焉。去后数日，曹姊家携重资投之，若等乃戕其翁姑与夫，而攫其金数千。后讼之宛平没曹家财云。噫，危哉！

自到昌平见观察英凤冈并徐牧，告曰：翠华将返，此间安堵，眷可留。乃寄于闪厚卿之别业。英给我路照一通，与李壬林等西发，所过营县以二甲士护送，且有馈裘金者。然所止逆旅，皆壁立阒无人，麦饭豆粥不易得，曰：昨日寇始去，釜甑尘矣。如是以为常。间关至

长安无恙。路人讹传曰死矣，耗至汉南，官绅设位龙王祠，雷雨畛为祝文祭，才数日而余至行阙。慈圣召对时，悲咽不能语。恩礼如旧，岁暮得赏宫缎。闻信，遽诣行宫谢。出复访数友，乃得寒疾，经湖北医某一药大误，不能言二日，奄奄一息，备衣冠将殓矣。吾友陈亦渔门人夏午彝，力邀闽令过秦者何淮浦鼎来诊，慷慨与诸医讼。又经贻蔼人王泽寰偕陈、夏及王桐生、李壬林露祷于庭，三阄皆得何方，煮药送入喉而生。是时，昼夜在梦中，见俗所称五百罗汉者遍拜之，拜已苏矣。

先是李姬七女在昌平，王媪陈仆从。余假不相识之刘君纪堂金五十，留十金以为家，王桐冈等稍资之，闪厚卿夫妇与其家人相待逾骨肉。不数日，洋兵忽至昌，厚卿匿之后圃，又偕之入山，仓卒幸不及于难。一日，还昌居，洋兵忽入厅，若母女急走后户，过洋兵旁，彼未暇顾，得出。其险也若此，至今思之辄心悸。

比冬，亟欲回京，冒险至王少宰家。甫去一日，洋兵躏昌平矣。腊中，忽有盗多人黄昏入王寓，妇女从僻处避之，盗至其旁竟不见，此又一险也。

比春，余闻兄之丧，乞身归里，又有数险焉。将至宣化数十里，栖旅舍。一军夜惊，余不闻也。及晓比屋皆弁兵，而总戎在邻院。余欲见之，彼来，乃何镇象堃也。告云："洋兵多至宣，寻仇于官，故带甲至此。去此三十里当遇洋队，慎行哉。"余仍随众车一骡轿三骑疾走，遇潢潦，马欲饮，饮毕旋轴，正当洋兵之冲。余曰：驱驱。数其骑十六，顾我车过之，若衔枚者。寻至轿之左叱其人下，攫金钱去；围三骑，皆下之，掳骑去。三人步行相告。按营卒语，盖总戎奔避而惶恐者，即此十六人也。又行近叉口，相传卡此者洋兵也，若虎口不得脱，仓皇无计。忽报云，前有数车，华人赁于洋者，尾之络绎入居庸矣。未几至贯市李家止一宿。发贻蔼人所寄陈筱石京兆书，未还，而洋兵将至，李所谋供张急，余遂发车入地安门。途接京兆函，谓发卫卒迎我于贯市，未值。京兆惊曰："何孤行至此。"余不为意，盖险境有甚于此百倍者矣。无何携眷抵芦镇，渐就坦夷云。

余与眷属出入于虎狼狐蜮之区，逃奔于魑魅獝狂之穴，殆百死而一生，而祸卒不及且不危于惊且辱者，此其故盖不得而知。谓有神鬼

# 梦蕉亭杂记（选录）

陈夔龙

**编者按：**本书2册2卷，1925年刻本。原署“庸庵居士”，即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筑人，开州籍。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庚子年（1900年）夏秋之交任顺天府尹，后派充留京办事大臣，参与襄办和约，实授京尹一年有余。辛丑年（1901年）简任河南布政使，未上任，旋署理漕督。后调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作者正在北京。本书所记庚子、辛丑事10余则，皆为作者亲身经历。

已革端亲王载漪少不读书，刚愎自用。自己亥冬间，其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希冀他日恩宠者。所管虎神营，于神机营外，独树一帜。庚子拳匪乱起，一意提倡之。维时某相国、某上公均授溥儁读，皆笃信拳匪，恃以仇教灭洋。漪遂深信不疑，谓拳可恃。步军统领已革庄亲王载勋，右翼总兵其弟载澜复附和之。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即为义民。旬日之间，乱民集都城不下数万，均首缠红布，手持短刀，杀人放火，昼夜喧嚣，有司不敢过问。

各公使馆由天津调兵入京自卫，苦于兵数无多，仅于东交民巷东西巷口设卡驻兵，与我相持。董福祥一军经调扎正阳门、东安门一带，保护内廷，严饬不准与洋兵冲突。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

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

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当即回署，传见大、宛两县，讵两县均系油滑老吏，不献一策。治中王君系忠厚长者，询之亦不得要领。此事关乎民生市面，又奉特派，讵能任意延宕，空言搪塞。经历邢君进而言曰尹署有事，治中两县经历同见。：“接济四恒，先须筹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且当铺均有殷实股东，闻刚相亦有当铺三处。”始悟刚相切托毋牵累当铺者以此。余谓：“市面如此恐慌，当铺与四恒风马牛不相及，岂可以官势硬借？”邢谓：“四恒局面恢阔，各家当铺均借有四恒之款，此时不过借官面为渠等划拨耳。”余谓：“君言甚善。惟早间奉上面谕，允拨官款佽助，既有官款，何必累及当铺。现与诸君但商此时如何承借，将来如何归还，暨如何分配，如何抵押种种手续耳。自维一介穷京曹，与四恒素少往还，不知该商等内容底细，今奏借官款，勿论内帑，勿论部帑，责任均由顺天府一人担负。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又将奈何？”佥云：“此层可不必顾虑。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均借有四恒银两，必有借券为据，即以借券作抵押品。如奏请一百万官款，即令四恒将各商借券一百万存入府库备抵，岂不切实。”余以为可行。斟酌再四，票商殷实，并有山西老号为根据，当商纵令关闭，架上有货，亦较他商为切实。卒以二者借券为抵。议定，余挑灯自行削草，漏夜缮折。冀早，奏上，奉旨允行，人心为之大定。

查原奏系请官款一百万两：计内帑五十万两，部帑五十万两。内帑五十万，越日即行发出。部款五十万，余请于王文勤公文韶，时官户尚。比时户部为董福祥驻兵，司员星散，部库亦被封锁，无从领取。

而四恒需款甚急，文勤亦无所措手。适遇戎曹旧僚友某君告余曰：“闻君处分四恒事甚好，商民莫不感诵。户部现驻董军，部款未能领出，自系实情。但该部有内库，在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偏。闻之先辈言，庚申文宗幸热河濒行，敕户部提银一百万存入内库。此时当尚存在，何不一查。”翼日入见文勤，备述始末。文勤曰：“微君言，吾亦忘之。”立时传谕所司，开库发款，分交四恒领讫。厥后两宫西幸，洋兵入京，东华门为日兵佐守护。全权入京，百事待理，部库五百万余款，均由某国捆载东去赫德为余言。而全权办事处设立，需款孔亟。余犹密令陶君大均权商日官，将内库剩存五十万两联车运出，以济急用。事后思之，诚为始愿所不及云。

端邸挟贵倚势，盛气凌人，汉大臣中稍有才具者，必遭忌克。当拳匪火烧正阳门，中外衅端已启，朝廷犹不忍毅然决裂，特于五月廿一二三等日，连叫大起，召见王公贝勒军机内阁六部九卿，面询方略。每日两次召见于西苑仪鸾殿东暖阁。两宫背窗北面坐，门由西进，座前设御案一，与门相距咫尺，臣工揭帘入，由御案前经过，均往后跪；案前数尺地，由近支亲王军机重臣环跪，便于参赞密勿。他臣不敢越过。讵是日早起，嘉兴许文肃公景澄进门稍迟，视阁内人数拥挤，无从退后，乃跪于御座旁。军机大臣仁和王文勤公文韶首言外衅万不可开，使馆尤宜保护。端邸当面呵斥，文勤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皇上紧握文肃之手，谓：“尔出使外洋多年，现又在译署当差，必有处置善法。”文肃对如文勤所言，近支王公群相责备，人多言杂，不得要领而退。

迨午后二次叫起，各大臣咸在仪鸾门外朝房伺候，袁忠愍公昶忽谓濂公曰名载濂，端王兄。：“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德使已被戕，倘各使再有伤害，各国岂肯干休。弥天大祸，即在目前。请向端邸切说，不可孟浪。”言时声泪俱下，顿失常度。濂公怫然曰：“此事我不能管，尔可径向端王说话。”未几，两宫叫起，各大臣慑于天威，咫尺不敢进言，但静候上头处分而已。连叫三日大起，仍不得要领而散。从此端邸切恨许、袁二公，杀机即伏于此。七月初三日，两公菜市正命，举国衔哀。

越数日，余谒荣文忠于邸第，商酌弹压地面方略。董福祥排闼直

入，谓文忠曰："此事从何说起，顷间端邸传见，令我添兵攻取使馆，我兵已损伤不少，岂可再调。"言次悻然。文忠漫应之，余料其尚有他事，先辞出。福祥告文忠曰："我看陈府尹很好，不知端邸何以大说渠闲话。"文忠曰："陈府尹与端邸各办各事，如风马牛不相及，闲话从何而来。我见端邸可代为疏通。"越日，文忠入直，两宫发下端邸封奏一件，共参十五人，首李文忠，次王文勤，均请即行正法。余第十五，折中不言余由兵部出身，但言余由总理衙门出身，意余与洋人办过交涉，因以罪余。时文勤甫入直房，文忠即将端折置入匣内，不令文勤阅看。少焉，内奏事太监传旨入见，诸事承旨毕，参折尚存御案上。太后无语，皇上视文忠冀有转圜之策。文忠奏曰："中外决裂如此，全系载漪作成，今日又有封奏，不知载漪愿将祖宗天下闹坏到如何地步方始罢休！"太后矍然曰："我亦不以彼为然，今日封奏著即阁起，勿庸议。"文忠碰头回顾王文勤曰："可速碰头谢恩。"文勤重听，此事全不知底细，尚以为获邀赏赐上方珍件也。迨退入直庐，文忠以原折交其阅视，文勤惊喜交集。

余以署任人员，日在枪炮林中，力顾考成，代人受过，太觉不值，言于文忠，请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文忠初不允奏，嗣以端邸与余有意见，恐蹈危机，因奏饬王培佑回本任。太后谓："陈夔龙署事以来，百废俱举，且经手承办要件甚多，何能听其交卸。"文忠谓："陈夔龙奉办各要件，已有端倪，既有本任人员，似应令其到任历练，俾免旷职。"太后始允，既而曰："陈夔龙办事得力，无端令其交卸，未免面子下不去。"文忠谓："诚如上言，查王培佑现署太仆寺卿，亦系三品大员，可否即令陈夔龙署理。"旨曰"可"。余遂于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两宫西狩，余无守土之责，获免清议，惟有惭汗而已。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逦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

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不伤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

义州李鉴堂督部秉衡以川督奉命巡阅长江。维时拳教相讧，沿江各督抚会电，略谓：内地拳民不可恃，各国战事不可开。洋洋千余言，推督部领衔。朝廷虽不尽从，亦尚未显示决裂也。自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战事已起。某相国、某上公奏保督部知兵，电召来京。时维七月初三，正许、袁两大臣授命之日。督部入景运门，某上公迎之于九卿朝房，余适有他事与马军门玉崐酌商军门奉命驰往天津督战，同在朝房。督部昌言于众曰："前次沿江督抚电奏，我不知情，系张香涛窃用我名领衔，李中堂在广东，亦有电奏。朝廷任用此种人，焉得不误大事。"某上公闻之，趋奉惟谨，亦若督部一到前敌指挥裕如。督部亦沾沾自负，不惮顿翻沿江联衔前议。迨其复请训赴津，夤夜驰往荣文忠公邸第，屏退侍从，密谓文忠曰："洋兵如此利害，战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文忠愕然曰："君早间请训，吾辈一同入见，君谓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必有把握，颇动两宫之听，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督部默然，匆匆辞去。讵甫至杨村，所带部曲半已哗溃，督部亦遂吞金自尽。倘于请训之时，以对文忠之语密陈于两宫之前，未始不可回圣意。比时舍战言和，各使适困馆中，转圜较易为力，条款亦何至如后此之虐，西狩之行更可中

止，国计民生保全甚大。督部不此之务，始以大言欺世，继以一死塞责，毕命疆埸，诚得所矣，而君子不取焉。

余由庚子五月十七日署顺天府尹，七月十二日卸任，为时不及两月，承办要件极多，而奉旨督办京津一带转运事宜，尤为重要。时以衅端已启，成败未定，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而备缓急。都下风鹤告警，京员眷属纷纷南下，日需车马为数不少。既经出京，一时不能遄回，辇下车马更形缺少。而董福祥、余虎恩所带之兵，到处抢掠，京员自有之车马大半被劫。总以上情形，一时骤办二百辆大车，甚非易事。因思京通十七仓花户约数十家，夙为仓蠹，彼等气魄甚大，每户以少数计，约有大车数十辆，或百辆，若假以词色，令其急公奉上，仍从宽给价，彼既享优价之利，而又得报效之名，宁非所愿。爰令大、宛两县，剀切晓谕，该仓户等均各乐从，不三日间，车辚马萧，辐辏于尹署左近。余为编号，暗以兵法部勒，五车为一起，二百车分为四十起，遇有前敌各军应需车辆，更番转运，限七日为来回。然勿论前途所需如何紧急，必留车三分之一不准拨动，专备内廷临时之用。讵余甫卸任后，本任王君不甚解事，遇有各军需车，尽数支取，而通州一带败兵充斥，掳掠横行，此项车马一去不能复还，三日之间，署为一空。余时犹居署内，偶一出门，只见署之左近空诸所有，不似日前肩摩毂击景象，心窃异之。

讵十五日八钟，军机处苏拉传信，谓赵堂请即刻前去谈话。赵堂即赵尚书舒翘，时以刑尚入直军机兼管顺天府尹事。余疾趋入内，尚书谓余曰："顷间两宫有西行意，问君前办之车马尚存若干?"余谓："前办大车二百辆，因前敌各军转饷孔急，截至十二交卸日止，计发出一百二十辆，留存八十辆，均专案移交后任收讫。顷进内时，目睹府署前后左右并无车马，不知王府尹如何办法，竟尔一辆无存。"尚书愕然，嘱余回署转告本任，从速预备。余回告王君，渠惊惧之下，手足竟无所措，但有涕泣。余亦无可如何。

讵十六日八钟，苏拉又来，谓尚书请我仍到军机处说话。余谓："是否并约现任顺天府尹偕往?"答曰："并不请王府尹。"余心颇不谓然，第不能不往。余谓："昨嘱预备车马一事，已转告王府尹，渠

不先君行矣。”适前敌运输车马遄回数辆，余急乘之，偕妻女出署。许夫人不令余车先行自为前驱，谓：迎面倘遇敌兵，拼作一死，留余身为国家效力。友人胡砚孙观察延，因乱回秦，所寓在黑芝麻胡同，仅派家人看守，当即驱车暂寓胡宅。所见沿途避乱平民万人如蚁，均往西行，鸦雀无声，景象极为凄惨。困处胡宅三日，一无所知，但闻洋员并无恶念，亟觅庆邸议和。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资格最深，与总税司赫德颇有交谊。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与余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维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均在彼处后均升任大学士，苦不知余之住址，闻余尚在京，均各欣然约余速往会商要事。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

诸公述赫德言，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邸宅探寻多次，不如据此联衔具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余谓：“此论良是，但各国指名请庆邸还京，万一两宫不谅，庆邸亦在嫌疑之地。不若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邸来京开议，较为妥善。”佥谓为然。由余拟就奏稿。时圣驾已抵山西大同，庆邸因病留滞怀来行馆，稿虽拟定，无人赍投。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后官福州将军，殉辛亥之难。亦在坐，平时颇以白首冯唐为感。余谓朴君曰：“君欲建功立业，此其时矣，盍冒险一行。”众亦怂恿之，朴遂允。由余另拟上庆邸公函，详述原委，所具奏折，即请庆邸专弁径达行在，守候恩命。折中具衔者八人，昆中堂冈领衔，以次叙列。庆邸接见朴君后，即将原折派弁驰递大同行在。时两宫正启銮幸太原，接到此折件，即命庆邸迅速入京，并未另简他人，但电催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第驾幸太原时，竟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亦可以测上意矣。此八月初三日事也。同日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

初十日庆邸入京，传谕明日午后一时，同在北城广化寺会面，并约赫德同来。庚申恭邸接见洋员，即在此寺。余与诸大臣均到，河山风景，举目悬殊，不禁相对饮泣。款议须俟文忠莅京，始能著手。先商之赫德，转告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菜蔬照常入城，以维生计，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保人格。赫德一一允

飧不给，所寓某寺与府中所设平粜局相近，拟借拨京米二十石备用，俟筹有钱米，即行奉还。”余尚迟徊，尚书谓：“彼等亦君之子民耳，不如给之。”当即缮发谕帖，令其持向局中，与该局委员浃洽，如数拨用。时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该拳民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那有工夫来京作此勾当?”所谓盗亦有道也。翼日谒刚相，手出军机处交片一纸，系交仓场拨米三百石备用，嘱余就中划还。余谓：“将来平粜事竣，于报销册中声叙数语可耳，此时勿庸汲汲拨还也。”

古语有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此言良信。当拳匪肇祸时，崇尚书礼时任步军统领，责司地面，与右翼总兵载公澜臭味差池。载公言之端邸，意欲惎之，而未有间。适四恒歇业，两宫召尚书维持市面；尚书诿之于余，上意颇不怿。端邸以有间可乘，遂谋去公，奉旨开去步军统领，以庄亲王载勋补授。勋固谄事端邸惟谨，而迷信拳教者也。步军统领又名九门提督，即古之执金吾，管理京师地面，权势重要，驺从尤极煊赫。公卸任之次日，以理藩院尚书入直，遇余于东华门，一同下车进内。尚书往昔入直，材官箭手左右侍从约数十人，每过九陌，软尘飞扬十丈，朝野群相艳羡。至是入内，侍者仅仆役二人，与余相似，意颇萧索。顾谓余曰：“今日太不成局面。”余谓：“京师拳民充斥，弹压非易，提督一官，尤难称职，公已轻轻摆脱，岂不甚善。”尚书默然。厥后载勋任事，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靡日无之，卒造成蒙尘之祸。各国公使在京议约，惩办罪魁，载勋首罹其殃，适为尚书替人。犹忆洋兵入城时，以尚书曾任提督，祸几不测；邸第为东城之冠，已为洋兵占据，原存四恒银七十万两，无从索回，只身寓西北城穷巷养疴。余曾往存问，尚书惟有太息。余曰：“当日公若久任提督，则今日罪名恐不属之载勋矣。余方为公贺，公何戚戚为。”

庆邸入京后，各官民避难离京渐次来归，大、宛两县由京西来谒。探知王京兆培佑尚在固安，函约来京，与余同见庆邸。王君贸然曰：“此时北京太不成局面，各国弁兵纷纷占据，幸得邸堂到京，请令各公使速将洋兵全数移扎城外，不得在城内居住。”庆邸无词以对，旋即送客。继谓余曰：“此人太不晓事，如何能作府尹!”即日专折请

传旨知道了。文忠得旨后，即行电发京中，即日接到，知照各国公使，和议遂由此定局。此系庚子十二月杪之事。迨辛丑十一月，余奉命迎銮，在河南彰德行在，获见文忠。文忠为余缕述之，并云："尔等在北京应付各公使，所处极难；我在西安于两宫前，委曲求全，得以了结此事，所处更难。今幸回銮在途，河山如故，然一思去年纵拳诸公铸此大错，其肉岂足食乎！"

和约第二次开议惩办祸首，各公使订期在英馆齐集。该馆屋宇轩敞，并不限定中政府预会人数。维时李文忠公病愈，与庆邸同入坐，随往者仍那相与余及翻译各员，与上次相埒。全权中坐，各使环坐，余与那相坐于全权之后。各使对我情谊，较为联络，礼貌亦较前次恭谨。英使首先发言，谓："今日特议严办祸首一条，有名单一纸在此。但某意此案罪魁，确系端王一人，若能将端王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论，不知全权之意如何?"庆邸谓："端王系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亦有议亲议贵之条，此事断不能行。我前日于私邸曾对诸君说过，诸君亦无他议，何以今日又复申此说?"英使笑曰："我亦知其办不到也。"言次将单开各员名及所拟罪名，逐一朗诵，请中国照办。单内人多，难以备录。中如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均请从重论，余以次递减。全权告以庄王、毓贤诚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无仇洋实权，不过联衔出有告示，原难辞咎，但讵能正法，至重不过斩监候罪名。至赵尚书舒翘，仅随刚相往近畿调查情形一次，所居地位亦无仇洋之举，更无罪之可科。即谓其不应附和刚相，革其任亦足蔽辜，讵可重论。各公使亦唯唯。文忠复谓："前数日诸位所言罪魁，并无启尚书秀、徐侍郎承煜在内，今日忽将二人加入，此是何意?"词未毕，义公使起而言曰："某前日谒中堂于贤良寺，曾问徐侍郎为人如何？中堂告余曰，此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即是他，十七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狩，逼令其父徐相国桐自尽者又是他。此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启秀之罪，日公使亦获有凭据。"文忠愕然曰："我不过随便一句话，尔竟据为实录。"庆邸以他语乱之，义使始无词。时已傍夕，各使谓今日开议，此案未能议结，殊为可惜，请先散会，明日再具照会。庆邸出馆时，私谓余曰："看此情形，英年、赵

其选。刚相忽宣言曰："我意中有一人，如令伴送各使定能胜任，不知渠肯去否？"众询何人？刚相云："陈府尹曾在总署当差，与洋人素相识，现署京尹，又系地面官，京通一带均其管辖地，呼应较灵。"荣文忠谓："陈府尹现兼武卫中军差使，军事与民事均资熟手，一时恐难离京。"刚相谓："各使来函请派军队护送，陈某现在武卫军，若奏令率同军官偕往，讵不更善。"文忠语塞，但云："姑与彼商之。"乃谓余曰："伴送洋员出京，此事诚险。刚相言非君莫属，我看各公使久困馆中，实非了局，彼等愿离京，不如送往天津，搭轮返国，留他日相见地步。君如愿往，可令董福祥派兵一营随同护送。"余谓："董军前戕害日本书记官山杉彬，各使恨之切齿，万不能派往。"文忠谓："武卫中军右翼统领田总兵玉广与君同乡交好，派其带兵偕往何如？"余思各使多疑，虽来函自请离京，特故作无聊之词，为希冀缓攻之计，岂肯自寻荆棘冒此危险。第默察枢府之意，甚愿将计就计，令洋人全数出京。府尹一官，职司地面，傥奉命伴送各使，在我亦复无词可诿，姑作依违之语，以观其后。讵两日后，各使复来一函，果如余所逆料。略谓："前函请贵王大臣派员伴送我等出京，继思由京至津二百四十里，火车已断，沿途溃兵拳匪谅复不少，节节阻止，试问贵王大臣，有何十分把握能保护我等一律平安抵津？虽有伴送大员，恐中途若遇险阻，无从为力。我等公同商酌，惟有力守使馆，专俟大兵来援，万一竟遭不幸，各国政府岂肯干休。迩时大军来华，定惟贵国枢廷首辅大臣是问"云云。前事遂寝，余于无形中消除一大苦阨，各公使自为一身计，实不啻兼为我计。否则一出国门，溃兵拳匪相逼而来，余与各公使同归于尽，他日议款，不知从何说起。第就余而论，率能化险为夷，诚幸事已。

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日久恐滋蔓延。除饬本公所委员分路侦访外，相应片行贵城，即饬所属于该管地面严密查拿，毋使该匪党等得以窜京，以杜邪教而安首善等因到城。查教匪聚众滋生事端，大干例禁，况京畿辇毂之下，岂容此辈潜踪。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毋得视为具文，稍有疏懈，亦不得诬指平民为匪，致干重咎。切切。

二月十七日行

## 2. 严禁拳匪妥立章程由[1]

巡视五城察院为公同妥议存案事。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日奉上谕：前因义和团拳会延及京师，曾经寄谕步军统领衙门认真查禁。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办理，仍将筹办情形先行复奏。并著裕禄一体严禁，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业于二十二日经步军统领衙门主稿，会同顺天府、本城妥议章程。二十五日先行复奏，本城拟筹严禁情形，公同酌定办理，须至存案者。

计开：章程十条；

一、查禁拳会　查义和团会起于豫东，延及京畿一带。如本城地面有但习拳法，并无别项违碍情节，查明禁止，谕令解散，不准任意练习，以杜流弊。

一、查办邪教　查前白莲邪教蔓延，皆以咒惑人，以致滋生事端。本城地面查有聚众演技，念咒挑〔跳〕神情节，即属邪教萌芽，应行擒送到城，讯明分别办理。

一、惩办奸民　现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有违禁字样，深恐酿成衅端。本城严饬司坊局委，查有此等奸民，缉获到

[1] 原无标题。照录中城公牍移呈标题。

案，从重惩办。

一、查毁揭帖　查本城果有奸民张贴【揭帖】，未能立获其人，应即销毁。严饬司坊责成甲捕，遇有此等揭帖，登时涂抹揭净。每日按段清查，不准稍有遗漏。若经本城查出尚有未毁违禁揭帖，立将司坊记过，甲捕责革。

一、出示严禁　查义和团会，准保甲大臣来文出示谕禁在案。现有奸民以拳会为名目，应撰简明告示，通行严切禁止。

一、责成司坊　查禁拳会，由本城不时巡视。如有在地面聚众练习，认真查禁外，各城司坊每日于该管地面亲自劝谕解散。如有不服谕禁者，带城讯问。至符咒揭帖，有干例禁，尤当惩办。

一、派勇巡查　每城每日派出练勇二十名，认真查访。队长一名，每日津贴五分；勇丁一名，每日津贴四分，并由各本城督饬印委，不时防范查禁，遇有前项情弊，分别解城惩办。

一、责成父兄　查拳会多属童稚所为，应责成父兄实力自行禁止。如仍敢任听子弟练习，唯尔父兄是问，立传到案，分别办理。

一、责成邻右　该管地面司坊，亲自查明有在某处练习拳法及邪术念咒情节，除分别禁止擒送外，立传邻右，责成从速禁止。如查有复在该处聚众演术者，邻右同坐。

一、传谕刻铺　查张贴揭帖，竟有刊刻刷印者。该司坊传刻字铺晓谕，不准贪利私刊违禁字样，具结存案。

附简明告示稿一件

照得义和团会，拳法延及京师。奸民借此名目，符咒煽动无知。
聚集通衢僻巷，诱教年少健儿。更有张贴揭帖，惑人愈出愈奇。
此等扰害地面，科断何止杖笞。急应迅速筹办，毋使邪术潜滋。
严饬司坊局委，轻则解散为宜。情节重者拿办，罹罪后悔已迟。
派勇昼夜梭缉，专查形迹可疑。责成甲捕牌长，防范在乎先时。
分段传谕禁止，清查五日为期。父兄容纵子弟，邻右瞻徇亲私，
发觉一律惩责，戒尔伊戚自贻。前曾示禁在案，须悉言立法随。
总思消患未然，因而告诫无遗。本院再行晓谕，故违重治凛之。

四月二十三日

局委每员月支三两，哨官每弁月支二两左右，哨勇丁月支共六十四两。以一个月为止，仿照冬巡办法，嗣后不得援以为例，限满仍照章查夜。既有津贴专款，所有局委哨官每月共九两，暂停再议。该局委等各宜激发天良，分别前后夜加紧梭巡，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兜获交司坊讯详究治。至司坊有地方之责，尤当实力奉行，每夜亲自巡查，毋令哨勇等疏懈，并严饬甲捕更夫格外留心。总期地面安谧，消患无形，本院有厚望焉。除另牌饬南营整顿兵弁认真会哨，及各水会速募勇目，贴银两协同巡查外，为此札仰司坊官练勇局员弁等，一体遵照，实力奉行。本院不时明查暗访，如有阳奉阴违，有意疏忽，唯有从严参处，勇丁分别责革，毋谓言之不早也。切切特札。

五月初六日

## 5. 牌饬司坊勇局*

为牌饬钦遵事。照得本月十五日五城会禀查办义和拳会详细章程并地面情形一折，又勇力不敷，恳准咨请营兵一折，均钦奉谕旨准行。查禀定章程十条，与前牌饬现办章程十条大致相同，为此牌仰本城司坊勇局即行遵照，认真按条查办，毋得稍涉松懈，致干未便。切切特牌。

计粘原禀二件清单内章程十条。

五月十七日

## 6. 犒赏团丁巡夜牌提*

为牌提事。照得本城水会四局，因拳匪滋事，自本月初十日为始，添募团丁加紧巡夜。此系兴办团防之意，与照例冬夜巡防情形不同，理应酌【给】犒赏银，以示鼓励。所有十五日本城点卯，四局共五十三名，每名奖赏票五十文。仰司即行以银易钱，分别每局额数，迅速给发，准于练勇经费款内提用，仍核科合银数登记可也。

五月十七日

各局，著即遵照每局存钱若干，先尽提用，仍由该委员具详存案。除各本城练勇口粮仍向平粜局提取，以济眉急外，合行札知。

七月廿四日

## 12. 设立五城分公所牌*

为牌饬事。照得德国驻兵新段，自虎坊桥迤西至广安门迤南绕城根一带，原设五城练勇中局、西局二所，以资巡缉，并派问案委员柴宝璜附在湖南馆承审案件在案。现在翻译索诈光棍，事出奇离。经本院会晤德兵官格马史诸公妥商办法，将问案官移设湖南馆对门，名曰“五城分公所”。由本院派出翻译二名、委员数员，认真办公。首戒操守不洁；二戒承审迟延；三戒弁勇索钱。既与德官议定，急应遴派委员，以期十分整顿，安靖地面。

查西城署司范启铭、北城差委吏目王彬堪派为问案委员，本日迅速到差。添派北城司陈文熙、署司丁惟忠稽查。凡本分公所中一切事件，前开三戒，并城面弁勇如有舛错情事，唯该委员陈文熙、丁惟忠两员是问，万不可稍涉大意，致干未便。所有柴委员及随带书役人等，自二十八日为始，仍按日到公所，限七天内将一切问案簿章程商妥，再行交卸。切切特牌。

右牌仰署中城指挥丁惟忠、北城指挥陈文熙、署西城指挥范启铭、北城差委吏目王彬。

七月二十八日

## 13. 庆亲王来函

子元、玉苍、畹九、仲文阁下：

密启者。前因时事艰危，京城不守。现在本爵奉命议和，专待李傅相来京开议。昨见京中兵燹情形，十室九空，良深悯恻。加以匪徒乘间蜂起，凡殷实铺户抢劫焚毁，惨不忍言。亟思先行设法招徕，渐图恢复，而管辖地面权属他人，虽有良策，无由呼应。近闻京外数里之内百货云集，以无贩运折阅实多。再四筹思，惟有暂行借重洋人保

违。特示。

八月廿四日

## 16. 赫德告示*

为剀切晓谕事，照得近日京师铺户大半歇业，食用百物购买为难，相应立商务局所，发给护照，不准洋兵、华民为难骚扰，俾行商坐贾得以安心营运，以期两便而救生灵。急应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安分商贩人等知悉：凡尔愿做买卖，即到商务局报明何项生理，并将住址、字号、姓名声叙明白，以便本总税司照给护照。凡有护照，无论出入各城门、各市镇，畅行无阻，俾行商坐贾作速盘运开市。尔商贩等亦不得高抬时价，致干未便。各宜懔遵毋违。特示。

八月廿四日

## 17. 顺天府移会筹设转运处



为移会事。本月二十四日，奉庆亲王札开：转饬治中经历各员及近畿州县出示招商，及不容拳匪等因。除业经遵办外，所有筹设转运处一节，应请贵察院在各城地面择地分别设立。俟议定处所，即行声复总理衙门，听候函告带兵洋官派兵保护。相应移会贵察院，请烦查照核转，迅速办理。因用印不及，径行白片可也。

粘抄原札

札行事。本月二十二日，准俄国格使函称："现欲安抚京居民商，应出示晓谕近畿村庄居民，不容拳匪栖住。倘闻该匪欲来之时，应由村民随时报明附近洋兵。若村庄不容拳匪栖住，则无须各国派队剿办。并谕各民知悉，将居京之民以及洋兵所需食物运进无阻，市上派有洋兵监察，以防商民受人欺侮等语。查此次拳匪滋事，贻患甚深。果能各村自行保卫，不令拳匪混迹，则洋兵无从借口搜查，下乡肆扰，居民既得安堵，商民自可懋迁。现幸近畿一带年谷顺成，中外刻已停战议和，商贾自当照常贸易。洋兵所需牲畜、粮食等物，亟应公买公卖，以期两便。设使【商】人等裹足不前，洋兵亦必自行下乡搜

取，转致居民惊疑逃散，受亏不少。相应札行顺天府府尹迅即转饬治中经历各员及近畿各州县，切实开导城乡居民，不得容留拳匪，自贻伊戚。仍一面出示晓谕，招徕商贾，照常贩运牲畜、粮食暨一切日用应需之物。应如何筹设转运处所，俾各处居民将贩运之物即在该处出售，以便妥为保护，统由顺天府饬属妥协办理。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声复本衙门，预行函告带兵各洋官设法切实保护可也。

八月二十六日

## 18. 庆亲王惩治匪徒文

庆亲王为札行事。本爵现奉命办理和局，首宜清理内匪，安辑地方。近闻五城地面时有匪徒滋扰，以致民不聊生。设使波及洋人，殊与大局有碍。相应札行五城御史于各城地面搜拿匪徒，尽法惩治，务须不分畛域，一体会同办理，勿得互相推诿，致滋贻误，是为切要。须至札者。

闰八月初四日



## 19. 照会协巡公所

为照会事。本月初八日接准贵公所文开：现奉庆亲王札开，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五日，据五城绅董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等禀称：现在时势艰难，闾阎糜烂，奸宄乘势扰害，民不聊生，亟宜设法妥筹办理，严缉土匪，以安善民等语。查京师五地面辽阔，奸宄最易混迹，亟应稽查，认真办理，庶于安分良民不致受害。为此札行，札到仰该绅董等遵照会同各城绅董妥筹办法，遇有紧要事件，即着呈明巡城察院酌核办理，勿稍疏懈。务使闾阎安谧，奸宄悉除，实有厚望焉。特札等因。本五城当即遵札办理。初九日，又接准贵公所文开：所有派出问案官，令其逐日到公所商办等因。本五城拣得北城指挥陈文熙堪充正办问案官，中城署指挥丁惟忠堪充帮问案官。除札饬该指挥等迅速到差外，相应照会贵公所，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协巡公所。

闰八月初九日

一、凡一切军火军器，均不准贩运进出。

一、需用各物并一切家具，只准运进不准运出。

一、凡运货物者，遇有留难或受有何项委屈，均准在本界附近之兵房立即据实呈诉。

一、此章一面晓谕民间遵守贩运，一面示知各兵一律遵照放行，以维市面而全民命。

自出示后，尔等即应安分贸易，毋得有违以上条款。切切特谕。

九月初五日

## 22. 庆亲王复准德界中段绅董设立缉捕局由

为札复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接据呈称：自七月以来，管辖地面之权一时尚未收回，拟于正阳门以西，宣武迤东，至骡马市、西珠市口一带德国驻兵处所，设立缉捕局七处，经御史等公同拟派通晓德文知县程遵尧、县丞袁鉴、布经历王鸿钧办理。旋据该绅董等邀同绅董陆寿珍、崔师、范毓璋、朱翼成、于得禄、邵邦良、高毓昆禀称：安设缉捕局七处，邀请就近妥实绅董募勇设法保卫，隐寓团防之意。业已商定，德兵官只管巡夜，其地面词讼概不干预，所有工食局费由绅董设法捐办等情。查德兵驻所颇难联络，该绅程遵尧精通德文，袁鉴、王鸿钧等亦素能办事，自应饬该绅等开办，以靖闾阎。至设法办捐一节，德兵官已出有告示劝捐，地方官并不经手钱文，仍不时稽查，以期勿令扰民。五城现请酌后〔复〕勇额，候酌复后，就二百名中酌量添派勇丁于缉捕七局认真巡缉，请核示遵。至德国驻兵处所办公节节为难，非他处可比。该绅董迭称拟照美国驻兵所经费成案，每月请发官款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亦可减少民捐之处，一并请示施行等因前来。查该御史所请设立巡捕局七处，系为牌〔弹〕压匪类，安靖地方起见，既属当今急务，自应准令开办。并照所拟每月给发公所经费银一百五十两，由该御史等出具印领，按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支领。一俟地方平靖，即可酌量裁撤，相【应】札复该御史遵照办理可也。

九月二十五日

行撤去官权。必俟洋兵尽撤，地方官始出办事，则官民之气久隔，恐将来骤难措手。地方事尽归绅董，亦非所以存政体杜弊端。

御史等公同商酌，拟嗣后遇有洋务交涉，未便径由五城办理，及地方新增事件，由该学士居间承办。至地方应办事宜，如词讼、练勇缉捕，及一切常年各处粥厂、暖厂等事，则由五城随时设法措办。该学士原以绅董自居，本五城系有地方之责，如此分别办理，庶于外省洋务通商各局专办交涉事件，牧令道府专办地方事宜，不相侵夺之意相符。至该学士自称督办字样，亦与钧札"不可稍涉铺张"本意未能吻合。其公所绅董所办美国驻兵处所交涉事宜，并请饬令随时移会五城查照备案，以归划一统。祈钧示复，以凭遵行。须至咨呈者。

九月三十日

## 24. 开办冬防咨呈*

为咨呈事。据西城指挥卢光耀详报，准商董赵德荣、李毓东、刘长海、王小山、李子云、卢德富、吕纯信等呈称：时届冬令，宵小堪虞。现经本地段商民集资拟设公所四处，一在下斜街，一在歙县馆，一在资善堂，一在贵州馆。募丁查夜，俾可严缉土匪，以安闾阎。复经约请公正廉明绅士帮同料理局中事宜。其开局经费由绅士集款筹办，请派勇协同巡查，恩准立案。并迭称请领经费，以资办公等情前来。查德国驻兵处所骚扰特甚，铺户大半迁徙，尤宜设立公所，以期联络洋人，巡防地面。该商董等所称设立公所四处，适在宣武门迤西，彰仪门迤东，大街以北，为德国驻兵西段一区。现在冬防吃紧，自应准予所请，饬令开办。既据约请本段之绅士帮同料理局务，各局用款民捐民办，地方官并不经手钱文。仍令一应事件呈明五城，以便不时稽查，以期勿令扰民而归划一。应于五城酌复勇丁二百名中量派巡丁，协同认真巡缉。惟冬防乃国家岁举之常经，民捐只救时难，已之末策。本五城公同商酌，拟照各公所经费成案，每月请给官款一百五十两，借此可减民捐而存政体之处，相应咨呈钧核严示遵。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庆亲王。

十月十一日

# 光绪二十七年

## 37. 全权大臣李咨会查访西直门外安民公所由

为咨明事。据西直门外安民公所绅董谢文发等禀称：窃绅等前经具禀陈明于西直门设立安民分局情形，恳请赏给示谕，以便保护居民。蒙批：洋兵在境，言语不通，每易龃龉生事，设立安民公所，以通中外之情甚为妥善。第该绅董等是否由街邻公举，抑由洋员派充，地方官曾否与闻，关防图记系由何处领发，抑竟自行刊刻，禀内未据详叙，候咨尹堂饬县查明众能否翕服，咨复到日，再行酌发示谕可也等因。奉此，绅等因前因西直门外附近各村庄时有洋兵、教民、土匪肆行劫掠，民不聊生，不得已禀求日本警务衙门暂行保护，实出于无可奈何。蒙其批准，谕令于西直门外设立安民分局，并须发告示多张，实贴晓谕。卑局开办月余，一切经费均系自备，并不勒捐。迭拿要犯，业经警务衙门按律惩办。现在西乡一带二十里内，昼无路劫，夜无枪声。附近各村庄绅等纷纷呈请，情愿附入卑局，乐输捐款，以资守助，业已准其归附，民心稍慰。兹闻和议将成，我国大兵到京尚需时日，若即撤局，乡民无所倚赖，恐洋兵、土匪仍四〔肆〕凶横。今幸商允日本准将卑分局改为我国自立之安民公所，择于本月十二日开局，以卫商民，以支长久，实属体恤民情。查卑局附近一带各村庄相连二十余里，地方尚属静谧。虽圆明园、万寿山宫殿被毁无存，而墙垣树株留遗不少，比之召伯甘棠尤当敬爱。为此具禀，叩恳仁恩可不〔否〕俯准照会各国，转饬洋兵不准再行代〔伐〕树拆墙，毋得陵逼公所，扰害居民。卑公所能否悬挂龙旗，弹压地方，以安民心之处，听候批示遵行。再，前刊“西城安民分局图记”业已缴销，现令另行自刊戳记一颗，文曰“西直门外安民公所戳记”，当即开用，业经禀报中外各衙门在案。合并声明等情到本阁爵督部堂。

据此，除批设立安民公所，本系通中外之情，法良意美。乃近来各处所设公所，因事诈财，鱼肉百姓，小民言语不通，无所控诉，幸外国洋员近稍觉察，渐令撤去。该局既经日本派充，因何现又不肯保

预筹调拨劲旅，弹压京畿地面一折。兹于二月十五日递回原折，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相应恭录朱批，并抄录原奏，札行五城御史查照可也。

计抄原奏一件

奏为和议将成，预筹调拨劲旅，弹压京畿地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维京城内外及近畿一带地方，始被拳匪扰乱，继经洋兵占据，官吏失权，小民失业，以致匪徒蜂起，肆行抢劫，居民不遑安枕，行旅咸有戒心，扰害之甚，实为从来所未有。臣等到京后，迭经转商各国公使及其统兵大员，分段设立安民公所，多派华、洋巡捕昼夜梭巡，然抢劫之案犹复层见迭出，峻法严刑，不能禁绝。现在和议大纲业经奉旨照准，第二款惩办肇祸诸臣已将办结，此后应即接商各款。各国现住军队，除留护使馆及驻守畅道，余兵即可催商撤退，交还地面。若不预调劲旅分别填扎，必至各匪乘机复起，更肆荼毒，为患不可胜言。且联军既退以后，圣驾即日回銮，尤应廓清畿甸，以固邦基。京城原有步军及五城练勇，经此变乱半多逃散；即使招集复额，难期得力。臣奕所统神机营各队，一切器械均被洋兵搜夺，亦难责令徒手办匪。直境防军又因饷绌裁并，只能专顾外府州县。

臣等思维至再，查山东巡抚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教练有素，约束严明，东省近尚安谧，似可借调来京，以资镇摄。当经函商该抚，旋准复称东省伏莽素蕃，东路之铁轨、矿务现已照约开工，各属教堂林立，教士踵接，人情浮动，甲乎各省。土匪、马贼往往窟穴此间，稍有疏虞，动酿巨衅。全赖所部武卫右军七千人分扎要隘，始得免于糜烂。反复筹计，止能抽拨三千数百人以之弹压。京城内外，或可敷用，若再分布四路各厅，恐有顾此失彼之虑。宋庆、马玉崑所统不下两万余人，久驻太原似无所用。马玉崑为直隶提督，肃清畿辅亦其分内之责。可否再调宋、马两军分屯近畿各路等语。

臣等伏查山东地居冲要，又与德界密迩，弭患消萌，胥资兵力。袁世凯允拨武卫右军三千余人屯扎京城，实系兼筹并顾之意，自应照办。惟城外四乡各处群匪如毛，亦必须派兵驻扎，随时巡缉，以善其后。应请再调马玉崑八营分屯顺属东西南北四路，以厚兵力。惟须由马玉崑慎选得力将弁，申明纪律，庶几保卫地方，不至转增扰累。一

# 金銮琐记（选录）

高 树

**编者按：**高树，四川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 年）进士。庚子年任职军机处，所记为亲身经历。本书 1925 年石印出版，是作者 76 岁时所作，集纪事诗 130 余首，皆有小注。其中有关义和团事者 20 余首，今选录 17 首。

汉宫络绎召神巫，八阵纷陈元武湖，昨遇瑶池青鸟使，宣传阿母受灵符。李阉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

伏弢裹甲卧雕鞍，巷口居民不许看，闻道前军藏大帅，低头骑马渡桑乾。仪鸾殿见外国公使，董（福祥）立殿下大吼曰：“我不怕洋人。”败逃狼狈乃如此。董福祥。

战败伪将战胜传，破城尚说水门穿，佞臣自古言多诳，菌作青芝鹑认鸾。某侍御崇奉团匪，每战败捏报战胜。洋兵攻入内城，出示云：“教民穿水门入，已打退”云云。

明明狂寇似黄巾，竟说中兴好义民，诵罢新诗忙避乱，短衣负担出京城。拳匪为太后、李阉所主张，此名士作诗颂美，盖作热梦。名士，楚人，向山人诵所作颂扬团匪诗，山人曰：“联军已入内城，尚不知耶。”乃短衣负担，遁出京城。

佩符习咒羽林郎，红锦缠腰入未央，谁把干戈作儿戏，六街都唱小秦王。非端王不至大乱如此。

六龙西幸入秦关，为问銮舆几日还。误国已同韩侂胄，漫言风节

大声奏曰：‘请太后、皇上缓攻使馆，恐结怨太深”云云。太后以朱不常召见，不识面，朱身短，隐人层中，太后闻声四顾。端王昂头虎视大呼曰：“谁说话？”朱曰：“臣是内阁学士朱祖谋。”端王、太后皆怒视之。兵部尚书裕德曰：“奴才愿太后、皇上以天下国家为重。”太后不理，三言之仍不理。学士窃笑其言空洞无物，然不触犯天威即在此。学士言讫，涕泗交颐，谓昨日召见如置身森罗殿上云。

兵联八国入燕都，会哨宫廷似坦途，拟学虎门端冕立，花翎拔去解朝珠。兵部尚书裕德告我曰：“联军欲入乾清宫瞻仰，伊官服立于乾清门外，印度兵到，拔其花翎，解其朝珠而去。”

八国联军将入都，少年幕府胜孙吴，席前借箸真奇策，恨不洋街一旦屠。团匪设幕府于景运门内外，凡谄附李阉与端、刚者，争往充幕僚。有年少某部郎所献策，皆屠灭东交民巷之策。“一旦”或作“一概”。

用，余外都同皇上一般无二。

河南行宫造成，抚台松寿同藩台、臬台去验过工，又到大校场操演皇差轿夫，黄轿在前，抚台同藩台、臬台、道台都坐八抬轿在后。各轿夫操演，脚步很纯熟；松抚台大喜，便拿些银子，赏犒轿夫。

河南藩库里，中秋节前只有存银二万余两，以外又没处设法，办理皇差又要体面，因此藩台心里甚是着急。

陕西行在户部存款尚有三百七十余万，一齐解到河南开封府。分三批起解，第一批八十万，第二批百万，第三批百数十万，还留下数十万，随御驾同到河南。

宫里大高殿、仪銮殿本要等回銮后陆续修造，后来因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都要从缓修理，大高殿系皇帝要去拈香的地方，只好把大高殿先行估价兴工。

京城里道纪司是管道士的官，如僧纲司一般备办菜蔬，带领道士多人由京起程，前往迎驾。

河南省供支局承办点心委员，特地到山东招募会做点心的人，制成各样玲珑细巧、好吃好看希奇的点心。有看见的人说，那点心的模样，同京城里卖的大八件差不多。

承办花草委员用尽心机，办到菊花一千几百盆，多是异色异样顶贵重的好货。其余佛手、金菊各种花果，说也说不得许多。听说两宫到时，还要造几个极大的地窖音叫，地底下的房子，把海棠、牡丹这些花儿放在地窖里，用火盆薰开花蕊，好叫两宫看了花花世界，心花儿朵朵开。这也算是做皇太后、皇帝的福气，做臣子的忠心。

庆王的家眷，八月廿四到河南，戈什哈戈什哈是有顶戴的奴仆。抚台、制台出衙门，那带水晶顶白石顶，扶轿杠的便是便到支供局要下马费费是钱财，走到了下马来要用钱，这叫做下马钱，如同强盗的买路钱一样。局里的小委员说了一句实在是没有铜钱，开销不出，戈什哈登时大怒骂道，里面有二品顶戴姓朱的，拖他出来。局里的人看见他发脾气了，他是皇帝自己一家人庆亲王的戈什哈，谁敢得罪他，只好用好言好语劝他气渐渐平下去，依旧送了他下马费的，才算安枕无事。但是供支局备办的锡器，已经被这一伙人拿去大半。吵闹了一番，廿七日起行回北京去了。

有一百多个太监从河南入京，路过阌乡县，因争夺车马，知县官

慈哀思我后，后来吾其苏。”

由河南开封到北京，一路上修造跸路桥梁的小工有上万的多，凡是有河港处，必要搭桥梁三座。跸路旁边，更添造小路两条。

行在各位大官，恐怕有人要在路上谋杀皇太后，特地格外谨慎小心，防范甚严。由开封到北京，一路都派人看守。如有人走过跸路，须要呈验执照，看是什么人，办什么事。若没有执照，便不准在跸路上行走。

两宫进开封省城时候，御前大臣传旨，准万民观看，一路都不放轿帘，因进城时风沙太大，依旧把帘子放下。

太后称赞河南行宫比陕西办得好。

皇上陪太后啜饭，所有菜蔬点心都由太后用箸箸是筷子。夹把皇上，皇上不肯自家随意下箸。

太后常到总管太监李莲英屋内，闲坐谈天。供支局因此缘故，格外把李太监屋内铺陈摆设得十分讨好。

河南府知府文悌孝敬李莲英太监银一万两，常在李太监屋内手拿烟袋随意出入，事被松抚台得知，立刻出一个令，说道：“凡是没有宫门差使的人，不准擅自闯入午门。”并且告诉别人道：“河南有一个想侥幸躁进的官，你们知道吗?”皇上在西安时，著内务府大臣制就御用军装一套，预备回京后，同壮年的王公贝勒习练武事，把天下的官民做个榜样。

皇上甚恨奢华，奢音收。奢华是狂吃狂用的意思。凡太监进膳时，每每念“卧薪尝胆”四个字。卧薪是睡在薪上，尝胆是用舌尖舔苦胆。周朝时有一个越国的王，名唤勾践，被吴国掳去，受十分羞辱。勾践后来回国，时时刻刻要想报仇，在薪上睡觉，门口挂一个猪苦胆，走出一舔，走进一舔。睡在薪上，是要叫身子不得安逸；舔猪苦胆，是要叫心里不忘记被吴国掳去的苦处。后来越王果然剿灭吴国，报了大仇。并且同太监说道：“这样肥美的羹，我不忍下箸。”

河南行宫门首石狮子都飞赤金，其余讲究，可想而知。

直省候补人员都已经派办大差，实缺官佐杂有时空出缺来，要想派个人去署理，竟至没得人去。在京候选各官，都拼命钻狗洞，谋做办差绅董，或供支局，或杂务局，或制备所，唤做帮办绅士。并且有人特地捐官，指省直隶，贪图办皇差里面挂一个名氏，又好发财，又

好升官，这真是一条顶快顶便当的小路。

宣武门瓮门内外，向有人出卖瓦器。此次回銮，有办差的人去定买盆、罐、壶、瓶四项，总共一万件。造齐后运送到保定府，先付定价一半。平时卖京钱四百文一件者，登时涨至六百，脚钱尚须另加。

磁州地方行宫及随扈王公大臣公馆应用另星什物，左近一带都已缺货，便是尚有存留也不合用，并且价甚昂贵，因此办差的人到北京去买。这种办差物件，不过两宫驻跸时暂时一用，銮驾一过，各物尽行抛弃。只算磁州一处，这等小费已用到三千两银子内外。

文悌在河南，见抚藩臬等上司不请安，只有见宰相荣禄以及太监都请安。文悌脸极黑，且烟气满面，他要假装好看，去用脂粉涂在面上，粉涂得太厚，有一天不曾留心，涂得稍薄，便被旁人瞧出，都做笑话儿讲。

已革陕西刺史黄璟送食物进宫，另外有大珍珠一颗约值八九千金，呈太后赏收，欢喜到了不得，特旨开复原官。

正定府北门地甚平坦，因两宫回銮，另行修筑跸路直达火车站。跸路中间阔三四丈，两旁小路各一条阔三丈余，费工程甚大，几百个工人拿铁铲子，细细把这条路琢磨光滑。据说每下雨一次，或雪后大风后，必须重加磨过。行人敢在跸路上走一步，罚银三千两。

保定府行宫，本是东西辕门，后改为东西牌楼，后又将东西牌楼字样抹去，画成花草。行宫里面屋子，用灰鼠皮补壁，老虎皮铺地。

十月间京中备办上用器具、粮食以及灯油蜡烛各项，送往保定的不下一百几十车。外国报上说，上用的物有这许多，毫没有俭朴的意思。

《字林西报》说，这一回两宫从陕西西安到河南，一路上太监勒索情形，同去年从北京到西安是一个样式。太监等在陕常久，且陕西大闹饥荒，故此要换一处地方，好去勒索些钱财。到临潼县时候，因为勒索姓夏的知县不能如意，便把县里预备的食物抢劫一空，两宫到时，已经备办不及，以致夏知县得罪。虽是百口分辨，太后总不肯信，终究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若说归政一事，太后拿行政的权柄归还皇上，这叫做归政。恐怕盼望不到。这一回从西安起銮，皇上在前，并不是尊重皇上，只因皇上每到一处尖宿站，必要先下舆来跪接太后，自然只可在前先走了。

# 唐文治自订年谱（选录）

唐文治

**编者按：**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义和团运动前后，他在北京充总理衙门章京，后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晚年居无锡讲学。此年谱编至1934年止。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今选录庚子和辛丑两年中，唐文治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





**庚子，三十六岁。**

四月，北京义和团祸作。义和团为八卦教流派，邪教也。自言能避刀枪火炮，以仇洋教为名，焚烧杀掠。初起于山东，巡抚袁慰庭，名世凯，禁之；而山西巡抚毓贤加以提倡，遂蔓延至直隶；总督豫寿山名禄，阴袒之，势益张。时皇太后甚恶西法，欲集合其力以驱外人，各国公使啧有烦言。大臣许景澄、袁昶上疏力争之，俱留中不报。五月，义和团遂纠合大众，拆毁铁路，直入京城，围攻使馆及西城西什库教堂。

时余家尚居新开路，与比国使馆相近，见火光烛天，枪炮声累累如贯珠。吾父偶诣庭中，枪子从顶上飞过，险极。家中所用某媪，并携有幼女，忽闭门而泣，询之，则亦教民也。余亟慰之，给以钱米，遣之还。逾日，见教堂焚毁数处，浓烟四合。维时天津已与各国开战，南归路已断，谱兄伯先招余迁至其家，余因禀商堂上，决计迁

义和团至，须招待。余因折回，立大堂中招呼之。旋至西厅，见所谓大师兄者，系满洲某，腰系黄带，怒形于色，云："贵署堂官无一人，司官仅足下招待，何故?"余曰："本署系兼差，堂官午前均赴各部，午后始克到署，请暂待。"某云："吾观署中妖气极盛，闻同文馆洋文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吾先告足下知之。"余曰："本署系奉文宗显皇帝谕旨所设立，因与洋人交涉，故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一事，却须斟酌。如果奉有上谕，自当遵办。惟杀人自有地方，应由本署交出，依法办理，却不能即在本署自由杀人。"某语塞，乃云："吾为足下焚香升表。"表上升，某云："足下却是好人。"余付之一笑。旋许公竹筼到署，余往禀白一切，复随同往见，某亦为许公焚香升表。有顷，同事满洲文某来，素信义和团之人也，余与接洽后急散值，归已薄暮矣。是后义和团戕杀教民甚夥，闻之极为痛心，时未敢明言，后补作《纪庚子冤狱》一篇，以志罗织之惨。❶

六月二十七日，谒见许公竹筼。公神气颇惨沮，忧形于色，绝不言疏谏拳匪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辞出后，又谒见袁公爽秋。袁公气象激昂，议论踔厉，亦绝不言上疏事，询余堂上起居，云："君既迁眷至北山，目下只身在京，何不迁至敝寓，我须与君细谈桴亭先生之学。❷ 况此间为君旧居停地时袁住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即前翁氏宅，望即日迁来。"余告以世宅起居较便。至讲学一节，当随时踵门请教。殷勤郑重而别。盖余心知二公祸之将及，而不料其即在旦夕间也。

七月杪，前山东巡抚李鉴堂名秉衡，奉召来京。余向其亲戚某探问意旨，某云："李公将招山东大刀会入京。"余闻骇极。

七月初一日，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搆陷也。惟时总署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探视。至初三日奉旨，置二公于法。闻二公临刑时神色洒然。监斩者为大学士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亦附和拳匪者也。袁公戟手骂徐曰："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

❶ 参见《茹经堂文集》卷六《纪庚子六月冤狱》(见下文)。

❷ 陆世仪，太仓人（唐文治同乡），明亡后筑桴亭隐居讲学。

地下候汝！”许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从容就义焉。呜呼！自我圣祖、世宗以来，未尝有杀戮忠良之事。此时许、袁两大臣被祸，盖国家元气因此大伤，而人心亦自此渐去矣！[1]

余奉派署云南司正主稿，又奉派在内廷译密电，间日住班，丹揆兄[2]亦共事，军书旁午。时天津已失守矣。

七月初十日，奉吾父手谕，悉内子产一子，取名庆平，命余赴乡省视。逆料西人用兵慎重，未必即下通州，到京尚须时日，因与丹揆兄约，请其暂代。于十二日赴北山，大小平安，颇以为慰。乃十六日接同司绍叙五丈急信，谓洋兵已入通州，户部尚书王公夔石拟将仓存米谷全行发放，嘱余速赴京。十七日早乘车，至雷家桥，但见大队义和团向北逃窜，云洋兵已入京城，两宫未知所在，车夫遂不敢前进。余告以“设有不测，吾当赔汝车辆”。车夫云：“车辆可赔，性命不能赔。”坚不肯往。不得已，退回北山。十八、十九两夜，远望见京城中火光烛天，盖洋兵实于十八日入京，两宫于是日始西狩也。又闻前数日奉旨逮捕总署大臣徐公用仪、联公元、内务府大臣立公山，均置之法，盖亦端王等所搆陷也，为之骇叹不置。

时乱兵逃溃，各处抢掠。初乡民相约，在山沟中搭篷十数间，遇急难时往避，余为出资助成之。临时房东张姓云：“山路崎岖，老太太决不能往。”内子闻之云：“吾姑既不能往，吾决无言去之理。”吾父云：“如此则合家拼命可矣。”乃郁儿乳媪刘姓坚欲携儿往避，不得已，书郁儿姓名裹于衣内，饬乳媪领去。悲痛之极，无可言者。乃逾日早，乳媪抱郁儿悻悻然归，云是儿终夜啼哭，为邻人所不容，故携之归。讵料是晚乱兵即赴山沟，抢掠一空，并将妇女掳去。房东奔窜而回，如丧魂魄。乃知郁儿之啼哭有由也。吁，亦险矣哉！

世宅祠堂内亦被抢，伯先兄及友人陈君子久名恒庆，工部郎中，与伯先兄同避难者匿高粱中，余嘱乡民导往探视，伯先兄目直视云：“君亦不免，何为冒险而来。”余急慰之。是晚伯先兄携眷避往高丽营。乱兵十余人即盘踞世宅祠堂中，扬言将至村中抢掠，或与通款乃得免。越

---

[1] 参见《茹经堂文集》卷六《记徐桐崇绮事》。

[2] 王清穆，字丹揆，江苏崇明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是唐文治的盟兄。

数日赴某村抢劫，为村人击毙数名，仅六人归。乡民谋围毙之。余语张在田曰："乱兵虽少，然有快枪，不可轻敌，转致肇祸。"乃谋贿通其马夫。当午饭时，先将快枪从墙隙中递出，乡民刘姓父子为前锋，用鸟枪一拥而入，立毙乱兵三名，余三名逾墙逃出。余曰："此祸根也!"急嘱乡民各处寻觅，傍晚于山沟及高粱地中先后觅得，俱击毙之，其患乃绝。然其时风鹤频惊。某日又有溃兵来村中，先至张在田宅，旋至余家，眷口先避匿，余出迎之。兵曰："吾辈来觅牲口耳。"在田曰："牲口已为他人掠去矣。"兵遂去，举家庆幸焉。

八月十日，闻庆亲王与相国合肥李公奉旨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余急欲赴京，拟先往高丽营，爰与邻人武庠生赵某商借车辆。赵某谓距高丽营七八里，有盗匪盘踞，时出劫掠，不敢往。余曰："吾文人，胆尚大；若武生，何胆怯乃尔。"赵不得已，曰："车辆决不敢借，骑驴可乎?"余曰："可。"乃于十三日早起程，同行者赵某及仆人李升。途中行人断绝。将至高丽营，瞥见盗匪三人自对面来，各骑快马，携快枪，飞驶而至。余辈不敢退，与摩肩过。其为首盗匪问余曰："往京城乎?"余颔之曰："然。"盗遂去。旋闻其同伙问为首者曰："认识此人耶?"曰："此是城中唐老爷，如何不认识?"余深讶之。至高丽营，见伯先兄及陈君子久，均无恙。中秋夜，同酌酒，啖月饼，可谓苦中得乐矣。余与伯先兄商同赴京，伯先兄迟回不决。余因于十九日偕伯先堂弟辉山先行赴京，至雷家桥南，步行至北直门，为日本兵所阻，不得进。爰绕道进朝阳门，途中但见洋兵运物，气象愁惨。余径赴新鲜胡同，绍叙五丈及其弟越千丈均大惊异，曰："君竟能来耶?"亟留余宿，告余洋兵入城时状，并示余大小炮子数枚，相与咨嗟久之。时无菜蔬，晚饭酱萝卜一味而已。是日余步行三十里许，困惫已极，夜足痛发热，幸既愈。

二十日，赴总署临时公所，即在总办施春舫宅中。盖外国兵入城时，施君与总税务司赫德通函，请其介绍议和，赫许之。时庆亲王已随扈西行，由总署章京朴寿追请返京。庆亲王奏闻，遂与李相国同奉全权大臣之命。时李已到京，住东城贤良祠。余谒见庆亲王后，随同办理条约文件。越数日，总办瑞君鼎、顾君康民及丹揆兄诸同人均陆续到京，相见之后，悲喜交集。时户部亦设临时公所于东城，尚书敬

满洲那琴轩侍郎名桐，掌户部，派余为北档房总办。盖全国财赋总汇之区也。同事者，满洲瑞君裕如名丰，明敏开通，与余一见如故，因订交焉。

**辛丑，三十七岁。**

时正与各国议和，余随办和约事宜，仍兼在户部办事，劳顿殊甚。

四月间，同谱世伯先兄简放浙江衢州府知府，把酒话别，不觉相对流涕，盖交情深挚，兼在患难之后也。余家由王佐胡同迁至东城新鲜胡同绍宅，叙五、越千两丈接待殷勤，深为可感。

七月间，和议大纲初定。奉旨派醇亲王载沣为德国专使，户部侍郎那桐为日本国专使，盖因拳匪前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又杀日本国书记生杉山彬，故命往道歉也。那侍郎奉调参赞四人：顾君康民名肇新、蔡君鹭卿名源深、张君载初名德彝、陶君杏南名大均；又随员四人：诚君玉如名璋、来君忆亭名存、王君啸侯名念曾，余亦与焉。七月十七日起程，二十日至上海。寄亭七叔并姊丈许君弼丞、内兄郁君撷芳、内弟黄君玉儒等，均赴沪相候，欢然道故。余随那钦使住天后宫。[1]

去年拳匪难作，全家迁避后，余有两事至为迫切：一、前数年刻《陆桴亭先生遗书》及《周忠介公集》，板片藏琉璃厂龙云斋，未知曾否毁失；二、内子郁宜人及内弟黄彬瑞灵柩停城东崇文门外夕照寺，未知曾否损伤；去冬往访，则均无恙，深为庆幸。至是，印《陆子遗书》数十部，分送太仓同乡。又先期命家人李福运送两柩回南，乃以葬务托寄亭七叔，一诺无辞，至为可感。

八月朔日放洋，四日至长崎，五日抵马关，六日抵神户，改乘火车至横滨，旋抵东京，住帝国饭店。我国驻日公使为李君木斋名盛铎、参赞黄君伯雨名以霖——亦紫翔先生门下士也，均赴车站欢迎。日本政府招待亦极周至。

八月中旬递国书后，游各处学校并博物馆，又往游日光山，秋色妍丽，风景绝佳，余特为文记之。[2]

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虽系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内阁。近年

[1] 《茹经堂文集》卷五有代那桐作之《奉使日本国记》。

[2] 此游记文后略删节，载入《英轺日记》中。

以来，一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其民外和易而心计极工。然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占农田颇多，米价腾贵，亦可虑也。语详《东瀛日记》中。

九月初起程回国。余于五六月间用目过劳，已觉不支；八月间目涩殊甚，归途至横滨车次，左目忽起黑翳，请日本医生左本隆资诊视，曰“无妨也”，乃越日眼珠内陷，一星期后竟无所见矣。

抵长崎后，改乘招商局新裕轮船。账房许君楚卿，太仓同乡也，人极干练，照料周到。舟中忽遇表母舅陈君玉森、谱兄曹君夔一，并太仓同乡陈君子馨，皆来游日本者，异国相逢，欢抃之至。玉森表母舅、夔一谱兄偕同入京。

回京后，仍供职户部、总署。户部各堂派余帮办捐纳房，或以为优差，余心甚厌之，书吏来白事，余画诺而已。

时大局粗定，谕旨大裁书吏，廓清弊窦。检查云南司书吏共三千余人，余与丹揆兄定期考试，实到仅四五百人，取定六十人。先期有老吏争于余前曰：“若果考试，吾辈将尽去。”余告之曰：“迩来时局变更，汝辈生计甚苦，不如改作他图。若虑无人办事，余能自为之。”老吏无言而去。各堂亦为余危，且谓终办不到。乃考试取定后，翕然无词，各司遂有仿行之者。



那侍郎因赴日本劳绩，奏保文治，奉旨赏加四品衔，以主事遇缺即补。

冬，总理衙门议改为外务部，设管部王大臣一人、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左右丞二人、左右参议二人。分设四司：曰和会司，觐见交际等事属焉；曰榷算司，通商关税等事属焉；曰考工司，路矿等事属焉；曰庶务司，教案等事属焉。分设每司郎中二人、员外二人、主事二人，计共二十四人，又候补员二十四人。旋简派庆亲王管部，王公夔石名文韶、瞿公子玖名鸿机为尚书，齐公晋斋名寿朋、联公春卿名芳为侍郎，瑞君鼎臣名良、顾君康民名肇新为左右丞，陈君梦陶名名侃、绍君任庭名昌为左右参议。先期有人告余，庆邸将补余外务部主事，而户部那侍郎属瑞裕如谱弟告余就户部为宜，并言捐纳房可联任二年，日后京察一等，可望简放。余以素性喜研究外交学，婉言谢之。旋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得帮掌印差，至是不复赴户部。然余与裕如诸知交相离，颇觉惘然。

六月初二日，老母偕家人起程。中夜起，与绍文谈至晓，进内。从此以家付天，以身付国，战兢从事，以邀天佑。

初三日，义和拳同虎神营攻打西什库教堂，董军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均已十余日矣。枪子飞于殿廷，官宅多被焚掠。不意辇毂之下，生灵涂炭，骤至于此，谁之咎与。

初六日，义和拳焚杀神机营翼长庆恒家；军机处班房枪子屡落。

初七日，太后有西迁之意，实由以下无可依者。惟仓促出走，岂易言哉！

二十五日，近日停攻东交民巷。

七月初三日，忽奉旨将竹篔（按即许景澄）、爽秋（按即袁昶）正法。

十三日，昨津军大败，退至蔡村，裕禄自尽。

十六日，太后定西迁议。

二十日，召见数次，已定暂避之计。晚间，庆王、端王、荣相又阻不行。并派予同夔石、阴芝往使馆讲和，是陷人危局，予拟力辞。

二十一日卯刻，洋兵攻紫禁城甚急，皇太后、皇上仓皇出走。予奔回寓所，草草收拾行李，赶赴行在。

八月初七日，李鸿章奏请派议和大臣、荣禄奏保定布置情形折到。召见二次。端王入军机。

二十一日，庆王奏到尚无和议。

二十五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合奏，洋人必欲撤革办理义和拳之王大臣，余亦在内。

二十六日，圣意欲照行，慈圣不肯，龃龉两时许，亦异矣哉！

闰八月初一日，李鸿章电催与统率义和拳王大臣议处，余亦获谴，端王逐出军机。

二十六日，仍住潼关，李鸿章电到，皇上大怒，欲办端王罪，并斥翘为主战。时事已至此，何须辩，可叹！

九月二十二日，香涛、岘庄电至，荣相承之，端王等得圈禁罪名。余留革，求退未遂，只好暂忍。

三十日，庆王、李鸿章来电，和款一如各国，上意以为然，并欲加重端邸，可叹！

十一月二十六日，会少沧，据云：有遣戍予之消息。对家内言之，均凄然。

二十七日，心稍定，学而得力与否，正在此时验也，勉之。

二十九日，闻来电可以免戍，听之。

三十日，少沧来云：洋人又反复，远行恐不免。（按先生绝笔于此。）

## 附录：赵尚书被冤述略

鲍心增

丹徒鲍润漪[1]先生《赵尚书被冤述略》云：

光绪庚子拳匪之乱，被祸诸王大臣，人知其非尽袒拳者也，而赵尚书展如之冤为尤甚。

初匪据涿州，慈圣面谕顺天府尹某往查，某乃巧诿其事于兼尹，兼尹即尚书也。既归自涿州，语章京甘大璋曰："孟子谓'贼民兴'，正谓此也。以为贼，实民也；以为民，而实贼，何可用哉！"其宗旨与刚相敻异甚明。然其复命时奏对若何，未尝语人，人无从悉也。

辛丑正月，合肥相国方以全权议和，驻节贤良寺。一夕（大约初三日），德瓦酋忽遣武弁送奏折一封至，乃尚书复命面递也（进既不由奏事处，又留中未下，故不载军机处档册）。折内极言拳民不可恃，及不宜与各国失和状。弁述瓦言，谓得之仪鸾殿御案抽屉折包中，几误杀好人，请中堂速电行在救之。时合肥已寝，随员数人秉烛就床前读而听之，即命人偕弁往庆王府。时各国分界，路栅极多，阻碍殊甚。甫至定府大街，夜已深矣。守栅者告曰："此去庆王府，尚有栅十重，待至彼天已明，不如天明再往为捷。"使者竟折回，明日方送庆邸阅，又以候洋弁故迟。时京师发电行在，尚须展转，计初五刑期，已不及挽救，遂置之。不知尚书固毕命于初六日也。惜哉！原折

[1] 《赵慎斋年谱》页25附录《鲍君心增呈请代奏稿》（救赵舒翘的）后有双行夹注云："按鲍君字润漪，江苏丹徒人，丙戌进士，吏部郎中，军机处章京，时随扈西安行在；后官山东青州府知府。"

# 十叶野闻（选录）

许指严

**编者按：**本书二卷，作者毗陵许指严。本文选自下卷第二十八节，记载毓贤在山西的情况，以及义和团在山西的活动。





## 毓　屠　户　六则

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以能治盗名，名为治盗，实殃民也。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以能排外名，仇教杀人，借残酷自鸣忠愤，名为排外，实召侮也。而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

初，毓知山东曹州府，曹多盗，毓至曰“是易治也”。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锁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笼骈列署门，若仪注然。某君语予，某岁曾以事过曹，甫及境，哄传请看毓屠户捕盗，出观之，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缧绁牵曳而过，或叹曰“是十许人者，不逾一昼夜，俱送入鬼门关矣”。予骇然，意谳盗定罪，往返亦须数日，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且其间或有冤者，亦须分别鞫讯。然众语如此，不可不一究竟，逡巡往观之。至

则太尊高坐堂皇，略问姓名履历，即厉声曰“站”。站者立入木笼之简称也。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苟延残喘矣。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适符全数。于是十人之生命一日之夜断送而有余。予不忍再视，遂阑珊归寓，明日往视之，则累累之尸，正如猫犬野兽横拖倒曳而出，云将投入深谷中。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

予乃语友人，功令州县治盗，须详禀上官，得批复而后定谳，即近岁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之例，然亦非府县所得擅主，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友曰：“斩绞之刑始谓正法，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可以无俟请命。然往往速死，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因前岁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朝廷震怒，特谕州县治盗格杀勿论。毓素以武健严酷著，简授曹府，陛见时，自请便宜行事，务使盗风尽绝。故站笼之设乃奉朝旨特许，仿佛视同化外，上官所不过问，即《周礼》刑乱国用重典之意也。”予曰：“然则是否真盗，可不问耶？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友曰：“此则非予所敢知矣，请还问之府尊。”

又明日，遇毓于某巨室中，或问治盗事，则岸然曰：“予到任两月，站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越日，予去曹，闻后杀千余人，暴民聚起，欲围署戕官，某镇救之，始逃而免。毓以能尽法惩治，蒙太后特达之知，不三岁荐升巡抚。山东故多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撄其锋，忽一变面目而以神术习拳，且移其劫掠之能力，以仇洋教。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乃亦大变其面目，举前之斥为化外者，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

按拳匪初起，承八卦教之遗派，大都在博山、堂邑之间设坛练拳。初不甚盛，且畏官府之诘责，不敢公然有所作为。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于是踪迹渐肆，徒党亦渐众。其人皆持大刀往来，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因名其会曰“大刀会”。然溯其源起，实自李秉衡始。毓贤为藩司时，秉衡任巡抚，以仇教相切磋，因是亲善。时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致酿此祸，非褫秉衡职不可。朝议亦主排外，执不允，但调秉衡督川；德人憾不已，遂

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去日，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

及秉衡去，毓果得代，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随，后先媲美也。拳匪探知毓意所在，大肆劫掠，于是有所谓朱红灯者出现，揭竿悬旗，昌言灭教。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诒查办，匪起抗拒，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劫掠教民数十家。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盖此嘉名实自毓所锡也。后毓入都，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惟刚毅等与己见合，乃倚为盟主，以攻反对者，辄大言曰："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指李秉衡），某一即我是也。"其敢冒不韪如此。时拳匪树毓字旗，焚劫无虚日。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毓保护，毓均置不问，匪势益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袁世凯代为巡抚，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

毓贤入都，得端王、庄王、刚毅之赞庇，气焰张甚，辄谓朝议太无主张，阴斥枢臣之媚外，每与端、刚等论议，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端、刚等遂据以入告，乃仍用为山西巡抚。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盖卫军数十人，皆拳匪首领，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自是山西始有拳匪踪迹。毓乃如饮狂药，自称义和团统领，盖愤于山东之被黜，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毓贤痛斥之，至欲列诸弹章。于是郡县承风，莫敢诋拳匪矣。

毓贤在山西，日与端、刚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云云。其疯癫不经，皆此类也。端、刚等叹为义士，隐然倚若长城。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请撤换晋抚，中朝俱置之勿问也。李莲英语人曰："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毓贤闻之，益喜自负。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还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谆谆如训子

弟。拳童跳踉索钱帛饼饵，毓命与之，谓其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皆艳羡垂涎，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即小负贩者终朝劳动，不获一饱，亦推担而起曰"盍习拳，习拳可立富贵"。

既愈集愈众，署中应接不暇，毓亦厌苦之，乃令各州县分给钱米，不复直接供应矣。州县敢怒不敢言，或毅然不与，则拳匪围署滋扰，汹汹欲火庐杀人。此等案日辄数起，毓置勿问也。拳匪向州县无所得，则仍来抚署环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与商安插拳众善法。绿舆朱盖，尊若贵宾。大师兄亦居之不疑，与中丞公分庭抗礼。及开议，毓长揖就教，大师兄曰："吾已与部下约，凡得教士产者，以十之三赏首功，十之三分赐各兄弟，其四入团为公费，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许以便宜行事，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则彼等饷项充足，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毓大喜，亟赞为办理有法，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佑大清，此国家之福也。



是年五月，拳匪扰直隶，联军攻天津，东南各省自保。袁、许等以祸日亟，请速保护使馆教民，勿召外侮。朝旨两可。总署主外交，见祸切肌肤，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廷寄至晋，毓掷之于地，曰："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必不信此。且端、刚等自有主张，岂至先后矛盾若此。"翌日，端、刚函至，则果饬其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语家人曰："吾几为汉奸所误，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誓不复入目。"一意主庇拳仇教。六月，遂命大焚教堂，杀教士。太原为首倡，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烟焰满城。毓登高观之，叹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不许，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吾有命，胡仆仆为。"

拳匪焚杀之惨，实推山西为最。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其力小而弱，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故其力厚而强也。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暗无天日，有目击者尚能言之。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恐祸

八月，李鸿章奉命议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案中声言山西杀戮之惨为各省最。朝旨乃令毓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朝旨乃将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著即行正法。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乃有归结之一日矣。

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折回晋境时，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劫掠之事视为惯例，各属亦不复上报，而毓亦知忧惧敛迹，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惟拳匪羽翼已成，急切不肯收束，且鸱张益甚，见毓之惧祸灰心也，日聒于抚署，谓京中消息纯系汉奸谣言，实则京中使馆已焚，洋人尽杀，指日可望太平，统领不必愁烦。毓被嬲不已，乃曰："朝旨亦可假冒耶。尔等速自为计，毋溷乃公。"拳匪知不复可混，乃啸聚各乡，为攫金鸟兽散之计。是时州县强项者，始不关白上官，自行痛剿，毓亦不过问。有平遥令某者，以家财激厉死士，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骈诛之。拳匪欲报仇，诉于毓，毓曰："尔辈劫掠为生，即非义民，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尔辈须往查明皂白，吾始可为之代办。否则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劫掠者王法所不赦，吾安能庇尔辈？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旦夕待罪此间，尚能为尔辈护符耶。今本省洋教已尽，尔辈宜往京师、天津、山东一带奋其义勇，自树一帜，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拳匪语塞，但求抚公怜悯，发给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曰："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语毕，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拳匪乃谢曰："公真清官也，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且公行有日，兄弟辈尚当醵资为公寿。公毋自苦，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保公无罪也。"毓谢之，且嘱其勿尔令朝廷生疑。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

罪魁惩办之旨下，秉衡、刚毅已前死，惟赵舒翘、毓贤尚存，宜立即正法，以谢外人。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将行；寻又得抵甘肃

# 徐悔斋集（选录）

徐继孺



**编者按**：本集共18卷，1935年大梁刻本。徐继孺，字又稚，晚号悔斋，山东曹县人。光绪庚寅年（189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1893年充陕西副考官，1895年督学河南，后历署山西太原、汾州等府知府，补潞安府知府。今选录徐在晋省任知府时举办保卫团、筹议晋省边防的几则禀折和书函，从中可以看到山西义和团活动的情况，以及地方官绅对义和团的态度。

## 上山西藩臬两司遵复会讯浮山县盗案禀

敬禀者：卑府于五月二十二日奉宪台札开，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蒙巡抚部院毓批，据平阳府禀，获盗刘河清等，讯明开具供折，禀请就地正法缘由。蒙批据浮山县武令会同营弁，于初三日在岳阳县枪伤贼匪二名，拿获刘河清等五名，起获赃物，供认曾在洪洞、襄陵、岳阳并浮山张思豪家，迭次行劫不讳。请照会匪章程就地正法等情。查此案先据该府及洪洞吴令具禀，经本部院专札饬知，以义和团民如不滋扰地方，不得以匪称之。兹该府竟以团民为团匪，且以大刀会名之，不知团民与大刀会乃系两种。如果真有抢掠情事，即系土匪，不得强加会名，致涉文致。此案虽据刘河清等供认入会，若非假

冒，即系畏刑妄供，且抢劫四案适相巧值。仅据浮山县一处具报，又未将行劫各案日期叙入供内，疑窦滋多。总之，会与匪截然不容牵混，直隶滋生事端，正由漫无分别，该府岂不知耶。红禀又称教匪，则更不可解矣。所请就地正法，实属草率，仰按察司迅即遴委明干妥员前往，会同该府提讯刘河清等，是会是匪，录取确供详办，以昭核实而免枉纵等因到按察司，移会到布政司。蒙此，除行平阳府遵照外，合亟会委札到该员，立即遵照院批，迅即束装前往平阳府，会同该府提讯刘河清等，是会是匪，有无赃据，录取确供详办，以昭核实而免枉纵，毋稍草率，致负委任等因。遵即于二十三日起程，二十九日抵平阳府。卑府崇于二十五日奉宪札并同前由。三十日调齐卷宗，会同审讯，另开供折呈鉴。

查山东、河南、江苏等处之大刀会，直隶之义和拳团民，皆系乡民练习技艺，保卫身家，并不滋扰地方。诚如宪札所云，不得以匪称之。兹据刘河清等供认，随从行劫得赃骡马包袱多件，则不得不以匪论。虽供内有杨廷和倡立大刀会，照营规设有头棚、二棚、三棚等语，确系游勇借以惑众。又起获画像，乃寻常戏弄之物，不足为立会之据，自应按律照盗匪办理。卑府崇据浮山县武令禀报，曰会曰匪，牵混不清，实属疏忽。红禀教匪教字，系会字笔误，卑府复核无异。此卑府等讯明各犯是匪非会之实在情形也。又据刘河清供，任三、王连友们前往浮山当铺典当，被差拿获，小的同往浮山县要人，任三等亦被放逃等语。与英国教士陆义全卫理森禀报无异。该县武令未将情节叙入案内。又据刘河清、李登法、侯立楷供认，浮山、岳阳两案，并未随同往洪洞、襄陵行劫，与原供不符。杨廷凤、王连友、孟老五、孙老十俱系要犯，未经拿获。卑府等再三研讯，尚有未谐，拟饬武令迅将任三、王连友向该县典当情节查明声叙；杨廷凤等各犯严拿惩办，余匪差缉务获，并将刘河清等发回备质。一面饬洪洞、襄陵、岳阳三县将供内所有各逸犯勒限缉获，并将行劫各日期，移会浮山以备复讯。并严饬各该县勿得迟延推诿，若或畏葸避就，即行详请参撤，以警玩泄。此卑府等讯明原案未谐各节、拟议办法之大概情形也。

抑卑府等更有请者，现在天时亢旱，粮价昂贵，游匪乘机煽惑饥

上以实求，下以名应；阘冗之吏，不知振作；贪诈之流，转借以为肥己虐民之具；脂膏竭尽而吏不餍，怨声沸腾而上不闻，盖官民之隔阂久矣。夫晋民良懦，人所共知。而近有一种谬论，以为晋多奸商，非以刑威制服不能禁其把持，一时能吏，去慈惠而尚诈力。当此兵凶战危、年荒财尽之际，若复临之以武健严酷，民心一去，一线之命脉绝矣。是故吏治不讲，则民心不得而固；民心不固，则内奸不胜其防；内奸不除，则关隘不得而守。四者相因，皆为内治之根本。而整顿吏治，尤为根本中之根本。伏惟宪台抱知人之哲，奖爱民之吏，安内攘外，于以屏蔽长安，控制直豫，天下之幸，大局之幸。议者谓练兵筹饷，当今急务，安得置之不论？不知战守大局，以兵食为亟，若为保卫晋疆起见，则吏治为先，兵食为后。况练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筹饷又以不糜饷为要。山西一省，固大局之所维系，而战守事宜，则非通筹全局，不足以操胜算，尤非庙谟先定，不足以息众喙。

区区之意，只据晋省情形而言。梼昧之见，是否有当，伏望俯赐训示为幸。肃此具禀。



## 上山西抚台锡续陈晋省防守事宜禀

敬禀者：卑府以防守紧要，据晋省情形上陈管见四条，谅蒙钧览。兹再续陈数事，伏望裁择。

一、南镇驻扎，宜酌量移置也。太原镇驻扎平阳，西控潼关，东瞰井陉，往来冲途，诚为中权扼要。今西幸长安，则平蒲一带已属腹地，而平定、潞泽最为南路吃紧之处。平定既有两湖勤王之旅及新募数营，以之扼守固关，自可无虞。而潞泽一带隘口林立，又为通南数省大道，直豫有警，即当严备。拟请将潞安协移驻泽州府之拦车，太原镇移驻潞安府城，辽州之黄泽关等处，亦当分设营汛，以实要害。其平、蒲一带，酌留一营一旗，足以资弹压而已。

一、营务处宜假以事权也。藩、臬、道各有专司，抚标练军南北两镇以及新招各军，事体繁杂，稽察之责，不得不寄耳目于营务处。今营务处司道会衔委员禀商司道，司道回禀抚院，辗转延搁，已多迟误；借口推卸，坐失事机。拟专派大员总摄纲要，小事专决，大事关

白施行，庶几事权归一，威令可振。

一、地方官宜假营务处衔名，以资联络也。文武不相辖，遂不能水乳。府州县有急请兵，文书稽迟难以应机。而营务之废弛，兵勇之骚扰，地方官亦不敢过问，此法制使然也。拟请将北路之大同知府，东路之平定知州，南路之潞安知府，加以营务处衔名。北路除口外七厅，绥远将军归绥道，皆有专责外，即委大同府会同北镇以防东北各隘口，则居庸关后路可以无忧。东路即委平定州会同各营，以防固关及附近各隘口，则保定后路可以无忧。南路委潞安府会同南镇，以防潞安所属及泽州、沁、辽各隘口，则与河南之怀庆、彰德犄角，而南顾亦可以无忧。文武相为维持，声息不至隔阂，稽查奸细，责之地方，相机策应，责之镇将。如此则以本省之兵力饷力，办本省之边防，不虞支绌。

以上三条，考之地形，参之旧制，量为变通，是否有合，伏候训示。肃此具禀。

## 上署山西藩台许自请撤任禀



敬禀者：卑府窃查本年自中外开衅以来，叠奉宪谕，遵旨将驻华传教洋人驱遣回国，并妥为护送等因，节经遵照在案。汾郡洋人三名及男女大小口七名，据汾阳沈令于七月二十二日禀报护送回国及出境日期。旋于二十四日禀报，护送洋人行至中途，被拳民杀死各缘由。伏查此案虽经沈令办理，而事前实系与卑府密商，意见相同。当是时邻境州县拳教相仇，教士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诚恐该洋人久居府城，致遭不测，是以遵照前因护送出境；而中途被戕一节，实属意料所不到，又为防范所不及。现值和局开议，恐有窒碍，应请以保护不力，将卑府先行撤任，听候惩处，以免外人借口。不胜悚息待命之至。肃此具禀。十月二十日。

敬再禀者：卑府自请撤任一节，实因事变难测，不得不陈明前因，以备后日之虞。此事关系重大，既不便使沈令独任其咎，亦不忍令汾阳百姓受其株连，区区之意，千祈鉴察。抑卑府更有下情，素蒙关爱，请得而直陈焉。卑府来晋将及三年，双亲在堂，有阙定省。本

## 答李心海

得九月二十五日来函，得悉紫荆关情形，兵力尚厚，自可无虞。大局溃裂至是，不战不得谓之守，以战为开衅，惟有拱手奉让耳。数十年来偾事，全由于此，今尚不悟，大事去矣。近闻香帅来电，和议不成，各国已发哀利美敦照会云云。“哀利美敦”者，西语战书也。果尔，则以战为守，较有把握矣。

## 答李心海

嘉平初旬，得冬月五日书，欣悉台驺抵陕，伏想尊候胜常。和约十二条大权全假彼族为之。于邑固关一带刘镇光才到后，防守极为得法，敌人屡次窥探，皆未得手，现只获鹿敌兵数十人在彼守冻耳。紫荆万军尚可恃。近闻法人照会广昌县，预备供应，并谓直隶地界，不准山西驻兵。狡谋百出，先著恐又让人。病在腹心，不在四肢，为之奈何！某乞假未报，忽有题补潞安之示，决几不早，又复羁绊，银章铜符，得之反成赘疣，可愧可愧。潞去曹不及千里，不免又存系恋。但不知天心如何，能容数年偷安否耳。

## 答王筱汀

顷奉复笺，得悉移席邺郡，晋豫情形，如出一辙。宋、马各军高会省垣，井陉、紫荆各关隘，皆系新集之军，幸而清帅督率认真，敌人未敢轻窥，然大厦一木其何能支。刻闻和议将成，果尔，又将撤防，一切新政，且复煽矣。某退志已决，虽未得请，开年必当挂冠。来书论佐帅办理民教，似谓发之太猛。顾兹事之起，瞬息千里，人力不得而施，一时非种大半诛锄。而拳民滋事正法者，亦正不少。盖其忠诚出于性生，早置生死成败于度外，真不愧满洲奇男子。当时人多议之，事后人多笑之，人心如是，可为浩叹。李鉴帅一死，千古议者不察，或咎其轻于一掷，不知人厄天穷之际，惟有生死可以自主，骑箕归天，仁至义尽，复何间然。

# 山西解州拳案

何见扬

**编者按**：何见扬撰《省心堂杂著》，上卷为公牍，下卷为杂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铅印本。本文选自上卷，大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内标题为原书所有。



## 办理解州拳教情形上升任湖广总督张制军禀

敬禀者：窃卑职署理山西解州十阅月矣，夙夜兢兢，时虞陨越，职分当为之事，无敢怠忽。惟本年拳教相仇，关系天下治乱。拳匪入晋，尤关全省祸福。卑职智短才疏，当兹时事，深恐覆悚，贻患无穷。所幸千虑一得，略有把握，不致办理乖方，上廑宪虑。谨将前此措置情形，一一为大人详陈之。

窃解州西南界连秦豫，东辖盐池，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拳匪猖厥之时，蒙河东道防备甚严，惟解州城垣坍塌不堪，练勇二十名不敷防守。卑职一面筹款补筑城垣，一面购买军火，添募练勇四十名，声言无论真假义和拳，均不准进城滋扰。又恐本地学习日多，易招外匪。然前奉毓中丞示谕，准人习拳，又不便明示禁止，惟有设计以遏制之。即传谕各乡社曰："如欲习拳，必先赴州署报名，准学一月，即送天津打仗，不准在州逗留。惟送津盘费，必须自备。当量其身家

可备资百金者，方准报名，否则一概不准。”似此阴为遏制，四乡即不敢肆意要挟。从此内匪不生，外匪知有预备，亦不敢来，所以州境不害教民一人，亦不戮拳民一人。

城内有耶稣教堂一座，系瑞典国人男教士查明道、女教士柏安泽扶贵英。六月初五日，河东道护送运城洋教士出境，卑职亦护送查明道等赴陕，旋由老河口至汉口。其临行时交衣箱十余口寄存在库，权将教堂改为团练局，以免焚毁。当拳匪方炽之时，卑职如此办理，绅士颇以为疑，且以保护教堂生谤言者。迨后见绛州杀戮之惨，始感幸卑职潜遏乱萌也。统计山西全省，不遭拳匪之害者惟解、蒲二属。

溯自六月初一，省城焚烧教堂，杀机一开，通省效尤，自北而南，蔓至平阳、绛州逼近解属界地，河东亦震动矣。解州尤为吃紧，盐池工役万数人最易藏奸，万一被匪煽动，乘机抢夺，其害何堪设想。而且一切空虚，谣言四起，卑职坚持定见，不为摇动，即札饬四属县，不准拳民进城。札内有云：“如有处分，卑职先任其咎，断不以此相累也。”该属县碍于前毓中丞示谕，迟疑不敢言禁，迨接卑职飞札，遵照州境办理。间有不服弹压者，卑职派员前往，随即解散。一星之火，易于扑灭，不致燎原，所以四属县亦不害教民一人，不戮拳民一人也。……

今和议将成，善后诸事，均易处置。现饬该教民领去存库衣箱，仍回教堂居住。查入教之人共五十余户，解州十余户，系极贫者，均照平民一律灾赈，无分畛域。尚有三十余户，系永济、临晋、虞乡之人，应由各县另行赈给。汇兑票号并未存有洋教士汇款银两，遍查境内亦未有英国、法国、义国教士，亦无比国方主教及刚国大臣费祎等员，卑职仍复出示悬赏，以期知情报信。卑职前今办理之实在情形也。除禀本省抚院司道外，肃此谨禀。

谣言洋贼近日攻打紫荆关，伤亡我军不少，不知确否。但有军械车自南向北而行，由我邑东路经过，其谣言似非无因也。

其二：洋夷肆虐遍东陲，朝夕曾将我晋窥。贼势猖狂方日盛，烽烟炽灿任风吹。文官畏死多迎寇，武将贪生不出师。宗社沦亡畴克复，忠臣义士暗衔悲。

晋丰当局请客，余于午刻诣晋祠赴席。共六席。席罢申刻矣，黄昏乃归。席上有徐沟商言，徐令甚贪，粮店因支行不发官价，多未开市。吁！令贤则民自安，令不贤则民受害。当此之时，民困已甚，而官不能视民如伤，反鱼肉百姓，是困上加困也。蚩蚩者氓，其何以【堪】。

人心又皇遽，闻洋寇教民攻打我晋关隘，官军沿边防杜，晋人所以不安也。

十二日己卯

一入新年，乱信又紧，粮价又涨，闾左人民是以皇遽愈甚，而到处生意不开市者纷纷也。

闻寇偶成：频闻东北动干戈，残害黔黎奈若何。士气馁虚常退溃，贼情狡诈屡求和。庙堂宵旰军书急，畿辅沉沦洋寇多。不识何时飞将至，□□□复旧山河。

山西诸帅：堂堂大帅拥雄兵，秉节安居晋省城。只见帐中旗直竖，那知关外贼横行。教民谋叛仍思护，洋寇窥疆不出征。购买黄金何意念，依然军饷不充盈。

十三日庚辰

谣言教民引洋鬼子入寇紫荆关。

十四日辛巳

直隶各州县官于去冬迎寇入城，借口保守地面，其实贪生畏死，为叛逆之臣也。乃竟有谓迎寇入城甚是者，则君臣大义澌灭殆尽矣。

去日已入灯节，城镇村庄率皆点灯，山放烟火，以贺元宵佳节。今岁十分肖疏，则年岁凶荒，人民困苦，于此益见矣。

十五日壬午

感时：光阴荏苒又春风，洋贼仍然扰北东。乱信频闻燕赵界，军书屡告庙堂中。筹兵筹饷勤宵旰，议战议和无始终。一旦赫然天怒

奋，区区小丑扫俱空。

去秋及冬常以和议，不出师征伐。而寇贼肆扰，杀害群黎，盘踞京都，□不退出。而我之臣民均执和议，不作恢复之谋。一入新年，又闻寇贼进犯，显系贼以和字愚弄我臣民，我皇上若识破此奸谋，一旦赫然斯怒，大行天讨，跳梁小丑不难骈首悉就诛戮也。

天阴一日，殆将雨乎。新年以来，米粟昂贵，天若降雪，或盈尺或七八寸，则粮价庶可少减矣。

廿一日丙子

在城谣言纷纷，谓北格镇一带又起义和拳，不敢白昼练习，皆在夜间而行。县尊闻之，遣役密查，亦无端绪。

廿二日丁丑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略。

此次衅端之开，虽由义和拳肇祸，而诸王大臣信拳之咎，实由洋夷凭陵我邦，为恶已甚，我国臣民忿恨素积，至今发泄，为我之不敌外夷非真力不足也，或奸臣外附，或庸臣受贿，或大臣畏死，或疆臣异心，只顾肥己肥身，那管误国误民。朝廷即欲奉行天讨，以灭洋夷，而为人臣者率多窃位、苟位，不思竭智尽忠，湔雪国家之大耻，乃不得已而议和。久之，和议不成，不得已而杀诸忠臣，勉强就和。我皇上为此抑末如之何也已矣。敬请此谕，其不能言之苦衷，可默喻之。此谕一出，必失天下之望，诚可痛哭流涕也。

廿七日甲午

日来乱信又紧，人心十分浮动。盖因近日太原府知府诣固关，撤关外之兵调入关内，遂为洋寇不日入晋耳。又谣五台县有教民勾引洋寇入界矣。

斯时大患莫甚于奉教之匪，名曰入教为善，其实祸中国也。中国若无入教之民为洋夷之羽翼，安有今日之患乎。然此亦天意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闻乱偶拈：军书紧急日频闻，边塞于今寇贼纷。风势凶威摧叠嶂，云容惨澹隐斜曛。贤臣被杀畴当敌，良将无权孰扫氛。昂首问天天不答，人心思乱又何云。

其二：邸报曾言和议成，谁知狡贼肆奸情。侵吞边塞多洋寇，扰

乱中华尽教氓。侮圣陵贤心倍昧，欺官害国势弥横。中山酒饮醉千日，潜伏深林到太平。

廿九日丙申

感时：频闻和局有成规，寇贼如何没退期。戈甲依然纷海宇，烽烟仍旧造边陲。封疆未见勤王将，魏阙无兴问罪师。臣尽偷安惟苟禄，望谁奋勇灭洋夷。

二月初二日戊戌

天将送晓，仍在梦乡过活。梦偕王绀塍、郝济卿、刘仲经至马莲峰家，呼莲峰诣京并辔而行，正与马家之人别时乃醒。当此时正公车北上之时，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此等大典莫能举行，军书告急，宵旰不能安，人民常惊恐，洋夷教民横行益甚，此诚可痛哭流涕者也。身未能诣都应礼闱试，而乃形诸梦寐中，一则痛耻辱之未洗，一则恨寇仇之未灭。致为士者沦落草茅，而无由一伸其壮志。抱愤不平之气，于此益见矣。

慨时：目前世事乱如丝，风雨乖违莫顺时。菽粟匮空无可觅，干戈不息又何之。疆场士卒心都涣，闾巷人民色尽饥。商贾农工咸坐困，鸿嗷遍野实堪悲。

其二：农因世乱惰桑麻，积困弥深处处嗟。鹤唳风声非一路，儿啼女饿岂千家。荒原有众挑菠菜，野圃无人看杏花。贼寇屡临三晋境，匪朝伊夕噪乌鸦。

有人自省归，言晋抚锡良业经革职，新抚尚未履任，藩司代理巡抚事。民心为之大快。

正月二十三日，洋寇犯龙泉关，官兵用大炮轰退。恐贼复攻，马帅督兵于二十六日出省诣关杜御。此里中剃头匠王姓在省亲见者也。

初四日庚子

去日在徐沟会上作：触目巍巍大会场，萧条气象实堪伤。民皆憔灼愁时乱，货不流通见岁荒。个个相逢嗟有瘾，人人邂逅叹无粮。春台演剧声都歇，乞食贫穷竟发狂。

去日途中：追风赤马破红尘，一路相逢尽饿人，深恨家无粮万斛，博施广济救穷贫。

其二：疗治寒冷又充饥，取草椒株暨树皮，遍野哀鸿嗷待哺，眼

看雨泽且愆期。

初五日辛丑

诸友一见，即言时事甚危，人心率皆离散，有岌岌乎不可支撑之势。况乎雨泽愆期，饥民众多，殊令人悚惧之至。

饥民匄食：鸠形鹄面众编氓，匄食沿门不断声。施舍莫闻慷慨者，哀求终日泣喤喤。

此村饥氓众多，来馆两日，而馆之左右家户乞食者不断。自朝至夕，未免啼号之声入耳，痛心不容已也。年岁告凶，群黎饥困。民牧睹此，其何以措置耶。

南席一村素称富足，自去岁大乱年饥，而穷困者遂层见迭出，气象亦觉萧疎，人情大异前时。今春为乞匄者更多，有心世道者能不蒿目伤心耶。

初六日壬寅

饥民无所得食，柔懦者沿门乞匄，强梁者夜间偷盗。自余来馆村中，夜夜逐贼，巡夫警夜，枪声不绝。饱暖之家，亦莫能安也。

夜半偶成：敲锣击柝报三更，客馆幽人鹤梦惊。颈项依然殊疼痛，心怀抑亦觉和平。星临竹牖春光满，风送花阶夜气清。警盗巡夫都呐喊，街前不断鸟枪声。

其二：床前炉火正纯青，流溢光芒照满亭。诵读声音刚寂寞，研术意念却珑玲。春风可冀深宵挹，细雨空怀一夜听。合眼重寻蝴蝶梦，晓筹虽报莫能醒。

顷因雨泽不降，粮价又增，人民困苦业已不堪设想。菽粟腾贵有增无减，饥馁之民有不转于沟壑者乎。当是时也，洋贼窥晋，势已垂涎，而晋中教民尤盛且杂；溃兵殊属可畏；加之饥民纷纷，到处众多，设有不法之徒揭竿倡乱，其不相随为贼者几希矣。天意茫茫诚不可测。

京师被陷无人恢复：跳梁小丑据京师，将帅如何不伐之。武穆精忠无寄托，西平重任孰肩仔。中兴汉室怀诸葛，光复唐都羡子仪。今日盱衡天下势，含羞忍垢意忘危。

十一日丁未

常来馆之书商，今朝来言，其书局已坏，现已坐困家中，虽欲耕

田而无力，谋再觅一号而又无人用，将何以为生耶。嗟夫！今岁商贾失业者纷纷。年岁告凶，家人饥馁已不堪矣，在外之人又失业归家，其困不又甚乎。闻太谷城中商贾于正月散归者四五千人。一处如此，他处亦可概见矣。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蚩蚩之氓，所以日不聊生也。

十二日戊申

王绶自吾邑来，路经北格镇，见兵马纷纷，自南向北征行，言已过数日矣。闻系新放晋抚所带之兵，想洋寇窥晋依然紧急，不然新抚胡为带兵履任耶。

洋寇狡诈多端，自陷我京师以来，即倡和议，愚弄我之司牧。而我之司牧不思报仇复耻，誓扫群丑，只以和议二字欺罔朝廷。故迄于今，军务倥偬，寇贼往往犯我晋疆。晋之人民浮动逃窜，一月数次，殊令人悚惧叹安也。

十六日壬子

吊晋抚毓公贤受法：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

毓公伏法之邸抄，前已登记此册。顷闻人言，公闻新疆充军之命，由关中西行，抵甘肃兰州停骖署。陕甘总督李廷箫请筵之日，正法之谕到省，公遂正命于兰州。李总督目击心伤，忧愤特甚，越一日亦卒。晋省群黎闻之者，不忍言公受法，皆言虚幻不实，朝廷断不杀此贤臣也。啧啧焉谓公暗来吾晋，保护山西，则晋民望公之心切矣。

廿二日戊午

太谷于去日开棚考试，童生玠儿来禀，言吾邑于本月十八日开棚考试，但未知有多少童生耳。由近年来视读书甚轻之风，加之军务倥偬，饥馑频仍，则应试者必大减矣。诚士为国家大典，近来视此事儿戏，士风所以日就污下也。世道所以愈凌夷愈衰靡也。

和款中有诛洋夷、戮教民处停考五年一条。太原、太谷两邑皆有此案，今竟考试，想和款所定之条非真，系教民私造者也。当此之时，教民横甚，今日造此谣言，翌日造此乱信，而且凭恃洋寇之势，凌侮平民，恫喝官长，而官皆俯听教民之言，不敢抗违，亦惟加责百

姓而已。此时之百姓，痛恨教民较去年愈甚，怨官袒庇教民，欺虐不入教者愈深。民心如此，安望天下治安乎。盱衡大局，倍觉惴惴。

东家赈济里中贫穷人谷六升，谷存余馆楼中，皆来馆取谷，业经两日。此次较去年腊初赈济时人数又增。凡来领谷者，皆有饥色，莫非鹄面鸠形。今春之困，较去冬尤甚，闻饥毙者，纷纷不绝，殊令人浩叹也已。

廿四日庚申

去岁一乱，货不流通，凡从他省所来之物，价皆倍蓰。如药材、海菜、糖、纸等类是也。

当此之时，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斤面六七千文。且非止此也，斤葱三十文，每斤菜一二十文，生姜每斤三百文，每斤猪羊肉二百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廿六日壬戌

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贷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公抚晋才数月，晋民爱戴如此其深，非以公尽忠报国哉。

廿七日癸亥

市侩为官，只知肥其身家，安谋为国尽忠。夫官为朝廷之股肱耳目，且曰民之父母，天下之治乱，国家之休戚关焉，何可以市侩为之。矧市侩志在求利，君臣大义莫之能知乎。然捐纳之例一开，则市侩皆纳资以作州县官矣。朘削民之脂膏，积累既多，又加捐而为知府道台矣。再行贿而为臬司方伯矣。又未几而为封疆大吏矣。天下之官皆市侩为之，安望其上则为君分忧虑，下则为民除疾苦哉。今天下大乱，无一为君分忧之臣，无一恢复京都之将，其以是也夫。

廿八日甲子

君子思不出其位。余之所思，则未免夫出位矣。即如京城沦陷，乘舆播迁，而夙兴夜寐惟思有恢复之师、勤王之将，直将跳梁小丑一鼓而平之。乃思之至今，莫能慰望，京城仍然沦陷，并无恢复之师，乘舆依旧播迁，不闻勤王之将。区区之心，未免愤激扼腕抱恨不平

也。然此由平日无涵养工夫所致耳。身处草野之中，而心存朝廷之上，非思出其位而何，安得不见讥于君子哉，艮止之义宜思矣。

朝廷之上，臣尽贤良，即天下之司牧，未有不尽心民事仰副朝廷者也。其不肖之官，亦必屏而黜之矣。

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州县各官不敢一撄其锋，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

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人心不顺，而谓苍天不怒耶。

赈济教民：宏开仓库恤穷贫，讵料沾恩独教民，赈粟赈金三晋遍，善良依旧饿其身。

三月初一日丁卯

太谷城书商来馆言，太谷县考，应试童生才二十一名，祁县应试童生才九名，徐沟才一名童生应试。煌煌大典，而人皆视为艰难之途，时事亦良可慨已。每邑应县试童生皆不足额数，此何以故？亦由入泮之人穷困者多，反不若身为商贾者之衣食丰足耳。

书商又言，太谷县东西两关厢设立赈济厂，今春五日一放米，大口一升，小口五合。从前不知饥民多寡，如二月十九日两厂，男女老少共二万五六千人。二十三日一次三万人。二十八日一次领米者两厂垂四万人。道途上不免有饿死者。闻再放一次则撤其厂矣，米亦不足矣。

初三日戊辰

今年正月初三日谕旨原录：略。

敬读此谕，凡与洋寇不协者，莫不骈首喋以快敌心。尚书启秀闻于京城沦陷后，图谋恢复，以灭寇贼，事未举行而汉奸泄谋，寇遂挟制庆亲王奕劻、傅相李鸿章俾请杀之。此所以天下无恢复京城之人也。我国忠良悉听寇仇之言而杀之，抑亦不得已而为之耳。然忠臣义士究未免于气短，群黎百姓亦皆为之寒心。二月中旬，有人见将所杀诸王大臣之尸载柩从徐沟过去，言诣北京令寇仇验看，何自馁之如

初九日乙亥

天下治乱，亦世道之常。自去年已来，洋寇扰乱，以一“和”字愚我，而我甘受其愚，将奋身杀敌之诸王大臣幽禁黜戮，以图和局之成。此民心所以不固也。而洋寇仍然肆虐掠夺城池，我兵亦不奋力行诛，一任仇敌横行。近又攻打固关，以图入晋。刻下人心皇皇，不知何以安置身家耳。且闻洞儿沟暨各处教民日事操练，显谋叛乱。晋之司牧，不思解散之策，而唯赈济银米，行牢笼之法，教民所以肆无忌惮也。

慨时：迩来无日不张皇，又动干戈又缺粮。士卒虽多谁敢战，人民尽馁莫能康。在华教士陵官长，奉教愚氓辱善良。贼犯固关三晋震，军书紧急告朝堂。

今朝有许多官兵自西南向东南行，从此南席村西官道经过，想是诣固关杜御贼寇。

今日人心浮动太甚，有言贼入固关者，有言在关外攻击者，议论纷纷，不一其词。总之，寇窥晋地之势危矣。



有人言，新抚岑春煊于前月二十八日履晋抚之任，于本月初六日带兵到固关杜御。

初十日丙子

意欲入山觅一僻静之地以避世乱。然数年凶荒，山中之人率皆饥困无所得食，避乱者持粮入山，悉被攘夺，反不若在家之安也。反复图维，无所为计，只得听天主张，或安或危，不能为之必耳。

仰观天意，俯察人事，世乱未能遽已。但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会逢其乱，俾我不能安然朝食耳。此非特余之不幸，而实天下国家之不幸也。诗曰：心之忧，云如之何。

王介春家中看人来呼归家，因寇贼深入攻打固关，晋人震动之故也。介春已于早餐毕登程，向北而行。此村之人，闻介春归而人愈皇皇矣。余亦为之不安。

午刻末，谨遣瑄儿诣李满庄商请父亲大人旋家，以谋避乱之策。是否移动，迨言旋后再作筹划之思。

十一日丁丑

洋贼纠集教民攻我晋关，而晋之司牧一意抚恤教民，每月大口赈

道二教为歧途，原非正路，故曰异端。古今圣贤，未有不遵儒教辟异端者。释、道二教，其有害于儒教也甚大矣。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已]。"

十一日丙午

武立斋于晚间来馆，言晋抚于本月初旬迎三百洋夷以十六人为百入固关，到晋省城其实四十八名。故各州县官皆听教民之言，差役到村庄捉拿去岁习拳之民。

十二日丁未

现在捉拿去岁习拳之民十分吃紧，太谷捉获水秀村一名，到案笞一千下狱。凡练过拳者，莫不遁逃。又闻本月初七日，将榆次所称大师兄年二十岁、二师兄年十五岁者，业经正法于省城矣。人情愈觉汹汹。为民父母者，独不畏民变之祸乎。或者以晋民懦弱，不敢为乱，任行鱼肉而无妨。其如民心之离散何。身居民上，不能庇民，反听洋夷、教民之言以虐民，其如父母斯民之谓何。

十三日戊申



迎洋夷入晋：晋川司牧太无情，背义曾将剧寇迎。大帅罔谋遗重地，雄关不守散官兵。膏腴沃壤由人取，曲巷穷闾任虏行。试问主持斯议者，寸心胡以对君氓。

十五日庚戌

余于去日诣太谷城，遇县令出署，向南而去。询问土人，乃知县令被教民胁制到南门外里许黄庄监视拾取去岁被拳民所杀教民之骸骨。其尸骸俱填井中，勒令邑令备棺三十定，以敛其尸，勒令邻里乡党入井取尸。凡尸必用酒洗，以新棉花拭之。一切应用之物暨花费之钱皆村人供给。村人共三四十家，每日十家供驱使，此外尚有衙役照料。街市之人，莫不痛恨教民，敢怒而不敢言，亦惟仰天呼之而已。

又押二三十村去年社首在署，皆因教民控告。太谷邑令传各村社首到署，暂且缧绁，听候洋夷之信，再为定夺。县令亦不知何以措办也。

十九日甲寅

昨日在大常村与诸友相会，皆言时势不可为矣。凡涉于洋夷教民之事者，断不可出诸口，一或不慎，必受其害，默足以容可也。人心

离散于此始焉。

闻吾邑教民横行太甚，被教民控告者纷纷。衙役日事拿人，致扰乡村不安。官只顾教民之逞强，而不虑百姓之受害。世事至此，奈之何哉。

当是时也，人皆思乱，而无安享太平之心。所到之处，无一人不扼腕太息，致怨我生之不辰耳。

二十日乙卯

昨夜三更，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倾盆而至，人在黑甜乡中，全行惊醒。其雨亦下一阵而止。天盖警诫时人，欲其悚然恐惧，改其恶而从其善也。

斯时世乱纷如至于若此，而人情之狡诈，风俗之淫靡，非但不能挽回，而且尤觉其甚也。上天震怒其在斯乎，诚恐天下之乱未有已时耳。

象河大涨，淹没多少村庄，南席村更甚。日垂落王介莼呼余诣村西一观，田畴水深尺余，麦皆浸于水中，梁苗谷苗已被水浸。村南犹浅，人言村东村北更深，特未去观耳。未到暑月，先有被水患处，年岁不知何以结局也。

廿三日戊午

闻刻下有兵诣固关者，前已撤固关之守，今又有贼窥伺，乃遣兵把守，殆如儿戏也。

榆次教民控告其姚村里邻，官为判断，不合其意，遂咆哮公堂，辱骂邑令，而邑令隐忍受之。旁观兵民谓其强霸〔?〕辱骂父母官。彼又骂众，众怒殴之几毙。榆令丁忧解任，尚无人接任。凡在省候补者不愿接办，以教民之横行也。

廿四日己未

有人言潞安一带官逼民变，屯聚万人，与洋夷教民构衅，由省发兵去弹压，不知确否。

廿六日辛酉

去日在柳林庄午尖，该庄之民被教民控告者垂百家，率皆逃避。该庄共三百余户，教民六十余户。去岁拳民去杀之日，邻里有先使逃遁者，有临时隐匿者，故只杀残疾数人而已。刻下不念前好，而反寻

仇虐害里人。此该庄百姓痛恨教民所以更深千百倍蓰也。余尖时，左右无教民，百姓乃敢言受害之事。言语之下，痛心疾首，有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之意。

五月初三日丁卯

家门街上委员纷纷而过，想诣洞儿沟办理教案，致使民心不安。闻邑令履任才四十日，而已有解组之心。盖以教民凭借洋势，横行里巷，欺虐乡邻，不能制伏也。

前月十七日，古城营教民将去岁被殊之尸用棺盛敛，抬入洞儿沟，堆积教堂中。棺六十余定，古城营、古塞、南城角、罗城等村出棺钱。每棺十六人舁，皆派左右村庄之民。不知他村之多少，吾村已派三十二人。教民十分凶恶，虐使百姓，官且为彼差遣百姓，人人怨恨，所谓犯众之怒是也。《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今教民专其所欲，犯众之怒，一旦势败，其被祸之惨不有更甚于去年者乎。去年拳民蜂起，已见天怒人怨之甚矣。今不悔罪自责，而反怨天尤人，横行暴虐，虽欲免乎天诛，岂可得耶。

时势：夷人扰乱入山西，奉教愚顽意更迷。恃力逞凶充僻壤，凭强播恶怒群黎。搜罗财帛如饥虎，驱使官僚若小奚。三晋乡村多涸鲋，含悲抱怨向谁啼。

初四日戊辰

收敛被殊尸骸：教匪曾将尸骨收，勒民舁入洞儿沟。委员护棺开前路，洋寇扶灵在后头。科敛乡村无餍足，遣差胥役不容休。数千黎庶供驱使，怨恨于心孰敢咻。

初六日庚午

里中病者不少，自三四月以来，因病而亡者多，瘟疫盛行故也。闻他处亦瘟疫，人死甚多。饥馑之岁，人民困殆，一染瘟疫，遂不能支，此死亡者所以多也。瘟疫之起，由于去年义和拳纷杀教民，血肉淋漓之所致耳。

初九日癸酉

邑令刘君在德履任才四十日，而具禀请告退者三。业经调黎城县令来代瓜，乃因徐沟县令暴病身死徐民大快，遂着黎城令先到徐沟任。吾邑暂且无人来代，刘君可未知儿者矣。可任则任，不可则止，读书

人之本色也。

晋省候补人员，刻下曾无几人。自去年构乱以来，纷纷出省之员非逃即告。其在省未行者，皆系贫困无聊，欲他适而力不足之员。时势如此，亦良可慨已。

十五日己卯

王郭村于本月初四日又将被殊教民之尸舁入洞儿沟。棺三十，亦系左右村庄之民帮舁。车四十辆，教民乘坐。十二日又将三贤村之尸舁入洞儿沟，未知棺木之数。

洞儿沟教堂中棺木甚多，必有用意，非暗装军火器，即是暗用埋伏，不然胡为运朽骨于教堂中哉。然置凶物于堂中，究属不祥之兆，虽是害人而究难免自害也。

十七日辛巳

今岁邑令于二月下旬县试，童生裁二十人，不及去岁之半。则读书一事，人皆视同弁髦矣，安望闾巷之中，型仁讲让，说礼乐，敦诗书，成熙皞之风俗哉。

自晋抚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宪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

廿五日己丑

闻洋夷、教民勒令南城角村百姓出钱八百千，以消去年杀该村卖肉之教民恨。邑令去日诣洞儿沟，原系为村民宽解请命，未知洋教亦听。

时势：洋夷一意滥贪求，致使闾阎百姓愁。吞取钱财无厌足，教民借势日寻仇。

其二：穷氓无告又无依，世事何曾论是非。一任寇仇行所欲，官都束手莫能违。

其三：百姓贫穷不可支，搜罗财货又频施。动心忍性求无事，是孰挺身敢抗之。

廿九日癸巳

前日在礼房遇三贤村当局财东李逢春被教民控告，管押五十日，

光绪二十三年钱粮铺浮收粮钱，本城廪生段廷英控至上宪，批准刊立定章，勒碑以垂久，廿四年结案。举人某、生员某因立碑以渔利，事遂寝。现任邑侯刘公名德在办书院事，言此事众皆愿立碑记，永杜弊窦。今日在署遂定议，向义善堂公款下余利拨抽刊立石碑经费，不向民间起派一钱，以杜渔利之弊。此系有益阖邑，百姓故办之。

初四日戊戌

瘟疫盛行：乡村瘟疫正流行，万户千家卧病盈，饥馁兵荒穷困后，又遭灾厄削残生。

其二：沿街及巷病相连，饥困人民是孰怜。戎马纷纭科派重，呼吁不歇问苍天。

初七日辛丑

朝廷俯从和议，而输与洋夷金四百五十兆。山西起派八百万金，吾邑派十五万金。太原一邑巨富惟西峰村张家一户耳，然不过万金之产而已。其余数万金产者才十余户，十五万赔款乌能凑足，此诚千难万难事也。

赔款：议成和局把金赔，款巨如何办得来。百姓于今多积困，依然处处派民财。

其二：洋夷气势若狂澜，勒索华财不少宽。百姓脂膏都吸尽，贪心依旧未曾残。

其三：民财耗费已无多，执政仍然又议和。媚敌输金为巨万，中华时势竟如何。

其四：一心假借歇干戈，寇敌侵凌尚主和。国体虽伤何暇顾，惟将财贿日搜罗。

其五：民财暨命且相关，巨款如何向敌颁。虽曰议和争战息，洋夷依旧扰通寰。

初十日甲辰

里人有诣寿阳者，路见各处地方官迎接洋夷入晋，如接大宾之礼，备公馆、供肴饩，驿供夫马，官皆送迎，而百姓侧目敢怒而不敢言。寿阳县东关厢创建天主教堂，土木功已动，大拂本处百姓之心，然浩叹咨嗟，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廿二日丙辰

去岁大旱，又加义和拳之乱，四民皆失其业，莫能温饱。今年又加洋夷肆虐，勒索民财，教民纷纷横行乡里，指使邑令缧绁其邻里乡党，民无一日之安。自三月迄今教案甚多，不可更仆数。四民悉被其害，人人发指，而亦无可如何也。

近闻太谷县于本月初旬迎接美国一教士，邑令率阖邑绅民出郭跪迎，如接上宪仪入城，邑令为前驱。馆驿之中陈设极其华美，供馔极其丰盛，一日之费足抵中人数家之产。只求得夷人之欢心，而不顾百姓之疾苦。时势如此，殊堪浩叹。

太谷迎美国教士入城：洋夷气焰极高横，邑令绅民出郭迎。旆旐临风都弄影，笙箫向日共舒声。花红掩映千章木，酒味馨香五彩棚。多少教民扶左右，无非恫喝众编氓。

其二：鼓乐喧喧一路盈，郊迎仇敌入坚城。教民纷拥音容壮，衙役前呵气象峥。耀武扬威为教士，吞声忍性是群氓。皇华馆内真华丽，敬待如宾太有情。

廿三日丁巳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此之时，正由治入乱之时也。洋夷扰乱中华，亦天下之大数使然，非人力所能挽。海禁不开，洋夷莫能入我疆？洋夷不来我中华，中华何能有教民？自道光年间洋夷入华以来，入教愚民日多一日。而教民恃洋夷之势，横行乡里亦日甚一日。中国之乱，自教民始，实自洋夷始。总之，自海禁大开，始咎虽在人，实则气数使然也。我朝以前为中国患者，胡人为甚。我朝定鼎，胡人悉隶版图，自无是患。而乃有外洋之患，日扰边疆，近又扰入内地。历代之患不同，固有如此者。有心世道之人，生当此时，能不目击心伤乎。然归之于数，则伤感世势之心，庶可稍释也。

即事有感：才知世乱悉由天，人力乌能稍变迁。洋寇入华归大数，此心方可不怆然。

其二：洋夷结队入中华，百姓群黎被害奢。扰乱我疆天数使，岂伊奇巧实堪夸。

其三：中华扰乱极纷如，是孰能将贼寇除。盼得苍天呈大怒，歼剿群丑一无余。

有吾邑来言，本月十六日一雨，吾邑十分沾足，汾河大涨，将吾里东南一带村庄全行湮没，水势汪洋与去年七月下旬等。稻田甚多，正当秀穗之时，一被洪水之湮，恐未免大坏耳。吾乡雨大，此处雨小，雨不均平一何至此。

廿六日庚申

诸友言榆次于近日奉迎洋夷入城办理教案，官绅郊迎，如接大宾，馆驿中挂红结彩，张乐开筵。而民心惶惶，不遑安处，侧目视之，敢怒而不敢言。

廿八日壬戌

闻太谷城于前二日，洋人埋葬去年被殊之洋夷，所葬之地乃孟氏之花园，恃势霸占，官且听洋夷之指使，小民何敢抗其霸占田地房屋乎。埋葬巨费悉取于民，蠹役教民犹且于中渔利，困苦百姓其何以堪。

太谷洋夷葬埋：洋夷仍是葬洋夷，太谷人民苦不支。霸占花园谁敢抗，亦惟俯首暗伤悲。闻花园主人业经疯颠矣。

榆次于前二日迎洋夷入城，是为埋葬教民故，且究去岁练习义和拳者之罪。洋夷往来，抚宪且发兵勇护送，惟恐拂逆洋夷之意。而百姓受害，并置不问。民心何能固结乎。

七月初二日乙丑

太谷城生意气象萧疏，商人多垂头丧气。又加之科派赔款，或数十，或数百金，或数千金，富户铺户共十八万金。各县皆有，不独太谷一邑也。

初三日丙寅

寓处紧临钱市，今朝余出门视之，商人寥落，兴致毫无。询之，生意甚寡故也。

初五日戊辰

闻此邑令勒逼铺户捐输赔款，声势甚威。商人畏惧，不敢抗违，亦惟俯首听命而已。

初七日庚午

州县官治百姓者也，百姓沾恩，州县官之德；百姓受害，州县官之恶。今之州县官布恩于百姓者寥寥无几，播恶于百姓者到处众多

也。天下大坏，其惟州县官之咎乎。

今之州县官，市侩出身者多，身一履任，惟是朘削百姓之脂膏肥己私囊而已，何尝存一点爱民之心，为百姓兴利除弊乎。即由科甲出身者，亦由捐纳花样而得缺，亏空既积，虽欲不贪而不得矣。百姓贫穷，职此故也。

初八日辛未

顷闻盛京一省寇贼纷纭，土人名其贼曰红胡子。近与洋寇交战，诛戮俄兵无数，占踞十数州县，以安民为务，不似前日之杀掠也。其志亦大矣。官兵不能诛洋寇，而红胡子能诛之，是官兵反不如红胡子也。官兵之扰民更甚于贼寇，故百姓畏惧官兵，惟望寇贼之来耳。

去年关东三省之乱，群黎百姓不畏寇而畏官兵。洋夷既到，尚可保全身家。官兵一致，则抢掠一空，靡有孑遗。加之土匪肆扰，受害更酷。故各处人民奉迎洋寇以保之。凡洋寇所到之处，非但官兵远避其锋，即土匪亦皆匿迹潜踪矣。世道之此不可收拾至于如此，殊令人唾壶欲碎。



关东时势：群黎无不畏官兵，更甚惶然畏寇情。迎接寇仇能漏网，官军一到必残生。

其二：红胡纠众扰关东，势到于今便不同。志在全将洋寇灭，扫除华害建奇功。

其三：将军坐镇盛京城，临敌潜逃弃众氓。寇踞沈阳兵官兵匪土匪去，依然复任苟全生。

盛京将军增祺，去年七月遁逃，洋寇据城与民议迎归，仍复将军之任。增祺于冬月又入盛京城，仍为将军。

初九日壬申

武振声来言，赔款紧急，欲缓不能。诚恐各县捐输银两未能旦夕措办，缓不济急，于是谕州县官征收钱粮，上下忙兼征，勒限交纳。蚩蚩者氓，半为饥困，日不聊生，今又加紧征终岁之粮，穷民将从何处取之乎。

洋夷扰害中国，从前尚未及于穷民，今则勒索赔款，害及闾阎。虽则由官之不能庇民，实由洋夷之勒逼巡抚，而巡抚之勒逼州县各官，而州县各官勒逼百姓也。百姓俯首听命，不敢抗违，然心则不免

携贰矣。

十二日乙亥

当是之时，洋夷扰乱我邦，恃强凌弱，勒索钱财，群黎百姓之脂膏朘削殆尽。百姓与之则已，稍或抗违，官缧绁之，甚且加刑拷掠。目击其事，能不恻然心伤。我生何以不辰哉。

伤时：予生既晚不逢辰，目击洋夷扰乱频。广大疆场无战将，森严廊庙少谋臣。横征厚敛由司牧，虐善欺良是教民。草野群黎都抱怨，何时乃到太平春。

其二：目今时势极纷纭，思乱编氓意孔殷。欲灭教民嗟没力，谋诛洋寇恨无军。中兴将帅将何觅，御侮英雄又不闻。闾左芸生惟待毙，任凭小丑播烟氛。

十四日丁丑

西北山中已下大雨，前数日汾水大涨，吾邑汾东被水灾者数十村庄，非但浸塌房屋，而且湮毙人民，则禾稼之伤又无论矣。太原一邑资汾河之村庄十分之七。六月十六日汾河之西被水灾，今汾河之东被灾犹酷，百姓之苦亦甚矣。

十九日壬午

皇上今春降旨，拟于今日由陕西西安府启銮回京。近又闻改期，移于八月二十四日启銮，由河南、直隶大路行，不入山西矣。顷见由京寄家之函，言京城残毁特甚，不堪触目，洋夷修筑房屋较前更多，吏部、礼部、宗人府、銮仪库、翰林院等衙门全行拆毁，变作夷舍；外修城垣，周围十数里紧接皇城，且留寇兵保护其城。皇上若归，其何以安枕而卧乎。卧榻之旁，仇敌鼾睡，虽在平民，犹莫能安，况堂堂天子而为社稷人民之主耶。且天津铁路畅行无滞，直抵南城将南城开一大壑内天坛根底下车。大沽口炮台、天津城垣拆毁净尽，夷人往来毫无阻滞。保定府火车路亦从西便门拆开一壑，以行火车，直抵正阳门前下车。京城拆毁如此甚，虽在愚者，亦知其不可为都矣。皇上之言回銮，不过安天下人民之心而已，未必再返旧都也，大约设立新都之意多耳。

二十日癸未

直隶祁州一带三四月间为起赔洋夷之款，官逼民变。官军讨之，

反打败战，兵伤无数。洋夷忿怒，将该处家室一洗而空，所留者皆丁男。若辈既无家室之累，则必致命以抗敌矣。今仍聚众相持，恐其未有艾也。深州一带亦有民变，业经安抚矣。凡有民变之处，官皆指为拳匪而剿之，并不究官逼民变之罪。一若罪只在民，而官毫无罪也者。

时势：百官仇视众黎民，勒索赀财送敌人。氓或抗违兵即至，干戈挥处血成津。

其二：闾阎扰乱莫能安，抵罪群民不罪官。廉远堂高难控告，身家尽破赖谁完。

太谷县衙役常来此村催逼富家，以输赔款。手执签票，倘一抗违，即缧绁之，故富家多遁避。然事紧迫不能或缓，差役纷纷，日在闾阎，民心何以安乎。

廿三日丙戌

孙廷珍来言，本月十一日汾水大涨，失其故漕，竟从吾邑孙家寨北东开一大漕，向东南流至北格镇侯家寨之间折而向西，经同过三贤刘家堡东西里解南马村等村庄，才入旧漕。其水漫延未归一漕，迄今仍然。秋禾固被漂没，而村中房屋水毁者甚多。现在失家之民呼号求救，未闻邑令设法拯溺济困，想或办之而远未闻也。

汾水涨：汾河大涨太原川，庐舍多倾稼尽捐。无食无家何所赖，被灾黎庶望谁怜。

八月初一日甲午

山西、直隶以杀戮洋夷停考试五年，今岁补行。去年乡试及今年恩科他省皆举行，独此两省停科，洋夷胁制之故也。

初四日丁酉

永昌言汾水大涨，漫延甚宽，水行六七里路才能畅行，并无舟楫。幸水退去，刻下或一二尺深，或二三尺深，蹇衣可渡，车马并不能行。若迂道路，必须数日，非一日可达也。再阅一日，尚未知车马能通否耶。

又言吾乡禾稼尚属畅茂，一路以上除汾水湮没之处亦皆黍稷芃芃〔蕻〕，惟临太谷界则多不茂者矣。现在农家率皆刈粱，无食者皆可充饥，粮价亦渐次而减。

辅垣墉今半毁，昂头北望意多酸。

自去秋以来，一惟和议是凭，并不思图恢复。和议虽成，而銮舆迟迟不返者，以京师破毁殊甚，洋夷仍蟠据不去也。所可恨者，文官不运一筹，武将不殊一敌，为国家洗辱分忧耳。文武若能宣力御侮，朝廷断不以和议迁就了事苟且图安也。当此之时，食肉者之心安乎不安。

廿三日丙辰

今岁乡试，十三省八月举行，陕西一省移置十月举行。停科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盖由义和拳之起，歼戮洋夷教民，而洋夷胁制莫能举行乡试，且停小考也。读书之士亦受洋夷凌侮，不得求取科名，奈之何哉。

慨时停科：三晋洋夷若醉魔，曾将乡试罢停科。读书士子心都冷，负箧民丁恨积多。马史精微谁考究，鸿轻义理孰搜罗。斯文安望蒸蒸上，进取无由可奈何。

廿五日戊午

皇太后、皇上驻跸西安，前已降诏，定于去日由西安起行返銮，后来闻改日之诏，想已启銮矣。闻系出潼关，从河南入直隶而归京，不入晋境。凡跸路所经，民必受扰。皇上虽降诏命各处支应从俭，不许扰民，而各司牧不体上心，务求事事丰美，以希宠荣，何暇虑及百姓疾苦，不取民之分毫哉。最可恨者，不肖有司借支大差，以渔利饱其宦囊耳。至于扈从臣工沿途有索、地方官馈遗者，则又未能无也。

去年闰八月，皇上由晋省巡幸西安，先站大臣到徐沟，知县未曾馈遗，遂受许多胁制。祁县县令有馈遗，所办之事皆顺适，且达于上受嘉奖焉。徐令因撤任。

思乘舆巡幸而作：銮舆出狩此时回，遥望长安着意猜。壮志难抒常慷慨，君恩莫报转徘徊。刬除丑虏须良将，扈从臣工尽达才。伏处穷乡虽陋劣，寸心还欲作盐梅。

初四日丙寅

省垣有贼，明火铺户。该铺伙尾贼入营，即报于阳曲县。县令亲入营，搜获赃物。该营哨官谓其手拾于街，反禀县令诬赃。抚宪大怒，遂撤邑令之任。该营抚宪由陕带来者也。于是明火之案纷纷然不

断矣。

十六日戊寅

为赔洋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职者纷纷，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滥，如此其极。无论至贱之人，亦有官职在身，殊可慨也。

十九日辛巳

皇太后、皇上銮舆闻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行长安，向河南，想此刻驻跸河南开封府矣，但未知今岁克回京城否耶。所虑者，仍都北京致遭徽钦之辱耳。

廿日壬午

今秋收成，除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三二成外，率皆丰收。而日来粮价又涨，斗麦至千八百余文，玉茭杂豆近千钱，惟谷米千钱，高粱六百余钱，稻米斗千右七百文。因秋无雨，价遂浮冒。此亦人情之坏所由致也。米粮商贾谋获厚利，遂抬价高，闾左穷民愈不可支。世道所以迁流日下矣。

廿二日甲申

去晚张仲书来函，言有要事相商。今日进城，乃知官欲坏立碑定章，以维钱粮事，幸于去日刘仲经、张仲书、孙书绅进署与官论理，官乃理屈词穷，仍遵旧章办理。余于天黑归。

廿四日丙戌

吾邑完纳正供钱铺借端渔利，廪生段廷英控告到省，抚宪批定章程，业经数年。今夏署邑令刘公在德谕令阖邑绅士具禀刊立已定章程碑记。刘公去任，从中渔利，群小行赌于新署，令谋扑碑记。官欲行其谋而不可得，盖好事之难为，固有如此者。

三十日壬辰

顷闻省城于前七八日杀去岁练义和拳之民一二十名，现在太谷南街枭示一首级，系水秀村人，其余不知何处之人，想俱枭示各处矣。嗟乎！教民横行，百姓被害，仇至此愈结更甚。伏此祸根，天下安能太平乎？异日倡乱匪徒必自殊洋夷、戮教民始。其势已蓄，不得不尔也。

冬十月初五日丁酉

今岁七八月间，各处捐赔洋款，士多借此捐纳职官。富者以己之捐项，贫者借人之捐项，温饱者买人之捐项，以百金买千金，如是者纷纷。有人谓余曰："子盍借捐项以捐一官半职乎。"余应之曰："进取之心，谁能无之，但得之不得曰有命，非必借捐纳即可得官也。人若看不破此，遂妄开径窦以求作官。无论由此而未必能得，即或可得而究未免身败名裂之忧矣。且此次之捐得官职者，不计其数，天下共有几缺，安能位置许多捐纳之人乎。余所以不作是想者，其以是也夫。"

捐官：只因赔款尽捐银，世上都成有职人。名器于今如此滥，朝廷何时得贤臣。

其二：赔款层层数不完，奸邪豪富尽弹冠。贫穷贤俊都埋没，望孰能将几有安。

十二日甲辰

贪官：肥己身家太有情，横征厚敛且嫌轻。搜罗财贿无遗算，上则欺君下害氓。

其二：公卿大吏尚贪残，何况区区州县官。国计民生全不顾，惟求利窟用心钻。

其三：贪官污吏世纷然，不畏王章不畏天。蠹国贼民皆虐政，闾阎安望克安全。

十五日丁未

阅史偶感：当前时事两茫茫，大小官员悉好赃。到处人情多败坏，看来风俗尽乖张。是非颠倒凭谁辨，皂白纷淆望孰匡。世道凌夷今若此，能无目击俾心伤。

阅邸抄，皇太后、皇上銮舆于本月初三日抵河南汴梁，驻跸开封府行宫，于初十日皇上率百官即在开封行宫偏殿为皇太后祝嘏行礼，一切庆贺典礼全行停止。

乘舆幸河南：銮舆出狩幸汴梁，驻跸行宫气象昌。万姓瞻云欣近日，群僚祝嘏喜称觞。衣冠肃穆如鸳鹭，将士严威若虎狼。迎驾臣工都献表，无人不乐沐恩光。

十八日庚戌

今岁因洋夷之扰，晋城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

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现在尚未开棚，业经拟定矣。因省垣去岁诛洋夷，故洋夷不准在省城考试。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盂县、乐平乡，其寿阳县业行停止矣。噫，中国之权而洋夷操之，大小各官不顾国体，一听洋夷指挥，殊令人莫解也。

廿四日丙辰

今岁捐输皆能得实职，分发他省候补。各省因捐输而得道府州县教职佐贰等官者，不计其数。现在有分发到省候补之员纷纷。闻若辈皆系希图发财起见，并不知泽润生民。使若辈得缺为官，其不蠹国贼民者几希矣。

阅史偶感：贤人君子见几藏，宵小乘时变旧章。疆吏廷臣都爱馈，州官县宰尽贪脏。黎元负屈无由诉，草野因征不自康。父母斯民皆市侩，安知尽瘁报君王。

其二：贪官污吏尽乘权，百姓何由克保全。朘削民膏归己囊，搜罗国币入私筌。哀鸣遍野凭谁哺，涸鲋当前望孰迁。身秉煌煌刑赏柄，谁知竟作陷生船。

廿八日庚申

阅邸报，本月二十日銮舆驻跸河南开封，下诏废承嗣穆宗毅皇帝之大阿哥溥儁为入八分公，即日出宫，以溥儁之父端郡王载漪为祖庇拳匪故也。至穆宗毅皇帝之嗣，俟后于亲王中择立承继。嗟乎！太子国家根本，不可轻率动摇，今当乘舆播越之时，忽废大阿哥，天下人民惊惶者患犹小，而根本之动摇患更大也。外夷肆虐，据我京师尚未退去，借口圣驾回京之日，方才撤兵。夷情狡诈，不可测度。倘一旦銮舆被虏，等于徽钦，则国无太子，民望将谁属乎。国势至此，畏惧殊深。

废大阿哥：乘舆播越未回京，储废河南天下惊。世势纷如犹若此，将来何以望承平。

十一月初四日丙寅

余在太谷城关阅铺户所录邸钞，上谕于今日由河南汴梁启銮回

京。传闻皇太后驻跸汴梁，独皇上回銮，不知是否。但皇上回京迫于不得已，非皇上之本心也。现在洋夷布满京城，洋兵驻天津，东三省之寇兵非但未撤，而且增之，皇上即回京，岂能安枕而卧乎。皇太后留汴梁，抑亦观洋寇之举动，待来年再作行止想也。当此时势，有天下国家者，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何况伏处草野者耶。

当此之时，国家大病，全在不得贤才。贤才之湮没，全在捐纳之途开。现在大小官员由捐纳进身者十有八九。捐纳之员无一不为发财计。既计发财，安有不蠹国害民者乎。官多捐纳而得，虽有贤才亦无由进身矣。又况贤才忧国忧民与蠹国害民者大相径庭，即使贤才得官亦与若辈势成冰炭，不久必当卷而怀之也。世道大坏如此其极，其以是也夫。

目见耳闻无非贪官污吏，民有冤不能白，民有屈不能伸，贿赂一行，则非者可变为是，是者亦成为非。民相于余语曰：有冤莫告状，告状冤上冤，有屈莫见官，见官屈更屈。

初五日丁卯



当此之时，泰西各国竞尚机巧，富强其国，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并置不讲。此大乱之道也，立国焉能久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外洋各国必难免矣。虽现在富强，横行海上，凌侮中国，肆其毒害，而再阅数年，彼皆内乱不暇自保，何暇航海梯山扰乱中国乎。中国之人不思遵行王道，以固国本而培国脉，乃竞效西洋之机巧，求国之富强，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之类也。若仍竞效西法，不思挽回求我王道，实事求是，则天下大坏，必然日甚一日矣。

今岁自秋以来大加厘税，除一切货物加至五、七、八倍不等外，每斗粟征钱六文，粜者出四文，粜者出二文。每斤盐征钱五文。每斤油征钱四文。每斤酒征钱三文。百姓以车入山载煤炭，每一牲征钱三十文。皆借口于偿还洋款，其实皆归中饱，国家不过得百分之一二。百姓受无穷之害，国家得微末之利，所得大宗款项，悉入贪官污吏囊中。则是天下之坏，非坏于君与民，特坏于蠹国贼民之官耳。自今伊始，虽欲天下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有存而无亡，岂可得乎。天下岌岌乎殆哉。此其时也，安得桃花源避此大乱，而克保身家耶。

初九日辛未

昨日诸友言，太原府知府考试不去榆次县，亦到徐沟，以徐沟金河书院作考棚。现在徐沟人言，已于书院中预备知府考试童生事，想不日即开棚考试。学宪院考童生，亦在徐沟作考棚，大约在腊月初旬。呜呼！考试大典未能由己，一任洋夷指挥，洋夷不准在省考试，官即俯首帖尾，听从其言，如国体何。且又停考之州县山西共二十余处，亦由洋夷所指。权不我操，何以立国。殆哉岌岌乎，天下危如悬卵也。

三晋之人重商贾而轻读书，当是时每处应童生试者，多则一二百人，其数十人者居十之七八，读书者少之故也。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所有应试者皆是寒儒之子弟，恐怕书香之断莫能继之耳。每处童生屡案减少，现在不敷额数之处甚多。盖由生员坐困，往往口不能糊，莫若商贾之易富也。嗟乎！人不读书，礼仪俱亡。一村之中，并无读书人士，则蚩蚩愚氓自无人示以礼义，风俗人情焉有不坏者乎。思之大惧。

读书之士困，由于捐纳之例开。现在进士举人且不能得一官，终身坐困闾阎者十有八九，何况生员贡生乎。有子弟之家，所以弃读书而就他业者，职此故也。

十三日乙亥

有人自太谷来。言冬至前有省城委员到太谷县锁拿著名教民李黑狗、白银贵及其弟金贵到省治罪。生员孔芳信闻风逃匿，未曾拿获。此一事也，民心大快，但未知果是治罪否耶。该教民虐害太谷一邑之民，无所不至，其罪重大，不可赦宥。若果置之典刑，方可合乎民心。

太谷县朝阳藉兰溪，癸巳科举人也，素多劣行。去年经理义和拳，借端求利。今春教民凭洋夷之势，谈指该举人督拳民诛戮太谷城之洋夷，五月管押在署，八月革去举人，十一月初旬定罪下狱，冬至前在狱自寻无常。嗟乎！士可杀不可辱。该举人之受辱亦大矣，不待入狱即宜死之，业已入狱而乃自杀，殊觉其迟。然既自杀，尚有士气在也。该举人一死，阖邑人民莫不愤惋不平，怨邑令及抚军不行庇护耳。又有言藉兰溪未死者，皆系传言，不可信。

十七日己卯

自去岁因乱停止乡试，今岁补行乡试之省只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而已。其余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南、福建、浙江、山东、山西、顺天、四川皆定于来年补行。顺天乡试，藉河南之闱。河南乡试展至十月举行。至会试亦借河南之闱，皆展至癸卯举行。盖因顺天贡院被贼焚毁也。

《申报》：皇太后、皇上自西安启銮回京，每到一处，除一切供给外，一日索宫门费二千四百金，抵河南渐臻至四千余金，皆经宦官之手。地方官每日进献燕窝一瓯，必须赂宦官三百金，乃可达于上前，曰此某官之所进也。沿途供给所费不赀，地方官借此大差，勒索民间脂膏，饱其宦囊。河南各官莫不发财。而百姓困苦，怨声载道。嗟乎！民为邦本，本固邦安，今之民皆受官大害，不遑安处，天下乌得安乎。

十九日辛巳

迩来读书者甚少，故应童生考试者寥寥无几。太原府属十余处，不足额数者，徐沟为最，祁县次之。阳曲、榆次二县仅可足额。太原、太谷、文水人数虽多，亦不及百人，不过倍于额数而已。交城、清源亦有余额。苛岚州、岚县、兴县地瘠民贫，而应试者尚较胜于府南等处。世道之坏于此可见。噫。

徐沟一邑，每案考取童生十六名入泮，而每案应童生试者，多则八九十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春县试才一人而已。往往搜罗他邑之人，以足其额。凡他邑不能入泮者，多冒籍徐沟，以采其芹，业经二十余年矣。

二十日壬午

现在捐纳之例大开，无论士农工商，凡有余财者皆可得官。至寒畯之士，即登科甲，亦多坐困，何况区区生员乎。士皆困顿厄穷，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廿五日丁亥

韩君桂馨自河南来归，言路经泽州府高平县，人情汹汹，殆将民变。该县知县借赔洋款，勒索民财。而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遂聚数万之众，哄闹公堂。高平知县悚然恐惧，具禀上宪，谓县民已叛。

上宪由省先行委员查办，随后发马兵数百至高平县弹压。行抵潞安府屯留县遇所发之马兵。如果委员善为办理则可，若一意袒庇知县，恐未免百姓大变也。官逼民变，岂百姓之好为之欤。

韩君又言，伊在河南寓垂二年，该省好官甚少，到处皆是贪官，百姓怨声载道。銮舆一过，官皆借支皇差勒索百姓资财，而百姓更苦不可言矣。

廿八日庚寅

昨夜来馆送行诸友云，传言甘肃宁夏府平罗县土匪起事，仍系诛洋夷教民。夫平罗县在宁夏府北一百三十里，为极边之地，西靠贺兰山，北依西瓜山，东临黄河。传言土匪作乱，安知非被谴王闻端郡载漪已逃入贺兰、大臣闻董大帅福祥聚兵宁夏借端起事乎。总之，天下乱作将来必以诛洋夷、戮教民为由，其势然也。

传言多不实，然言好事则多空，言不好事则多应，究之谣言不可稽也。

廿九日辛卯

去日过徐沟考试童生者，候补知府傅超鸿代太原府知府吴宽也。共考七处，阳曲、太谷、文水三县皆停止。太原童生共二十七八人，除正额十二名拨入府学七名外，尚余八九人。榆次童生才二十三人，尚歉额七名。祁县童生十二名，尚歉额半。徐沟童生连冒籍者二十人，已余四名矣。清源童生二十八九人，于额有余。交城童生五十余人，数居诸邑之冠。应试者寥寥，世道之凌夷日甚一日矣，曷胜浩叹。

绀塍去日告以府试头一榜将吾邑县案首列于榜尾，已悬挂辕门矣，未几又将县案首列于榜首。此何以故，盖由该候补府过境，邑令未曾迎候也。谓居县案首于榜末，以辱邑令，既而知非现任邑令所取，乃易之。嗟乎！考试原大典竟成儿戏。世道至此，奈之何哉，不堪设想矣。

三十日壬辰

百姓穷困，莫甚于此时也。鸦片烟虐害，黎民已不堪其苦，今又厚敛横征，蠹役奸吏纷扰闾阎，借索赔款，以鱼肉乡愚，安能不起祸患乎。思之大惧。

牛秀东来谈，具言时势可畏，莫能挽回。

十二月初一日癸巳

国乱民贫，莫甚于此时也。生当此时不免目击焉，而恻然心伤矣。余居家乡，日闻闾左号寒啼饥者纷纷，而税敛之吏常自省来朘削民之脂膏，殆不堪其苦矣。

闻銮舆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进京，不知确否。自去秋七月出京播越，八月幸太原，九月幸西安。今岁八月，由陕西启銮，十月驻跸河南开封府一月，十一月初四日业经由汴梁启銮，二十八日进京之信想必不爽，但未见邸报耳。

前月中旬，晋抚岑春煊诣直隶正定府恭迎圣驾，随带帑金十万两，以备御用。此一巡幸也，沿途供给暨各经费皆取给于民，扈从臣工，并不体恤百姓，民心离散，此一端矣。

初二日甲午

邑之西山管辖者，九峪、风峪煤窑最多，柳子峪次之，南峪又次之。其黄楼峪、马房峪、明仙峪既开，化峪、冶峪、笏峪皆有煤窑。今冬起煤炭税大车每骡马税钱二十文，驴驼十文，小车十文，再小车五文。在煤窑写一税条，出峪口有役收条，委员坐县收钱，凭条索取。自十一月始，约计九峪每日税钱二三百千，一月可得一万千钱，闻税五月乃止。收条之役恃势虐民，百姓万资俱裂，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也。

初三日乙未

孙书升来言，前任刘公在德谕吾辈禀请遵上宪断案立碑，以杜弊端而整钱粮。现任罗广询得贿，以谋坏定章，一意袒庇钱店，虐害群黎，父母斯民之谓何，而乃如此耶。午餐而去，诣晋祠住宿。

初五日丁酉

邑令罗广照业经有日去任，奉檄诣泽州府阳城县民变事。高平县民变之事未了，又有阳城之变，岂民之咎哉，县令逼迫之所致也。官逼民变，其机已动，诚恐天下之大变耳。

传言甘肃宁夏、平凉等处民变日甚一日，有一日而得劲兵八万之谣，州县官被杀者不少。朝廷命晋抚岑春煊带兵抵甘，会同陕甘总督剿杀。言者纷纷，不知确否。但即时事推之，甘肃之乱，亦在人意计

中也。

初七日己亥

院试齐集日期先定本月初二日，旋改于初十日，今又改为初八日。学宪大人下马考试。余应试多年，从前学政未曾旋改齐集日期，今则改之再三，所谓号令不时也。国家政令且不能定，始焉如斯，继焉又不如此，何怪学宪之旋改考期乎。

余诣晋祠遇本邑差役执票向卖酒之家勒索酒课钱。向来卖酒家出酒厘，酿酒家出酒课。今春因酒课太重，晋祠一路酿酒家歇业，既禀辞在案。邑之西南一路无一酿酒家，现在役令差役向卖酒家索酒课，皆抗不出，差役日日在各铺户搅扰索贿，民皆嗟怨。离散民心，此其一端也。

初八日庚子

省垣去岁诛过洋夷，遂不准在省考试，将考棚设立徐沟县南门外金河书院。非必洋夷之能制我，由我之畏惧洋夷，不敢拂其心思耳。

十二日甲辰

古有盗贼为官者，今日官员虽非盗贼，而究其虐害烝民，较之盗贼而更甚。盗贼犹畏法令，不敢径行，而身为官员，煌煌然承天子之命，宰割四方，民财任其取，民命任其残，民力任其用，民身任其劳。为国家离散民心，为百姓留遗祸患，皆若辈致之也。衣寇大盗殆谓是欤。

##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

春正月初二日癸亥

王君贵昌来拜年，言其于岁除自上海、天津、京师归，凡经之处，悉系洋夷侵占，国家亦无可如何。京师城墉一任洋夷拆毁开门，将所谓禁城而不能禁也。洋夷扰乱中华如此其甚，我则衰弱自安不思自强，奈之何哉。徒为嗟叹而已。

初九日庚午

邑令请武生纪瑄、文生任晋蕃和解立碑事，仍系谋毁所立之碑，竟教钱店舞弊。一文一武忘其为太原人也。生长太原县中，不思有益

于百姓，而反欲有害于百姓，失德坏心，莫此为甚。抚揆之天理，其何能容。乃竟令若辈气焰炎炎，诚有不解者焉。

有人言十五国之夷突然进京，勒令皇太后退政，另立庆亲王之孙为大阿哥。调吾晋巡抚赶紧到京，不日由晋启行。此系由省来者所言也。

十二日癸酉

闻诸商贾言，世道极贫，人情极坏。凡赊米粟货物者，当年还钱则已，一逾新年，即日旧账并不谋还，且日谋骗取财物。故生意之家，每因赊欠而倾覆，此当时之一患也。乡镇村庄凡经管村事之人，借办公而渔利，且欺虐商贾，凌辱贫穷。若有控告者，官惟是袒庇该村为首之人。商贾贫穷，含冤莫伸，此又当时之一患也。商贾虽扼腕不平，亦未如何也已矣。

十五日丙子

去日余诣晋祠，甫出村，遇行人争路，一人打不平，众劝。打不平之人率皆下气怡声，其人气焰更甚。余亦向前劝解，方才住手，然忿气未消也。余遂去。有人言其人系教民，故尔逞威。噫！教民罪恶已极，乃不敛迹，而反肆虐，岂能免上天之诛乎。

廿一日壬午

玠儿于去日午后诣晋祠，遇邑令在公馆迎法国夷酋，设馔相待。酋乘绿帏肩舆，一到公馆，放炮三声，乐部鼓吹，结彩挂红，如迎上宪仪。言自晋省出诣陕西，夜宿洞儿沟。晋抚檄沿路州县官迎谒。待仇如宾，殊令人诧异。

邑令支法夷过境差：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帏鼓乐谐。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

其二：洋夷过境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义付沟坑。

廿四日乙酉

感时势：洋夷扰乱势弥威，从教华民竟若归。肆虐我邦无忌惮，待来飞将一朝挥。

其二：外洋丑类扰中华，党羽纷纷乱若麻。入教愚民迷不悟，甘为当代叛家人。

其三：群民困苦教民横，世事纷然更不平。司牧畏夷如畏虎，望谁今日作干城。

廿一日壬子

天津、京师、关东三省，庚子岁乱，可谓甚矣。以情理揆之，人心固宜挽回。乃闻自该处所来之人言，天津城纷华靡丽较前尤甚，而人心更觉放肆。关东三省俄人占据，尚未退还我国，人情之诈，风俗之靡，亦甚于前。呜呼！天下滔滔，无能力挽，虽欲求世之治安也不可得矣。

廿三日甲寅

阅邸抄，本年正月广西巡抚丁振铎电称：达隆二昼洋官二人，布局队汛前往越地，被匪枪毙。又二月初一日，义国署公使眷属行经北御河桥在京师皇城东，突有匪人将带线铅石从远处掷击，未曾受伤。朝廷降旨，严切责成广西督抚并步军统领竭力保护洋人及各处教堂教民。嗟夫！洋人教民横行中国，恃华官为护符。然积怨太深，无人不欲诛之也。洋人、教民犹冥然罔觉，并不畏惧，将来受祸必更大矣。

传言河南桐柏县众庶戕教民十余口，又启祸端，可见到处恨洋夷教民之甚矣。天下之乱莫不假诛洋夷、戕教民为由也。生当此时，奈之何哉。特恨入山不深，入林不密耳。

三月初二日壬戌

朝廷之上，君子小人关系重大，不可轻忽。朝有一君子辅政，则众君子连类以进，而天下国家莫不治安矣。朝有一小人辅政，则众小人亦连类以进，而天下国家莫不危乱矣。

阅二月十六日邸抄，河南巡抚锡良电奏：河南泌阳县南阳府属高店等处乡民，因挟教堂赔款之恨纠众多人至楚洼地方，杀死教民叶姓一家四命；又至程店杀害教民一名；又将桐柏县乌金沟教堂焚毁，烧毙教民四命，杀死五命，均无洋人。已派队弹压严缉，并将泌阳县撤任查办。上谕著锡良督饬该地方官迅速将各凶犯悉数缉拿务获，讯明即行就地正法。泌阳县知县黄鸿年著即革职，仍勒限缉犯。内有“桐柏县属地方，该县亦难辞咎，著一并查参。钦此”。噫！教民横行凌虐乡民，乡民无所控告，遂逞刃寻仇，以泄其恨，此亦势之不容已者也。官不能庇民，而民纠众泄忿，至杀仇而又招犯法之祸。恐民变于

此丛生矣。

初三日癸亥

庚子岁洋夷入寇，占踞大沽口，上犯天津。天津东有在籍绅士某某借口保护村庄，醵资迎寇以牛、羊、鸡、鸭、饷贼，贼遂长驱直进，竟陷天津，未几陷京师。论者谓该绅士为义拳匪纪略之论，宜乎，直隶各州县皆迎寇贼入城也。嗟呼！迎贼者为义，自必以拒寇者为不义，颠倒至此，不以为非。一人倡之，众人和之，庸愚者不足深责，独奈何士大夫亦如此耶。世人愦愦，曷禁浩叹。

初四日甲子

当此之时，民心思乱，凡有人言某处杀教民，某处民团抗官兵，外洋某国与某国争我海疆，两相交战，莫不欣欣然色喜，未有一愀然不乐者。

传言直隶、顺德、河间等府，有因起派洋款，民抗不遵，率兵弹压，而与兵开战者。到处皆谣，不知确否。

十四日甲戌

武君贵清之子自京寄回家书，言吾晋去岁另赔洋款二百五十万金，美国让五十万两。现在法国总教士樊国梁变其初议，又于二百万外另索巨款，朝廷无如之何，已将晋省候补道郑景淑召入京议之，尚未议有端绪。又言京津洋兵尚未撤退，依旧蟠据各海口，税务俱经洋人征收，洋人得一成，名曰津贴，交还我国九成。如此则海口非我有矣。洋夷恃强凌我，而我一任其蹂躏，不敢支吾。时势如此，殊堪浩叹。

又言广西游勇饥民纠聚二三万众，戕洋夷，戮教民，扰乱闾阎，势极凶恶。道光末年，发逆洪秀全为乱，即起粤西，该省民悍易于为乱。当此洋夷肆虐之时，为乱者有所借口矣。

十八日戊寅

去日在武人秀家，闻贺客言，固关内槐树铺税较前加倍蓰。从前所进货箱，每斤税钱一十文，去岁加税，每斤银一钱五分，合钱每斤垂二百文。百物腾贵其以此乎，商人苦之。

又言槐树铺收税委员、即用知县，于光绪二十七年共收二万许金，只交公八九千金，余皆入已私囊，现已被查败露，撤省治罪，尚未定案耳。当是时，加税甚重，于官有益，而于国家无益，于百姓大

夷、教民恶已盈满，又犯众怒，虽欲身之存，不可得矣。凡经过其地者，莫不指而目之曰：“此即洞儿沟也，吾辈均受其害，不知何日乃可将此处除灭耳。”途人之言如此，非恨极而何。

直隶民乱，声势猖獗，吾晋百姓到处喧传。盖以境壤相接，有唇亡齿寒之虑也。

廿一日辛亥

顷见告示山西乡试借陕西闱，八月举行。陕西本省乡试，十月举行。山西因戕洋夷停止考试五年者：太原府、太谷县、文水县、寿阳县、忻州、平阳府、岳阳县、曲沃县、绛州、河津县、隰州、大宁县、蒲县、长子县、汾州府、孝义县、泽州府、高平县、大同府、朔平府、绥远城、归化城二十二处，不得与试。秦省距太原省城一千五六百里，士子诣秦乡试，资斧苦乏者多，谅无多人去试，亦未闻官为士子筹办资斧。士子虽欲进取，不可得矣。

廿三日癸丑

直隶乱民之事，日来谣传太甚，民心汹汹，有岌岌乎不可支撑之势。传言不实，未可信也。

余诣晋祠，适遇日本国人来游，有候补人员偕行。倭人临去时，用照像法将晋祠庙照去。

廿五日乙卯

连年以来晋省荒歉，人民死者枕藉。闾左群黎，并不畏惧，任意挥霍，不备凶荒之灾，惟求眼前适意。人心至此，莫克挽回。上天不雨，其亦由人心之不平欤。

廿九日己未

今朝大晴，雨泽难期。再越半月，两旬不雨，则又成凶年矣。年既告凶，百姓必饥。民饥变乱，势甚容易。天意不仅使民饥也，欲使民铤而走险耳。又况赔款日迫，官因科敛民财惟严密，毋宽舒乎。民即不愿为变，而官刑驱势，迫不得不然也。现在直隶民变可见。

五月初四日癸亥

衙门中人狼心狗肺者多，平日所为，无非欲朘削百姓之脂膏，侵渔国家之库款。初登仕版之官，天良未汩，尚有为国为民之心。久之，而被左右蛊惑浸润，则天良渐至汩没，而与若辈同心矣。遂至上

汹，夜间多窃麦之贼，白昼多忧旱之民。岁月如此，奈之何哉。盖天欲杀此民也。

六月初五日癸巳

昨夜风起，声如秋风，如号如泣。闻之，令人怆然。或者将有大变，人皆昧然莫知，而天怜悯下民为之悲也耶。当此之时，洋夷肆虐，官吏为之聚敛民财，输于洋夷，民皆怨恨，思为乱而借手无由。今秋岁凶，民悉饥馁，无以为生，其或有揭竿而起者，饥民必从而求食矣。上天不雨，非徒使民饥也，殆欲殴民为乱耳。世事至此，殊令人悚然恐惧。

十二日庚子

国家变法自强，将天下一切书院改为学堂，遴选士子入堂肄业，学西人之学，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电学、光学、汽学、兵法武备与一切机巧，俾学者各学专门，延请夷人为教习。虽有华人在内主讲，亦属赘疣。吾道几乎泯焉而不传，是诚吾道之一大厄也。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奈何今之日为孟子所未闻，而竟目见之哉。

抑又思之，道大莫容。斯时虽用夷变夏，而究之夷不能变吾道，将来夷必遵吾道也。此固夷入吾道之一转机也。吾道如日月，谁得而掩其明焉。

阅五月二十一日邸抄，四川资州资阳县属大鼓桥地方，有匪徒千余，乘夜打毁英美教会所建教堂，杀毙传教鞠成亹及教民四命，又烧毁房屋伤毙教民三命，势甚猖獗。官军驰往剿灭匪徒，保护教士、教堂、教民。吁，今岁未阅半载，戕杀洋教之案已有数起，河南泌阳县一起，直隶广宗县一起，广西一起，四川一起。该教士、教民依旧横行，不知敛迹，其愚亦甚矣。

廿二日庚戌

太原府改书院为大学堂，设正主教一员，副主教一员，助教四员。分为四科：经一科，史一科，政治一科，艺文一科。四助教各司一科。肄业生一百八十八。此外又延英国洋人名敦崇礼为西学主教，每月束修五百金。于五月开学，洋教士亦于五月到省。肄业生每月薪水银四两。此当时之要政也。

廿七日乙卯

阅六月初四日邸抄，四川总督奎俊奏：本年三月间，资阳县匪首李冈中等传习义和拳，借词仇教，聚众一千余人，劫掠乡场，杀人抗兵，势甚猖獗。当经官军击散，拿获李冈中、李南山与匪目张崇山、刘大恒、罗都一、李其太、刘泽海、刘泽世等，即行正法，传首枭示。而此灭彼起，乘间窃发，在在可虞。安岳县、乐至县、简州等处接踵而起，不但杀教民，且杀平民。安岳县属杨家坝地方拳匪杨祖平等，将同坝之教民杨绍榜等八名、平民古万得等三名一并杀毙，并伤教民教妇十人。业经拿获首要杨祖平等八名。吁，义和拳一术又到四川，此固扰乱天下之大祸也。天实为之，岂其人为之哉，可畏已。

秋七月初三日辛酉

小店镇瘟疫盛行，日毙十数人，已毙垂百人矣。演祭瘟剧，拉瘟船，以禳之。此月朔前事。现在瘟尚未退，梁家寨共四五十户，亦因瘟疫而毙者一二十人。只闻平民遭瘟疫，而教民未曾染之，或者瘟神畏教民气焰之盛耶。天若加瘟疫于教民，俾无遗类，且加瘟疫于洋夷，凡在中华者皆殁于疫。彼在洋者，畏天之威，不敢再入中华虐害华人，岂不甚善。天意茫茫不可测度，恐未能副人之愿耳。闻天津大行瘟疫，除毙华人一万数千人外，洋夷殁于瘟疫者二三千人，洋夷恐惧，暂退出天津以避之。此五六月间事，刻下不知何如。

十九日丁丑

小常村演剧祭瘟，余于申刻去观，天黑乃归。闻有自天津、京师归者言，天津染疫而毙者七八万人，内有洋夷二三万，洋夷恐惧，皆作退去天津。想可谓之大疫矣。天津奢华太甚，故瘟疫盛行，毙人特多。

八月初三日庚寅

阅邸抄，本年七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代奏：四川京官通政使司参议陈钟信等三十余人联名呈请，四川全省荒旱成灾，饥民遍野，情势危岌，恐酿巨患，公恳设法赈济。有“塘涸土焦，弥望赤野，草根树皮，罗掘一空。饥民千百成群，相属于道，皮骨支离，非复人状。实比往年秦晋被灾情况尤为惨切。现在川民待赈孔亟，而呼吁无门。加以外匪窜扰，内匪横行，深恐潜煽勾结，为害匪细”等

语。朝廷遂即发帑银三十万两，著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开缺，川督奎俊妥为赈济。嗟夫！四川本年四五月间已有义和拳为乱，具见奏报。今又加以大饥，恐该省未能安谧也。时事如此，奈之何哉。

十九日丙午

阅前月晋报，四川拳匪势甚猖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响迩，业经蔓延全省，惟嘉定府一带稍为安谧。加之饥民遍野，纠众掠食，殆将不可支矣。

四川扰乱情形：今春蜂起义和拳，戕教伤官遍四川。夏旱又成饥馑岁，哀鸿掠食各纷然。

又报浙江仙游县、福建延平府、顺昌县，因捐赔款，官激民变，官又用兵剿民。直隶永平府亦起贼匪，城门掩闭不开，官被贼掳掠者三十余员。世事纷如，诚为大局忧。

二十日丁未

阅七月二十二日邸报，洋夷各国之贼因瘟疫盛行，不敢占踞天津，业于七月十二日撤兵退去。直隶总督袁世凯于是日收复天津。贼踞天津阅二年矣。敛兵而去，名曰讲和交还，其实由疫疠之行，夷贼死亡纷如，畏惧而去也，亦天之恶若辈矣。

廿四日辛亥

四川拳匪之乱，势甚猖獗，已见奏报。日来传言成都失守，藩司死之，总督不知下落，未知确否。均不可信，而人心未免不安也。

川乱：拳匪焚歼扰四川，饥民掠食又纷然。闾阎蹂躏无完地，省会城墉自不坚。

三十日丁巳

阅本月初四日邸抄，湖南辰州府时疫盛行，痞匪造谣谓教堂投毒井中。适有民妇肖张氏，在街抛撒药末，因此起衅。突聚二千余人，拥至薛亨寓所，将薛亨殴伤。另起痞匪拥至福音堂哄闹，打毁英国教堂，胡绍祖、罗国全从教堂内逃出，均被□身死。官兵拿获肖张氏及匪犯周之俊等十名，将沅陵县知县陈禧年、辰州城守都司刘良儒、驻防毅字旗参将张耀魁一并革职。嗟夫！教案层见迭出，虽尽法惩办而不能止，民心亦可见矣。使我中华不安者，其惟传教之洋夷乎。洋教非劝人为善，是激民为乱也。

冬十月初九日乙未

当此之时，官皆收括民财，而民不堪其扰，民变之案层见迭出。民之讹言亦孔之将，无非畏加征加税也。

闾阎困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天下民牧视百姓如草菅，往往鱼肉之而不惜，其心亦太忍矣。

十九日乙巳

阅晋报，教案遍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纷纷扰扰，遂多乱端。天下多事，莫甚于斯时也。蚩蚩之氓，其何以堪。

十一月初二日戊午

阅晋报，四川拳匪势稍杀。而川督岑公春煊出示问民疾苦，收拾川民之心，可谓之为政之大体者矣。四川今岁荒旱，饥民遍野，加之拳匪戕杀洋教，其势岌岌已不可支。岑公自晋至蜀，署川督篆，先问疾苦，停捐赔款之半，竭力赈济饥民。百姓虽愚，有不感激涕零爱戴皇仁者乎。

广西土匪游勇之乱，业经一年，日炽一日，莫能遽平。闻传言，该匪以不杀民为本，凡得土地，民降则安之；其不降者则移之境外，并不杀害。其志亦大矣，殊可畏惧。

十二日戊辰

阅晋报，邸报，广西有匪扰乱，蔓延几及全省，势极披猖。广西巡抚王之春督办军务，诸多棘手，莫能将匪剿灭，且屡失地。与桂省为邻之省，东则广东、湖南，北则贵州，西则云南。四省防务处处吃紧，屡添营勇，而军饷无从起办，仍由照旧劝捐而起，十分为难。而各督抚莫不心思焦灼。当此外夷乱华之际，赔款已苦支绌，又加内匪窜扰，添派军需，加征加税，致民心之离散，恐变乱非止广西及四川而已也。现在岑云帅到川，匪势稍戢，不至如从前之势极猖獗耳。

十三日己巳

阅晋报，北洋试办印花税。此税系洋夷所行，中国亦仿行之。先从沿海各省试办，直隶为沿海省分，先应遵照试办。凡民间当票、钱染票、铺户招单、雇车票、雇船票、买卖牲畜票、买卖货物之帐簿、支取银钱货物之凭折、雇工聘伙合同字据、银行收存无利息之凭折、各项存货之凭据、各项公司股分票、租借各项物料之凭据、租赁地址

房屋之契据、提货单据、发货单据、收银钱物料条据、借银钱字据、分家字据、汇票、地址房屋典当契据、各项物料买卖契据、各公司铺户议订股本之合同字据、所有载明银数之票据、各项保险凭据、一期票镳局揽票，均贴印花票。其税以数之多寡取之。似此扰民，民何以堪。所谓竭泽而渔害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者，此也。行之不久，大乱必生。北洋大臣只是剥民以肥国，并不虑失民心。抑独何哉。

各省盗贼纷纷，独吾晋颇为安谧。然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故晋抚谕民间行团练保甲法，意在弭盗也。现在行人不敢夜行，一至黄昏，人皆裹足不前。

余坐馆之村，每夜有人家失盗，人心惶惶。居民通宵巡防，业经数月。去日更夫拿获五盗，束缚公所，以备今日送县祈官究治。庶几此村可安也。

十四日庚午

现在捐款甚多。广东则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每妓院领票一张，捐银五元，又捐屠行。广西捐及赌局，大吏奏请准民开赌，本年四月十一日业经准请在案，而全省赌局纷纷难数矣。至于福建，有房捐、船捐。江西有盐捐、茶捐。其余地亩捐、酒捐、煤捐、铺户捐，所在皆有。小民困苦已不能支，又加许多捐项，虽欲天下升平，恐不可得矣。官吏借捐赔款，于其中渔利，并不顾离散民心。时势若此，慄慄乎大可畏也。

十二月廿七日癸丑

前数日，兵自省垣陆续而出，谓是诣灵石者，谣言灵石民乱。仔细询问，乃知近来盗贼纷纭，抢劫之案不绝，故发兵赴该处弹压查拿，以靖地方而保善良。

纠党至晋祠，分三起行，每起百余人，俱排队伍，旗帜亦分。入祠歇片时，即抵南城角村，声言助三教师诛剿教民。适三教师他往，不得相会，兴致遂灰，薄暮纠党而返，至晋祠宿焉。散处祠下，翌日南归。

旧令既撤任，七月初二日，新令顾光照履任。下车伊始，仍谕绅士督饬商民更替守城，严饬民勇紧闭城门，禁止拳匪擅自入城。越数日，差役持钱票二十缗专送南城角付三教师不受，至屠戮教民，并置不问。九月和议起，顾闻之，遂收三教师于狱，严刑拷掠者一月。十月二十三日夜半密杀三教师于大堂之左，枭首西关厢。次年辛丑春正月，以办理教案不善解组。冬十一月，署稷山事未满两旬，跨鹤仙去。

## 寇警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春三月初四日夜半，寇攻固关。初五日官兵惊溃，抢掠关内平定、盂县等处。初八、九等日，晋阳一川大震。初十日马军门玉崑提兵出太原省城，马、步十数营，由晋祠南下抵清源驻扎。民益惶恐，争先逃匿，旬余始定。

《潜园琐记》：平定州东百十里有关，曰固关，为三晋门户，形势险要。关外五里为旧关，一名故关，俗呼北天门，更觉陡峻，百人可守。北二十里有娘子关，较固关倍险隘，只可行一骑，扼守尤易。两关距获鹿直隶正定府属均百余里，晋阳保障，此第一也。

光绪二十六年夏五月，洋夷入寇天津。秋七月京师沦陷，乘舆播迁。晋抚毓公贤勤王不及，退守两关，力扼溃兵，不容入关，晋赖安堵。且加修筑，较前倍坚。又筑暗炮台，以备寇攻。调大同镇总兵刘公光才镇守之。八月十七日驾幸太原府，驻跸抚署。闰八月初八日启銮幸陕西西安府。而毓公解组去，晋人送者塞途，泣声载道。锡抚军良代瓜，仍饬刘总戎照毓公法守之。九月获鹿官绅迎德、法二寇入城，寇踞获鹿作久屯计，为觊觎三晋之张本。刘总戎移兵关外，布置周密，数十里无疏略。洋寇昕夕窥伺，谋欲入关。冬三阅月，卒无隙可乘。

明年辛丑春正月，寇屡添兵，初入获鹿，裁百余人，至是已集数

千，而添仍不已。其中教民甚多，虽不敢冒昧进攻，而虎视眈眈，无日不思抵隙而入，逞其所欲，以求饱乎寇囊也。留镇山西宋老帅庆于是月下旬奉旨带兵由晋赴河南矣。

二月，锡中丞开晋抚缺，继抚山西者，岑抚军春煊由陕西巡抚调补山西，于十九日平阳府接印旧抚委员将印送至平阳，二十六日进省履任，即命毁前抚毓公德政碑，设洋务局，调能操洋语之道员沈敦和总办洋务。命沈与寇议和。约于三月初四日，我与寇兵同日撤退，两不食言。时寇增兵至三万，获鹿山谷营帐充牣，几莫能容，而岑抚不知也。札饬刘总戎将守关，将士全行撤退，两关内外不得留一兵一连。三札总戎不欲退兵之详未申，而岑抚督饬撤兵之员又至。总戎不得已，撤关外诸营退入关内。

三月初四日，关内诸营皆撤退，而军心于是散涣矣。于是关上刘总戎密布腹心，并默谕炮台守将阳退而实不退，潜藏士卒以备不虞。洋寇侦知我军如约撤退，遂于是夜分道进攻。法寇固关，德寇娘子关。娘子关为盂县东南鄙之关隘。盂县乡勇闻官军撤退，欲赴关协守，未至，而德寇至关下。官军用大炮轰击，毙贼千余，后队贼惊退。甫至进固关之路，适遇被固关大炮轰退之法贼亦至该处。德寇以为埋伏官军，绕后狙击，遂奋勇搏战。法寇亦以为中官军埋伏之计，挥众力斗。夜半昏黑，莫辨旌旗，两寇格杀，势极凶猛，呼声震山谷，烽焰逼星辰，血肉淋漓，尸骸狼藉，昧爽乃知以敌攻敌，自相残害，并无官军杜御。两相诧异，不敢入关，纠众而退此中具有天意存焉。一路残虐百姓，抵获鹿仍驻自初四日至初十日，井陉百姓被贼蹂躏十分惨酷，惟获鹿之民以馈饷未缺幸免。计贼毙又数千。而盂县乡勇练长武生某结连不肖官兵，乘势抢掠，谓洋寇已入关矣。初五日平定、盂县大乱，平定知州白昶、盂县知县张壬林皆弃城遁。刘总戎在乐平初四日退扎乐平界，故乐平未被扰督军剿抚，初六日诛乱兵数百并练长武生某，乱始少戢，而平定、盂县各村人民被害者已指不胜屈。初七日乱兵入寿阳，民皆逃窜，榆次东北，鄙民亦浮动。榆令闻之，初八日会集绅士商备牛羊鸡鸭以迎洋寇，群情亦惶恐。初九日太原知府吴匡率新抚带来之川兵抵寿阳，乱兵乃逃散。而晋阳一川业经大震，迁避者纷纷，不可遏止。各县官绅佥议迎寇之策，以谋保全。留镇山西马军门玉崑奉旨带兵赴

# 审安斋遗稿（选录）

陈　涛

**编者按：**陈涛，字伯澜，陕西三原人。肄业泾阳味经书院，师事刘古愚。庚子秦地岁饥，携家南游，侨居沪上，后入两广总督幕府充当幕僚。1904年往日本考查学务。民国后就职计部。晚年整理诗文杂稿，编成此书。全书六册，1924年校印。书中文稿六种，其中《裴氏和约私议赘言》、《南馆文钞》、《粤牍偶存》、《拟设国税局条议》四种皆作者手定。今从《南馆文钞》中选录三则材料，颇能反映陕西义和团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活动的情况。





## 上端中丞书庚子八月

公法辱国使与辱国等，虽甚野蛮，从无围困使馆、戮辱使臣者；交涉成案，无一弱国开衅数大强国者。谁生厉阶，而以朝廷为孤注耶。陕人愚昧，谣诼繁兴，东方近事，确耗难知。惟闻聂功庭阵殉，津城不守，北望阙廷忧心耿耿。窃愿贡其千虑之愚，为河海细流之助。惟我公察之，今日之事曰外患、曰内寇。外患如火燎原不可响迩，英、法、德、俄之雄猜阴狠后祸方长，非下士所敢揣议。内寇者即义和团是也。度其初不过千百饥民，或积愤于往日教案之不得其平，借口外人剽掠糊口，岂真有爱国之心，固结缠绵，蹈百死而不辞

定局后，即将该堂缴给。开诚布公以导之，宽厚笃敬以待之，其或者不摈我公法外乎。虽然苟如是行，难免无谗人之搆陷，诽谤之沸腾，异论之駴怪。传曰：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以我公之明睿渊宏，故鲰生窃识，其不屑与较也。眷念神京，悯惜民命，惊心局势之危，痛伤时会之迫，捶心泣血，沉忧百结。伏维鉴察。

## 和局私议

庚子十月五日在扬州运署与柯逊庵先生谈时事，因述此篇，时夜雨十二钟也。

今日存亡之机，在和局速成与不成，成则可偷旦夕之安，不成则我黄帝神明之胄无噍类矣。近传联军已据紫荆关及固关，将分数道入秦。而各报载德领事谒刘岘庄制军，求兵轮溯江入鄂，断东南接济，刘不允。蒙窃谓允与不允，皆无足动德人之喜怒也。盖其权力所及，固不在允不允也。自长江各督抚与西人立有保卫之约，无识者曰“为保护其商务起见”，有识者亦曰“为保卫商务起见”。西人即从而咳之曰：“为商务起见。”呜呼，亦何中人士之易于愚也。长江之危险，直指顾间事耳。假使西人据长江而安其民，商货依然流通也，商务依然可保也，利诱威挟中国之文武官，而使自制其土匪，如直省目下事，商货依然流通也，商务依然可保也，而又何恃乎互相保卫之约。其所以有此约者，实出于相猜相忌之私情，与英德近约不许因中国内乱侵占土地同一隐谋，同一非厚爱中国之意，特中人不觉悟耳。倡言联军入陕，窃意其未必然。盖仍用其平日恫吓中国之故智：使朝廷而从其请也，必就此歇手；如不从其请也，要挟亦可减，赔款亦可轻，诸事必可通融办理。苟能歇手，即亦无不歇手。形格势禁，其情事则然也。且所谓商务者，英为巨，各国方艳之、忌之，思欲凌驾而裁抑之。剖土分地，各国商务俱有进步，今乃合力而独为英谋，度各国不如是之拙，故其保卫长江也，非为商务也。不为商务而守互相保卫之约，蒙是以料其未必入陕也。

难者曰：“近闻朝廷复有幸蜀之说，得非为避凶锋乎？安见必不至秦。”曰：此正西人恐吓之计，我畏而避之，堕其术中矣。夫悬军深入，旷日持久，所费不赀，而请回銮，请复辟，请诛顽固守旧大

复用，长江之约，亦无所复用，从此波兰、印度之后，又一覆辙矣。可胜痛哉！和议速成，即可偃旗息鼓。无事称干比戈，福祥自不能勾连回民为内乱。无内乱则俄无从借口以进兵。俄不进兵，则各国守约而可相安于无事。故曰：存亡之机，在和局速成与不成也。

## 上陶勤肃公书节录

（上略）两宫西狩，闻初八日已发太原，终南王气积久发光，据上游而控六合，中兴之业基此矣。惟生长斯土，未获随乡人耆老后，敬迓銮舆，亲睹六龙之盛，书生命蹇，叹恨殊深。而独有所私忧窃虑者，秦地连年干旱，麦禾不登，方七八月，已有鬻妻女、掘食草根树皮、咽槐叶既尽而他徙者，盖粮之不足供地方明矣。翠华临幸，事属仓皇，上下公私所需，姑不具论，独是宿卫之士不饱，百官廪饩之供不给，三辅之民无所得食，即恐根本动摇，难图治策。以岁转南漕四百万石计之，断非积旱贫瘠之区之所能办。况河东苦饥，雍绛泛舟，难期相继，则运道宜切筹矣。涛此行自秦岭沿丹江而下至龙驹寨，处处水源枯竭，至浅不能容舟，乃登陆由武关行二百五十余里，抵河南荆紫关。山石礧砢，径路崎岖，其难行数倍于蚕丛鸟道，骡负肩挑，异常艰窘。荆关以下，水涸舟胶，东南商贩货物，现多积压不运。自此至襄樊五百三十余里，狭小轻舟，动即搁浅。此路转运确不可恃。惟襄阳达汉一千二百余里，尚觉通利较之往岁水大时，亦甚疲滞，此行凡历十五日。樊城舍舟而车，趋河南府，不过旬日，转运似尚便捷。汉口米升重二斤之谱，以十石二千斤为一车，计有车千辆，日可运万石。谓宜复洛仓旧制，东北麦粟杂粮，亦宜采办储洛，循唐运故道，绕越三门，溯黄入渭，达于咸阳，建仓于咸阳，仿京通之制，或亦权宜补救之一法。是否有当，伏乞采纳。（下略）

北电，谓西军如何败绩云云。乃逼鄙人以严办教民。鄙人谢不能。曹乃上言于各上官，言鄙人之纵教；又怂恿百姓以杀教为言。土人皆以为然。数日之间讹言四起，大书揭帖云“奉旨仇教”等。鄙人观其情势不可强为，乃阴遣教中人挈眷遁去；度其去远，乃声其罪而责之。于是民气始泄，教民始全，近日可无事矣。惟曹公尚在，则地方终不安也。

家不可胜计。教士禀报诸使，奉旨毓贤来京陛见，山东巡抚著袁世凯署理。毓入京极言义和团忠勇，刚毅、端王、庄王皆信之，遂有抚晋之命。八旗子弟望风希旨，举国若狂，自邸第至寺人靡不习拳。山西全境遍悬红灯，任团民抢掠焚杀。毓贤于六月自请带兵勤王，直至联军入京始行，遇两宫于途次。

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德王令先议罪魁，然后议和。驻德、俄、英、美、法、日各使臣电参酿祸诸大臣，以李秉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端王、澜公为祸首，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先后弹劾，于是毓贤伏法，刚毅道死，赵舒翘赐自尽，董、端、澜等流窜。方事之殷也，总理衙门行走许景澄、袁昶抗疏言，请将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之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于七月初二日步军统领下之狱，初四日于菜市口殉节，临刑神色不变，天下冤之。时东南数省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与外人定保护南数省商教章程、保护上海章程，得以无事。奔走其间者为汤寿潜，文稿多出其手。南北枢纽，实惟山东。袁世凯抚东，境内拳匪剿逐无遗，迭电奏请保护使馆，皆留中。自洋兵入京，两宫西狩，京官南下者至德州，则拳匪绝迹，宾至如归。东南各省文报皆由山东转递，督抚请办祸首皆惟马首是瞻。自是风采闻于中外。

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时直隶拳匪蜂起，惟山东境内捕有拳匪即正法，谓："果是义民不应逗留山东。"故直、东交界之德州成一有匪无匪之界线。拳匪不能越山东而南，长江乃以定互保之局。

壬寅[1]之秋，安岳、金堂、资阳、资州、简州、忽有义和拳起，拆教堂，焚教民，与庚子京师事相类。八月十四日，匪竟入城，走马街已杀数人，臬司陈璚、成都府沈炳堃捕匪正法，沿街出巡，人心始定。川督奎俊电军机处，拳匪入城，戒严云云。朝命晋抚岑春煊带兵署督，川局遂安。

---

[1] 壬寅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时作者在成都。

# 潜庐随笔（选录）

甘鹏云

**编者按：**甘鹏云，湖北人，晚号息园老人。本书是作者的读书札记，共十三卷，1933 年夏甘氏崇雅堂开雕，黄冈陶舫溪承刻。十一卷中有《沙头答问》，记载 1900 年初夏作者客居沙头，与一些文人对义和团的议论，反映义和团对南方地区的影响。

## 沙头答问

问曰：夷祸烈矣，忧国之士拊膺长叹，徒唤奈何而已。闻北方义民起，仇洋教，烧教堂，戕教民，号称义和团。外人所惮者我国民气耳，我国屡为外人所弱，不如以民气胜之，如何？

答曰：北方所谓义和团者，乃莠民非义民也。原本离卦教，乃八卦教之一，入其教者皆习符咒，学拳术，故又称神拳会。一名红拳会，或称红灯照，取离为火之义也。其誓神之处曰“义和堂”，于是有义和团之称。称为义和拳者，亦以此党羽众多，蔓延甚广，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一带尤盛。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其为邪教无疑也。若误认为义民而信之，必误国事。愤夷祸之横欲以民气胜之，未尝非正论。必人心固结，朝野上下，举国一致，人人爱国，人人耻为亡国奴，发愤图强，有进无退，然后可以

杜彼族之觊觎，伐强敌之狡谋。外人所畏之民气盖如此。若但以邪教暴乱行为为民气，则误矣，误矣！仇洋教、烧教堂、戕教民，适足开衅召侮，贻祸国家而已，非民气也。（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问曰：我国外交屡失败，以无人民作后盾也。今有义和团作政府后盾，未始非国家之利，乃谓贻国家以祸，何欤？

答曰：以人民为政府后盾，此说诚然，然以义和团作后盾则大误。今地球各国莫不有宪法，有宪法则有国会，国会即政府之后盾也。外交条约例由政府提出国会，非经国会议决，政府不能批准，上下相维，以故外交失败者少。人民作政府后盾盖如此。我国无宪法，遂无国会，无人民代表，外交条约盖由政府订定，人民不得与闻，非立宪开国会行代议制不可。若以义和团作后盾，则根本错误，后祸不可胜言。麇聚无数乌合之众，舞刀持戟，横行都市，毁铁路，抗官兵，恣肆猖狂，目无法纪，此大乱之道也。恐将为政府蛊毒，焉能作政府后盾。五月初四日。

问曰：闻义和团有神术，能避枪炮，则缓急可倚也。张“扶清灭洋”之帜，则忠义可嘉也。乃以为不足恃，何欤？

答曰：此谰言不可信。谓血肉之躯能避炮火，则理所必无。古有号称神兵者矣，有以神兵杀敌，致果而操必胜之权者乎？翻尽一部十七史，殆无其事。乱民妖术，无械无纪，岂能抵御洋兵？所张“扶清灭洋”旗帜，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匪徒皆是此旗，万不可信。毁铁路，断电线，阻文报交通，岂扶清者所为？不过借以欺蔽大府耳目，阴售其煽众构乱之私耳。政府如不痛剿，而误信为义民，则为祸不远矣！五月初六日。

问曰：闻当国者主张义和团甚力，中朝诸老无异词，近且通行各省，布告人民尊论，独不谓然，岂政府所见非欤？愿闻其详。

答曰：我所虑者在此也。妖匪肇乱，洋兵乘机，大局危迫，所希望者政府痛剿耳。政府不加痛剿，复主持之，则召祸尤速。彼辈势力率随大府向背为消长，观毓贤任东抚，齐鲁遍地皆拳民；袁世凯任东抚，拳民不敢入山东境，可见也。初但疆臣阴主之耳，犹猖狂若此。至当国者显然主之，则胆弥壮，心弥雄，人弥众，而横暴将弥甚。既以“扶清灭洋”为标，则开边衅，召外侮，彼皆有所不恤。而仇外举

动，难保必无，既有仇外举动，恐不徒烧教堂而已，东交民巷使馆洋房可危也。不徒戕教民而已，使馆人物可危也。假使焚烧使馆，戕害外人，各国兵轮必陆续麇集大沽口，而京津一带不能高枕而卧矣。筹虑及此，不寒而慄，试问到此境界扶清乎，灭洋乎，徒贻君国以祸而已。五月初九日。

问曰：枢府政地出一令、行一事，动关天下安危。义和团不可恃，枢府岂不知之，何以极力主张推为义民，布告天下，几若缓急可倚也者。此何故？与庙谟深远，诚非浅见所能窥测，症结安在，愿闻其详。

答曰：此戊戌政变之反响耳。戊戌八月以前，一维新之局也；戊戌八月以后，一守旧之局也。维新之极不恤，举祖宗法度，一切纷更之。新进持权，忽弃老成，老成侧目，于是新旧两党界画鸿沟，如冰炭之不可复合矣。忌太后持重，颇碍新法进行，谋胁太后以兵事，未成而谋泄。太后垂帘训政，六君子授首，康、梁远遁，而维新之局终，守旧之局自此始矣。人则守旧之人也，思想则守旧之思想也，政策则守旧之政策也。守旧之极遂至恃邪匪以卫中国，仗妖术以敌列强。试问邪匪可以卫中国乎？妖术可以敌列强乎？谋国者苟有一线之明，何至糊涂如此！群昏当轴，不达时变，但知固执一己顽固之见，至后来结局如何则不问也。我所虑者后来之结局耳。此时虽不知结局如何，然闻各国征兵调舰情形紧急，疆臣力请主剿，未蒙采纳。预测将来，大局糜烂，何堪设想，实不免杞人之忧也。五月十二日。

问曰：祸国云云，特逆亿之词耳，未必遂。至于此事，未至而悬揣焉，无乃过虑也欤？

答曰：此虽逆亿之词，但就中外事势推测，恐结局不到此地步不止。拳匪无故乱杀，中国不剿，能保外兵不来代剿乎。统而言之曰：灭洋，则外兵之来，岂止一国乎。外兵既来，中国兵力甚弱，能与列强开衅乎。外兵深入，横行各省，能保大局不溃烂乎。此乃事势之所必至，稍有知识皆能言之，非我故作惊人之语也。果使不如我所料，边衅不开，钟虡无恙，固国家之福，生民之幸也，我之愿也。我宁蒙失言之讥，不愿受知言之名也。五月十三日。

问曰：闻大沽炮台已为外人占领，西舰云集，西兵有入京城者，

北方乱矣，推测之言已略验矣。南方能保安全否？

答曰：此则未能预料。洋兵既来，横行各省，自属意中之事。且长江一带人心浮动，素多伏莽，无知愚民好信谣言，设有闹教之事发生，洋舰必入据长江，自为保护。若然，则南方亦必乱。所可恃者，东南疆臣如张南皮、刘岘庄诸公老成谋国，定有石画。果措置得宜，南方战事或可幸免。闻刘、张二公迭有电奏力请主剿，朝廷不省，遂召祸乱。设政府采纳，亦可销患未萌，其如群昏在朝何也。由此观之，则刘、张二公或有妥善办法能保东南安全，亦未可知。五月二十四日。

问曰：拳民祸国之说，此间官绅初不谓然，今乃服君先见，非过虑者。东南大局谓刘、张二公可保安全，众所愿闻，不知保持之法如何著手？谅有所窥见，请言其略。

答曰：刘、张二公保障东南，诚未悉其办法如何，但以愚见推测，亦无他妙巧，不过惩中央庇匪之失，联合东南各省，先清内匪而已。清内匪之法亦无他巧妙，不过严禁造谣，查缉匪徒，凡有教堂洋人处所，多派兵役认真保护而已。如果防范周密，内匪不滋事生端，洋人生命财产无意外之虞，西人军舰自不至有闯入长江之举，则东南之安全可保矣。以予浅陋所推测者，止此大略而已。至二公神秘之策画，则非浅识所能窥也。五月二十八日。

# 佚名文稿（选录）

佚　名

**编者按：** 这一稿本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原稿无题，写在毛边纸上，每半页约七行，每行约十一字。作者姓名无从考查。除首篇录“罪己之诏”外，共有杂记十三篇。除选录的几篇外，还有《迁都说》、《论天下大势》、《团练说》等。记载义和团运动时上海社会情况以及江南地区的反抗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安　民　策

自北地拳匪作乱以来，沪上之不安极矣！不特居民纷纷扰扰，迁徙将空，即衙署之中，亦有将眷口移居他处者。有心人谆谆苦口，告以此间为中国安乐土，决不致惨被兵灾。而彼既误信先入之言，终不克幡然觉悟，是何故哉？夫亦谣言阶之厉耳。

谣言分数种，前者帝崩、后逃，端篡之电；及近日许、袁腰斩，东抚被刺，东南各省一大臣二督臣拿问之信，是为康党所造谣言。缘以上数人大半为康党所恶者也。钟楼置大炮，各桥装铁栏，拳匪已混入市廛。上海但有六月十四而无十五诸说，是为匪棍所造谣言。以其立说，皆无情无理，不过欲哄人迁徙，以冀乘机劫掠赀财也。至于西人欲占江南制造局，请借吴淞炮台，大宪传檄将长江封禁云云，则为

烟馆茶寮之内无所事事者信口胡诌。盖其说皆似是而非，彼其人曾阅各处报章，遂以讹传讹，幻出空中楼阁也。独西人调兵来沪一事，始虽任情捏造，兹竟信而有征。然当其捏造之初，岂真有所依据，不过好事者无中生有，推波助澜。至近日英议员谓：无论如何上海一隅定当竭力保守，必使宴安无事，决不妄动干戈。水师提督西摩氏爰商之南洋大臣刘岘庄制军，定计征兵守卫。

原西摩氏之所以为此者，意谓本国既重视上海，则身任统兵之责，自不敢稍有疏虞。其调驻印度兵也，用以保护西人，亦即用以保护华人，务使租界中匕鬯无惊，方为不负委任。然亦知西人固安然无事矣，华人之多所疑者，反因之而中心惴惴，争先迁地为良乎。且夫华人之苦被兵烽，亦已不数次矣。甲申中法之役，痛定思痛，尚未忘怀。而甲午年败于日人，山左辽东又复干戈遍地。然当是时上海既定为局外公共之地，中西士庶类皆处之晏然。初不料此次义和拳变起京津，相隔数千里之遥，而遑骇反甚于往昔，譬诸飞鸟，见弓而惊。虽西人三令五申声明断不有碍上海，而一闻北省炮台被占，郡邑沦亡，各国师船麇集浦内，即群焉避地，争先尽室以行。加之羽檄飞驰，印兵压境，有不徬徨中夜寝馈不安者乎。顾或谓迁避者皆属华人，与西人无干，故西人胥不以为意。殊不知上海虽系各国租界，市面则全恃华人善为维持，苟华人而竟不安其居，西人将何恃而经营商业。今为西人计，当及朝明白晓谕，凡华人之愿居界内者，应由工部局会同领事及统兵西员按户给发护照，声明西兵决不在此开仗，土匪决不阑入租界中。凡有来此受廛者，一家人口若干，皆在保护之列。如敢侵凌骚扰，许告知工部局，立即设法安全。当领照时，须持工部局四季捐票前往，俾填明门牌号数、家居何处，以免朦混隐戤诸弊端。照则或户给一张，或人给一纸，必详必尽，纤悉无遗。如是行之，庶几人心可望渐安，而市面不致日坏，诚保全上海之要图也。

或曰：华人之一闻调兵而即惊骇者，非惧西人之用兵也，实惧印度兵之多所扰害耳。历来所用印度捕，往往持有护身符在肆意为非，无故殴人，恣行非礼；其有犯事被斥者，更漫无约束，奸淫刁诈，时有所闻。是以一闻兵自印度调来，即忧惧交并，岌岌焉若有不可终日之势。岂知兵虽调诸印度，统带则仍属英员，泰西军律之严并世无

# 维持市面以保大局说

沪上为商务荟萃之区，北达蓟辽，南通瓯闽；西则溯江而上，由楚入川，帆影轮声往来如织。又有电报以通其消息，凡货物之多寡，价值之低昂，行销之畅滞，瞬息千里，到处可通。其银钱之转输，则有汇丰、麦加利等各银行，及南北市著名各银肆，类皆赀本充盈，诚信素著，殷实之商人，驰一纸书，可以千金立兑。以是市面得以流通，商业因之日盛，多钱善贾之流恃此枢机而借以操奇计赢者，盖已数十年于兹矣。自北省拳匪滋事，畿辅一带风鹤惊心，于是天津及牛庄等处商家首先电致沪上，嘱令停办货物。一时各货壅积，遏而不通，未免略有亏损。然犹以迤北一隅，偶有惊耗，而与申江固无所干涉也。既而匪势蔓延，邮政既不能通，电线又遭毁坏，自是谣言蜂起，弓蛇市虎，益致惊疑。迨至大沽炮台为外人占据，惊耗传来，胆小如鼷者，益摇摇焉心如悬旌，而无所措其手足，有谓拳匪将裹胁南下者，有谓土匪将乘间起事者，并有谓洋人将与中国为难者，纷纷烦扰，可鄙可嗤。

夫拳匪以乌合之众横行北方，由于当事诸公误于抚之一字，故釜底游魂，得以苟延残喘耳。若率众南行，则南方防卫极严，岂非自趋绝地。至江浙两省，盐枭哥匪固到处充斥，为害闾阎，然不过在偏僻乡村蠢蠢思动。若沪上则中西兵士如火如荼，区区土匪岂敢越雷池一步。至于中西交谊，虽自大沽启衅，已化玉帛为干戈，然租界为万国公共之区，性命赀财无不彼此竭力保护。故仆之愚见，虽现在寇氛未涤，而滨海一隅地，总可如磐石之安。

所难者人心不靖，商务一坏，而市面因之动摇，盖上海各业往来，其枢要皆在银行钱肆，虽极殷实之铺户，皆赖此以为转输，从未有百万一黄标，千万一紫标，将现银深藏在内者。今银行既慎于收放，而居人士之存款于钱肆者亦动多疑虑，相率提回，市上来源既枯，则各业之挹彼注兹即难灵动。故自月杪、月初不过三数日间，洋厘长至八钱，银拆加至一两以外。非特外强中干之各店，行将无支持，即赀本素号丰盈，而一时运转不灵，亦难免有右绌左支之势。故

当此之时，内乱不必果兴，外患不必果逼。即此市面一坏，而大局即甚可虑。愚尝谓：当事者不欲顾全大局则已，如欲顾全大局，非设法维持市面不可。维持之道奈何？曰：解铃系铃，不过一转移之间耳。原夫市面之衰，先由各银行、各钱肆将现银收回，绅宦之拥厚赀者亦闻风兴起，相率藏之箧中，不复为经营子母之计。市上既少如许现银，人心安得不惊疑，商业安得不疲累。今欲为急则治标之法，惟有敦劝各银行、各钱肆以及在沪之富商大贾，速将现银仍行流转，不得再有阻遏；有公款中可以勾拨生息者亦即拨付殷实各钱户具领，以广流通。苟如此行之，不特可以保商务，亦且可以定人心，岂非一举两得之事哉。

或曰：方今祸乱正殷，沪上一隅究竟能否安宁，殊难逆料。万一事起仓卒，则散之四处者岂能收之于一时。不知此至又至愚极谬之见。倘知沪堧为各国菁华所聚，必能尽力保卫，百无一虞，则先事张皇，殊属不必。若竟事机中变，祸至非常，则必至遍地荆榛，到处俱难容足，岂累累者藏之内府即能安然无恙乎。语有云：旁观者清。仆偶有所见，衍为此说，借献刍荛，世有明于事理者，或不以斯言为河汉也。

# 友琴山房文草内集（选录）

龙学泰

**编者按**：龙学泰撰《友琴山房文草内集》八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印出版。庚子年，作者以内阁候补中书居家，适江西吉安府义和团起，出而佐助邑令谋筹保护教堂、对抗义和团。今选一篇，系作者亲身见闻。



## 记庚子在籍保护本邑各教堂事

庚子之夏，拳匪猖狂，当事者不深筹其利害，辄信之，以为可恃，致酿滔天之大祸。事后追溯诚可痛也。我邑当吴楚之衡，人心素为浮动。六月之中，上游则闻湖南衡州教堂已毁矣，下游则闻本府谓吉安各县教堂亦毁矣。时余奉讳在家，适以邑令陈君集议公事，相约是月廿五日来城。余至郭未久，人即报知曰：郭中四门皆粘有无名揭帖，其文云："约于七月初一日，焚毁天主、福音二堂及教民之家。至于街市，秋毫无犯。凡我会内之人，无分晴雨，齐于是日行事。"下具"龙虎会告白"字样。余闻之骇然，乃与书院绅董密商，或曰："此谣言耳。"余曰："不然，乡民耳目最易摇动，彼见邻境、本府各属之教堂均已毁也，故会匪亦乘机鼓煽。今且命院丁上往里田洋埠诸要区探看，如皆有此揭帖，则城乡各有约会，乃系必见实行之事，非

谣言也。”及探者归报，果皆有此帖，乃与二三绅董筹所以对付之策。因县令验案未归也，即先持片请锺都司来书院密商要事。都司至，则曰：“今且奈何？”余曰：“除保护外无他法。”或曰：“今南北洋信息不通，而日者所传电文，似今朝廷宗旨已废向者保护之约，君将何说以开文武官吏乎？”余曰：“不然。今未奉明文弃约，则教堂仍应照旧保护，必文武会衔出示晓谕，即以此立言，如有借端滋事者，必严拿为首之人，照土匪例重办。”都司亦颇晓事，唯唯应诺。

余又商之萧陈二孝廉萧君名廷彬、陈君名可传曰：“君等故书院首事，俟今夜县令之归，一面先见，可达鄙意如此。”余方在制中，又向未谋面，故不便造次去见。二孝廉照办。陈大令亦曰：“此谣言耳。且今朝旨如此，民心又如此，其能径行其意耶？”二孝廉归以告余。余曰：“彼尚在梦中，不知来日大难者也。君等即往再见，彼不听则为恐吓之辞以祸福动之。”意谓父台如照此办，脱有不测，我辈绅士之责也，于公无与。否则，设异日有赔款办人之大案，亦惟累公独任之，于地方绅士无涉。县令大惧，乃允照办，属余拟稿出示，遍贴通衢。

次日，余见县令后，又告都司曰：“告示者，公事耳，犹为虚文，必官绅以实力将之。君可日夜自行巡逻街市，严设守备，调壮兵防城，陈列军装，如戒严然，出其大炮，架于各门城楼上，更番值宿，为先声夺人之计，昼则大队操演，默布号令，以张声威。乡民乌合之众，易聚易散，若我不为之备，则揭竿一啸，附而应之者如蚁。今见我之有防也，则首难者必伏匿不敢出，而彼胁从者气势自涣散，可消弭于无形矣。此谓之实力。至于各教堂或尚有外人在此，君可明日自去一查，有留者，则导以祸福，具舟车急送之出境。堂中有一文以上之什物，详为默验，开单呈交县署，以免后日之轇轕。且乡民见堂中无人无物也，亦无所利而发此难”云云。部署已定。及廿八日，饭于锺都司署，都司曰：“昨至各堂查看，仅美以美会美国教堂之名有一洋妇，已觅一快舟，派兵委送赴省，什物不过粗存用器，已默交县署，开单存案。”余乃曰：“永新自是晏然矣。”

维时风声鹤唳，迁居远避者踵相接，而余尚在城监守。遇七月初一、初二日，幸保无事。初三日始归家，然未尝与人言及，恐乡民之疑我袒教也。

越数月，各邻境皆闹教案办人，自官吏以至绅民，多或数十人，少亦数人，赔款自数十万以至数万，最少亦七八千金，且须另款重建。而吾邑独无恙。至是，乃稍有知余之用意者，而余亦不敢自以为功也。近年见各省官绅有保教奏请奖叙者，余盖夷然。

鸣呼！此不过蕞尔一县耳，而一指挥间祸福所系已如此其巨，推之于一府一省，远而推之于天下，祸福之影响又当何如？宜我四百兆之膏血迄今尽朘削于赔款中而未有已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中国今日之贫弱，岂中国之本贫弱欤？鸣呼，前事已矣。天下事有当其境而视为无关切己，漠不介意，而孰知害之所凑，即己之身家妻子亦不能免焉，而况艰大非常之祸之造端于己者哉！然而愚者方以为适然之数，而彼深虑远算之士，在当日未必为人所谅。即如此举，事前但曰保教而已，事后乃知为保民。盖命意在此，而收效在彼，受谤于前，而蒙惠于后者，未易一二数。而任事者则皆非所计也，夫亦谓尽吾心焉尔。敬记之，以谂居乡邑而有世道之责者。吁，其可忽欤！

# 啸海成都笔记（选录）

汪如海

**编者按：**作者汪海如，自号汪洋海中如粟，四川华阳人。本书杂记清末民初社会情况。今选录其《红灯教进城三则》，为1902年作者赴省试时的亲身见闻。

## 红灯教进城三则

壬寅乡试第三场，余方在家检束考篮，忽闻门外呼曰：红灯教入城矣。奔避声，号咷、关门闭户声，一时并起。急拔关出瞰，适见野民廿余，蓬首赤脚如傎狂。中一人拥三角小赤帜，目若张若阖，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左右数人，持执长戈短刃。二人前导，挥长柄刀逐市人曰："侬不杀若，侬寻官兵斗也。"城中都守不意贼骤至，胥仓皇失措，左哨李某上马三次皆堕。时满督奎闻变欲遁，赖护卫人夥，争荷枪械，环列东西辕。贼至走马街，距督院咫尺，忽遇陈藩司卤簿，乃相顾曰："陈大人清官也，当避去。"即反走。陈纵队尾击之，殪二人，贼不支乃从南门遁。城中兵稍稍集合，贼奔入月城卖浆家，围攻之，无漏网者。

贼既歼，奎督怒未已，切责部下各杀余贼自效。于是陈兵四出，逮系入城者曰数人数十人不等，均立斩，真伪不暇论。尤可怪者，陈

藩五公子，年少喜功，日以花巾裹首，着短袖衣，怒马出城，指言杀贼。一日狂奔归，连呼贼至，举巨炮置门，阖城奔骇，行道一空，久讫无耗。越日都司王某于北郭捕四人至，指为贼目，临刑呼冤不置，犹背荷败絮，腰插镰刀，盖农民也。东关外莲花池为历来决囚地，一夜连决十九人。天阴如墨，刽子手拭刃将归，忽闻路侧呼曰："还有我。"火烛之，乃漏未盈数者，即砍之，迎刃而仆。浩劫茫茫，人命如草，迄今言之，犹为心悸。

岑公询蜀父老疾苦书至，妖氛顿减。廖观音未逮时，谣诼纷纷，有谓其能避枪弹者，有谓其能履行水面者，有谓其能趺坐树杪若落伽肉身降世者。及被拘，墙堵往观，乃十四五好女子也，布衣整洁，双舄如钩，容色娟秀，楚楚可怜。解院勘讯，初不知惧，吓以死刑，始婉转哀啼，乞没为婢，公为恻然。卒以案情重大，且风潮尚恶，姑从未减论绞。毕命之晨，公策马往验其尸，低徊久之。某署幕宾少年蕴藉，闻女论决，眦泪滂滂，遂病痴，可谓怜香心切。

# 怡云馆文牍略存（选录）

罗　缃

**编者按：**罗缃，字云坞，四川华阳人。咸丰十一年辛酉科拔贡，曾任湖北江夏县知县，荆门知州等职。1890年丁忧在籍，办理四川团练保甲。《怡云馆文牍略存》是其文集。今选录其中有关义和团活动部分。

## 上川督奎乐峰[1]大帅书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

窃举直错枉，乃朝廷之大权，而除暴安良，实闾阎所深望。自中外开衅以来，屡奉上谕，以安地方和民教为要务。然未有民教不和而地方能安者，亦未有地方不安而民教能和者也。缃守拙家居，知识梼昧，虽溷迹林泉，究未始不系怀廊庙。上年冒昧陈言，仰邀俯纳，具见宪度渊涵深，寓集思广益推诚布公之至意。寸衷钦感，莫可名言。敬维大人，荩躬劳勚，总制全川，凡隶帡幪，无任颂祷。缃老大怀惭，时艰无补，自维分卑才短，何敢出位妄言。第当此时局可危，则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近闻资阳有外来拳匪以仇教为名，借端肇衅，蛊惑乡愚，至今川东各邑学习神拳者纷纷而起，初不料其发难如

[1] 奎俊，字乐峰。

是之速也。川省盗匪横恣，抢劫肆行本不自今始，然未有如今之甚者。兹则盗匪之外，加以拳匪，而时局殊岌岌矣。窃谓盗匪与拳匪异，盗匪有名可指，有地可查，有案可稽，无分首从，概属强梁。果能协力兜拿，则元恶不难授首，雷霆一怒，余匪胆寒，盗风断未有不息者。此汉武侯所以治蜀尚严也。若拳匪以邪教惑众，行踪诡秘，包藏祸心，倘系不法之徒传习神拳的是匪首，枭示骈诛，罪有应得；如系本地之民为匪所愚，一并歼旃，揆诸不教而杀之心，似亦有所不忍。缃仕楚有年，三次拿办教匪，如王觉一、赵明宏等灯花教之案，故略知该匪鬼蜮情状，贻害甚深。彼愚民之为其煽惑而身受实祸者，尤堪悯恻。况拳匪必借盗匪助焰，摇动人心，方能啸聚。是欲治拳匪，必先清盗源；欲清盗源，端在察吏治。而吏治之察，要不外赏罚严明，振裘而持领，挈纲而握纲，转移之机间不容发。夫治匪如治病，然盗匪表也，拳匪里也。病在表，其症显而药易施，只须辣手克伐标，病去而即愈。病在里，其症隐而方无定，骤补不能，专攻不可，心腹之患，非同癣疥。目前病根未深，果能分别表里，扶正气，则邪气可除。若不及时痛下针砭，恐日久蔓延，星星之火必至燎原，涓涓之水终成河海，一入膏肓，不可治矣。即如前岁拳教倡乱未能思患预防，以至变生畿辅，宗社震惊，内外交哄。其杀戮之惨，蹂躏之残，至今思之汗涔涔下。幸荷列祖在天之灵，转危为安，否则尚堪设想耶。缃情殷梓里，忧切杞人，只以事关大局，势迫时危，区区血忱，未敢缄默。用特披沥冒干，缕陈蠡管，不胜战栗悚惶之至。

## 上川督奎乐峰帅团练保甲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

敬禀者：窃以川省幅员辽阔，人烟稠密，民情最为浮动。从前盗劫之案，以成属为最。近年下川东以及小川北一带有孝义、江湖等会名目，各树一帜，两不相下。其间良莠不齐，寻衅械斗，视为仇仇。兼以各处传教上年只有法国，刻下又添英、美、德诸国，信从益众，各有党援。而不逞之徒，难保不从旁窥伺，乘隙挑衅。是从前所防只在民教，目下情形又有出于所防之外者。自上年畿辅肇乱，拳邪匪党潜窜各处，渐次入蜀，乘便煽惑，如资阳、綦江各处几酿巨祸。此等

隐患，纵之则贻害无穷，办之则良莠莫辨，曲突徙薪，销患未萌，舍保甲则别无良策。然非实事求是，则流弊滋多。伏念宪台励精图治，采及刍荛，谨将管见所及酌拟数条，恭呈钧览，可否通饬各属照办，伏冀俯察而采择之。

附呈团练保甲章程八条。[1]

## 禀川督岑云帅夹单

敬禀者：窃缃川西下士，楚北微员，虽山斗之久钦，究瞻依之未遂。尔值棨戟遥临，只以顽躯抱恙，不获负弩前驱。引领下风，抚衷滋咎。恭谂大人钦承宸命，眷顾西陲。移三晋之慈云，作两川之膏雨，旌麾荣莅，遐迩欢腾。缃自上年守制回籍，养拙家居罔干外事。蒙前制府鹿创办团练，采及虚声，谕委出而帮办，屡辞未允，勉竭驽骀。嗣因鹿帅北上，比以地方安谧，团练请暂停止。本年拳匪肇衅，复蒙前督宪奎传谕缃帮办团保事宜，署藩司陈亦来家促迫，自顾分卑才绌，惧弗克胜，弟今昔时局不同，愚以为昔之办法当以团练为主，今之办法宜以保甲为先。缘目前民匪混淆，必力行保甲而民匪乃可分，民匪分而团练乃能办，是以编联保甲，而团练即寓其中矣。伏读宪台颁发询问蜀中疾苦示谕，仰见俯纳刍荛，不遗葑菲，谆谆下问，治蜀情殷。凡属部民，同深钦感。用敢不揣冒昧，谨拟团练章程八条，蠡管之见，未识有当万一否。

再，缃自初十抱恙廿日有余，刻虽风燥大平，咳嗽渐止，而精神未即复元，容俟小愈，遵当趋诣钤辕，面聆训诲，用申企慕之忱。

## 夹　单　附

敬再禀者：缃以在籍微员，仰蒙大人轸念时艰，虚衷下问，檄委帮办通省团练保甲事宜，夙夜怀惭，感深知遇，敢不勉竭庸愚图报万

---

[1] 见本书《四川红灯教》部分《四川通省团练保甲总局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的附《保甲团练章程八条》。

## 上川督锡清帅[1]辞局差禀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敬禀者：窃缃蜀西下士，楚北微员，仰福星之遥临，荷光风之温霁，瞻依欣遂，钦感莫名。伏维大人总制全川，荩躬劳勚，殷殷求治，昕夕靡遑。凡隶帡幪，同深颂祷。缃老大怀惭，时艰莫补。自庚寅丁忧回籍守制服阕后，无志仕进，淡泊自甘，罔干外事。乙未年，蒙前督宪鹿奉旨创办团练，采及葑菲，嘱总办安道传谕出而帮办。缃自顾分卑才绌，惧弗克胜，当恳安道代辞。旋蒙鹿宪传见，下问殷肫，深恐团练累扰民间，重以梓谊相诘责，坚辞弗获，勉竭驽骀，两载有余，幸无陨越。嗣鹿宪衔命内召，比以全蜀乂安，禀请团练暂停，借以恤民财而舒民力，缃亦即家居养拙。去年春夏之交，拳匪肇衅，前制宪奎整饬团保，复嘱陈道谕仍帮办，前藩司陈亦来家促迫，不得已晋谒奎宪，垂询孜孜，复以团保相委任。秋间，前督宪岑移节蜀中，适缃抱病不出户庭者二十余日，立意辞退，而前成都府沈升守复枉顾面商团保事宜。祇悉岑宪开办警察，将省垣关厢团保改为冬防局，移府署另设通省团练保甲总局，官绅合办，借通下情而免隔阂。委臬司督办，首府总办，会办、襄办委绅各二，文案日行所委员各一。去年九月开局迄今，已逾一载，差免愆尤。缃前因鹿宪事创始，管见所及曾拟《团保章程》八条。去年拳匪披猖，奎宪力求整顿，缃复呈章程八条，均邀嘉纳。迨岑宪另设通省总局，缃窃以先后时局不同，亦谨拟八条，经岑宪增改为十一条，通饬照办。今逢节临，筹边略裕，硕画周详，为国为民实事求是。恭读示谕条令，戢暴安良，无微不至，缃兢惕遵循恪守。为政不在多言之义，故未敢妄事敷陈，致滋烦渎。惟时事多艰，团保实为急务……

## 上川督锡清帅禀（摘录）光绪三十年九月

查省垣总局创自前督宪刘，迄今垂二十年。比时专办保甲。迨前

[1] 锡良，字清弼。

督宪鹿奉旨创办团练，乃归并一局。绅辱承采及葑菲，檄委帮办，力辞不获，勉竭驽骀。上年拳匪肇乱，绅陈言拳匪半多愚民，比以民匪混淆，舍团保别无良策。辱蒙前督宪奎俯纳，通饬力为整顿。嗣前护院陈督师驰往石板滩、赵家渡一带分别剿抚，力行团保，拳匪乃平。岑帅节临，拳匪余焰未息，正拟开办警察，特奏请另设官绅合办全省团练保甲总局。即在旧有之局，是省城关厢内外稽查之责在警察；省外一百四十余厅州县团保事宜，则责在省局也。绅时值抱恙，沈道在首府任内，奉岑帅垂询再三，并传谕绅力疾出而酌议，委绅与现陕西候补同知席绅为会办，马绅、刘绅襄办。事无巨细，禀商督办臬司、总办首府，通饬各属地方官，慎选公正绅保，以资臂助。各属绅保有来省局讨论团保利弊者，有民间受累来局呈控者，是团保借以下通民隐，专在省局。且川省人稠地广，游手之徒所在皆有，每至冬令，饥寒交迫，小则行窃，大则为匪，以故各属抢劫拉搕之案层见叠出。今岁川东北荒旱，数十州县哀鸿遍野，诚恐匪徒勾结贫民，为患闾阎。现在冬防较往年尤为紧要，今将省局裁并，若远近传闻失实，人心涣散，团保因渐懈弛，万一奸宄乘间窃发，贻害诚非浅鲜。此绅所为思患预防，日前面商臬司，请禀宪台，暂将总局留办冬防，一俟明春冬防办毕，再行撤去。


四川红灯教

**编者按**：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的四川红灯教资料，共分四个部分：（1）清官方文件；（2）报刊资料选辑；（3）私家著作；（4）四川方志辑录。其中（三）和（四）中的资料，已分别收入本书的《史籍汇录》和《方志辑录》中。四川红灯教是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但它的纲领口号、组织形式等，与北方义和团并不尽相同，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川红灯教的斗争情况。

## 5. 重庆知府鄂芳致巴县令张铎函

径启者：顷奉道宪转接藩宪函开：现在成、邛、眉、雅各属已无明目张胆与官抗拒之匪，惟温、郫、崇、灌间有匪夜间抢教堂。首府以为此匪非开导团保实力严防，不为功用，撰说帖一纸，派数员持往各县，极力开导，已见效验，特照抄呈。如各属须用，持以立说，似否无小补等由。准此，除函复外，用特照抄转布，即请台端转饬各属传集绅耆团保人等，给以阅看，极力开导，俾令有所领悟，借收守助实效。等因。奉此，用特转布，即希查照办理。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附抄《开导士民说》一纸

《开导士民说》有人曰：近日中国与各国开衅，闻有旨驱逐教士回国，果有其事乎？曰：否。此匪人捏造谣言也。现奉督宪派兵巡缉，已将大邑匪首罗姓[1]正法，各处渐渐安贴。然细察打教之由，因团保闻言不肯认真保教者。推原其故，由于平日民教讼案，官府有此牵制，不能秉公，以致人人积愤，欲盼一痛快之齐〔机〕而甘心。近日邛州、大邑、崇庆、郫、灌等邑已见教案，绅团各怀此意，观望不前，特不肯躬为祸首耳。于是抢劫拉搕之徒乘机而起，乡曲愚民和轻浮子弟从之。绅团以彼等既不扰害于我，且乐得旁观，取快一时，不知隐害即在于此。

何以言之，传教系奉旨之事，入教与否，听人自便，此与释教、道教何异。且四川教堂散在各州县者，只有此数。彼所不惧者，以此系奉旨准行之事，又曾奉旨由就近团保保护。若团保坐视不理，不惟违背谕旨，有误大局；设使抢劫拉搕之徒将教民、教堂毁尽，彼等即解散乎抑不解散乎？如解散，则匪等之抢劫拉搕仍复初，其害绅粮如故，而适足以壮其杀人之胆也。如不解散，则匪等气焰既成，奸杀焚掳，不及绅粮而及谁，是其害更烈也。此事是其明证。北方拳勇初起，只打教堂、教民，团保不认真保护，随后无论各国洋人俱遭其扰

[1] 1900 年北方义和团起义，四川大邑唐场罗文榜聚众千余人，举“顺清灭洋”旗，一时川西大震。清政府派遣成都知府刘心源率兵至唐场包围义军，罗文榜被擒，余众皆散。

害，即中国之铁路电报亦被其握断。旋即戕官劫狱，到处抢劫，绅富遭殃，路断行人，四民失业。及究其打战之事，一毫不知，见敌即败。此为乱民，惹祸不浅。且教民一闻风声，暗将资财重件搬寄他处，匪等所抢掳皆破帐、坏衣、海椒、腌菜等物，不足以供一饱。而教民或因而捏报银米，其狡者又复自焚空屋，任意浮报，预为他日议赔地步，以少易多，因贫得富，不惟无损于彼，而彼反获大利。他日赔款，重者病国家，轻者累官府而已。今日绅团见匪毁教堂、抢教民，而不齐团力救，可谓有识乎！

大邑已死匪徒建旗标“顺清灭洋”四字，彼处乡愚不知而附和之，固可笑，吾独责夫绅团。夫大清士民践土食毛二百余年，此亦何须言顺，非彼匪等今日才有“顺清”，则前日实为叛民矣。四川匪等止数百人从清旗号，则其余皆为叛类，有是理乎。其亦不足惑人也明矣。即以“灭洋”而论，亦不足惑人。夫御外侮乃大事也。时局艰难，在得人才，其要为须五端：一有操守；一有智谋；一有技勇；一有资粮；一有火器。今日打教者，有操守乎？则尽抢劫拉搕之徒。有智谋乎？则不识字不可教训之顽夫也。有技勇乎？则梭标短刀当不适用也。有资粮乎？则穷而无赖也。有火器乎？则土枪及私买洋枪亦无多也。如果川省自强，一日敌兵临境，练兵雪仇，且不得招此辈为兵勇，而乃欲假匪势以御外侮，无一人以为非者，是诚何心。而况乎外侮乃在敌兵之来犯我土地，并不在本国之教民及游寓无辜之洋人也。查中国商民在外国者极多，较洋人之在中国者不啻多至数百倍。前年山东、江苏水灾，现任四川钦差李大臣劝捐银四十万两助赈，足见华商寓外洋者更多。现在各国保护我华商，照常贸易，是以前日奉旨，仍保护各国商务教务，督宪业已出示。尔绅民当知，此岂有意偏袒外人，盖有道理存焉。绅民若以打教为痛快之事，则匪徒势必胆大，恐快一时甚小，贻害于将来更大。

如云打教即为自强，即为报国，如此误看，题目太颠倒也，太容易矣。时势不为艰难矣，又何必历年筹饷练兵之无暇晷哉。夫川省地丁、津贴、捐输、土税、盐课岁入亦七百万，又有地险可守，此自强之业也。设使匪等得势，糜烂一空，脱一旦外侮骤至，何以御之。故今日之除乱民，原所以保绅粮，即所以保财赋，为练兵筹饷之本。所

处谣言肆起，饬令添派兵勇在领馆、教堂近处明保暗护，以免疏虞等因。奉此，除电复并饬立字中营纬武军昼夜梭巡，团勇相辅而行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下，由纬武军缴来前膛枪四十枝，照数查收；选派与地方情谊相孚得力团勇应在于法领署、教堂、英耶稣堂附近分札，随时留心，妥为保护，以照慎重，勿稍疏忽，是为至要。仍将收明遵办缘由报查。毋违。特札。

计发前膛枪四十枝。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 7.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照得各国宅院，前已晓示分明；
加意照常保护，责成地方首人。
其内花果竹树，尤宜护蓄认真；
倘敢砍伐攀折，查究决不姑轻。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 8.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川东道夏札开：照得北事未定，谣传在所时有。现在各地方官励精图治，总当以保教安民为第一要务。兹于七月二十七日奉总督部堂奎电谕，由道分饬各属，加意巡防等因。查迭奉督军宪札谕交加，已不啻三令五申，刻又谆谆相勉有加无已，凡有守土牧民之责者，宜如何勤慎将事，共济时艰，以期上抒宪廑，下安民教。除分饬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转饬所属，务将和协文武练团，缉匪事宜认真讲求，期有实际。于民教交涉，总须推成开导，持平办理。于办团取费，尤当折衷公论，有裨无扰。但得地方安靖无事，所全甚大。将见舆论共推，宪奖自隆，更不徒自顾考成而已。勉之望之。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毋违。此札。

一、激励团保。督宪札内有将州县记功过，将团保给奖赏，如匾额、功牌之类。前日首府许人五品蓝翎，均照准，闻此札已行各道。以上二条，督宪札内已括此意，但不可出示，只作劝办之法，恐碍将来认赔办法，使彼教借口。

一、搜捕匪首。见兵即逃窜到别处又复煽惑，必须将告示多贴，悬赏严拿，使匪首不敢潜踪，自然地方安靖。督宪札内获斩决斩枭盗犯，不问受害者是教民平民，不论出力是营勇团练差役，每案赏银五十两，军流罪减半云云。如是著名首犯，可再加多。

一、添练丁。各县有添练丁数十名及一二百名者，分布有教堂及教民多处，防范有明防者，有暗防者，亦可因地制宜也。

径启者，顷奉道宪转接藩宪函开：奉督宪谕，前行首府及各道札内有因毁教堂官与团保分成议赔语，系指团保袖手旁观，一任匪徒焚抢教堂、教民而不救护者。而言若团保实系出力，将来方论功行赏，何忍饬其分赔。此原警惕团保之词，令在地方官善于开导鼓励等语。除函复并分致外，相应转布台端即便饬属遵照妥为办理等因。用特转布，即希台端遵照妥为办理。专此，烦请升安，惟希荃照不备。

名另具

鄂芳



## 9. 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告示[1]

近闻有等痞棍，借口中外开兵；
无端造谣纠众，抢毁教堂教民。
要知前奉谕旨，实为挑选义团；
意在去除匪类，用以保卫闾阎。
况查川省各团，早已一律举办；
现仍遵旨保教，并饬严办乱民。
为此剀切示谕，所属绅民凛遵；
务当互相劝诫，以期民教相安。



[1] 此件无年月日，从词意看，当系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良民不为所惑，自可免罹祸殃；
切勿随声附和，身家性命攸关。
如有匪徒煽惑，立刻拿获送官；
倘敢抗官拒捕，照例格杀勿宽。

## 10.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奉总督部堂奎札开：案据上海法国总领事白藻泰电称：承电各国领事令川省各教士至成都、重庆，以便贵部堂保护，至意甚感，已电饬遵照。惟川省地方辽远，未能尽至成、重，应请准至叙州府更好。其在重要地方及电不能到、实不能离之教士，并请贵部堂饬属一体认真保护为要等因。据此，除行洋务局外，合即札饬到该府，即便迅饬各属知会各该教士等各就远近地方分赴成、重、叙三府教堂，暂行住居，以便保护。一面将该教堂所有门窗户牖、衣物杂件等眼同清点，开单分别存储，并派人看守。仍将该县教士共有几人，何时起程，何时到府日期报查。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禀复，以凭汇转。切速。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 11. □□□致巴县知县张铎[1]

径密启者：顷接洋务局提调陈函，奉制宪发交电传八月十四日上谕一道，属令抄送各道府钦遵，转饬各属一体知照。又访闻川省近有传染红灯教之谣。川民向来浮动，其渐不可不防，用特专函奉达，即

---

[1] 这一件公文无来文机关及年月日，也无名片。以词意察之，大概是川东道或重庆府致巴县令函。复查抄电一纸，该项“上谕”见光绪东华录二十六年八月癸未，正是那拉氏和载湉逃出北京到太原后发出的。因此这个文件的年月日可能也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中旬或下旬。由这一个文件可以看出，红灯教于一九〇〇年内已经传播到四川境内。

请密饬所属各地方官，不动声色，严密查禁。缘此次北方滋事，拳匪外复有所谓红灯教者，创为邪说，劝习其教。令门前各悬一红灯笼，上下皆尖形，头束红巾，向东方焚香念咒，即可免灾。蔓延遍直、晋各省。近由西邦商号传来省中，愚民颇有误信者，业经严密禁止。诚恐省外传染，亟应防患未然等由。准此，用特转布，即希贵县钦遵知照严密查禁为要。专此，顺请升安，惟照不备。

名另具

**附抄电一纸**

照抄八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朕此次恭奉銮舆，暂幸太原，当经先后派出荣禄、徐桐、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充留京办事大臣。复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议办一切事宜。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通饬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民庶。钦此。

## 12. 四川总督奎俊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督部堂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钦奉上谕一道，希即恭录晓示，并刊发府、厅、州、县各属遍行张贴，俾众咸知。等因。承准此，当经札饬藩司刊刻去后。兹据该司刊就申送前来，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来告示查收，在于城乡市镇通衢大道张贴晓谕，俾众周知。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三十张。[1]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

[1] 告示见下文。

**四川总督奎俊告示**

为恭录晓谕事。照得本督部堂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薄海臣民，各有尊君亲上，效死勿贰之心。是以荡平逆乱，海宇乂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亲贤夹辅，用能宏济艰难。迨道光、咸丰以后，渐滋外患，然庙谟默运，卒能转危为安。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慈诸大端未敢稍有陨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闻。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警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诚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施其责备，即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健无恙，尚可为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其部院堂司各官著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务。各直省督府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要之，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主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将通谕知之。钦此。希即恭录晓示，并刊发府、厅、州、县各属遍行张贴，俾众咸知等因。准此，除恭录通行外，合行出示。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特示。

右谕通知。实贴、晓谕勿损。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告示

计发摘刊《非攻教》二张。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 14.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奉川东道夏札开：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准洋务总局移：案奉总督部堂奎批：据护理丹稜县事典史朱树恒单禀，督饬团保清获教民原赃，并议立清赃一法，恳请通饬仿照一案。奉批：据禀清赃之法如果行之有效，使教民所失各赃得以归还，一以杜彼族之要求，一以免居民之株累，事属可行。仰洋务局查照现禀，通饬各属仿照办理。并饬该县仍令团保剀切开导，将未获各赃逐件清还取结备案可也。缴。等因。奉此，除分移各属并行该县遵照外，拟合移请转饬。计抄单禀一纸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查照办理。毋违。此札。

计抄粘单禀一纸。[1]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粘单**

敬禀者：案查前任卑县肖故令绶琪任内，法英两国教民被匪毁掠银钱衣物得赃，并无各伙匪戕伤陈大顺身死逃逸各案。当经缉获首伙匪任春、古老五，禀奉批准就地正法枭示，并将勘验情形先后禀详宪鉴在案。查卑县教民此次被毁，固由匪徒窜扰勾结，而平日与教不睦之愚民随声附和，误买贼赃，正复不少。在若辈贪图小利，身落法网而不知。若第缉捕讲求擒获，一律严办，不特情轻法重，抑且民变堪虞。目缉匪清赃，不能相辅而行，日久则赃物消化，彼族有所借口。教民已受害者多，转见其流离，殊失宪台谆谕妥为抚绥之意。是前经失事时，肖故令移营勘验外，曾立一变通清赃之法，传谕该总保等，

[1] 粘单见下文。

除派差役拿办，监保协拿认真，
倘敢知情徇纵，查出并究不轻。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 20.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饬事。案据江津知县叶令桂年禀称：窃照去岁北方义和神拳肇衅，贻害无穷。川省人心浮动，最易煽惑。前经奉文一律查禁。而卑县幅员辽阔，教民极多，保护巡防尤属不易。卑职前于奉文后，惟恐乡愚无知，偶有传习，蔓延日广，与教为难，当经密派丁役，认真稽查，并札饬各该团保严密防范各在案。本年七月二十日，查有李市场民人周益三在场操习神拳，观者如堵。正查拿间，据汛弁李经明点团亲至该处查同前由，并据团保林国栋等具禀前来。当即派差前往该场拿获周益三到案提讯。据供：伊在场充当牛经纪，有南川县游牛贩来场央伊代买牛只，闲谈之间，游牛贩说起会打神拳，綦、南两县伊均教有多人。伊不肯信，游牛贩遂向伊耳边咒念数遍，伊即昏迷倒地，不一阵果然起身打拳，众皆称异。据游牛贩称伊所习咒语演习四十九日，可以飞檐走壁，演习一百二十日，枪炮不能进身。游牛贩当将咒语口授，伊尚未演习，不料被公差暨团保查知禀蒙拿获到案的，求施恩，游牛贩现已逃跑，不知去向等语。卑职伏查周益三听信邪说，演习神拳，实属胆玩。惟据该团保等佥称平日尚属安分，并无不法情事，此次仅止听信演试，尚未传习，情尚可原。姑念乡愚无知，到案俯首认错，从宽将其笞责，枷赴该场示众。一面由卑职拟就简明告示，重申禁令，剀切晓谕。并饬差役查拿游牛贩，务获惩办，以遏乱萌而靖地方。

再，据周益三供称：綦江、南川两县均有演习之人，可否仰恳宪恩札饬一律查禁之处，出自衡夺施行。所有访拿民人周益三演试义和神拳，经卑职办理查禁缘由，理合禀请察核等情。据此，当经本府批：据禀已悉。日前本府访闻綦江等处有传习义和拳之术者，当经函致綦、合等六州县查禁拿办在案。今据该县拿获县民周益三讯认系在逃之南川游牛贩教伊习练拳术，并称已在綦、南两县授有多人，是北

方肇乱之阶延及川境，亟应严拿重惩，以遏乱萌。该县将周益三拟以枷责发落，殊嫌轻纵，仰俟枷号满日，收禁外监，缉获游牛贩到案质讯酌办。并候札饬綦江、南川两县协缉，暨移行各属一体查禁。仍候道宪批示。缴。折存。除禀批印回外，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一体查禁。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 21.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照得义和拳逆，去岁扰乱京津；
所有被惑愚民，身家性命悉倾。
此害中外共晓，拳术何益于人？
近闻贵州边界，漏网拳逆潜形；
竟敢传习邪说，蛊惑愚人入群。
县境地与邻近，诚恐窜入妄行；
除派勇役查拿，团保协拿认真。
匪等敢于拒捕，许即格杀勿论；
倘敢密留徇隐，查出定即并惩。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 22. 川东道宝芬札

为再行札饬事。本道前因江津、南川、綦江一带有人演习义和拳，当经通饬查禁在案。顷据綦江庄令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陈秀俊等聚团演拳，于八月十九日率众越境，寻害教士王济安未遂，将该县青羊市保正肖际云家围烧，请派队往剿等情。除即派队前往外，合再通饬。为此札仰札到该县即便遵照，饬谕各乡场团保认真清查，如有拳匪，无论传习，立即严拿重惩。倘敢拒捕，准其格杀勿论。其有教堂、教民之处，务当实力保护，勿稍疏懈。事关重大，谕旨煌煌，不准稍存姑息敷衍之心，致干重咎。仍以镇静处之，毋涉张皇，是为至

要。并将保护防范实在情形，随时具禀。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23.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密饬事。案据署綦江县庄令定域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贡生陈秀俊笃信义和拳邪术，督令所管团丁演习，因挟綦江青羊市保正肖际云禁阻綦民不准习练之嫌，聚集黔匪数百人，越境围烧肖际云房产，估值一二万金，持械抗官，轰伤练勇，扬言欲捉耶稣教士王济安，计图挟制。幸经庄令驰往先将王济安保护入城，得免于难。惟陈秀俊等犹聚桐属望儿寨不散，相距青羊市仅只数里，保不复入扰害等情。当即面禀道宪，电请督宪迅饬驻扎璧山县属来凤驿之威远右军史都司福林，率同所部星驰赴綦防御，并请咨明贵州抚宪转饬桐梓县何令严拿解办。查綦江等县早经访有传习义和拳之事，前曾函檄庄令并分饬附近各属拿禁在案。今陈秀俊等明目张胆，逆状显著，而重属大足等处上年打教，伏莽尚多，深虑内外勾结，复酿事端，合行密饬。为此札仰该县立即不动声色一体严防，并将境内教堂、医馆及远近教民加意保护，勿稍大意，亦勿张皇，致兴谣诼。一面督饬团保，密查辖境，如有染习义和拳之术者，拿办首要，开导附从，晓以利害，务使革面洗心，改过迁善，禁除尽净，是为至要。速速。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24.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饬事。本道昨因黔边一带有传演义和拳之事，贵州桐梓县团首陈秀俊敢于越境寻害教士，并围烧保正肖际云房屋，恐致蔓延，迭经札饬查拿在案。兹复拟就告示一道，除该县已由本道缮贴二十张外，恐尚有遗漏处所，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照发去示稿饬书速缮多张，即日呈送本道衙门钤印，仍发该县遍行张贴晓谕，以期迅速。切

## 26. 川东道宝芬密札

照得贵州桐梓县团首陈秀俊率团演习义和拳，因挟綦江县团首肖际云禁阻之嫌，率众越界围烧肖际云房屋，拒伤团丁，退踞黔寨，恐致蔓延，当经札饬查拿严禁在案。昨据庄令具禀，审讯先后拿获之胡信亭、陆奇光、胡酉生三人，据供：本年二三月间有马回子传授桐民陈月波操演，陈月波转传陈秀俊、杨连峰、蒋奠模、封百川、万银安等五人。每人各教数棚，每棚十一人，现有十八棚，未成丁者居多。陈秀俊、杨连峰二人皆呼为统兵元帅，并制旗子二杆，一写神兵，一写灭洋等语。当经本道摘要电禀。兹奉督宪电开：有电悉。所获各犯即饬该县牢固监禁。一面分饬所属立悬重赏，严密购拿马回子、陈秀俊等，务获具报，毋任远飏为要。督铣。等因。奉此，合行札饬该县设法拿禁，以免蔓延而安地方。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



## 27.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饬事。案据署荣昌县知事陈锡霈禀称：案奉本府转奉檄饬札开：据綦江县庄令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陈秀俊等聚团演拳，挟嫌围烧该县保正肖际云房屋等情，现已派队往剿，饬即一体认真查拿，不准姑息敷衍，贻害地方等因。奉此，当经密饬各场团保妥为防范严拿去后。本月初六日，风闻卑县路当冲衢之安富场地方有外来匪徒三十余人，带有洋枪、刀械、火药等项，场内住扎十余人，其余分扎场外望哨。查探该匪等系由贵州鹿尾大坝窜入川境，强劫滋事。经威远营闻信，追至大足县地面截捕。该匪放枪拒毙什长一名，营勇擒获匪徒三名，彼此互有受伤情事。旋据该场保总余天河面禀前情，卑职立即会同营汛马外委贵清督率练勇兵役，星夜驰往捕拿，该匪等闻风，于三更后即行逃窜，当饬勇役跟踪追捕无获。初七日早，适威远中营哨长王松廷亦已赶至该场，与卑职晤面，查询该匪等踪迹，大致相符。

惟卑县与泸、隆地界处处毗连，该匪等现虽逃逸，诚恐窜入邻境，扰害地方。除飞函知会邻封州县一体协缉严防，并谕饬交界各团保认真防范，不敢稍涉疏懈外，所有办理情形，理合禀请察核批示饬遵等情到道。当经本道批：前据大足禀报杀毙威远营大旗匪徒三十余人，系由铜梁抢劫胡振武家而来，现禀又称系由贵州鹿尾大坝窜入川境，致戕营勇。是此匪来踪彼此禀报已不相符，且该县并不与黔省接壤，究从川省何县取道来荣，未据探明声叙。此次经该县亲往捕拿后又向何县逃窜，禀内亦未探明。缉捕匪徒全须探确来踪去迹，或派人尾随，或移邻截捕，庶几事有归宿，易于著手。若无头无脑，一味海捕，无怪匪皆远匿，毫无影响也。该令甫经到任，即有大股匪徒入境，足见地方团保全无戒备。瞬交冬令，正匪徒窃发之时，未可掉以轻心。仰将县属团保，认真整顿。其练习义和拳以及内奸外匪，务须认真查拿严禁，不准玩延贻误。至此股匪徒究竟散匿何处，候飞饬重属各州县一体查拿，务获究报。并照会刘统领将营勇获犯姓名、供情及交何处审办缘由，具复备查，仍候督宪暨臬司批示。缴。除批禀即回，并照会刘统领外，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查拿，务获究报。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 28.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再行通拿事。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奉川东道宝札开：照得前据江津、綦江、南川各县迭次具禀，拿有传习邪教拳匪各案，当即分别批饬各该县从严讯办，并通饬各属一体严密查拿党羽在案。兹复据各国领事、主教纷纷函称：近来各州县均有学习邪拳之事，请速查禁，免滋大事等语前来。本道查此等邪匪形迹虽秘，各州县地方官果能督饬团保，认真编联保甲，并以邪拳万不可信互相告诫，务使家喻户晓，各知警戒，不为邪拳所惑，则该匪等自无从托足，即潜伏诱惑之人，亦不难于办认，鸣锣集团立可就获，何至复有蔓延之事。兹除由本道切实密查外，合再通饬严密查拿。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来

并有散勇，假冒营兵。
借端生事，搕害良民。
城乡街市，随处横行。
甚至纠众，烧会结盟。
并以邪术，诱惑愚人。
托名阴操，敛钱降神。
乘间聚党，窃劫乡村。
种种不法，俱干典刑。
除派差拿，移营协擒。
城乡团保，一体责成。
查拿捆送，不准徇情。
容留窝户，并拿送惩。
倘敢包庇，查究不轻。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 31. 重庆知府吴佐函[1]



径启者：昨闻资阳有拳匪围城，□□□□□□□□□道宪因公晋省，必经其地，望请□□□□□□□□□□□□道宪复电。业经资州沈直刺电省请兵驰往攻击，逃散。原电抄呈台览。查近来各属拳匪隐伏蔓延，日甚一日。前月永川县禀报：张道士在魏春堂家神打阴操之案，于地方出首后，入城抢劫钱铺，拒伤典□逃逸。□□□□□□尚未弋获。此时资阳拳匪更形猖獗。□□□□□□□□□出若再悠忽从事，□□□□□何堪设想。用特函告执事遵照迭奉札示，严密访查，认真拿办，总期尽绝根株，毋为地方贻患，是所切祷。至资匪被击逃散，必将窜入各属，乘机抢劫，更望阁下严饬各处团保认真查拿，俾免滋扰为要。专此。即请升安。

名正具

[1] 此件年月不详，但以发生资阳围城事测之，当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

安靖地方之至意。兹奉前因，拟合移复。为此合移贵县请烦察照施行。须至移者。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移

## 34. 巴县移保甲巡勇营

为移请查拿事。窃查近有带刀匪类及各处散勇三五成群，在于城乡街市及茶坊酒肆任意横行，或假冒官差营兵，借端搕害，或乘间聚众，窃劫生事，甚至纠众烧会结盟，并以邪术诱惑愚人，托名阴操，降神敛钱，种种不法，有干禁例。除出示查禁，并派差密拿及责成团保协同稽查拿办，以靖地方外，拟合备文移请查拿。为此合移贵营请烦查照来移事理，希即带同练勇前往各乡场一带地方查拿惩办，是为至要。并饬各客栈、烟馆、饭店及庵观寺院，遇有面生可疑来历不明之人，不准容留住歇，致滋事端而干查究。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35. 四川按察使札

为通饬遵照事。案查上年北省拳匪滋事，倚仗邪术，毒害民生。遂至乘舆西狩，中外震惊。天下共见共闻，亟应杜渐防微，借遏乱萌。乃竟有神拳余孽，流毒川省。如綦江县拿获之陈秀俊，资阳县拿获之李冈中、李南山等，皆其明证。为今之计，必以严查保甲为首务。川省保甲早已由省设立总局，饬属整顿，惟容留拳匪及学习神技未入章程。今值严禁神拳，除拟定晓谕告示附发实贴严禁外，合行通饬严办。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责成地方编连保甲，并饬每甲出具连环切结，叙明保内并无容留拳匪学习神技之人，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将结送署存案。民间故违，尽法严办，务绝根株，以靖地方。该县如敢视为具文，并不严行查拿，倘境内出有拳匪重案，即惟该地方官是问，严行撤参，勿稍玩视，致干重咎。仍将遵办缘由先行禀复，

贴示处所，开折报查。毋违。特札。

计发告示三十八张。[1]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 36. 川东道宝芬札

为通饬事。照得川东各属地方义和拳匪到处蔓延，改名神打阴操，迭经本道严切札饬查拿重惩，实已三令五申。无如地方官大都不知拳匪为祸之烈，以为愚民无知传习拳术，不甚置意，因循敷衍，一禀塞责。虽取有团保切结，而团保先自行演习。岂知养痈贻害，一旦拳匪窃发，以仇教为名，耸胁愚民，会匪亦必相依为乱，地方受害，收拾綦难。前年北方巨变，为本道身经目击，以故时懔戒心。近日资阳、安岳、乐至等处拳匪起事，攻城据砦，与官军对敌，甘心叛逆。其传习符咒情形，与北方无异。此次本道晋省面禀督宪，奉谕严饬各属认真查拿，地方官如不实力奉行，即由本道据实详参，勿稍宽假等语。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所管境内实力认真清查，如有拳匪，即行拿获禀明重惩，并将现在查办情形先行禀复。经此次通饬之后，如再阳奉阴违，一经本道访出，定即据实详参，决不姑宽，毋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 37. 四川布政使陈璚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案准外务部电开：奉旨，据外务部进呈奎文电称：访闻安岳、乐至、永川、简州皆有拳匪踪迹，随派防军会同地方官搜捕。即据安岳县禀报，杨家坝地方有拳匪杨祖平杀毙同坝居住之教民杨绍榜等十一名，

---

[1] 此告示未见。

## 38.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资阳拳匪滋事，大兵现往剿平；
诚恐漏网逸匪，匿境煽惑愚民。
谕尔里总监保，督团认真搜擒；
匪如胆敢拒捕，准即格杀勿论。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 3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准布政使司员、按察使司陈移，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奉兼署成都将军、总督部堂奎批：据署安岳县知县唐枝中具禀：卑县地方并无拳匪潜匿，亦无入境传习拳棒一案。奉批：该县拳匪已于四月初五仇杀民教多命，而披阅三月二十四所发来禀，犹以查无拳匪潜匿境内传习为词，昏瞶糊涂一至如此，宜乎匪党横行，无所顾忌，不至滋事不止也。若当时奉到查禁拳匪之通饬，稍能认真办理，使愚民知所儆戒，何至复有此等巨案。是杨姓男妇之被杀，皆该令之姑息养奸成之也。自欺欺人，误人自误，言之殊堪痛恨，虽经撤任，不足蔽辜，应再记大过十次，停委三年，以为玩视地方奉文饬复者戒。仰按察司会同布政司转饬知照。至近来各属拳匪所在皆有，而漫不加察，捏词饰禀，恐尚不乏其人，应再由司录批通饬，如有不自振作，贻误地方，蹈其复辙，本部堂惟有从严参办，决不稍予宽贷也。此缴。等因。奉此，除会饬潼川府饬知外，拟合备文移知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认真查禁，毋蹈复辙，致干参办。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40. 四川总督奎俊札

为札饬事。照得川省各属，现有外来拳匪，散匿各乡，诱人传

## 42. 四川通省团练保甲总局札

为遵札行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照得保甲团练，久经通饬各属遵办在案。近闻各属筹办情形半多含糊草率，抑或累扰纷歧，殊非本部堂保卫闾阎之本意。现在拳匪蔓延，保甲团练亟应及时认真整顿，以清盗源而正民俗。惟此次办法须以保甲为主，团练附之，其中变通，有因时制宜者，有因地制宜者。本部堂博访周咨，现饬司道督同团练总局委员、委绅悉心酌定章程八条，细加查核，均臻妥善，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总局即便遵照，刊刷章程，飞札各属，一律迅速办理，以奉文之日起，限一月内遴选端正总绅筹商妥办。一面即将遵办情形，并总绅衔名申赍，以凭考复。该丞倅牧令果能实心任事，会同该绅办有成效，本部堂定即从优奖励。倘或仍前玩泄粉饰因循，一经查出，亦必分别惩究，决不宽恕，并将奉文日期先行申报。切切。此札。计发章程一纸。等因。奉此，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一律迅速办理，以奉文之日起，定限一月内遴选端正总绅筹商妥办，并将奉文日期先行申报本局，以凭察考。切切。此札。

计粘章程一纸。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

**附保甲团练章程八条**[1]**（略）**

## 43.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布政使司员移：案准团练保甲总局移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照得本部堂现派在籍

---

[1] 此项文件原档残破。原件内容见本集所收罗缃《恰云馆文牍》。

罩，勿令风雨损坏，仍将贴过处所、遵办缘由具文报查。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四十张❶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廿九日

**总统防练各军按察使司陈示**

胜了歌

本司六月统军，攻破匪巢胜了。
观音佛祖灵官，一齐西天去了。
唐僧八戒悟空，未死也多逃了。
孔明武帝正神，共把邪氛扫了。
可知火炮刀枪，实在不能避了。
说甚神水灵符，今日都不验了。
尔等从前习拳，也应迷梦醒了。
大家及早回头，性命身家保了。
那些神拳阴操，嗣后不宜学了。
父兄子弟妻儿，团聚一家好了。
本司再有劝言，民教从今和了。
倘再彼此寻仇，劫数依然未了。
多因尔等愚氓，费我苦心尽了。
若不痛改前非，又是灾殃到了。
今朝凯唱旋师，到处防军派了。
尔等士农工商，乐业安居是了。
匆匆撰此告言，百姓自然了了。
秋田将见丰收，共享太平日了。

❶ 告示即下文。

录原禀，札饬该府分别转行巴县、永川，并由道径行铜梁县各在案。兹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总督部堂奎批：据禀已悉。仰再分饬铜梁、永川各县悬赏购线，严拿逸犯陈金良等，务获究报，毋任漏网。切切。缴。供折存。等因。奉此，合即札饬。为此札仰该府即便分别转饬铜梁、永川等县悬赏购线，严拿逸犯陈金良等，务获究报，并行巴县知照。毋违。等因。奉此，除饬铜梁、永川严缉外，合就札行。札到该县即便知照。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 4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川东道宝札开：案据驻渝法国主教舒函开：径启者，现接各处司铎来函，具称近来暗有匪徒传习阴操，及红灯教日甚，若不早为密拿消患，恐一旦起衅，难以收拾等函来堂。窃查近日川西之事殷鉴不远，为此特请贵监督速饬川东各属迅为密拿暗捕，尽法惩治，防患未然，消祸无形，祷切盼切。即颂日祉，鹄侍惠复等由。准此，查各处匪徒煽惑愚民，传习义和邪拳，近更变其名为神打、阴操以及红灯教。迭经本道函札饬拿，已不啻三令五申。各牧令果能认真查拿，尽绝根株，各处司铎必不致纷纷陈说。若仍如前粉饰，仍不认真办理，一朝起衅，其害甚烈。除径行各州县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并转饬所属各将保甲严密清查，团练认真整顿，地方如有暗习邪拳、阴操、神打、红灯教等邪术，务须按名拿案，分别首从，尽法惩办，以遏乱萌。毋任因循玩泄，致有贻误，同干未便。

再，昨据署大足县霍令勤炜禀陈：所撰拳匪演说一本，最为痛切，足以警俗化玩，兹特附发。并仰照钞转发所属，酌提公款，刻刷多本，分发各场绅首，饬令演说开导，俾人人知邪术之足以害人，民教宜共相和睦，心有所主，自不致误于邪说，是亦挽回补救之一助。切切。特札。计发拳匪演说一本。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 50.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探知成属土匪，已被兵勇剿平；
仅余击败小丑，如同釜鱼偷生。
岑宪晋军到日，自必一鼓肃清；
晓谕军民人等，讹传谣言勿听。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 51.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奉布政使司员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钦奉电传谕旨：奎电奏，匪党退据苏家湾，乘官军尚未到防，复分股潜入金堂、汉州等属，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两处司铎先行迁避，并无伤害等语。该省匪势猖獗，附近省城竟敢任意横行，着著凛遵迭次电旨，严饬各军迅速捕剿，务令克期扑灭，毋任蔓延，致干重咎。代理金堂县知县丁良干前经摘顶撤任留缉，不知愧奋，玩视地方，著即行革职。署汉州知州高维寅著革职，仍留署任勒缉，以观后效。该督未交卸以前，责无旁贷，务当认真经理，除暴安良，以纾民困而绥疆圉。钦此。除电奏另行抄行外，合就恭录札行。为此札仰该司即便移饬各属一体钦遵办理。毋违。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移饬属遵办外，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钦遵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

之说，将来资、简、三台、射洪太和镇、安岳等处匪徒被捕穷蹙，必致窜入各处。且资、潼两属逼近重庆，属境安岳紧连荣、大，相距尤近，亟应预为防堵，以期有备无患。除分别径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府，即便转饬所属整顿团练，择要设防，如有匪徒窜突，立即堵击捕拿，毋任窜逸滋蔓，致干未便。此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 55. 川东道宝芬函巴县知县张铎

敬启者：案准洋务局函送《解毒散》劝世文五千张过道，嘱令分发张贴等由。兹分送尊处二百四十张，即祈执事分发城乡团保客约人等，遍为张贴。值此邪拳惑众，匪风肆起之际，能劝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附和。务须严饬该首人随到随贴，切毋隐匿迟搁，是为至要。仍望将收到缘由，及转发张贴处所报查。手泐，敬请升安不具。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　日

计送《解毒散》劝世文二百四十张。[1]

**解毒散**

慈悲道人　演

贫道今天有一句要紧话请各位听听，比如一副毒药，各位拿来吃了，岂不闹得肠断肝裂而死吗。虽然此等毒药还不算凶，还有比他凶到百倍千倍的，若然吃了，恐怕全家都要死绝呢。各位细心想想，此是何药，此就是北京之义和拳。怎么就算极凶的毒药呢？各位不要忙，且听贫道慢慢说来。

这义和拳的老祖师名叫王□□□□□□□，师兄名叫林清，又有一个二师兄名叫徐鸿儒，于嘉庆年间曾经在直隶省造反。他说他有甚么咒语，口中念念有词，便刀箭枪炮都不能进身。那晓得这都是涨

[1] 即下文。

〔障〕眼法，如同要把戏一般。到得那钦差名那彦成大人领起兵来大打一仗，那些信邪法的，可怜都杀的杀、剐的剐，莫一个跑得脱。此岂不是比毒药还凶百千倍么。以上见《圣武记》。

谁知邪教中单逃走了一个部文生，后来又阴到在山东、河南传教。前年即庚子年邪教中又添个甚么黄莲圣母。此圣母本来是天津的一个滥娼，一同与拳匪打和声，造些谣言，说的话是“扶清灭洋”，做的事是杀人放火。到得闹出大祸，咒语也不灵了，神拳也无用了，连京城也被外国打破了，当时死者不计其数。这件事想必各位也听见说过的，岂不是比毒药还凶百倍千倍么。

就是我们川省，动不动造些谣言，便要闹教。没见识的还说他是义民，却不想这些义民平日就是拉肥猪、抢童子的人。难道这拉肥猪、抢童子也算得义民。咳！据贫道看来，这还是川民太穷，穷民太愚之故。穷则乱想找钱，愚则不怕惹祸。奉劝各位，各有身家，各有性命，再莫去与他打和声，我们川省才可免天津、京城之祸呢。

贫道还有一句要紧话，各位务必留神听听。我们既是大清国的好百姓，就该晓得大清国的律例上有两条：一条是左道异端，假降邪神，书符咒水者，为首绞；为从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条是自号教师以演弄拳棒教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学习者，杖一百，徒三年。这两条律例不是贫道生编的，昔年湖广总督吴大人名荣光纂了一部书，名叫《吾学录》。此书学道街书铺俱有，各位可去买来看看，自然知道。一去学拳，便违犯国法了。又《左传》上说得好，“妖由人兴”。各位不少读书人，试想想汉朝的黄巾贼，元朝的红巾贼，本朝的白莲教，那一个起头不是兴妖作怪，说他有仙术，有神兵。然这等邪教，历朝又何尝有一个成过事来呢？他就说有《封神传〔榜〕》、《西游记》可以作证。各位要晓得这都是小说书，不是真的。如将《封神榜》、《西游记》当成真的，这岂不是天地间极愚极蠢的人么。贫道这一番话，各位把他当成破愚的妙方也好，把他当成解毒的良药也好，如能将此话转告众人暗消劫运，这功德便无量了。

## 56. 四川总督岑春煊告示

为剀切晓谕举办团保事。照得川省自资阳拳匪肇乱，迄今数月，大股虽经击散，而零星余匪此拿彼窜，到处蔓延。本署部堂入川以来，沿途体察情形，以为欲靖乱源，非认真举办团练，严查保甲不可。夫川省未尝不办团保，无如有名无实，不特本团习拳之人该团首领不肯举发，甚或暗中接济别处匪徒之军火钱米。及至官军将股匪击散，该匪等佯为平民装束，混入各团，各团又复容留，民与匪不能分，以致官军难于搜捕。匪徒蔓延，良由于此。

本署部堂既访悉此等情形，本拟立派官军将此等通匪乡团一齐剿灭；继念一团之民良莠不一，若因二三莠民通匪，波及全团良民均遭刑戮，实所不忍。用特苦口告诫，督饬各属认真举办乡团，严查保甲，与民更始，贷其既往，许其自新，以靖内奸，以御外匪。其经费之所出，则按照各该地方向章办理。首领人之薪资，从优议给。查川省向来自十月起开办冬防，兹不过提前一月开办，并无扰累。纵谓多出此一月经费，然较之匪徒一至倾筐倒箧，悉以与匪者，其利害大有悬殊。

团防既立，即责令各团各治其地之匪。其大股之盈千累百者，势力不敌，自仍派各路军营剿办。若夫二三十人之外来零匪，则团练力足以相制，即属责无旁贷。如或捕治不力，即将其首领人责革，有功名者褫其衣顶。如敢仍蹈前辙，暗济匪徒军火钱米者，即按照通贼正法，并籍其家产入官。其捕治得力者，即照前督部堂刘所定捕盗章程，拿获匪首一名，赏银五十两，由地方官审讯明确，实系真正匪徒，即行赏给。无论何项解款，均准划抵。其有能拿获匪徒多名者，除赏银外，并赏给五六品功牌。倘能奖率团丁防剿大股匪徒者，便当奏保实官，以为通省办团者劝。

其本团本甲，则饬令从严稽察。有习拳者，即由邻右知会首领人捆送地方官，审实严办。倘再扶同徇隐，不行举发，一经查出，定将其首领人及邻右一并连坐。如有敢挟嫌妄拿扰累平民者，亦必严反坐之罪，决不姑宽。现时匪势尚微，及今赶办团保，犹不为晚。倘再迁延观望，匪势愈酿愈甚，恐各商民之身家性命所失愈多，后悔亦无及矣。

各地方官皆有督饬之权，各绅士亦有董率之责，务当通力合作，共图乂安。并可公择明白事理长于言论者，分赴各乡，陈说利害，转相劝诫，俾阖邑团保克期底成。若各属官绅有敢借办团之名，为敛费肥己之计，一经告发，则刑章具在，不能为此等污吏劣绅宽也。除分行外，为此亦仰阖省官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五日

告示。

## 57.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行知事。案准南充县知县袁启麟禀称：敬禀者，窃拳匪七月二十八日在三台县属之景福院戕弁杀勇。八月初二，即窜入太和镇城内，始而打毁教堂，搜杀教民；继则无论民教，以打富济贫为名，择肥而噬，肆意掳杀。城内军火，搜括一空。广招流亡，编列营棚，每棚十二人。抢布店二家，即以花布缠头，余作旗帜，红心青边，号挂上书“顺天教义兵神勇”字样。匪首伪大将军李青山、瑞玉堂、王泗河，招集铁匠，广造军械。每日或三十五人一队，或一二百人一队，出城打粮，蹂躏不堪。初八日，窜扰羊道溪，亦一大镇，即聚有一二百棚之多。该镇居民早已搬迁，留有乡团二百余人，寡不敌众，受伤溃散。该匪遂得而入，分踞名扬、黄虎两寨，蹂躏情形，与太和镇相似。太和镇、羊道溪相距卑县之境均不过百里，风鹤频惊，民心惶惶，防务吃紧，迭次驰禀请兵未至，现惟有招勇练团，加意防堵。该匪人愈聚而愈多，势愈久而愈炽，如不早为设法扑灭，日久恐难收拾。查羊道溪【窜】水陆交通居渝江上游，如赴顺庆朝发可以夕至，如赴渝城顺流而下，防堵均关紧要。除督勇团严加防堵外，可否迅饬巴县、合州、定远协力堵御，以免蔓延滋扰，出自钧裁。所有拳匪现踞羊道溪扰堪虞，可否饬属协力堵御，以免蔓延缘由，理合禀请察核示遵。等由。准此，除批印回外，合就行知。为此行仰该县即便协力堵御。毋违。此行。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八日

## 58.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通饬事。照得资阳拳匪事起，其始不过六七十人，不意愈剿愈多，蔓延成都、资、潼各属，近且及于重庆、眉州等属。良由各牧令庸懦无能，平日既不能整顿团保，各路防营大半奸淫抢掠之不暇，防剿之道，绝不留心。以致听该匪出入纵横，匪来则惊扰张皇，匪去则又铺张如何擒斩，如何追击。其实匪之去也，不过已经饱掠，又顾之他，未必果由该文武营团调度有方，攻剿得力也。其上焉者，真能督饬营团攻剿，又多半不相联络。譬如东路进兵，西南北三路全无布置，悉留为匪之去路，以致到处逃窜，到处焚杀；今日击退，明日复来；此股击退，彼股又至，应接不暇，几成流寇，劳师糜饷，殆无休日。兴言及此，良深浩叹。前曾通饬各属整顿团练，严查保甲，以清内奸，而御外侮。然此不过捕治零星余匪，其大股之盈千累百者，必须四面兜围，方免逃窜。自此通饬后，除零星余匪应由该文武等随时剿捕外，遇有大股匪徒该文武等必须妥慎通筹，或仅用本境之营团，或借助邻封之兵力，务将匪之去路处处扼扎，尽力围捕，剪除净尽，毋留余孽。倘邻封文武接到关令后，并非真正不能分身，辄行延诿，致因牵制，转误事机，该文武等可即指名禀揭，定予严参不贷。各文武等须知以邻为壑，人人有此私心，然本境之匪可驱入邻封，邻封之匪亦何不可驱来本境，彼此以邻为壑，循环倚伏，讵有穷期，则何如合力通筹，歼除一股，即少一股之为愈也。除分行外，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 59.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署部堂现撰就解散拳匪文言告示、俗语告示、又劝谕绅粮助捐告示，一并盖用关防，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来各告示分饬所属，在于乡村市镇遍贴晓谕，俾各乡绅士

军民一体知悉，互相劝戒，毋陷迷途，及早悔悟，勉为良善，并劝绅粮助捐。如有告示不敷张贴之处，并饬照缮多张，□□该厅、州、县印信，务使穷乡僻野咸谕周知。仍将收到告示、分发劝办缘由、张贴处所禀报查考。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 60. 巴县知县霍勤炜告示

为示禁事。照得为民牧者必以文告为先，如视文告为具文，是为不率教，不率教者均当按律治罪。本县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兹甫下车，特申禁令，谕令周知。胪列如左：

一、禁愚民不孝父母，不和兄弟，不教子孙，不修帷薄。

一、禁富豪逞强倚势，擅作福威，大利盘剥，雇痞跟押。

一、禁蠹役借案开花，私行吊拷，得财卖放，索诈拖延。

一、禁团保武断乡曲，滥摆口岸，受贿袒禀，鱼肉善良。

一、禁奸民造言生事，妄启衅端，煽惑人心，遂其私欲。

一、禁痞匪烧会结盟，带刀游荡，估吃霸赊，挂诈良民。

一、禁棍徒假借衙门，指官撞骗，说事过钱，欺诈乡愚。

一、禁讼棍遇事生风，教唆词讼，诬告人民，挟制官长。

一、禁烟馆夜不收灯，窝藏匪类，客留私押，因缘为奸。

一、禁赌棍开场聚赌，放本抽头，窝藏娼妓，引诱良民。

以上十条悬为厉禁，望吾民互相诰诫，勉为善良。仍责成该管首人认真稽查，有犯立即捆送来案。如敢扶同容隐，一经访闻，或被告发，与犯法之人同罪，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 61.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准署布政使司陈移：八月十六日，奉总督部堂奎

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准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内阁钞出四川总督奎片奏准，外务部来电，钦奉谕旨：莠民传习邪教，煽惑乡愚，最为地方之害。著奎俊饬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净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杨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实属穷凶极恶，审实即行正法。仍将余匪缉拿，务获惩办。教民杨绍榜等无辜被害，著即妥为抚恤。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拿获，究未能先事预防，著照所请撤任勒缉等因。钦此。当经恭录转行钦遵办理。查川省伏莽本极繁多，自有义和拳党流入境内，各种会匪以其易于惑众，无不从而效尤，现经严定处分，通饬各属务使家喻户晓，知拳匪之不容于法。一面分饬防军，并委已革道周振琼、本任叙州府知府文焕等驰赴各处，会督该官文武严密搜捕，勿使稍留余孽，贻害地方。将来各属拳匪一律肃清之后，在事出力人员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查照军功，分别异常、寻常择优保奖，以示激劝之处，出自圣裁。等因。谨奏。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著即督饬认真查办，务将各属匪党一律肃清。尤在各州县振刷精神，勤恤民隐，以清乱源。余依议。钦此。钦遵到部。相应恭录朱批，移咨该督钦遵办理可也。等因。准此，除咨提督外，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司即便通饬各属一体遵照。毋违。此札。等因。奉此。除移明臬司，并分移外，拟合移知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行知。为此行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 62.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遵批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准署按察使司曹移，八月初六日奉总督部堂奎批：本任司呈详核复营务处周道振琼呈详清查拳匪条约，通饬遵办一案。奉批：拳匪之罪在于聚众滋事耳。然不拳而聚众滋事者，所在皆有，不必阴操神打，而后谓之匪类也。少年无识，惊其神奇，从而习之，初无为患之心，似又当作别论。此等拳而不匪，若亦绳之以法，

不但诛不胜诛，且适使真正拳匪得借此以胁其众，转非弭患无形之道。昨据刘守朝宗禀拟章程，以编联保甲为查禁习拳之法，所论殊中肯綮，与现详第二条大致相同，业经批司核明，通饬各属遵办矣。其余各条之行，有无流弊，仰按察司核复察夺，并移该营道知照。缴。清折存。等因。奉此，遵查周道所拟条约未准移司有案，当即录批移取去后。兹准周道将约抄送前来，本司详加察核，所谓重告讦之赏，严连坐之罚，申大辟之条，开自新之路，自系劝惩兼施，警执迷而矜省悟，立法不可谓之不善。然其中有过于操切者，亦有不可执一而论者。如首告拳匪，先令各州县悬牌于堂，令告者执牌以进，事属创见，徒淆听闻，奉行不得其人，即不能保无流弊。至习拳煽乱之匪，法必诛。若无叛逆、仇教、劫杀负固不法重情，仅只操习拳术，自有传习邪教本律可援，亦不能概予骈诛。宪批既极明允，即当奉为圭臬，本司谨就原各条参以管见，斟加损益，另缮清折赍呈钧核，可否通饬遵办之处，伏乞俯赐察核，批示饬遵。奉批：如详。通饬各属遵行。缴。折存。等因。批司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办。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附《清查拳匪条约》一纸**

一、重告讦之赏。拳匪传习邪术，每在夜静更深，踪迹虽极诡秘，难逃左右邻近耳目。以后无论何色人等，如有确知拳匪消息者，其密邀约地保，赴官禀告。地方官不拘早晚，立即传见，屏退左右，详询情形，计定时刻，随带差练驰往掩捕。如果人逃并获，告举不虚，立即从优给赏。倘事无影响，或挟嫌诬指，亦予反坐，不稍宽假。

一、严连坐之罚。清查奸宄，舍保甲无效。伏读宪批，以刘守朝宗禀拟章程已有此论，殊中肯綮，饬司会同保甲局核明，通饬遵办。现经保甲局会同本司核实妥议，另文详请衡示，俟奉批再行通饬遵办。

一、申大辟之刑。例载传习邪教，习念谎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

以为功德也。为此示仰阖省士民人等一体知悉，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

告示实贴，晓谕勿损。

## 65.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饬事。照得本道仰奉宪檄巡守川东。当此邻氛未靖，拳匪甚炽，地方紧要之际，自问德薄才疏，只有将勤补拙，决不敢以暂时权摄，存得过且过之心。查川东管辖三十余属，周回二千余里，地广政繁，求治不易，惟期与我寮属同舟共济，各殚心力，无辜职守。而今日职守所最关紧要者约有数端，特撮大要，开列于后：

一、拳匪宜认真查禁也。邪拳奇祸，亘古所无。北方既已受灾，川省复踵其后。名虽仇教，实则劫杀平民，上游各州县绅商士庶已受大害，此急宜引以为大戒者。川东各属迭经宝前道函札饬禁，不啻三令五申，刻虽未酿事端，访闻学习阴操神打、暗谋不轨者所在多有。绅团以土著，多所顾惜，不肯招怨举发，甚有随声附和者。地方官因其尚未酿事，亦皆相率讳匿，置若罔闻。岂知涓滴可以成河，星火势必燎原，若不治于初起，一经尾大不掉，即难收拾。绅团谓附和可顾身家，而烧□□之；地方官谓讳匿可顾考成，而严谴随之，图旦夕之苟安，贻无穷之实祸，可悲、可悯、可太息痛恨。惟望各牧令思患预防，认真查禁，毋再迟回，自贻伊戚。

一、团保宜认真速办也。保甲团练清内御外，相辅而行，诚求治之良法。当此邻氛未靖，邪教思逞，尤为今日之要图。匪必有窝，能力行连坐之法，分牌列甲，交查互稽，则匪无藏身之区矣。能共伸守望之义，乡镇相联，邻封相顾，则匪无拦入之隙矣。所有章程□□迭经司局暨宝前道颁发，饬令举办。若牧令等不能□□□行，平时于邪拳痞匪既不分别查禁拿惩，一旦匪聚肆扰，或又畏葸无计，不能督练捕灭，惟有张大其词请兵剿办。试思此际库帑支绌，安有若干勇营供各州县之请乎？至于先事漫无措置，临事遂致张皇，朝廷设此牧令，

教。夫岂愚民真有深仇大恨于西教哉，皆由于地方牧令平日办理民教案件多半不能持平，以致平民积怨至深，激而横决。迨祸事猝起，各地方官又不能将教堂、教民切实保护，动酿巨案。上劳宵肝，下祸闾阎，言念及之，深堪痛恨。兹余□□□□□姑不暇责，各牧令平日办理民教案件之荒谬，先将必宜切实保护之故，为尔官绅士民详言之。

查各国来华传教载在约章，复经叠奉谕旨，责令地方官切实保护，朝廷怀柔远人之意，至深厚也。当此明谕叠颁之后，若各官民犹不能切实保护，则是不惟仇教，真有意抗违朝旨矣。苟非乱民断不能出此。此必宜切实保护者一也。

各国之教虽分天主、耶稣，而其劝人为善之意则一。各教士在内地所设医馆或诊病、或施药，其存心何一非济我华人；各省遇有灾荒，各教士且有自捐赀以助官赈所不及。人情于馈送往来，尚且不忘图报，况各教士跋涉数万里来华行道，挟其盛□□□□人，我纵未能以德报之，奈何更窘辱仇视之也。苟非野蛮，断不出此。此必宜切实保护者又一也。

且即以利害言之，尔官绅士民等试思各省历次教案，有一次不劾官者否？有一次不办犯者否？有一次不赔款者否？更即本省历次教案思之，每次所办之犯果专办为首者乎？抑附和者亦难逃法网也。每次所赔之款，果皆出于闹教之人乎？抑未闹教者亦须解囊分认也。与其事后群被诛连，何如当初众志成城，认真保护，俾教案不成，永不受诛连之为愈也。又况闹教之处，官必派兵前往搜捕，纵使各军纪律严明，何能保随带兵丁一无骚扰。本署部堂为尔商民等代筹，总以本镇本村不出教案为幸事。不出教□〔案〕，□□则既可免兵丁之骚扰，事后又可免赔恤之株连。否则苏家湾、龙潭寺、石板滩、□□之覆辙，不难再见于该镇该村也。纵令教民不尽驯良，间有恃教横行之辈，然教民犯罪，由地方官惩办载在约章，尔商民等如果受教民欺凌，尽可控官审办，即使地方官袒教抑民，亦可赴各上司衙门控告，果其理直，自可申冤，何得遽挟私嫌，妄行仇教，致干显戮。且此教宗旨与彼教宗旨不同，此会宗旨又与彼会宗旨不同，尤不得因一二教民之不善，而迁怒教士，因一教一会教民之不善，而仇各教各会也。

自此次示谕后，各该地方官务当查明所属境内凡有教堂、教民处所，即严切责成该处绅耆团保认真保护，倘遭焚掠，定将该首领人从重惩治。各绅士商民等务当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不准惑于邪□□□□会，同心合力，以相保护。须知中外人心，本不相远，尔绅民等，果能尽其保护□□，□教士教民必深感尔等保护之德，将见愈敦辑睦，共乐和亲。大同之盛，不旦于此益昭哉。除示谕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局即便移行各道、府、厅转饬遵照。毋违。切切。此札。等因。行局、檄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 67.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严札通饬事。照得本署部堂前以拳匪余党尚未肃清，通饬有匪各地方查明匪首名姓，悬赏购拿在案。现已多日，未据复到，实属延玩。查此次匪徒虽以邪拳为名，其实即系向来会匪、啯匪、土匪之类假名煽惑，并非真若山东、直隶别有一种拳匪也。各该牧令若但专拿拳匪，而不及其余各匪，则地方终无安靖之日。因思川省会匪、啯匪所在皆有，亟应通饬各牧令，将该地方著名匪目详细访查，从严缉捕。并限文到十日内，将该地方所有一切匪目之姓名、籍贯、年貌及有无亲属、党羽多寡详细开折，酌拟悬赏银数，飞速申报，以稽各属缉捕之勤惰。如各该牧令虑以后缉捕为难，隐匿不报，别经发觉，定予严惩。惟川省盗匪肆行，良儒绅粮往往图保身家，畏而入会。此次严饬查拿，当以不问其会不会，惟问其匪不匪两言为主。如果是匪，即不入会，亦应严拿；如果非匪，即入会亦可不问，庶足以安良善而靖民心。倘各该牧令任听胥役，借端搕索，诬陷平民，一经查知，即以军法从事。除行司、局、营务处外，合行通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凛遵毋违。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

## 68.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准署按察使司曹移：案准洋务总局移开：案奉总督部堂奎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准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内阁抄出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外务部进呈奎电称：前因资阳县土匪聚众滋事，当经派兵击散，并将首要李冈中等拿获正法。兹据该县马承基禀称：县属天鼓桥地方，突有匪徒千余乘夜打毁英美教会所建教堂，杀毙传教士鞠成璽及教民四命，又烧毁房屋，伤毙教民三命，势甚猖獗。现已飞调防营并添派道员带勇驰往办理等语。似此匪势披猖，目无法纪，亟应速行扑灭，毋任蔓延。著奎严饬各军迅即解散胁从，查拿首要务获，从重惩治，以伸国法而遏乱萌。该教士等无辜毙命，殊堪矜悯，著即妥议抚恤。资阳县知县马承基据称甫经到任，究属疏于防范，著即革职，勒限缉犯。此外各属难保无匪徒煽惑造谣生事，□□□当严谕各地方官，认真查禁，加意防范，除暴安良，并将各教堂教士人等，切实保护，毋稍大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恭录谕旨知照可也。等因。准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局即便移明藩、臬两司遵照办理。此札。等因。行局、过司，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钦遵，一体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 6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奉署川东道贺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准督办四川全省团练保甲总局移：九月十四日奉总督部堂岑札开：照得团练保甲为从来御外侮清内奸第一良法。方今拳匪未靖，蔓延浸广，聚则千百立至，散则踪迹杳无，固由各防营不能合力兜剿，地方官不能设法清查所致，亦由各厅、州、县之团总保正畏葸怠玩，不肯实心任事。驯至民匪溷杂，伏祸无穷。甚且馈匪以

开办。除将开局与开用关防日期详报督宪查核外，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行。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 70.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照得此次永川县朝阳寨匪徒昨已经刘令拿获匪首陈福兴、唐木匠，禀由本府亲诣永川县将该犯等提讯明确。并据供有大足龙水镇杨俊即杨可亭，又名杨全，为首纠约荣昌、永川、大足三县匪徒，聚则为匪，散即为民，随处滋扰。初八日早，铜梁县三教场教民唐恒山家被抢，匪遗有“顺天教”三字小红旗一杆，即是前项股匪。本府前在铜梁已将此案函致大足、永川、荣昌三县迅速协拿去后。旋于十九日接得大足县唐令来禀称：该令于十三日，会□亲率勇丁于抵暮之时在于该县与铜梁、永川、荣昌界近之禅乐寺，与□股匪众相遇对阵。□□□□□□生擒伙匪唐水澄一名，并有炮旗。讯认所从匪首姓杨，并余匪数十人均受伤窜逃铜梁界内，散逸无踪。似此匪迹诡秘，聚散无定，刻虽在于永、大、铜、荣等县出没滋扰，第旷日持久，或经该处各地方官协力严加搜拿，更难保不蔓延他处。该县身任地方，除盗安良，责无旁贷，亟应先事预防，消患未萌，务宜迅将巡防捕务实力整顿，以期有备无虞。至捕匪御侮，团练固立须办理，而保甲尤应严密稽查。总之，靖内攘外，究应如何因地制宜，部署得法，是尤望于良有司之随时留心，□□□□□妥为办理，庶免临事仓皇失措。□□□□□□□□□□□□□□□□□□□□□□，仰该县即便遵照来札事理，一体协力查拿前项逃逸股匪，务获究报，勿令滋蔓。一面务将团练保甲，暨巡防各事宜督饬各绅首认真严密办理，勿得视为寻常，怠玩疏忽，致滋贻误而干未便。切切毋违。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户之见，一有讼事，地方官恒听一面之词，断理不公，是以每因滋事。现惟泸属之纳溪，叙永属之永宁，最不安静。地方官既不持平办理，正恐后患无穷。本署领事为此照会贵总领，请烦查核等因。准此，本总领事查前督部堂岑新定辑和民教章程十五条，妥善之至，本总领事亦甚愿地方官均能照此章程办理，庶于民教不和及两教相斗之事，平允调停，则地方自可永安无祸。兹准重庆韦署领事照会前来。本总领事合行函达，请烦查照，即行电饬纳溪、永宁两县令慎防该境，免致肇衅，实于地方有益。并希饬知各属以后无论习奉何教之人，遇有词讼，地方官不得任意偏听，务宜遵照前督部堂所定辑和民教章程第七条办理可也等由。准此，除分别函后电饬外，合就札知。为此文行该局即便转饬纳溪、永宁两县暨各属一体遵照。近来民教交涉之外，又有两教相争之事，务须妥慎防范，平允调停，毋任滋肇衅端。嗣后遇有词讼到官，尤须持平办理，毋得稍涉偏袒，致生枝节，是为至要。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移并饬纳溪、永宁两县外，拟合移请转饬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嗣后如有两教相争，及交涉词讼事件，务须遵照院檄，分别防范调停，持平办理，均勿偏袒，是为至要。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九年又五月初七日

## 73. 重庆知府张铎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九年又五月二十五日奉川东道贺札开：案准洋务总局移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护督部堂陈行开：案查前准外务部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接准咨称，据洋务局司道详称：川省酌拟辑和民教章程十六条，其间责诸地方官居多，所望于教士戒谕教民者不过数则，俾地方官持此有所依据。正通知各领事、主教、牧师开折具详间，适接川西北法副主教童德望函称，此事系外务部与使馆所为，似宪台与主教未便作主，且天主、耶稣两教并分别深滋不服，当力争等语。查童主教所称主教不能作主，或亦实情，请先将章程咨明外务部详核，如果前项章程尚无流弊，此后川省民教事宜均即照此办理；

置备旗帜，托名仇教。犍为县属铁山地方匪徒纠集党羽操习红拳教，聚众滋事，杀毙练丁等案。虽犯多登时破获，从严惩办，间有二三匪徒在逃，亦已饬派文武严密查拿，不使幸脱法网。然此风不戢，则暗长潜滋，蚩蚩乡愚，从之如鹜，遂致身家两败。在倡乱奸民身膏斧钺，固不足惜，而无知百姓惨受株连，情实可悯。本督部堂为痛绝妖邪保全民命起见，合再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同为圣世良民，永安耕凿。倘仍不悛改，或妄习邪教，或轻信妖言，一经查获，重则就地正法，轻则永禁囹圄，国法昭然，不能曲贷。地方团甲容隐不报，查出一并重惩。本督部堂，爱民如子，执法如山，断不任稂莠齐兴，嘉禾不植，勿贻后悔。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告示

## 75. 四川洋务局札



督办四川洋务总局为飞饬事。案奉总督部堂锡札开：准法领事安照称：案因人心浮动，各处堪虞，仇教仇洋之广告几于无地无之，敝领事扯存甚多，几等司空见惯，想贵督部堂已有所闻，故不复再呈览。前晤洋务局总办，亦曾示以一二，谅亦禀陈于贵督部堂矣。如建昌、川东等处甚不安靖，金堂乱事将萌，而以富顺县及自流井一带为乱机已见。敝领事据该处主教司铎等函陈，实属岌岌可危。因有达摩会匪徒聚众起事，即红灯教之支派，该处地方官亦有禀明贵督部堂否？时事如此，闻富顺令委靡不振，一筹莫展。该处分县，未谙交涉，措置无方。敝国教堂在该处者甚多，教士、教民财产性命关系匪轻，似此情形，难免付之一二庸官之手。敝领事既有所闻，用特照会贵督部堂请为设法保护，查照施行等由。准此，合亟札饬。札到该局，即便转饬该地方官务将境内所有教堂及教士人等一律加意保护，勿稍疏忽。毋违。切切。特札。等因。奉此。查光绪二十八年拳匪肇祸，蹂躏廿余州县，民教胥受荼毒，今平息未久，岂容死灰复燃，为害地方。除通饬外，合行飞饬。为此札仰该县遵照，札到即密查该境

内如有达摩会匪徒及红灯教余孽，悉数严拿惩办，务尽根株。一面督饬团保加意巡防，将境内各国教堂教士一律认真保护，勿得稍涉疏忽，致干重咎。仍将遵办情形速复核夺。毋违。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日

# 报刊资料选录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编者按:** 这部分资料,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摘录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所藏有关红灯教在四川活动的报刊资料。当时四川红灯教的活动,散见于国内各种中外文报刊中,这里搜集摘录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一部分。

## 新民丛报(摘录)

川乱详志:四川乱徒,屡见各报。兹查乱徒有二派,一以重庆为总汇,一以成都为总汇。重庆乱徒,即溷集聚重庆五十里之某处,为首刘某,羽党仅六百名,竟欲攻击重庆府城。成都乱徒,则混集离城二十里某村,专骚扰成都东北之金堂、通江[1]两县,势力较重庆之一股为盛,不下三千人。重庆乱徒所执皆刀矛等器。成都乱徒则不然,其党勇敢之徒颇多,且狡猾异常,一遇大队官兵,则身扮农夫,混迹民间;若官兵稍寡,则勇往直前,往往官兵反为所败。平时或以邪术诱惑愚民,或掳掠富室,烧毁教堂。闻金堂、通江两县,已为该党所据,杀害教民计有多人。故驻渝英国领事已调炮舰二艘驶往叙州,为

---

[1] 当系中江之误。下同。

日甚，当战时并有一官员被杀，恐一时殊难解散也。

又，川中匪警迭列前章，因习拳者并非一处，故此灭彼兴，无从着手。仁寿县杨柳庄保正熊姓部下习拳者数千人，顽梗不知人理，官兵往捕，熊已闻信而逃，只拿其家眷收禁。熊遂召众起事，焚毁黄公场各处教堂。孙统领水陆并攻，毙无罪乡民六人，藩宪因将署仁寿令张三鹤明府撤省。忽又报江口小教堂被焚，死一教士。周云昆观察攻克资阳之陈家寨匪巢，只围困三面，因将匪目何耀山擒斩，又杀胁从八十余人，竟以肃清禀报，开单保举多人。上宪方在核办，忽荣县又来请兵，大宪知周观察所禀不符，即派炮兵百名驰往；又续派曹仲惠观察往查。据禀：周军办理不善，且有抢劫情事。奎乐帅大怒，饬周观察即日来省，听候查办。

第405号，1902年8月23日。

中电：川电云，本省拳匪之乱，教民被杀者为数颇多，叙州府之庆符、筠连已危。资阳有拳匪五十人乘间来攻，官兵御之，毙其七人，始退。英法已有兵舰驶往保护矣。

又，川匪披猖，习拳者多，尚有余蛮子余党死灰复燃，将蔓及全省。又省中拳匪至今益多，半因民贫所致，办理益觉棘手。匪目潘某颇得众心，官兵只能相敌，不能取胜。

第406号，1902年8月27日。

四川省城已被围困十日，奎制军不知何往，此说未必确实。惟据上海商家得四川私电谓，已致函令鄂商不得运货前往。

又，近有人奏，川省乱事已成糜烂，请派知兵阅历大员前往，若再不扑灭，其祸不啻北京。

第407号，1902年8月30日。

川乱再续——成都围困，奎帅无踪，已据电音照录。十五六七三日，省城外之龙潭寺、石板滩又有拳匪万余与兵开仗，互有死伤。十九日四鼓，匪在盐场纵火，冀官兵自乱，少遂其抢劫之谋。威远中军炮兵刘统带按兵不动，至三十日始与开战，先放空枪以诱之，匪以为

神术果可御枪炮，乃放胆扑来，官兵以开花炮击之，毙匪数十。刻下省垣午后四下钟后即闭城，谣言极多，民心惶惶，兵少不敷，调遣旗兵保护教堂。三十日午后，臬司陈廉访率兵出北城剿办。匪身上均带一木盒，盒中木像一具。

第408号，1902年9月3日。

川匪势成——四川土匪现分数股共万余人，习拳者固多，胁从者亦属不少。一为汉州拳匪约数千名，将三水关教堂击毁。匪首数名中有廖姓者，最为桀悍，同辈称为飞天将军，攻三水关时，夺教士之马，骑乘出游，适州牧高卜诚刺史率众而来，遇之途，立被擒住正法。从匪胁平民追高刺史，高乘舆遁，从者被杀。七月初二，黄海楼观察自川南道卸署任归，委办全省营务，派孙协戎驻防汉州馍馍店，与匪战死。一股为金堂匪，亦数千人，与乱民皆红带红衣，沿途不绝，幸不扰良民，惟教民遇之必死。刻已将苏家湾教堂焚毁，教民之无下落者数百人。一股为新都匪，一股为资阳匪，均数千人。新都匪尚未动手。刻下奎帅已调丁、黄各军进剿。陈廉访剿新都，黄观察剿金堂，丁军门剿汉州。英、法领事及教士常有函致地方官请速为平定，法国兵船及武员已至嘉定，意在协办。

第410号，1902年9月10日。

中电：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都电云，近有土匪在成都起事，攻击省垣。其势披猖，官兵无力解散。

第449号，1903年2月7日。

川匪之乱：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安岳地方官兵与匪开仗不能胜匪，因而大张，致太和等镇地方匪徒复炽。

第450号，1903年2月11日。

中电：四川大足、安岳二县近日拳匪重兴，而安岳更为猖獗，已与官兵交战数次，胜负未分。

第458号，1903年3月11日。

开县拳匪续闻——前报纪开县拳匪系某教民兴学筹款苛派所致，今已探确实不谓然，闻系亦由膏捐肇衅。夔府协镇及成都川东续备军大集后，数与接战，拳匪均大败北，一股逃命铁锁桥，一股窜入新宁所属之任市铺。该地团保给入某庙，治席相延，潜遣人密禀新宁马大令。当率兵前往，斩获甚众，该地团练亦死有三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又有匪徒至火堰坝骚扰，刘大人与开县侯大令均连夜潜往，杀毙匪党十九人，生擒六人。余党复有逃往岳溪场约三十余里之矮子沟者，聚众劫掠，该处富户均大受其害。现正请兵往剿。余虽有匪首李某与余大师父等尚未拿获，然已属漏网之鱼，不足有为矣。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第五年第 11 期，纪闻。

绵竹匪乱——绵竹灯花教匪胡某等诱惑乡愚，意图煽乱，已招集百余人约期八月中旬在南门外开会。田大令闻耗即率勇往捕，胡就擒，并其党数十人，及秘密器具带回研讯。据供党徒甚多，已详禀通缉，请示惩处。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第五年第 23 期，纪闻。



开县拳乱续闻——开县拳乱，迭志本报，此已肃清。两教堂损失，派开人赔价银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两了结。惟该县人遭此惨祸，痛定思痛，刊布开县红灯教匪之惨祸哀告。该告首述乱由，次叙侯大令交涉教案罗致赔款，末则胪列罚款者之当否，洋洋数千言，历历如绘。至有宁赴东海死，勿为今日开县民之语。创深痛剧，开人亦可哀也已。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第五年第 24 期，纪闻。



督宪奏保访获邪匪人员——目前次帅（赵尔巽）奏云：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访有邪匪苏子林、孙膏如等在近省各属纠党煽惑，僭拟梧花王伪号并署元帅等各伪职，拟于省城内放火焚烧官署教堂，抢劫库储枪械，定期起事。经奴才密饬警局防营及附省各属严密防范，分路掩捕，先后拿获伪首逆苏子林、孙膏如、史情川等多名，起出刊印逆禀起事口号及刀枪等械，实属逆迹昭著，讯明就地正法。

伏查此项逆匪苏子林等传习邪教，纠众煽乱，起意僭号、伪署职官，定期于省会重地劫库掠兵，焚署打教，图谋不轨。川省人心浮动，伏莽滋多，设非先期访拿，一旦事起仓猝，即立予勘定，而所损必多。端赖在事文武各员或摘发机先，或侦捕捷速，方能歼除首恶，弭患于无形，廛市无惊，而渠魁咸已授首。迹其勤劳，实未可没，谨将尤为出力文武各员开呈御览。（下略）

宣统元年（1909 年）第七年第 13 期，纪闻。

大竹教匪平定——大竹函云：十月初旬，县属有红灯教匪多名，约期举事，并有文告及旗帜大炮等件，声称打经征局，毁小学堂，以冀匪势扩张。讵被谢子厚大令先期探知，即督勇往捕。该教匪等毫未预备，竟鼠窜而逃，犹余匪三十余人，其伪元帅张某亦在。大令将该匪讯实正法。翌日，由团丁将伪皇帝谢某解到，大令随即严讯。据称该匪党系以邪术敛财，今春曾在县中骗得千余金以去，且蓄长发为号。俟事败悉已剃去。大令得供，立将该匪正法。当初起时，民心惶惶，几有鹤唳风声之势。若非谢大令先期查获，安得一律肃清哉。

宣统元年（1909 年）第七年第 28 期，纪闻。

## 四川官报（摘录）

近日犍为县属铁山一带地方有邪教匪徒结聚滋事，杀毙练丁保正，拆毁小学堂，截劫炮船，掳械戕弁，势颇猖獗。犍为县李大令飞禀告急。督宪立即分檄续备中军统领柴直刺作舟、续备右军统领樊刺史溥霖选带精锐，并由马军门拨派劲旅，星驰前往，会同拿办，一切均由柴统领相机度势便宜行事。其驻扎郡城之续备右军左营朱管带登五，先奉本府调派率队赴犍，适值该匪众合股扑扰，经朱管带奋击，大获全胜。闻匪势虽已稍杀，诸军现仍协力进剿，务期将首要擒获云。

1905 年 2 月下旬第 4 册。

## 东方杂志（摘录）

二月初三日，四川犍为县属之观音殿地方红灯教聚众起事。匪首

往剿。

1906年4月号。

四川射洪县匪徒税玉堂即税华，系光绪二十八年拳匪首犯，前在蒲家沟等处毁掳杀毙多人，并在柳树镇与官兵接仗，穷凶极恶，漏网多年，近经射洪县令拿获，详奉川督锡清帅批饬就地正法。

1906年6月号。

四川渠县土地场团总陈鸿图用符水惑众起事，杀差祭旗，经川督锡清帅饬该处巡防军往剿，匪众放枪拒捕，致伤兵役十余名，死什长一名。旋被官兵火其巢穴，烧毙匪众眷口十余名，生擒匪党二十余名，匪首乘间逃去。锡清帅得报，仍电谕重庆巡防军宗统领加兵往拿，以靖地方。

1906年11月号。



**附：满清官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十九日

岑春煊片：

再，臣来川时，即闻道路喧传有女匪廖九妹，号称观音者，拥众数千，屡在石板滩、龙潭寺、苏家湾、三水关等处与官兵接仗，事败逃匿，悬千金重赏购之，犹不能得。抵任后，询诸僚属，亦谓：该女匪确系首要。当以为该女匪必狡奸绝伦，即嘉庆时白莲教匪商王氏不过矣，因严饬文武认真缉拿。旋据威远前军后营帮带段方成拿获，乃一十六单弱女子，讯据供认：从同场居住伪称教主之曾阿义习拳，嗣为曾阿义强去充当观音，曾偕曾阿义在石板滩拥众抗拒官兵不讳。

查核该女匪首供虽为首，实与为从无异，其情不无可原。第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心复而蠢动，且恐外人借口，当饬正法，并严饬缉曾阿义去后。兹又据威远前军左营帮带杨预将曾阿义拿获前来，讯据供认：带匪在龙潭寺、石板滩、廖家场等处屡与官兵接仗等语。讯明亦饬正法。

查川省本年匪乱，向无枭雄大憝出具其间，徒以山民笃谓鬼神，平日土匪、啯匪、会匪及游惰之民最众皆是。以至今日拥一柔女子为

观音，便可聚众数千；明日拥一孩稚童子为孔明，又可聚数百。皆由于失教、失养者多，民情复夙称游动，故易于倡乱若此也。

此次将悬赏千金不能得之廖九妹及拥众数千之曾阿义先后拿获正法，人心为之一靖。段方成等之奔驰搜捕，不无微劳。合无仰恳[1]。

---

[1] 以下似未完。


方志辑录

**编者按**：方志中有许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记载，今所辑录者以直隶、山东、四川几省方志为多，也包括奉天、黑龙江、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所收省份不全，而各省中的县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更不全。但是在这199种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义和团反帝运动普及于全国；二、义和团式的反帝运动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三、义和团反帝运动首先是反抗深入我国农村的洋教会。这些方志，多是已刊的书籍，其中也有未刊的稿本和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多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书，其中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自己收集的资料。

数十次之多，无一次不索巨款，无一次不伤民命。公则尽力筹谋，加意调护，不致酿成巨患。

尤有最系人思者，则有消弭英法教案及调和拳民仇杀等事。缘固安有英国教会华牧师尤得海者因拳乱逃避，拳匪初平，即回固办理教案，其借仇教为名，肆意讹索，全境富民几无一人能逃其指摘。公则多方解释，保全不少。而尤得海仍借英人之势，强占三佛寺为教堂，强税房契，强纳税金，并勾结匪徒，逼令四乡富户公送教堂牌匾衣伞等物，以示万民爱戴之意。公则一面与之交涉，一面将强占情形具禀议和全权大臣，开始与英国公使萨道义迭次折冲。该公使初则强词夺理，不允交涉；继则厉声厉色，几至决裂。公则不畏强御，面谒该公使及李文忠公，三面折冲有十余次之多。又复禀呈纷驰，据理力争。禀中有云："佛教与耶教同为外国传来之教，或为佛寺，或为教堂，本无区别。不过中国人笃信佛教者多，若以佛寺为教堂，本地人民群起反对，假使再酿成民教巨案，地方官吏不负其责。至尤得海为中国人民，本国官吏本有管辖之权，只能问其人之匪不匪，不能问其人之教不教也。"又云："耶稣教徒向重公理，若只顾争持，不顾公理，是有伤民教之感情其事小，有伤耶教之名誉其事大也。"禀上，李文忠公为之动容，萨道义亦为之折服，遂于辛丑春间撤去尤得海牧师职务，归还三佛寺教堂，另购民房设立教会，此案遂结。此事起于庚子之冬，结于辛丑之夏，历时半年有余始告结束。……

又有法国天主教徒李宝瑞者，为城南白得碾村人，拳匪起时逃于西什库教堂，拳乱初平又回固安招聚匪类，始而强拆佛寺，强号民间树木砖瓦；继而在各村强夺民女，强掠财物，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幸有固安县乙酉科拔贡生李芳园将其诱至家中，夺其枪械，并将其同党十余人捆送县署。公则据情详请李傅相严行惩办，及至批令就地正法。在此十余日之中，而宝瑞已为法兵劫去三次。如此三纵三擒，始将该匪正法。其同类十余人，大半多为教友，公则从宽，概予免究。正法之次日，法国主教樊国梁、林懋德之公函至矣，内云："闻固安近出教案，杀害教民。"公则亲赴西什库，将该匪作恶及屡擒屡纵，不得已奉命正法各情形，向该主教详细言之。该主教遂无词以对。两案既结，耶稣、天主两教教徒无一人敢向地方民众再肆意索者。

此外，又有南流杓村民鲍万祥与同村某姓因地亩涉讼，结有仇怨。拳匪盛时，某姓之子聚集拳匪多人，将万祥全家杀害六口，而鲍子外出，幸免。事后，万祥之子又聚多人，亦将某姓六口杀害，而某姓之子亦免于难。及拳乱平，而鲍子、某子互相控告。拳起时全境富民无一人敢不设坛者，至是两姓之子均指控近村富民各百余名，大指均指为杀害两家之主犯，借以勾结蠹役，敲诈金钱。公则洞知其情，因奉李文忠公札饬，凡因拳匪互相仇杀各案，一概不究，遂将两家互控等情置而不问，仍照当年万祥与某姓原控地亩之案，秉公断结，以免纠缠。此案既结，而两姓所控仇杀案内连累富民二百余人如释重负。其他法国教案赔款原索十二万余两，经公与通永道刘云门观察向其主教再四磋商，由十二万减至四万，为地方减轻负担，诚非易易。

卷3，《官师》，第48－50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之乱，本境肇于是年正月。惑是道者以黄垡、杨先务、方城、大褚林、李家营、白家村为先。三月，经县署示禁，稍熄。五月，复蜂起，焚烧韩家庄、康家务、白得碾各村教堂，劫索商富，蔓延迫胁。至六月，几于无村无之。七月，联军至京师，陷新城。匪首号召数千人，据县南关，以赴京御西兵为名，有永定河道署恶吏为缘，劫索库银仓米作饷。会提督淮军吕本元自永清至，驻牛驼镇。匪等回据县南蛮庄，二十八日与官军互轰于马庄南，寻败溃。官军延烧十余村，蛮庄几成灰烬，牵累而死于兵者百余人。官军南下，匪旋反据马庄，鏖肆背盈，劫索备至。而武卫陕军三营寻驻固安，道宪并立河防局招勇。匪首自马庄移牛坨。

八月初二日，河防勇与陕军往剿，皆逸。初五日，固安典史王文焕继往牛坨收其枪弹，匪突至，戕杀典史并防勇十数名。寻有武邑韩姓之匪与一僧，诈称善符咒，能闭枪弹。黄垡李桂啸聚千余人攻县城，炮轰东门。经陕军出北门兜剿，韩匪与僧立时枪毙，余匪奔溃，伤亡百余人，获十数人，枭示东门外。初八日，陕军出剿，匪逸，焚黄垡村而返。二十日，淮军回攻新城属板家窝，破其老巢，匪党始解。是年，牛坨、马庄二镇商业虚耗大半。见固安乡土志。

又庚子秋，永定河防局勇协助固安陕军剿捕窜据牛坨之新城板家

## 安次县志 1914 年刊本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拆毁落垡一带电杆线路，挟仇杀人，人心惶恐。京津陷，联军入境，县署毁焉。

卷 1，《地理志》，第 48 页。

## 三河县新志 1936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义和拳蜂起，三邑间有练习者，焚香念咒，向东南叩首，叩毕卧地上，须臾跃而起，如疯如痴，声言某某神圣下界，挥刀舞剑，若无敌然。尝误乡民为奉教，逼令焚香，香不燃即杀之，甚至火其庐。识者谓为妖孽，比以黄巾，诚为灼见。卒致联军入都，割地赔款。国弱且贫，皆阶之厉也。

卷 16，《轶闻篇》，第 2 页。



## 顺义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年，美人首先到境宣传博爱平等，一时下流社会贪图目前小利领洗入教，专依外人为虎皮，不明上帝教义，欺诈同胞，横施暴力。庚子年演成民教相仇。义和拳惨杀教民到处迭起，实民教流血之第一次。自经此变，外人知教友之不足信，教友亦知同种人不宜相残。

卷 12，《风土志》，第 2 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传入境内，各村民众纷纷练习，酿成民教相仇。八月联军入京，拳散，军溃，匪起，洋兵不时到乡，民间惊扰。

卷 16，《杂事记》，第 19 页。



（光绪）二十五年夏，风雹灾。烈风迅雷，雹雨错杂而下，树木皮叶摧残，

## 文安县志 1922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骚扰乡间。秋八月，围文安城，县令击却之，匪死数百人，拳匪平。嗣后联军入境，炮轰北门城楼，西北、东北两城角俱陷；柳河、黄甫两村均被焚。

卷终，《志馀》，第2页。

文邑遭兵燹屡矣，其最甚者莫如庚子之变。已亥冬十月，义和拳起山东，以邪术相煽诱，亦黄巾、白莲之故智也。愚民无识，加额翘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叩首向东南，则神上体，色邃变气邃粗，手舞足蹈，摆弄刀剑，如中疯如患魔。问系何神，率以《封神演义》中诸巨神随口答，无定名。自谓能避火，使洋枪无所施。愚民附和，愈演愈烈。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庚子五六月间，拳匪遍闾里，纷如乱丝矣。有远识者，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纠众为难，仇杀相继。外洋传教之被戕，亦日有所闻。迨八月间，天津失守，联军陷京师，政府始知拳匪遗误大局，下令严禁。邑中拳匪相继解散，独城南贾各庄王叩岗执迷不悟，纠众攻城，致被剿没。彼拳民无论矣。祸端一起，玉石俱焚，危及国家，召来外侮。谁实为之？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前朝也。为政者其取为炯鉴哉。

卷终，《志馀》，第2－3页。

## 重修蓟县志 1943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法兰西兵千余人入蓟，旬日开拔。同年冬季十一二月间，法国、意国、德国之军队来蓟数次，每次人数三五百至千余不等，均约五六日始去。一次，德军入北山至青山岭，居民伏击之，未能命中，下营遂被烧。

光绪二十七年春季，英、德军入蓟二三次，每次约三百人，因和

前。拟请宪台飞速函致聂军门，令邢副将酌带马队二三营赴保定，会同张中协三营分任保、阳各属，将王营官迪义马队三哨迅速调回，与李营官瑞步队一营分布顺天西南两路州县扼要巡察。如传帖聚众，固迅速开导，遏其乱萌；即使遇有抢掠，亦可立时救援，捕拿首要。若再任其猖狂，愈延愈广，愈惑愈众，举国皆成义和拳会，一旦同时起义，剿不胜剿，内乱外侮，势必交迫，大局何堪设想。”书上不报。

是时，石亭四围约集新城、容城、涿、易、房山各州县乱民万余，侦知官兵力薄，合噪围之。公闻警驰往，率马队三十、步队百余，方至村边，乱民蜂拥而至。公知众寡，乃单骑独出与匪首晤语，苦口告诫。匪党有举枪刺公者，公怒马冲突，手刃数人，马伤而蹶。群盗大哗，刀矛猬集，体无完肤，差官卢玉璠、孙裕清殉焉。时庚子四月二十四日也！

卷4，《人物下》，第195－196页。

二十六年春，拳教相哄。先是入教莠民或倚势凌人，民教积不相能。奸民乃以左道号召乡愚，名曰义和拳，谓习是术可避枪弹。愚民盲从，徒党日众。当道或寡识误认为民气，思利用之，不加遏止。于是势焰日张，横行都市，搜杀教民，或与教民有连属及迹涉疑似者亦被杀害。县人都辕亲军统领杨福同奉命赴涞水谕解拳民，在石亭被戕。秋，英、法、德、义联军至保，分城据守，凡拳民习术及其萃处之所悉轰毁，并毁及城楼，署督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垣、淮军统领王占魁同被害。

卷6，《大事记》，第10页。

## 满城县志略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之乱，畿辅惊扰。八月，英兵自省垣猝至，乡民奔避山中。英兵信宿去，而法兵又至，然亦越宿去。最后德兵来蟠踞八越月，城内设局供给，凡有所需无不立应，以此未大受屠掠。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郎家庄被法兵包围，烧杀甚惨。初有法兵二名星期日乘醉来庄骚扰，村民杀而瘗之。有常姓者泄其事于权理

三磋商减至一万元，并捐廉劝募士民立碑颂德，保升在任候补道赏加盐运使衔。庚子畿辅乱，迎养父母在署侍奉。二十八年，因折漕忤藩司胡廷干，去官。

卷9，《地物篇》，第14页。

邢永怡，字慰轩，镶红旗籍，文庠生。……光绪二十六年，沙口甄家马头拳民与黄家庄、板家窝拳民共掳幼童十余人将行屠戮，急求解于永怡。时方卧病，急赴黄家庄索回俘虏，共载而还。行至中途，黄家庄拳民数十人追至，鸣枪示威，毙一人，伤一人。永怡急下车，枪弹洞穿其衣及马腹，百方劝解，卒获保全而归。

卷12，《地物篇》，第16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起，教民遇害者甚多，纷纷逃避。至秋八月，解散团匪之令下，县境独白沟镇与板家窝两处犹不肯散。闰八月，淮军统领范天贵来县剿捕。初十日，白沟河南镇团首宋福恒率团匪千余猛扑县城，至城南十里铺与探马遇，出其不意击探子于地，余回县报告。未几，淮军出城过大虹桥西南行，团匪自朱家庄北犯，遇于武家村，枪炮齐鸣，战至三时之久，匪势始不支，避入村中。官兵乘胜搜捕，获枪械无算，并擒斩数十人，枭首城门示众。宋福恒窜涞水，出洋六百元购斩之，枭首白沟镇。十六日，提督吕本元至雄县檄范天贵夹击板家窝，歼团匪二百余，以肃清闻。



张德成，新城船户也，诡谲多智，常由清河赴天津，与沿岸各村镇之水手、脚行、渔户颇多往来。自庚子拳匪起，王家口等处之游民多习拳，有众数千人，群推德成为首。及联军陷大沽炮台，德成率党赴津投效总督。裕禄礼之如上宾，并为入奏西太后，盛称其军容之壮，报国之诚，为近今所未有。未几，联军犯天津，裕禄趣德成出战，遇敌于八里桥，拳匪奔溃，聂提督士成督其后炮击之，群匪歼焉。德成只身逃归至王家口，村人见所携子弟数千人无一生还者，愤不可遏，争前杀之。

宋福衡，白沟镇人，充当斗头，恃其膂力，欺压良善。庚子拳匪起，福衡为之魁，党羽数千人，恃势横行，人蒙其害。是年八月，直

督派兵剿办。淮军统领范天贵带兵二千余驻县城，约福衡交军械，散徒党，免其罪。福衡不应，驻城南十里铺，与范军战于武家村，枪炮齐鸣，历三小时，匪死十数人，败入武家村中。范军搜剿，良民死伤甚众。又武卫军驻新剿匪，骚扰劫掠，乡民不堪其苦。

光绪二十七年，联军由北京赴保定，来往换防，新桥、白沟一路村庄均受惊扰，迁徙避匿，民家衣物损失甚巨。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余孽韩三啸聚匪众，盘据邑境，东南乡一带受患甚剧。或十数人，或数十人，聚散无常，踪迹诡密。先劫教民，更扰富室；继而村民咸遭其害。每年秋间青纱帐起，即横行无忌。冬复散匿，或言逃避西北山中，荏苒六七年。直省长官严檄新、雄、霸、固四县悬重赏，始将韩三及其死党王福捕获正法。东南村民，咸庆更生。

卷22，《地慝篇》，第12－13页。

## 完县新志 1934年铅印本



庚子拳匪之变，县城之东街设有耶教堂一处，因各县捣毁教堂事甚多，乱民遂乘机思逞，酿成教案。迨联军入都，德兵西进，完城为德驻军地点，遇有偶像庙宇，辄肆意毁坏亵渎，唯恐不甚。

卷8，《风土》，第1页。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匪起，以仇教灭洋为名，设坛惑众，各处盲从者多。完县城西五里岗村有解某者，假名拳匪，于三月间攻毁南街天主堂，而大错于以铸成。九月三日，德国兵陆续入境，执知县王开运及典史高仁堂、外委李殿奎囚系之，旋遇害。而五里岗亦付之一炬，以解某为是村人故也。是岁大熟，银涨价，同时银圆行使县境。

二十七年，疫。四月二十六日，德军退出县境，以和约告成也。

卷9，《故实》，第21页。



## 雄县乡土志 190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冬，张岗村人始习拳，知县冬之阳捕其魁，稍敛

迹。明年，保定焚教堂，大吏不禁，县境拳匪乃日炽。五月二十二日，邢长春带兵赴津，道出孤庄头村，以拳匪要截，击毙三十余人，由是拳民恂惧。及京市陷，官吏威令不行，拳民乃据城署，夺炮船，无复忌惮矣。八月，淮军统领望云亮、署提督吕本元率兵先后至，时拳匪已闻风远遁，乃焚张岗等村，以乱事敉平闻。实则伏莽尚多，五六年间，抢掠劫杀层见叠出，皆其遗孽也。三十一年，知县蔡际清命队官何邦彦约霸州、新城合剿，而其党魁始先后授首。噫，其始起也甚微，而其为祸也乃遍于京、津、保之间，而延至五六年之久，岂非天意哉。

《兵事录》第3，第4页。

## 光绪束鹿县志 1937年铅印本

铭峻，字仲山，成都驻防，光绪二十六年知县事。时位伯旧城洋兵初过，土匪窃发，民惶恐，日夕惊扰。抵任亟安抚之，严缉土匪，调停民教，县境始安。次年调他邑，去之日，百姓攀辕塞道，至不得行。

卷2，《政绩录》，第10－11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联军入都，保定一带蹂躏几遍。溯厥乱源，实由仇教。当是时也，县北村镇有外来匪煽惑乡民，群焉附和，有识者力劝使散，以故束鹿方幸免外侮。已而洋兵误信流言，谓束鹿有乱党，将以兵来，邑侯李秉和奉上宪札饬，外兵至以客军待。十月二十二日，外兵出保定由藁城东趋，二十四日至位伯镇。其来也扬言平乱，人皆安堵。继因无知愚民凭堡燃炮，外兵架炮毁堡之东南隅，伤一人，遂入西门戕五人，由东门去。二十五日，外兵至旧城，适旧城赛会，负贩者踵至，赴会者肩摩。镇中首事人议迎纳，兵械未撤，退兵适至，勇出堡枪敌，旋退堡。外兵攻西南隅，村人然炮击之。外兵走，架炮东南隅俯击城内，自寅至午，力不支，陆续逃逸，外兵乘虚入。壮丁十余人于枪林弹雨中伺隙旁击，奋不欲生，虽不量力度德，而其平日勇悍好斗、相习成风亦可概见矣。是晚，火光烛

天，外兵一夕数警，讫明拔队启行。无业游民乘势抢掠，外兵疑为敌也，开炮横击之，尸积如山，衢为之塞。外兵且战且走，出西门从故道去。是役也，焚庐舍二千余间，火焰竟月不绝，伤四千余人。其统帅云："自北京以至所过州县皆莫与抗，独此区区一乡人皆敢死，亦奇矣哉!"

溯自粤捻扰乱后，又遭此浩劫。而外兵亦为之气沮，不复南下。先是谣传外兵将由六倘城抵辛集镇。辛集夙号巨镇，向于拳教两无所袒，教徒思借外兵从张其权，风声鹤唳，民有戒心。于是外掘濠堑，内备器械，左近村庄互为犄角，大有决战之势。时十一月二十日也。

卷3，《历代兵事》，第17页。

谢全忠，字裴臣，温朗口村人，任山东范县知县。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李某拥众千余扰乱招黄，上宪电委应机剿办。全忠带领步军驰赴招黄一带痛加剿袭，毙匪数十名，生擒李某，数名立斩之，余党瓦解，山东肃清。

卷4，《耆旧录》，第22页。

## 平山县志料集 1931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自获鹿来，设坛于城内东大寺，幸赖在城绅董禀请县知事即日驱逐出境。

《故事》，第4页。

## 元氏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于京师，元氏亦有设坛习拳术者，然为数甚少。

按：是年拳匪作乱，牵涉外交，八国联军进驻正定、获鹿一带。光绪奔至西安。刘光才、董福祥军队过元氏城北一带，至城西南佐镇驻月余，西进至固关、娘子关驻守。

《故事志》，第33页。

## 大名县志 193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春，凡从前拆毁教堂各州县一律由地粮加征赔偿。新并办事各绅在旧魏治城隍庙开会，发表加征赔款事，苗令玉珂亦来赴。时有匪人某暗约群不逞之徒，以抗捐为辞到会，令绅士起反，诸绅急散会而走。常绅鸣泰未得脱，枪刀恫喝，逼书反帖数纸，常乘间亦逸去。苗中途闻恶耗，急回城，而伙匪已到北关矣。幸苗先回未遭毒手，急捕某毙之，乱遂弭。

卷12，《兵警团志》，第19页。

苗玉珂，字韵轩，山东临朐贡生。光绪二十四年，由高阳调任大名。……二十六年夏，土痞构衅，拆毁教堂。匪人效尤，白昼公然行劫，新并、旧治一带放火杀人，巨案迭出。乃赴洹阳书院以缉捕之，适与土匪百十人遇，身几不免。请兵查拿，大奸巨猾翦除几尽。

卷13，《职官志》，第49页。

颜懋名，字德积，颜家场人，复圣六十九代孙也，以岁贡授武强县训导。……是年（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衅，仇教民，毁教堂。事定，议款摊赔，凡立拳坛各村，勒令比户出赀，县城内设局催缴，良懦者或至破家。德积闻之，亲至局所，为局员分别良莠，凡不助乱者悉脱其祸，邑人感再造焉。嗣因两宫播迁，八国蟠踞内地，尤愤成疾，二十七年正月卒于宫。

卷18，《人物表》，第2页。

蒿长清，字一色，梁河下村人。光绪庚子，土匪猖獗，肆行劫掠。长清率众保卫，一方无患。贼被捕堂讯，村人多被株连。长清百计救出，室家得以团聚。

卷18，《人物志》，第8页。

## 邢台县志 1905年木刻本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始雨，荞麦种每斗制钱二千六百。是年义和拳匪起，村巷小儿演习神拳，旋以邪说剿除。四月十六日，日红如血。夏，勤王兵北上，南关商民多被扰。秋，都城失守，溃兵南下，邑人受扰尤甚。

卷3，《经政》，第21页。

## 广宗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大旱，七月十二日始雨。八月二十七日夜，气候严寒结冰，晚禾尽萎，大饥。是岁义和拳仇教事起，县属饥民乘机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财物。闰八月，义和拳自广平府至板台村，知县张祖咏带队往剿，拳匪抗拒，勇丁被戕数名。

二十七年拳乱平，县内赔被害教民京钱二万串。知县王宇均筹办未结，因事撤任。继者浙人魏祖德，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乡民不明时局，目为洋差，推东召村武举人景廷宾为首抗拒。十一月，廷宾召集各村民合操于城外，以示威。十二月，顺德府知府如松来县稽核卷牍，知教案赔款于祖德到任前已由书院存款及商民借款垫缴八千串，又县署存有赈银二千两可以移垫，不敷之数约京钱七千余串。于是招集廷宾等谕令每亩摊京钱一十四文，或谷子二合，可得京钱七千串，不足尾数由己捐廉补助。廷宾欣然应命，即将东召厂应摊之款交足，他厂各村亦陆续交纳。

祖德以如松对廷宾宽容，大恚，且虑己以操切获谴，乃百方龉龁廷宾，必使陷于法而后快。如松回府后，祖德不饬差赴各村雇征，将全县三十二厂摊款责成于廷宾一人，廷宾弗敢应。时各村已交至一千余串，见官府不催，亦多观望。祖德即具禀直隶总督袁世凯，谓“廷宾仍行抗阻”。世凯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派大名练军到县镇慑。廷宾此时进退维谷，欲具状剖辩，其乡人刘永清阻之，遂传集各村民团，恃众自固。

二十三日，前任知县王宇钧以废弛因循，匿灾不报；署知县魏祖德以借端派捐，众怨沸腾，均革职。袁世凯奏称：查有准补武强县知县魏祖德贪诈性成，公事颟顸。在广宗县署任内，借端派捐，初不禀明立案，有劣绅武举人景廷宾因民情不服，纠众抗拒。该员张大其事，请兵准剿。迨营兵至境，正在查明妥办，该员复借兵声势，严立期限，出示勒捐。众怨沸腾，几至激变。广宗县知县王宇钧废弛因循，罔知振作。上年该县被灾綦重，该员并不且实禀报，玩视民瘼，莫此为甚。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魏祖德、王宇钧即行革职。

二十八年正月，知县魏祖德撤任，十三日知县赵锷接任。大名道庞鸿书、大名镇何永盛、正定镇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俱至县。十九日，如松赴东召，以大义晓谕村民。二十一日，道镇会衔给景廷宾札谕，廷宾未复。二十四日大名、正定两练军赴东召，列队村南，开始攻击，以村东有援廷宾各村民团千余人，不得合围。有顷，新盛军自南宫至，将民团驱入村内，节节进逼，始攻入村，团众死伤极多，廷宾与其党数人逸去。是时，兵无纪律，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

三月十六日，廷宾复在巨鹿境内厦头村聚众数千人，适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由威县招常备新兵百余人赴省，道经厦头，被廷宾戕伤大半，委员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千总吕孝申、把总赵登贵、五品赵俊均遇害，贵卿亦负伤。十八日移据件只村，有天主教神甫法人罗泽溥行至威县鱼堤村外，为廷宾党所杀。二十一日，廷宾率众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不克，退保件只。袁世凯以事奏，闻朝命尽法惩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袁世凯奏称：直隶广宗县属匪首景廷宾聚众煽乱，旋经击散。乃该犯逃匿巨鹿，布散符咒，纠合煽惑，分投裹胁，戕害官弁、委员、新汛兵至五十余人之多。又谋据威县、广宗两城，并有攻毁教堂、抢掠教民情事。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溥中途遇匪，被害。已飞饬各营赶即扑灭，并令觅获该教士尸身殓恤等语。匪犯景廷宾左道惑人，谋为不轨，著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扑灭，务绝根株。教士罗泽溥无辜被害，深堪悯恻，著妥为殓恤。仍将各属教堂及教士人等实力保护，毋稍疏虞。此次疏防地方文武官弁著即查明，分别奏参，以示惩儆。钦此。是月末，官兵大至。

四月初一日，刘永清率团民数百人出走，至南和县属史赵桥，南和知县朱家宝督队截剿，毙其党数十人，永清败窜至曲周县属河南疃，被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击溃，永清只身遁去。四月初二日，道员

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暨总兵张腾蛟督自强军攻破件只，团众死数百人，良民亦多伤亡，廷宾仍逸去。后在成安为道员倪嗣冲捕获，解赴威县，凌迟处死。

卷 1，《大事记》，第 10－11 页。

## 任县志 1914 年补修

二十六年，拳匪仇教，向各村逼索财粟。继以广宗景廷宾之乱，邑东南颇被其扰。纷纭一时，无甚被害。

卷 7，《纪事》，第 8 页。

## 邯郸县志 1933 年刊本

二十六年春，拳匪乱起，邑令钟灵率兵查抄教民。是年，义和团起事，清室误信端、庄二邸之言，用拳匪袭击使馆，且令各县查抄教民，邑之北张庄陈三陵天主教民皆被害焉。

卷 1，《大事志》，第 14 页。

钟灵，字慧峰，山东德县驻防旗举人。光绪二十五年知邯郸事。甫下车，闻县东土匪猖獗，即驻有少数绿营兵，亦窳败不堪防御。公谕令各村联合保卫认真团练，且躬亲考察，择其尤者奖励之。是年秋，有大批土匪在武安劫夺，路经邯郸西北，被联防各村擒获三四十名，送县鞫讯得实，皆置之法。匪由是闻风丧胆，不敢近边境者垂十余年。

卷 10，《人物志》上，第 14－15 页。

## 成安县志 1931 年铅印本

庚子拳匪之变，自东北两方波及至成。城东艾束村信教者较多，距广平甚近。是年六月三日突然广平教堂被拆，不信宿而艾束教堂被焚矣。该村教民大都闻风先逃，房屋什物多遭焚掠，差幸人未受害。

其它如城内、大寨、野庄、林里堡、西彭留等村，财物微受损失，房屋大都存在。

卷10，《风土志》，第2页。

刘胜先，山东莘县人。清光绪二十六年佣耕于邑之南散胡。时山东拳匪以仇教起，慈禧太后与庄、端两亲王为所惑。直藩觉罗廷雍党以助乱，羽书饬下县查抄教堂，奖励拳民，日数至。邑令孙天锦犹疑不能决。胜先扬言与众曰："吾幼习拳棒，山东某老师某大师兄皆吾同门友，屡接来函命我在此起兵，抄灭洋教。闻此间二洋人皆富而无礼，仗洋人势力欺压平民，民恨之入骨，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众为之动。适林里堡张建与其村天主教教民有隙，迎胜先于家，大聚党徒，名大刀会，号铁布衫，言入其会者能刀枪不入，枪炮不过也。不数日聚至四五十人，遂焚毁艾束教堂，抢掠教民之稍有资财者四五家，会徒大横。

六月朔，胜先衣新制鲁山绸单衫，仍著佣耕时白布单裤，乘无鞍耕马，率持刀者十余人至县署谒令，令不见；转谒邑汛王德安，王不敢置问，只诡随其词令去。已而后胜先乘马横行街市，徒众汹涌，或踵其后，或道其前，识者知祸将不测，人人危惧。越日，邑令宣示省文，查抄西街教堂，纵民拆毁，已著手，邑绅等知事不合，密言于令，将教堂房屋加封，暂没入官，拨兵驻守。教堂幸无恙，然门窗已破损不完矣。

十七日，邑庠生韩瓛与张建同村，素亦有隙，建言于胜先。胜先亦以韩左袒教民，即将韩掳至建家，反缚其手，痛加辱詈。一日，拥韩至村外伪斩者三，然终不敢加害。次日九钟，声言送县治罪。入自西门，胜先除衣绸衫外，又换新制鲁山绸单裤，惟耕鞋尚未换易，乘马率众三十余人驱韩至县。有持土枪者导韩前，行数武一放以示威。至十字街西，胜先下马入某商家饮酒，命建乘马送韩至县面交县令。俄至县署，令闻之久久不出，班役将韩接至班房，暂行看管。时观者塞街，人心大愤，建与其众皆面如土色。有从堂内出者曰："大老教捆，勿令逃跑。"众附和之，声如雷动。会徒皆持刀嘿嘿跃出，四散逃匿。建不得脱，遂被捉押。胜先在商家饮方酣，闻信急持刀枪出。

时男女观者街为之满，胜先恐人拦阻，即在门内扣放，因不演放法屡扣不响，乃掷手枪脱绸衫提刀一跃而出，逢人便劈。范儿庄高小集以手迎刀，被劈落无名指及小指二个，血淋漓，至县署报冤。有张林者亦与张建同村而有隙，乘势从后楼〔搂〕胜先腰，胜先转刃向后连劈，劈伤林背肉二片，约长三寸许，林忍痛紧抱之不撒手，拥至十字街团局门前中楼寺。李占林适至，胜先劈之不中，占林急取团局标枪，从胜先右胁冲入，至左胁透出，胸为之洞，胜先不能支，始掷刀伏于地。占林欲枪环刺，力猛枪杆出，枪头陷胜先胁内，胜先尚匍匐西行意欲逃死。妇孺砖石随步交加，约行二十余步，脑浆迸裂而毙。报至官，官犹以要打，打死为言，复报已死，令心始安，乃命地保舁出郊外掩埋。一面押建治罪，一面出示宽免胁从，使得改过复业，乱遂平。

卷 15，《故事志》，第 31 – 38 页。

## 威县志 1921 年铅印本

二十四年秋，沙柳寨义和拳民赵三多，率拳民扰乱城东一带村庄。先是山东冠县梨园屯村义和拳民与天主教民因庙地起争端，激成事变。赵三多本拳民，遂率其党数百人，以仇教为名。广平府知府岑春煦、大名镇吴殿元闻警驰赴县城，会同知县戚朝卿解散之。越岁，直隶总督王文韶饬令办理保甲，以靖匪氛。（采访册）

二十六年，拳民复起，蔓延京津间，卒祸及大局，清慈禧太后、德宗西狩。是时岁大无，贫民无以聊生，争附和拳民，名为均粮，实则仇教。加之盗贼蜂起，各乡逃亡者十室九空，教堂亦焚烧无算。城中仅大名练军哨官杨得高统带一连，与商民共登城守陴，幸保无虞。（采访册）

卷 20，《兵事志》，第 8 页。

## 续纂清河县志 1928 年刊本

洪槩，字幼琴，汉阳人，原籍泾县，举人，光绪庚子署县事。清

河当南北冲，拳匪乱作，草泽思窃发。或以重典为请，恻然曰：“为民父母，顾不可不教诛乎。”一意抚之，稍稍擒治之，盗以浸息。

卷9，第7页。

## 清河县志 1934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义和拳起，村人以久旱糊口无着，欲从之游，既成议矣。

卷11，《人物志》中，第28页。

## 天津政俗沿革记 1938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

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

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

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其坛多立庙宇中。所供神位有关公、诸葛亮、王平、马谡、姜维等名目。称匪首曰大师兄。行走街巷，令人跪道旁，不从者则挥刀乱刺。有所谓红灯照者，与拳匪相辅而行，以少年女子为之。

初天津县知县阮国桢出示查禁，拳匪日益滋蔓。至是直隶总督裕禄派聂士成带武卫前军守护铁路。

五月，裕禄调聂士成回天津，时候补道谭文焕在裕禄前称义和拳之神。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天后宫、北马家口各教堂被拳匪焚烧。三岔河口教堂同治九年间被焚，光绪十二年教会许李鸿章即其地建病院，李鸿章去后，教会复立教堂，至是复被焚毁。

各国联军兵船攻大沽口。联军稍却，直隶总督裕禄据以报捷。奉旨宣战，大沽炮台旋即失守，总兵罗荣光奔入天津城。

洋兵乘火车图北上，练军遮阻，互相轰击。水师营开炮，还向老

龙头火车站轰放，洋人亦开炮还击。拳匪首领曹福田、张德成往来街市，口称杀洋人。当攻击洋人时，官兵在前，拳匪仅在后相随，或招摇过市，以示威武。

城内设铺民局，往来巡夜，以张鸿翰总其事。鸿翰者，锦文之孙也。是时，杨柳青亦立保甲局。

西沽武库为洋人焚烧。前经拳匪焚毁铁路，洋人挨次修补。

时匪人海乾和尚、天灭道士、黄莲圣母、九仙姑妖言无忌，直隶总督裕禄皆信奉之。

六月，马玉崑带领马、步队七营到津，驻扎在陈家沟、小树林等处，新筑炮台。刘恩溥奉旨到津办团练。马玉崑督率营勇与洋人昼夜攻战。

庆云奉旨到津帮办北洋军务。时县城内外炮弹横飞，拳匪趁势抢掠铺户。

洋人以租界地为根据。县城东南相去四五里河东一带，马玉崑当之，城南诸营聂士成当之。十三日南城战败，聂士成殁于阵。

各国援军大至，马玉崑极力抵御，势渐不支。联军知城内空虚，十八日自南面登城，启门而进，城内外多被焚毁。直隶总督裕禄率大军退守北仓，通城官长退至杨柳青。拳匪或死乱军，或杂难民中以遁。

七月，我军败至杨村，裕禄死之。二十日两宫西巡，谕各军停战。先于六月间奉旨著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并北洋大臣，至是奉旨促李鸿章由粤来京议和。

闰八月，李鸿章奏克日赴京。各路拳匪横行及教民聚众报复，责成藩司廷雍督饬各地方官会同营勇分投剿办解散。天津司道局各库积存数百万两，全被洋兵土匪掳掠罄尽，各机器局制造局枪炮子药尽数被掳，百无一存。

卷16，第37－39页。

## 青县志 1931年铅印本

沈聂初，字启庵，浙江归安人，以监生入赀知县。光绪二十四年

由故城调署青县。……二十六年春义和拳起山左，蔓延遍畿辅。初犹泥其术，讳其名，不敢公然设坛炉，惟仇教隙甚深。公侦其情，剀切告谕，进耆老戒子弟勿蹈术中。拳之桀者皆大哗，视为仇，至目之为洋奴汉奸。其势盖岌岌哉。亡何，朝廷以王公大吏言，优旨奖勉。而蚩蚩之氓争为拳者，如河决海，放一发而不可复遏矣。公知大乱将作，一子先遣归，仆从外，只身孑立。于是纠集士绅部众为伍，用备非常。

当是时，舶来联军已麇集海口，直督裕禄惑于拳，神其谋，延夷入腹地，可以术悉歼之。由是大沽不守天津陷，文武官吏多走避，而向之所谓拳者，亦鸟兽散矣。总兵罗荣光、提督聂士成先后战殁，裕禄畏罪自戕塞责。联夷薄通州，再进，京师震动，乘舆西迁。

先是津民避难，舳舻相衔逆流而水，栉比鳞次，聚集于青。而溃兵亦接踵至者累千达万。公昼夜巡视抚绥，因应各于其道，闾阎以故无惊扰。迨德夷出掠下邑，闰八月二十七日入青县。公职守被虏，夷幽置行营逼索金，辞以无，夷出短枪相拟，公不为少动，辞如故。夷故无死公意。会夷卒入民舍得拳具以献其酋，酋暴怒，向公索其人。公曰："我地方官也，民习拳我力禁不能，若闻而来，逸矣，何索为?"酋益怒，其戆扑之仆捶笞遍体肤，至伤折胁，恨未已。越四日，以船载公行抵南蔡庄，复笞之，试气绝，委于岸。

卷5，《宫制篇》，第45－46页。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春，教匪起山东，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假八卦之术，设坛焚香，以仇教为名。直隶总督裕禄惑之，遂致蔓延畿辅，焚毁教堂，戕杀教徒。邑侯沈公最初洞达政体，剀切劝谕，禁止设坛炉。乡民虽有习者，幸未大肆焚杀，地方赖以粗宁。

秋八月二十七日，德夷大军由大城入青县，沈公被执，死之，绅民遇害五六人，人民多逃徙避之。盘踞城厢四日，搜括钱帛等物，满载而去。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德军由沧入青，势索威迫，诛求无厌，城内骚然。四月复至，索求如故。

卷12，《故实志》，第6页。

## 静海县志 1929年修

李寿庚及杨兆蓉。李字朗西，本城人，武庠生，慷慨有胆略。清庚子之乱，本城为义和团所据。其团首某巨匪也，以焚杀为敛财之具。境内稍有富裕者，即目为直眼。直眼者彼等暗指教民也。当时朝廷犹豫，愚民附会，本城已有全家无辜被害者，行将株连矣。邑人杨兆蓉协办乡团，知有大乱之将至，非有见义勇为且胆量过人者先除去匪首不可，乃商之寿庚，片言即诺。即日，乘匪首不备，只身戮之，余众悉散。一邑保全，人民称快，名闻遐迩。

午集，第13页。

## 沧县志 1933年铅印本



兰维均，字午亭，性严毅方正，不苟言笑，自童时已异于常人，读书过目不忘，通经史工文辞。光绪乙亥恩科举于乡，历任山东昌邑、河南登封各县。……后弃官家居，训育子侄，睦洽邻里。……庚子拳匪变起，柄国者利用之，遂其奸计，地方有司不能禁也。维均怒然忧之，以为妖孽之来必至于亡国。时盐山唐烜方官刑部，维均密与之商，请大府以兵痛剿之。拳匪知之，乃大恨，纠众数千围其宅，逼伊曰："汝今日能以我教会为是，则活汝命，否则脔汝。"维均出门曰："上有天，下有地，我认汝等拳匪终祸国家者。"言未毕，该拳匪枪刀俱加，立时毙命。

卷8，《文献志》，第47－49页。

范天贵，字受之。……光绪庚子，山东东昌府属拳匪蜂起，蔓延至直隶天河各属，妄言有神术能避枪炮。时上下多惑之，称之为义民。天贵睹其滋乱，以计剿灭之。有如景州之妖僧武修，任丘县刀裂王太守衣之某匪首，涞水县戕害杨副将福同之正凶蔡培，及首乱天津后随从革道谭文焕之曹秉易等，皆其擒获正法者也。……时新城县之白沟河、板家窝等处拳匪尚数万众，且劫得津兵库之军械，势甚凶

悍。天贵奉派往剿，历、安、容、新、雄等县，匪踪略尽。复会吕提督本元、何总兵永盛各军进战板家窝，前后两月余，匪殊死斗，卒将保属各匪巢依次铲平。

卷8，《文献志》，第54页。

青县三呼庄王之臣，拳匪之巨擘也。光绪庚子五月，率匪党万余人突入州，据河西菜市口为巢穴，令全城居民插红旗，向东南焚香叩头。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乐军统领梅东益、州知事商作霖虑祸及教堂，致碍国交，与邑绅刘元禧、陈其浚将英人牧教师、潘教医士暨眷属等护送赴津。及王之臣率众焚教堂，竟无所得，始移怒于梅、商，声言必罚银百万为赔偿，遂围乐营、州署数匝。二十八日晓，乐营帮统范天贵由献县闻变率队旋沧。次晨，匪令扃闭五城，禁绝城内汲路，并不准卖给军人菜蔬，军人忿甚。范曰："可矣！"急请令出队痛剿，戮匪二千余众。惟之臣潜逃，后卒骈诛于保定府，传王首至沧示众。

卷14，《事实志》，第16－17页。

二十六年庚子五月，拳首王之臣乱沧州，贵州提督梅东益击走之。

本地奸人勾结青县山呼庄拳首王之臣率众万余来沧，握刀横行，塞满街巷。乐军统领梅东益、知州商作霖隐将英教士获送回国。之臣遂借为口实，以众围乐营州署者数次。二十九日向曙，王之臣派令拳党严守五城门，不放进水，又填塞城内各井，拟渴毙城内居民。适有卖菜人息肩乐军营门，有数拳追至，不许卖给营兵，以刀乱砍卖菜者。帮统范天贵大怒，矫令开枪击毙数拳。众拳闻枪声轰起，势如潮涌，遥闻呼老师之声，似万鬼哀号。乐军迎击，毙拳数十余，众乱窜。乐军乘势追杀，遗弃枪刀、红巾遍地。王之臣见势不敌，率数十拳逸去。乐军追至南草坝，隔河以炮击其巢穴，又严搜城厢各处。次日率兵至山呼庄，王之臣已于昨晚逃去，但焚其居庐而还。

六月，绅商招勇护城。城关绅商共筹银二万两，招马、步练勇三营，昼夜严搜拳匪奸细，城赖以安。

八月，乐军剿灭南境拳匪。初州之南境为拳匪中央门盘据地，拳

首庞芸生设总炉于程家林，五十里内之匪归其调遣者约计二万。至斯，调集万余攻沧，为王之臣复仇。初九日，乐军截击于七里淀，匪大溃。庞逃归，复征集万人，二次攻沧。十六日，乐军截击于旧州城，匪复大溃，回匪复要之于路，拳死甚众。于是撤炉坛，毁装匿械，不敢自名为拳矣！

十月，德兵扰沧州。初五日，德意志马队三十三骑来沧，州人义士陈其浚与贵州提督梅东益迎而犒之于城北水月寺，遂未入城而去。十二日，德探六骑至南门窥视而去。乐军全部出境南避，州牧亦逃，居民老弱避居乡间。十三日，德马队数百、步兵千余入城。十四日，德兵轰炸乐营军械火药于东门外，声闻百里，沿户骚扰，要索供张。十五日，陈其浚、刘元禧、张福田等共筹立支应局以供其要索，秩序得以维持，二十一日始去。嗣后来往凡七次。翌年四月，和议告成，始免其扰。

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王之臣传首于沧。保阳某村有易装女子号为玉皇二太子者，聚集多人，约期举事，王之臣投其中，提督马金绪诱斩之。适梅东益驻省，请函其首来沧示众。

卷16，《事实志》，第33－34页。

## 南皮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夏，各村男习义和拳，按八卦分八门；女习红灯照，设坛焚香，以“辅清灭洋”为号召。愚民无知，附和者众。邑南境张彦恒、杏桁两村有天主教堂，教民被害男女二百余口，被焚房屋数百间，旋即剿平。

斯年十月，德国兵进城，击死二人，大索供给五日始去。

卷10，《故事志》，第44页。

## 盐山新志 1916年刻本

今上御极之元年，盐山李慕皋先生以仲春既望之后，卒于里第。……光绪庚子乱定，上官欲诛捕仇教者，令出，民惧蔓抄，转群

之。而教案始有结果，人心大定。其间任劳任怨，多方婉转以求济事者，固非事后所能尽知，亦不过略述其难苦之情状而已。计共赔耶稣教五万吊、圣道堂三万吊、天主教十五万吊。除罚款外，每亩令捐京钱六百文，先交三百。本邑地瘠民贫，何能堪此。幸所赔天主教数内提出十万吊归大赔款。至年底所捐之三百文尚未交全，而抚银二万两自津领至，民得稍苏。事后结算尚余银四千八百七十两，作为办理高等小学校底款，亦云幸已。

《新政志》，第 99 – 101 页。

## 献县志 1925 年刊本

（牛）君讳蕴璋，字润生。……以诸生中同治癸酉科举人，既六上公车不第，遂绝意进取。然德望著于乡里，凡地方大工役，君无不首倡，历任县官均倚重之。……君主地方事久，声誉隆起，而嫉忌亦随之。有戚属子年少欲揽地方事夸示乡里，嘱推荐于邑宰，君勖其读书上进，不为通，戚属子衔之。至庚子拳匪起，入匪党为主谋，欲攫常平仓谷款。常平仓者君所创行，备饿馑，初本储谷，后以谷易朽，易以钱发商生息，大吏饬各县仿行者也。君夙主其事。戚属子知之，言于匪渠云：“县官欲以谷款助义团，而牛某为梗，非杀牛某，款不可得。”匪渠怒，立召君。时贼焰鸱张，杀人如麻，县官不能制，家人邻戚咸震慄，沮君勿往。君曰：“余往而死，不过一人；不往，将祸及全家。”竟往。匪露刃怒目而视，君从容不为动，折以大义。匪渠高树根素震君名，不敢害，卒放君归。及次日树根为其党所杀，款竟得全。……戚属子以附匪故，联军至境，欲火其庐，籍其房产，其母长跪乞救。君即为求洋教士葛光被及前邑宰朱璋达为缓颊，得无恙。君曰：“是子不足较，吾念其祖若父。”

卷 18，《文献志》，第 52 – 53 页。

# 宁津县志稿 1964年编❶

宁津义和团起于光绪二十五年夏天，先有张承芝组织的乾字团；冬季又有潘荣祚组织的坎字团；翌年春，朱老七等人又组织了坎字团、坤字团和兑字团。至此，全县团民共达九千多人，红灯照、蓝灯照约有三四百人。六七月间，义和团即与深入本县的帝国主义势力、教徒恶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遂后参加了南皮、吴桥、乐陵、献县和沧州等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九月以后，遭到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镇压。当时的知县祝嘉镛一面迫害义和团，一面向帝国主义屈膝献媚，以致许多团民遭受陷害，倾家荡产，而教堂却借机向本县勒索赔款一万吊。

一、教会的罪行

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侵入我国，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就是这一侵略势力先遣军。他们深入农村，勾结封建地主，建立侵略据点，残害人民，并从事间谍活动，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当时，在宁津县活动最猖獗的要算天主教的传教士。

清朝同治四年法籍天主教士杜巴神甫（Eduardus Pu－bar）即来宁津设堂传教，当年受洗入教的只一人。此后，由于传教士利用宣扬西方势力、威逼利诱、包庇教徒等手段，我县人堕入圈套者，逐年增多。至光绪二十六年全县设教堂十八处，教徒七百三十一人，望教者（教徒对象）二十五人，分布在五十一村。另设有学校二处，药房一座。

光绪初年（约一八七五）耶稣教也相继侵入县境，传教士时来时去。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膨胀，传教士日增，至光绪二十六年吸收教徒二十余人。

随着教徒的增加，传教士更仗势欺人，无所忌惮。光绪二十六年天主教神甫法国人卜致中（Eugenins Bosch）尤为穷凶恶极，欺凌良

---

❶ 原题为《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

教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

清光绪二十五年夏季，衡水人张承芝（绰号张疤瘌）来宁津柴胡店、阎集一带，自称义和团乾字大师兄，倡言义和团有神术能避枪炮，消灭洋人，颇受群众欢迎，纷纷请他安炉。至冬季又有南皮县潞灌人潘荣祚（绰号潘瞎子）在长官以南各村安炉，为坎字团。光绪二十六年春又有朱老七（保店北朱庄人）在相衙镇、保店一带组织坎字团。雒恩俊（城后雒庄人）在城北一带组织兑字团。宁津义和团共有五个派别，其中以潘荣祚的坎字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并委派精明能干的团民为大师兄或二师兄、三师兄，主持炉房的事务和训练，下设文、武先生帮办。人数过少的村，合并到有炉房的大村。谁去安的炉，谁就领导这个村的义和团。大师兄经常骑着马，佩着明晃晃的大刀，携带随员到各村检阅和训练。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两旁排列枪刀剑戟。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很多村的铁匠忙着铸刀制枪，真是叮叮之声，日夜相继。

义和团民的服装：兑字团、坎字团都戴罗帽；乾字团用黄布罩头，都是短装、束腰带、扎腿，衣有袖箍，颜色有红、灰、蓝不等，但同一炉房的团民服装是一致的。各村义和团吃宿集体，不吃荤，不吃葱、韭、薤、蒜，吃粮自给，或由富户供应。前寨子富户张敬先不答应，该村团民上了法，砍了他的肩膀，随将粮食献出。

团民多系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每天上法习武一二次。习武前，焚纸香，磕头触地，掐诀。所谓掐诀，是两手都从小指起挨次攀压成m状，然后面向东南双手一揖，默念咒语：“东南山请师父，下山教徒弟，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虎豹神，虎恶神，南海观世音。”念毕即喘大气、瞪眼睛、跺脚。武先生跪问：“什么神下山?”“……神”。武先生又问：“使什么兵刃?”“钢刀一把”或“长枪一竿”。递过后，习武者就抡舞起来。不一会，武先生说：“××神归山吧。”习武者即卸法恢复原状。有时对习武者用刀砍、用枪戳，叫做“过刀过枪”，练的枪刀不入就算成功了（实际上不是真砍真戳）。同道不同炉

的团民有时互相到炉房跪拜，叫做“拜炉”。集合各村团民检阅，叫做“会团”。潘大师兄会团时，吹海螺，刀矛林立，马队数十匹，并有新武器（斜五眼），给养车数辆，声势浩大。

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对恃教欺民的教徒更是恨入骨髓，称为“二毛子”。不但反对卖洋货还反对使用洋货，当时商人和群众都把洋火、洋油、洋布等掩藏起来，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团民保留的是旧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落后性。

当时宁津知县祝嘉庸，狡猾成性，诡计多端，见义和团声势浩大，假意欢迎潘大师兄进城设坛，并声言叫他儿子也参加义和团。一时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一方面保存了他的势力，另一方面义和团给自己以后也留下祸根。

义和团纪律严明，大师兄亲授戒条：“别贪色，孝顺父母，守王法，杀洋人杀赃官”；“如破坏戒条，符咒不灵，神不附体，不能避枪炮。”团民都是纯洁的工农子弟，再加上迷信的约束，戒条完全生效。有违犯戒条的，即到炉房罚跪求饶。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红灯照仙姑张凤姐（乐陵人）携随从四五人，皆红装，乘马，手持拂尘，背佩宝剑，到各村组织红灯照，有些村很快地组织起来。姑娘为红灯照，衣红装，罩红巾；寡妇为蓝灯照，衣蓝装，罩蓝巾，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一般妇女、小孩在傍晚时，向西面天空看，时间久了，被霞光照花眼睛，产生错觉，见天上有一二寸许小人在空中往来飞翔，当时就认为那就是成仙的红灯照或蓝灯照。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

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由

于义和团提出的灭洋口号，深入人心，被压迫的人民有了发泄愤恨的机会，因而我县的义和团迅速地组织起来。从光绪二十五年夏到二十六年夏一年的时间里，全县百分之九十的村组织起义和团，约有团民九千多人，红灯照、蓝灯照约有三四百人。没有组织义和团的村，有的因村小，青年过少；有的因受地主统治过甚，青年们不敢组织。何庄、张县、保店等村，就是因地主的阻挠没有组成。

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与内讧

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灭洋人"、"杀赃官"、"拿二毛子"。运动一开始，斗争的矛头就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教堂。宁津县城里天主堂神甫卜致中，见义和团势力日益浩大，官衙无力弹压，遂只身逃往献县。义和团气愤之下，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先砸毁了城里的天主教堂，相继以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十八处教堂也被捣毁一空。平日作恶多端的教徒，有的被杀死，有的抱头鼠窜。至此，洋教徒的威风敛迹，洋教会的势力也被基本肃清。

古历五月二十一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盐山、东光、宁津三县的教徒百余人，齐集杏行教堂。大师兄潘荣祚闻讯，领着北部的团民数百人，于五月二十二日（六月十八日）晨开往杏行，将教堂重重包围，纵火焚烧，当时火焰冲天，彻夜不息。教堂里的两名神甫、百名教徒企图逃窜，也无一漏网都被杀死。

乐陵县朱寨子耶稣教堂，有英国传教士，教堂系新式楼房，附有医院，规模较大，有清营马队二十多名保卫。于古历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三日）团民千余名将教堂包围，与清兵交锋。清兵用枪射击，团民虽损失很大，仍奋不顾身，英勇陷阵，终将清兵击溃，攻入教堂，纵火焚烧洋楼三座，火焰冲霄，十余里外犹见烟火飞腾。各村男女老少无不拍手称快。

朱老七领导的坎字团于七月初集合团民千余人，去吴桥县乔庄烧教堂一座，杀教徒数人。回来时路过郑庄，烧毁教徒房子十余间，杀死教徒二人。

法国传教士卜致中逃到献县后，即纠集武装，筑垒挖壕，演习枪炮，准备反扑。宁津义和团二千多人开往献县，与其展开激烈搏斗，衙前李庄大师兄李汉书与其次子均阵亡于此。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团民闻讯无不义愤填胸。宁津、东光、南皮三县的义和团约万余人于七月中旬（八月十日以后）集合于沧州。宁津义和团三千多人，在潘荣祚率领下，进驻七里淀一带。当时虽阴雨连绵，供应不足，团民仍不占民房，露天宿营，精神百倍，斗志昂扬。沧州清统领梅东益（绰号煤黑子）为阻止义和团北上，紧闭城门，严加防守，团民愤怒，将沧州包围。梅东益对义和团能避枪炮一说，半信半疑，指挥部下放炮，见团民纷纷倒地，遂令清兵出城枪炮齐发，团民死伤无数，尸体遍野，目不忍睹。清兵又各处堵截，团民投河溺死者甚多。

义和团派别分歧，大师兄互相猜忌，发生多次内讧。乾字大师兄张承芝带领团民数十人，于七月十八日去山东边境拿二毛子，归途经郝家洼，被潘荣祚带领的坎字团包围，发生战斗。雒恩俊用箭射中张承芝，并将首级砍下来，挂在保林寺（张集附近），余部归潘荣祚率领，并把乾字团存的粮食分给农民，财物运往潞灌。又于八月初，白集小瓷猫、张林大师兄率队去吴桥上村收枪，在孙老庙集合，被潘荣祚带领的团民包围。潘大声说："张林师兄的人可以退出庙外，俺是为小瓷猫来的。"正要交锋，吴桥县的官兵赶到，随即开枪，团民毫无准备，纷纷弃械逃散，死伤数十人。

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

沧州一战，义和团元气大伤。是年九月初，梅东益派兵驻防杏行、长官、宁津城里等地，又攻败白集团民。各村义和团也相继解散。天主教神甫卜致中回宁津与知县祝嘉庸阴谋捕杀义和团。教徒指名控告团民。大师兄和一些勇敢的团民，纷纷外逃或隐避，祝嘉庸仍不罢手，遂派张木臣带领八班衙役到各村缉捕团民，并借此大肆搞敲诈勒索。各村罚款二三百吊不等，有的团民竟倾家荡产。各村会首一面贿赂官衙，一面给教徒修盖教堂和住屋，县衙还拨给十八处教堂赔款九千九百七十吊。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底，义和团大师兄潘荣祚在东光县李席庄被二毛子逮捕。临刑前二毛子强迫附近村民去看，潘荣祚在刑场上，从容不迫，面不改色，虽被二毛子乱枪刺死，并未哼一声。四周的群众，无不掩面而泣，悲愤交集。潘荣祚临难不惧，慷慨就义的事实，至今

# 宁津县志调查材料摘抄和补充

鬲津荣编

宁津县于一九六三年前准备编纂县志，曾派人调查本县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材料，1964年后写成《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初稿。一九六五年经手这一工作的吕瑞生同志病逝。一九六六年夏季以来县志工作停止。所幸县志初稿还保存下来，但原始调查材料只找到了一本。今将调查材料中未编入初稿者和可为初编注释者摘抄如下。

1. 前寨子有五名义和团。前寨子张敬先有八十亩地。前寨子大师兄和后寨子大师兄叫张敬先供给义和团吃的粮食，不供给就用刀砍。照财主下手。

2. 义和团的组织互不联系，如集合破教堂，虽然邻村（门庄、宋庄），不是一字也不去。宋庄武举领团去门庄杀死天主教徒妇女一人。

3. 参加义和团的都是穷人，有点东西的没有参加。

4. 义和团扯起大旗，旗是三角，红心白边。

5. 每团组织内有武先生，负责伺候义和团上体。义和团员全体坐好，武先生说："老师傅上体。"团员即咈咈几声，拿刀枪耍一番，即坐到板凳上。武先生说："老师傅归山吧。"团员即恢复原来神气。赵庄有十五人参加义和团，都是年轻人。本团人们迷信思想不重，始终不十分信任。

6. 每团组织内有文先生，光管看炉房（刀、枪、白蜡竿都放在内）。弋庄是树老头庄义和团来给安炉的，一人来住一天，教导一下，即算是属于树老头庄义和团领导。

（以上各条，未记调查的村名和人名）

7. 刘旺言庄刘春台（78岁，14岁时参加过义和团）：

没神，胆大不怕。刘官民庄（东光）领导，参加者二十人，有个二师兄张黑林。这村四月成立义和团，九月散（光绪二十六年。）在化兰小园子内，白天晚上睡在那里。以头触地，叩响头。

有文先生管写算、信件来往。

有武先生管队伍，领大旗，喊口号。兑字是白旗，黑字黑边。

来神似乎喝醉，口说“四天王，五火神”，拿刀枪乱舞，先跺脚。武先生在旁喊令，各着一处，维持秩序，烧香和黄表。以后有讽刺歌：“假请神，瞪着个眼，咈啦咈的把气喘。”

在村摊款拿钱，买刀制枪叫铁匠。

参加者穷人多，富人少，凡参加者齐心合力。

参加者不吃荤。兑门吃荤，兑门信仰济颠僧。

8. 曹庄曹发庆大爷：

天主堂现已归户。

参加义和团的二十人。王槐庄王长庆在曹庄扛小活，学义和团，中炮沙后，腿烂了好几个月。

先起团是王铎庄。曹庄请苗庄的大师兄，上献县打教堂，败回。

别庄团声言烧曹庄教堂，曹庄即立团，以防来烧。

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被压迫不得已。如李发堂（县志稿作曹发堂）的祖父死后，和他叔父争祖产。神甫劝他入教，并派来四个兵押着（县志稿作压制）办理，编说他叔父一个儿，不能承继。

9. 门庄门秋林（78 岁）、门中林（66 岁）：

门庄有教堂一处，已扒毁。三间北房，一个门洞。

入教多是为了图点东西救济。义和团去吴桥孙老爷庙破堂，潞灌团率领，义和团与义和团斗争起来，为贪财争执东西。义和团失败后，教民到政府控告义和团，政府不给团作主，罚款赔偿。宋庄武举烧死教民老妇女一名，烧毁教民房屋二十间，赔偿老妇女教民三四百吊，搭席棚，请和尚念经；赔偿烧去教民房屋现洋若干，另盖了房屋。以后各处教民欺压非教民，仗洋势力欺人。

10. 老君堂王凤成（78 岁）：

潞灌、辛集的义和团到老君堂烧毁房子十多间，把教民九人弄到杏行杀死，本村义和团未参加。神父办理善后，房间、死伤人都赔偿，数目记不清。义和团去沧州打仗，被梅黑子的兵打败，死者九人，尸首未归。

本村参加义和团者二十人，安炉是辛集大师兄，派王老五为大师兄，武先生是王凤代。

后商庄、大李庄的教民，在闹义和团时未死人。

11. 彭庄彭万俊、王货郎庄王华德：

朱庄大师兄朱七率领这一带义和团去沧州打梅黑子，中枪弹伤亡若干人，回来后便陆续解散。

潞灌大师兄调动所带义和团烧了潞灌教堂。

衙前李庄李汉书是大师兄，他率领义和团和他次子去献县打教堂。其子被打死，他伏尸痛苦哭，也被教民杀死。

12. 歌谣（陈芳圃谈）：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普天下出些个义和团。要问义和团怎么打扮，头戴纱帽身穿偏衫，不亚如终南山上的活神仙。大师兄，在潞灌，二十多岁一个眼。（只记得这几句了）

13. 辛集大师兄李马（李骡子）率领本村义和团三十多人，到孙老爷庙打仗，和潞灌大师兄打起来。潞灌团有枪支，李马被打败。义和团失败后逃到唐山，到老未敢回来。（此条未记调查村名和人名）

辛集跛云（乳名），过第二枪时被打跛。李明扬庄、武马庄各一人。

义和团失败，杏行教民反手。辛集在义和团者全跑掉。

14. 孙华门庄孙印清、孙清林（团民）：

坤字团是东光大庄义和团张林。孙华门庄是坤字。

潞灌大师兄潘瞎子是兑字，耿家圈是兑字。

白集张小瓷毛（外号）是乾字。

乾字团用黑或红巾罩头，坤字、兑字团都戴罗帽，偏衫袖口有袖箍。

以后（指 1920 年后）小红门就是义和团的底，吃符念咒。

15. 义和团失败后，秋后组织起民团，义和团员变成团勇。城北有团长荣襄皋，教练是黑魏庄魏 × ×。成立了好久，光绪二十九年散。（此条未记调查村名和人名）

以上是摘录调查材料，以下据我所知再补充几点：

1. 县志稿说到何庄、张县、保店等村“受地主统治过甚，青年们不敢组织”义和团。保店情况我不清楚，但知：

何庄是宁津县最大的地主所在地，地主姓李，据说有二百顷地。

此村外有围子，村当中是地主房屋，四周是佃户住房。是全县最保持封建制度的村庄。抗日战争初期，此村是汉奸国民党的据点，勾结日寇，破坏抗日，反对八路军。

张县，全名叫张知县庄，在县城西关附近。是地主村庄，又是地痞流氓村庄，真正农民被压迫得难以生活。镇压义和团的张木臣（人民叫他做张头）就是这个村的。

2. 长官镇义和团大师兄姓周名陈（是小名，绰号陈大帅），是穷苦农民。长官地主有几家，以三老虎平时剥削农民最残酷（此人姓周，小名虎，大名我不知。农民和地主当面叫他三爷，背后都叫他三老虎，或 gao gao－意为虎）。义和团成立后，把三老虎抓起来，准备杀掉。周陈的母亲，乘无人时把三老虎放走了。

3. 大柳镇义和团大师兄曹殿章，是穷苦农民，抗日战争时才去世。

4. 荣襄臯是大柳镇人，有地百亩，是地主。义和团运动一起，即组织民团，保护教民，那时他的民团人数不多，但大柳镇附近的教民未被害，只宣布不信教而已。义和团失败后，保护义和团，义和团都改为民团，民团扩大，大柳附近的义和团员未被害。1903 年民团解散。1904 年荣襄臯 46 岁，病死。他死后，大柳附近受过他保护的人们共同给他立了一通石碑，碑阴是立碑人名，约二三百人，有大柳镇义和团大师兄曹殿章、陶家庵义和团大师兄王炳等人，还有原为教徒的人。可惜碑阴没有抄下来，现将碑文摘录如下（括号中为摘录时加注）：

《鸿胪寺序班邑庠荣公遗行碑》（鸿胪寺序班是买的虚衔，庠生是真），举人张炳南撰文。

……邑庠荣生者……讳续赓，字襄臯，号夔仲……甲辰仲夏忽闻溘逝……庚子岁……民教相仇，吾一方不胜其累。时公为团练长，总局一所，延同志数人分襄其事。凡筹款辑众简丁制械诸大端，无不躬亲其劳而总其成，……时聚精壮而训练之，齐步伐，精击刺，命中及远，足资护卫。其时邑城有警，调以防守。洋兵侦知，竟不敢犯，合境晏然。以视沧、南（沧州、南皮）诸邑被兵蹂躏戕虐，其得失奚啻霄壤哉。迨和约既成，抚恤诏下，赔款孔多，筹集非易（此指赔偿当地教民）。而公委曲晓喻，闻者感泣，为之安辑抚绥，俾得其所。民

教之衅，涣然冰释。环镇（大柳镇）数十村庄得享安靖之福，此公一人之力也。……凡身被其泽者，追思盛德，乌能已于言而不思兹来许哉……爰总括其大概而寿诸石焉……

## 景县志 1932年铅印本

于沛霖，字润甫，城内西大街人。性率直，勇于任事。当庚子拳匪变起，县境不逞之徒伺机蠢动。……其后朱家河天主堂被拳匪围攻甚急，适陈泽霖统兵勤王过境，拳匪约其协攻，计焚杀教民四千余名之多，华北教案以此为最。有法国统帅巴尧到献县驻总教堂，欲率部来景而甘心焉。全县震骇，惟恐玉石俱焚。幸知州阎公颇有胆略，商同邑绅赴献犒师，以冀缓颊。润甫亦以民命攸关，即与张湘泉、刘子侨随同阎公赴献为民请命……以抚生恤死为条件，而止其师。

辛丑秋，国际和约告成，遂由全县按地筹款以践抚恤之约，至壬寅秋惊天巨案始告结束。

卷7，《义行》，第56页。



封得胜，字凯亭，城南封庄人，质直伉爽。少年走关中，投效军籍。……后海防改编十营，充左营管带。迨拳匪肇乱，扰及使馆，各使臣电本国请兵保护，外舰络绎停泊海河一带。拳匪焚毁讲书堂，以炫其术。外舰注目，晚则要挟营垣驻兵，议不谐，夜半燃炮击之。得胜战正酣，陡来一弹触南岸，药库为之爆震，长官胆落出走，惟得胜酣战如故，遂阵亡。

卷8，《武功》，第47页。

王兆骐，字检予，江苏阳湖人。同治甲子科举人。光绪十二三年知景州。……嗣以不信义和拳忤上宪，去职。著有《义和拳源流考》。

卷11，《政绩》，第62页。

光绪二十五年，螟虫害稼。是年义和拳以仇教为名，蠢蠢欲动。城西朱家河有教堂一所，司铎驻焉。闻警，令教民筑土围以自防，州

牧王公兆骐请兵保护。十月间，拳匪由宋门〔镇〕东犯，官兵迎击于徐家高，擒获匪首和尚晤修等，毙于狱，匪焰少敛。

二十六年，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六月十八日，匪等蚁聚于朱家河，围攻数日不克。适有广西按察使陈泽霖统兵自南来助之，遂于二十四日晨刻攻破之，焚教堂，戕教民，教民自投水火而死者不下四千人。无何，联军自大沽口入，南陷青县、沧州等处，暂驻献县，声言指日下景州。州人闻之大惧，莫知所出。署州牧阎公骏业率邑绅数人直诣献县总教堂，求葛司铎见法将官磋商数次，许偿以巨款，事乃息。

卷 14，《史事》，第 20－21 页。

## 朝阳县志 1930 年铅印本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义和团自县街南来攻松树咀子教堂，住于二十家子、东南沟大屯等处，将数村火枪逼借一空。

卷 23，《忠义》，第 2 页。



## 宣化县新志 1922 年铅印本

李肇南，字少轩，四川宜宾县，进士，出授宣化知府，光绪二十年莅任。……光绪二十六年，山东拳匪肇乱延及直省，宣化亦闻风响应。公曰："此八卦教之余孽，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公力禁之，而各官崇奉之。公乃卧阁不出，徒叹无可奈何耳。寻拳匪势益张，谓公为二毛子，时拳匪呼洋人为大毛子，呼教民为二毛子。必欲杀而甘心焉。南关龙严寺聚众设坛召公至，不来则就杀之。公毅然往，甫至门首，杀声震动。公直趋入，焚香礼拜，从容而退，毫无惧色。公视此情形，恐形成大祸，与各官议保护教民出城，将其住屋封闭，以免焚戮，否则其祸蔓延，恐不堪收拾。各官不允，极形反对，不得已密令司城者夜出，教民所全活甚众。越数日，教堂火起，烧毁教民房屋殆尽，他官率领愚民齐声喝彩。……俄而联军北上，京师告警，太后、皇上出巡。时城内团匪除败没外，尚有二三百名，公谕令解散，免驾至受

惊。匪闻之怒，有匪首王老在者率众匪直冲府署来，……彼时北门瓮城关帝庙北街大真武庙尚有两团未散，合计二百余名，亦直攻府署来。幸城守营都司张维隆、中营守备何天龙素与公同志者，率兵众来援，途与匪遇，逐至南街，城已闭门不得出，铺面皆闭门罢市，营兵与团匪相持不下，稍一动摇，地方必遭蹂躏。噫！险矣！公闻之，单骑驰市曹弹压，获王老在，至四牌楼下斩首示众，众匪愕然，咸释装缴械。令城门半启，放之使出。

卷11，《宦绩志》，第37－39页。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男曰义和团，女曰红灯照，仇视教民，以杀人放火为能。

六月，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延烧三日，教民皆逃避，亦有被杀者。

七月二十七日，崇熙（原文如此）皇太后、德宗皇帝、大阿哥暨亲王大臣狼狈至宣，以上谷公所为行在，驻跸三日，启驾西巡。

九月十五日，外国联军至，拟开炮轰城，以图报复。赖官绅竭力供应，屯驻南关三日，搜罗二万金始退，名曰“保险费”。

卷18，《大事记》，第29页。

## 万全县志 1933年铅印本

吴沂，字鲁南，仪征人。公留心庶政，百废俱举，到任之翌年重修义仓，知仓正、仓副之累民，废除仓役另举董事以经理之。当庚子拳匪倡乱，民教相仇，地方几酿大祸。公察知拳匪之暴横无成也，阳为尊奉，阴实监视，卒将匪首靴匠某正法，拳匪之势大杀。

卷5，《治绩志》，第14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联军占北京，德、日等国军队来张家口复仇寻衅，勒索赔偿费银三十万两，临去暗埋地雷，意图轰毁张家口。虽安置未妥，误触爆发，然张家口全市被震死人百余名，毁屋数千间。十里之内疑为地球之崩裂，而百里之外闻声震惊矣！

卷12，《大事记》，第10页。

## 龙关县新志 1933年铅印本

张兆龄，字紫九，安徽桐城优贡，光绪二十五年知龙门县事。二十六年义和拳启衅仇教，旋教民借口报复到处横行。二十七年冬十月，有赤县教民十余人到雒鹗恣意蹂躏，鸡犬不宁，甚凶恶。乡约郭万元进县禀报。张公闻报，星夜赴雒鹗。天未亮，伊等正酣睡，屋主告以官来，皆佯不采，呼之甚，始起著衣。张公怒，令执之，照土匪办罪，禁于狱中，有一人瘐死，余囚十数月始释放。

卷11，《宦绩志》，第7页。

庚子二十六年，城乡练义和团，一日之间传单数至，谓“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吐血而亡”。举国若狂，讹言是信。又谓“鸡膀被绞，养之有祸。共将鸡活埋之，乞人掘食无恙”。又谓“七月七日不可动烟火，宜戴红向天焚香”。家家于是日顶红朝南摆供，焚香礼拜，焚火冷食。

卷17，《杂志志》，第5页。

二十六年五月，义和团举事，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术操符咒，仇视外教。龙门皆老实农民，无有陷此术者。

六月间，该团正盛之际，有延庆州拳民入境，有形迹可疑之辈或来历不明住家，不免被其戕害。

九月二十六日未刻，德、英、意、奥等国兵约千余人到宣府。在于未【到】之先，口北道灵恐其开炮轰城，即商明在郡官绅飞呈察哈尔都统，借调熟悉洋务通晓洋语之军台效力。前江苏候补道沈敦和来宣迎与各国首将面议，允给保险费银一万五千两，皮袄一千件，连供应牛羊米面一切等项约需银三万两，先由道库挪垫；又连外兵在口索取细毛皮货，价亦由道筹付，共计实银四万两。除由宣城乡凑捐二万六千两归垫外，下余不足之数饬令各州县分别捐认。龙门认捐一千两。

十二月初八日，知县张兆龄劝募未及半数，即劝挪公款垫解。先是龙门以英兵到赤城索保险银，在于未到龙门之先，为预防来扰计，已议与英兵银一千二百两，合摊捐宣府之银共二千二百两。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县属上仓、下仓、程家窑、三堡民众与宣化属孟家坟教匪四五十名在上仓堡接仗，被焚毁上仓房屋七十余间，击毙民众七人，财物损失无算，匪无一受伤者。

三月，奉札赔办教案。知县张兆龄复以"查境内向无教堂，无从焚烧。所有外来拳民杀害过路教民计仅二十三名，又无烧毁教房情事。而良民屡被教民丐匪肆扰，贫者固不聊生，富者尤不自保"等语。张公再三为民请命，故原派赔案银数系七万两，旋减去二万九千五百两，共应捐四万五百两。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立定草约之日起，扣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止，共分八批交完。

按：教案赔款议明立约共银一百五十万两，除剔出六十四万两在京办理外，下余八十六万两摊归口北十县，赔天主教八十万，耶稣教六万。龙门捐四万五百两，较十万〔县〕最轻。

卷20，《大事记》，第5－6页。



## 阳原县志 1935年铅印本

庚子拳匪之乱，教堂被焚，教民殉难者三百五十余人。迄《辛丑条约》后，拳匪匿迹，然教徒报复，死者亦殊不鲜。洋兵且至东城，由教民领导，烧杀无算。自是民教相仇，久而未解。

卷9，《宗教》，第2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东城及附近各村拳匪倡乱，烧毁西小庄村天主教堂，并屠杀教士甚众。翌年三月十四日早，该堂教士率洋兵九名攻破东城，焚毁庙宅数百间，击毙居民数十人，大肆抢掠，于十五日午后始离城西去。全城居民逃避一空，损失甚巨。绅士王作霖殉难。其各村受洋兵之焚掠者以水峪口、大蟒沟、大渡口、三马坊、东小庄、鱼儿湾、辛庄等村为最烈。

卷16，《前事》，第6页。

清光绪辛丑，以庚子义和团仇杀教民事变之果，招来洋军九人，碧眼黄发，究不悉其属何国籍。道经东城，焚杀无算，复扑县城，占据崇实学堂。知县张铁珊善于应付，即于当地商号征银五百两与之，欣然而去，县城以免。是年奉令办理赔偿教案，全县派银八万余两，知县委士绅赵峻德、张㧑谦、张昣、王广文、张福谦等专司捐募。事关国难，该绅等苦心劝道，虽日舌敝唇焦，幸能照数捐集。

卷16，《前事》，第7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乡间拳匪纷起，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其团分红、黄、蓝、白、黑数种，请神咒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排开左右，一战成功。"其标的歌云："义和团，红灯照，一心要灭天主教。拆洋楼，拉铁道，电信〔线〕杆子全不要"等语。此外尚多，不可枚举。

卷18，《掌故》，第34页。



## 张北县志 1935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因奉〔拳〕匪蜂起，仇视教民，到处扰乱，西湾子、南壕堑等处受害尤甚。

卷8，《艺文志》，第41页。

## 卢龙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民教相残，洋兵入城，焚烧泄忿，经抚恤乃已。

城西迷谷庄人张鸿自言有仙附体，授以义和拳术，能扶清灭洋，并诡言能施药治病，乡愚惑之，群相附和，不期而会者不下数百人。立坛于洞山寺，群呼为大师兄。又城内陶洛五，绰号陶木人，亦率城内无知之民众在钟楼上立坛，人以二师兄呼之。六月初一日，张、陶会于城隍庙，谣称教民赵品一撒猪鬃箭、撒纸人马，因约期剿教堂，杀教民。造成枉法误国之祸缘因清祚将斩，妖孽遂兴，朝政既非谗佞

用事，以最任之端王竟蛊惑慈禧太后颁发上谕，内有“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约而集者，何止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等语。蚩蚩何知乌得不为蠢动。卒酿成联军入都，两宫西狩，赔款议和，国几不国。噫！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卢龙虽有杀戮教民之举，幸未害及洋人。陶木人未能保全，首领张鸿则莫知所终。八月十四日，俄兵进城，焚匪巢，炮轰东城门楼，声闻数百里。十八日，俄兵出城。二十五日，日、法兵进城。二十八日，俄兵又去。后此则法、义、日亦借口保护【教】民，更相换防，二十七年始回国。方洋兵之初来也，迫我地方官布告焚烧洞山、迷谷庄、钟楼、城隍庙与四各庄之匪巢等处，未果。是冬，以城内新坡及火星庙之戏楼公地，外加牛痘局本银八百两，抚恤天主堂之高神父；又以东门外附近山坡一段，抚恤耶稣教堂，告一结束，民教由此复相安矣。

卷22，《故事》，第27页。

## 迁安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召乱。秋，外洋联军入迁，大索赔款。

按：妖术义和拳始于山东，蔓延直隶各县。夏五月，拳首有名九江者传法于三屯，妖僧谷长泰传法于兴城镇，而县东玉皇庙亦有大师兄、二师兄焚香传法，乡愚皆趋之若骛。不数日，各聚有百余人，日日结队操练，声言刀枪不入。其装束花布蒙头，红布为战裙，黄带束腰，及手足腕红绳缚身。右手执刀，见人焚香迎接时举左手答礼，咒多鄙俚。上法时向东南拜祝，闭目诵咒，倒地片时，起则婆娑跳舞。询为谁？则以《三国演义》、《西游》、《水浒》诸人名对。问为何来？曰“杀洋人”。到处搜查教民，见辄杀其人，火其庐。延至八月，玉皇庙拳匪进城，抢取警局枪枝。知县李映庚率小队御之，于北街毙匪十余名，余溃散。三屯拳匪与兴城拳匪有隙，九江执谷长泰杀之。旋奉文遣散义和拳，九江回遵化，各拳民均归乡里。九月十七日，西军入县境，问烧杀教民之罪。官绅会商立抚恤局，捐商民银数十万两，以赔偿教民之生命财产，又被联军索去军费巨款。教案纠纷难如乱丝。二年之后，稍为平复。

卷5，《记事篇》，第17页。

## 昌黎县志 1933年铅印本

耶稣教，光绪十五年始传入昌黎，租住东关，经庚子拳匪之变，教堂被抢。

卷5，《风土志》，第20页。

二十六年五月，自关外来一僧，自称义和团大师兄，有梁姓者副之，立坛于蚂蚁山庙中。乡愚多为所煽惑，供给钱财，经知县富驱逐之。八月间，因义和团之乱，洋兵有驻昌黎者，有过靖安者，惟蛤泊街安山站惨杀商民七十余名，士绅邀张联选充翻译，出为接洽，仅昌黎城厢未遭蹂躏。是年，县北街崇兴寺改归天主教堂。

卷12，《故事志》，第27页。

## 滦县志 1937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肇乱。秋八月，列国联军略地至滦。

谨按：庚子义和拳匪之变，其初起只无知村竖，假托符咒，装神弄鬼，妄言能避枪炮，此殆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也。初本一星之火，蹙而灭之，一有司力耳。不幸外而封疆大吏昏愚谬妄，如毓贤、裕禄辈；内而亲贵枢要，鲹竖冥顽，不学无术，如载漪、载勋及刚毅、徐桐、赵舒翘辈，崇信邪说，儿戏国事。其焰乃燎原而不可遏矣。此真千古未有之奇变，天外飞来之异想，而亦我国史宬之奇耻大辱，虽倾西江东海之水，而不能涤其污者也。当其邪焰突起，虽号称荐绅先生者流，咸皆附首听命于神，妄冀"扶清灭洋"之实现，"扶清灭洋"四字为当时拳匪所揭橥者。蚩蚩者更无论矣。此真劫数使然欤，不然合朝野上下，如中风狂走至于斯极耶。编者曾目睹拳匪杀人之惨剧，至可嗤亦至可哀也！先是距余村北十余里九百户庄卢龙县属，有教民某，拳匪所目为二毛子者也。一日，拳匪率丑类至某家，不问男女咸系至神坛拳竖择村庙焚香惑众处，号曰"神坛"，候神审判。拳首亦一村竖也，用红布蒙首束腰，并用红绳盘束胸际，仿戏剧武生装束，立白木凳上

翘一足，口中则仿戏剧武生科白口吻，询问某奉教若干年及其它琐事。少顷，则定罪曰：杀无赦。即麾众匪，拥某全家去至村外沙河滩上。拳首乃下令曰："杀！"众匪即噭然应声，乱刃交下。实则拳匪皆村竖，初不解杀人为何等事，且所持刀械类锈钝不堪用，某家人竟被群竖乱砍而惨死。此等惨状怪状竟出自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敢谁何，殆真所谓劫数使然矣。

卷16，《故事志》上，第25－26页。

## 临榆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义和拳起于山西〔东〕，延及京津，以神术惑人，仇教排外，自受清廷嘉奖，势益猖獗。本县拳匪响应而起，以地方官为傀儡，以乡民为鱼肉。知县俞公虽不信任，亦不敢禁止，因派兵保护，隐寓监视之意。迨联军陷京津后，分兵驻山海关。闰八月初八日，英人先来海上，迫令守将郑才盛让防，郑公知势不敌，不忍人民涂炭，于是晚开拔西去。初九日黎明，城中住户逃避者络绎于道，商家不敢开市，四门皆闭。至日出时，俄军由唐山乘火车来，英、日、德、法等军由海上来，屯兵火车站，会议进城。斯时副都统富顺、知县俞良臣坐镇城中，城绅马恩桂、郭炳照、田国钧等会同商界代表著请制衣冠，迎于南门外。双方议和，言明本邑为让防借驻，非京津之攻陷者可比，立约八条，不许外军入城，并由各国派兵把守城门外，军用物均代为采买。官绅竭力支应，城内得保安全。

卷8，《舆地编》，第24－25页。

郭之桢，字弼廷，郎中长清子。……光绪元年举人，援例以府同知分发浙省。……督广信时，盐局设玉山西门外，名三里街，一邑精华所萃也。适拳匪之变，畿辅震惊，江浙之间土匪蜂起，常山、江山失陷，玉山戒严。桢调盐勇百名，授以防剿之策，匪欲乘无隙，窜至东门外焚掠而逃。明春，余烬复燃，城中无备，官商仍请调勇保护地方。桢曰："此虚声也，毋恐。"爰带亲随勇丁巡查街巷，数日，人心镇定，闾里乂安。

卷19，《事实编》，第18－19页。

## 冀县志 1929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民难作，联军责索偿恤教民，民不堪命，元气尽，至今未复也。

卷2，第38页。

西堤官村辖大小村庄八，曰野庄头（距城三十五里），有义渡，有张辉堂墓。举人赵衡撰张辉堂先生墓表云："君性耆学而业贾，贾于保定，既大售，乃躬率子姓读书，而斥赀于其村增建孔子庙。孔子庙在乡里惟君村野庄头有之。……至庚子，距君卒已若干年，拳匪响应遍畿甸，圜野庄头邻比二十里内外乃无一人从乱，夫非以心思耳目有以利导整齐与先，拳所云云固为孔子所不语哉！

卷8，第38页。

羡家庄（距城三十里）村西有赵衡撰羡希三先生神道碑铭，其文云："维共和行政十三年，羡希三先生之没十二年矣。……吾乡父老俨然来造，开口言曰：庚子之乱，外兵内犯，京师不守，畿甸千里，盗贼并发，白昼劫略，取人财物若已所有，官不谁何，比户牡飞。吾乡为四州县凑捕逐，左右迹射不得，尤豪猾所囊橐，蚩蚩吾荫，所以不至尽驱为盗，室家孙子生生以有今日者，皆先生主办保甲之力也。……先生纬继品，字希三，州学廪贡生，侯先训导，以捐建学校赏给五品花翎。"

卷8，第40页。

## 南宫县志 1936年刊本

李寿朋，字西伯，岳悦村人，豪爽仗义。光绪庚子拳匪之乱焚毁教堂，法教士要求赔偿甚巨，民众抗拒，祸且不测。寿朋慨将自己仓胡同房百余间捐于教堂，价值约万元，祸乃寝，邑人德之。

卷16，《文献志》，第25页。

光绪二十五年，山东拳匪骤起。南宫与山东毗连，设坛习拳，杀掠教民，时有所闻。二十七年，各县按亩输捐赔恤教案。广宗景廷宾聚众抗捐，南宫东八牌亦应之。景廷宾伏罪，而东八牌仍不解散，官军击之于交马寨，死亡无算。有清一代之变乱止于是矣！

卷22，《掌故志》，第11页。

## 枣强县志 1931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由山东起，蔓延遍于各省，以邪术闭枪炮，红帕首，手利刃，到处劫杀掳掠而萧〔鸱〕张。教士、教民死亡逃散，教堂一空。

厥后八国联军犯阙，京师不守，两宫蒙尘，西幸长安。赖大臣多方弥缝，将构衅诸要人以次论罪，赔款四百兆。而后京师复，銮舆返，各县亦立抚恤局，筹款办抚恤事。我县抚恤之款，制钱以缗计者十数万贯。清之不竞，自此始也。

卷8，第16页。



## 新河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后八月十七日落枯霜，急性晚谷者每亩收成两口袋，晚性谷收成约三小斗，至晚者秀而不实。农谚云：立秋顶手心，五谷杂粮定食新。信然。尤堪庆者，是年苗长半尺，蝻蝗忽生，独食草而不及苗，贫民多捕蝗为食。

又是年夏天，久不雨。民间无知少年设坛立义和拳场，时以均粮为名，聚众强抢，乡民苦之。合县保长即练团相约自卫，县长吴广祥亦饬差严拿，地方治安赖以持。其后拳匪肇祸，中外签订赔款之约，新河县分派一万八千四百两，天灾人祸乃告一段落。

第1册，第20－21页。



自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缔结，英、法等国宣教师得入我国内地，信教者渐众。无知教民恒恃西人为护符，辄仗势欺人，与一般平

官兵，闻变驰救，本地团勇亦出而弹压，并击毙拳众数人，余始逃散。

卷10，《故事志》，第6页。

## 深州风土记 1900年刊本

光绪二十有六年，畿辅乱民麻起，当国者眩于图议，远近邻敌联兵内犯，京师不守，两宫蒙尘。赖议和大臣弥缝百端，构衅诸要人以次论罪，而后京师复，乘舆还。此经所谓不远复无祇悔者也。安危之机，夫岂不以谋哉！

先是明之季世，西方天主之教始入中国，我圣祖皇帝兼综西学，有旨允其传授，其后稍益禁绝，而民间私传不止。咸同之世与外国约好，遂驰其禁。自是民教不和，讼端繁滋。朝廷恐失邦交，时诫有司调护西教，未大生事。及此年倡乱之徒以仇西教为名，假白莲教遗术，称有神助，设坛传习，名为义和拳，用乾、坤、坎、离诸卦分立旗帜。所在聚党横恣，千百为群，旬日间声势猖獗，内动公卿，外劫疆吏，而中外之衅成矣。当是时，州境不逞之民纷纷竞起，与邻州县相应和，所至焚杀攘敚，西教师徒死徙流散，不敢与校。上下奉为义民，官不能制，或从而嘿助之。外国兵既入京师，分据保定，戕大吏，西侵正定，东略至于河、献。乱党繇是潜解。保定、正定、河、献诸郡邑，外兵所过多受祸。而州境以不当孔道僻远，官亦竭尽智虑收恤西教流徙诸民。官吏私语窃幸以为偷免外侮矣。已而敌军忽出保定，声言州官尝助乱党，将至州而甘心焉。卒赖收恤教徒尽心力，教徒中有侠者，夜入敌军为游说，军已临境矣，竟不入，复引去，州卒无事。

记5，《兵事》，第32－33页。

## 定县志 1934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拳匪乱作，设坛焚香，以“扶清灭洋”为名。而内地之基督教益当其冲，焚教堂，戮教民，波及定境。城南北车寄村有教堂，诸教民麇聚其中，负隅固守。而当时官绅因诏书奖励

拳匪为义民，遂率所谓义民者并募勇数百人，炮攻北车寄教堂。教堂不支，乘夜率其男妇老幼数百人南下，将奔真定。黎明至高蓬镇，北沙河滩中镇之拳匪复截杀而屠戮之，至惨。及拳匪势微，教民渐归故里，日谋修怨。九月，八国联军据定之西关，教民有所倚，益横。旋导联军攻高蓬镇，报沙河滩之役。镇人犹负固抗拒，联军炮击之，市廛忽烬，平民尤多罗惨劫。拳匪余孽窜曲阳之黄山古寺者至数百人，凭险为固，遍掠居民。联军往攻，巨炮迭轰，寺中神像暨隋代石经胥焚毁无遗。

十一月，南乡拳匪与盗贼互结，昼夺夜劫，几无净土。州牧金永者酷健吏也，明访密谍，擒获六十余人，立斩之，乱乃稍戢。时城东王刁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群匪所拥，以称乱者。明年驻定联军数十人，路经城东大寺东丈村，见村有寨墙颇固，调炮队来攻，村人奔散。联军入寨，纵火延烧，屋庐殆尽，枪毙多人。邻近小流北祝诸村亦遭惨杀。

卷17，《志馀》，第23页。

# 奉　天　省

## 奉天通志 1934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

卷48，第50页。

王顺存，字理堂，河南商城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知奉化县事。时拳匪乱起，知邪术不可恃，才禁之。拳匪有杀教民、烧房宅者，悉杖毙之。有奉字仁字军拟焚教堂，顺存剀切劝阻，不听，大起冲突，乃捕队兵十四人，重笞之，教堂、教民得无恙。

第6函，卷141，第57页。

恩铭，字新甫，于库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二十六年以道员署山西按察使。拳匪扰晋，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弗听。两宫西幸，毓贤率师赴固关，恩铭兼摄抚藩事。车驾至太原，召见，奏对声泪俱下，补归绥道。先是口外七厅杀教士四十余、教民二千余，待抚者众且亟，到官后即发币金、仓粟济之。会联军至大同，民骇走，复令教士风谕并与执争，乃引兵去。

二十八年调直隶口北道。时经拳乱后，十三厅州县教民汹汹图报

复，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恩铭患之，与西教士反复辩论，始允约束，民教始安。……三十二年署安徽巡抚，修广济圩，赈皖北水灾，民德之。红莲会匪自赣入，毁建德教堂，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亦与教堂启衅，匪党乘之，势渐炽。恩铭分军援剿，并劾有司之酿祸者，地方以靖。

卷193，第38页。

金魁钦，字敬斋，汉军镶红旗人，由附生纳捐巡检。光绪庚子，拳匪占据萃升书院，魁钦挺身前往，逼令别迁，匪甚衔之。嗣匪等至城南麻仲屯，借端勒贿。魁钦时为总会长，缚载入城，至萃升书院门首，群匪以刀断其两臂，至庭身无完肤。魁钦大骂不止，遂遇害。

卷205，第18页。

## 台安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起于河南、山东，素名大刀会，亦名哥老会，以练拳脚、习武术为事。蔓延及于京畿山西，假托妖术，焚毁教堂，杀害教徒。其人以为念咒数遍，则古之大将、天神皆附其身，可以枪刀不入，自称为关云长、赵子龙、岳武穆、孙悟空诸人。端王载漪等信之，欲倚之以灭外人，官吏莫能禁止，扰乱日甚，遂酿起外国交涉，八国联军入京。俄军两路攻取东三省，北路由瑷珲进攻，江省将军寿山死之；南路由旅顺取辽阳，盛京副都统晋昌战败。辽沈失守，各处逃兵、胡匪遍地抢掠，而八角台、西佛、牛录尤甚。幸有举人刘春娘、李澍龄等禀请督学两宪招安绿林豪客冯麟阁等设立大团，以保地面，人民赖以得安。

卷1，第57页。

## 承德县志书 1910年石印本

天主【教】……于小南关风雨坛后胡同修有洋楼，教师为法国人，并立有救世学堂。……庚子乱时，杀害纪教士，赔款一百四十万

两方了结。至今讲堂路南修有牌亭一座，是即被害教士之墓也。

下册，第22页。

## 辽阳乡土志 1908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六月，拳匪滋事，焚烧教堂及白塔寺南之俄桥，俄人获我平民四十余名，以为拳匪。知州陈衍庶单车诣俄官，以性命保之，乃获释归。顷拳匪势炽，杂以官兵，知州力不能禁，遂致攻车站、毁洋房，蔓延不已。晋翼长昌驻扎城南，犹收用拳勇，冀获一效。迄俄兵数千自旅顺北来，战于海城虎庄屯晾甲山以及州城南嵘山屯，兵匪俱散，无应敌者。是年闰八月初五日，俄兵遂入城。

《兵事录》，第20页。

## 辽阳县志 1928年铅印本

庚子夏六月，拳匪起，下等社会幼壮男女托鬼神名，自称“扶清灭洋”，红黄巾衣，遍地若狂，持刀跳踯，不畏枪炮。久之，焚教堂，杀教民，毁铁路之桥，燎原之势，不可扑灭。知州陈衍庶初则保护俄官，继则不遑自保，靳〔晋〕翼长昌且宠用之。月余，召来俄兵，由旅顺北趋至鞍山，兵匪皆溃，无应敌者。闰八月五日，俄兵遂入城。

卷21，第8页。

二十六年拳匪起，城内及沙岭教堂同付一炬，教士皆避去，独三七台子教堂郭教士率男妇教友二百余人死守弗去，与拳匪对持数月。北京陷，俄兵入城，该堂之围始解。事定后，郭教士入城就堂屋旧址草创数椽，仍率教友礼拜唪经。

卷26，《宗教志》，第3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自山东，蔓延至奉天全省。六月间，辽境一般下流人亦群起效尤。其始术亦颇验，故附和者日多。衣红黄色衣，持刀大呼，自称某神某佛，大约为正经、正史之所不载。男曰义

和拳，女曰红灯照。有八九岁孩童亦如狂如痴而随之，由城墙跳下，仍能直立而不仆。烧毁教民房间用麈尾一挥，火焰随之东西，即不延烧邻舍。靳〔晋〕翼长昌复从而纵之，由是妖焰益炽。惟知州陈衍庶具有真识，不为之屈。匪首令其迎接，陈曰："吾头可断，身不可屈。"匪以其强项而舍之。洎最后战祸酿成，术乃不验，胥冰消而瓦解矣。

卷40，《铁闻志》，第6页。

## 抚顺县志略 1911年铅印本

光绪十六年，县境北三十里上黄金屯设教堂一处。又于境内东南四十五里东社立教堂一处，二十一年成立，神父吴士铎法人。二处共教民一百余人。庚子拳匪创乱，两教堂均毁，教民龙万金被戕。事后赔款甚巨，旋即复设矣。

《宗教略》，第1页。



## 开原县志 191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各地义和拳起，仇视天主、耶稣二教会，教士、教民多遭惨杀，开原南街天主教与东街耶稣教堂同时焚毁。逮和约既成，盛京将军增因办理奉天全省教民赔抚各案，奏调分省候补道彭英甲、候补道徐镜第与天主教会主、耶稣教会牧师傅多玛商订约规，光绪二十八年前后签押。自此仇教之风息。惟此项约规为各地方民教相安之根据，关系至重，特将两案约章附后。

奉天全省天主教案约章

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吕暨头等参赞贾，大清国奉天将军增、府尹玉派办教案候补道徐、彭补道侯：

为公立合同事。奉天因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除天主教堂被毁早由大赔款内办结教民恤赔款项一百四十万两，由苏主教办结另立约章外，至外国教士贞女被害、教士坟地被挖等情，应归驻京法国钦差经奉天将军、府尹派员来京商办。兹因奉天筹款万分为难，百般商

议，极力核减，至减无可再减。议定凡奉天天主教外国教士人命、挖坟、修坟一切大小事体，一律完结，共赔奉天沈阳平银四万两整。由法国钦差自行斟酌，作为补偿及设修仁慈院所之用，不与奉天相干。赔款银定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由奉天将军兑交，驻京法国钦差收领，寄与收据存案。惟戕害主教纪隆实可惨恨，拟将沈阳教堂东隔壁民地一段共二亩多地，由将军发官价买交教堂，作为纪隆纪念祠堂。至被挖外国教士坟地五座，须仿照山西办法立碑五座，每碑带亭，尽一千银之数为度。五甬碑共银五千两，由将军派公正贤员或求彭道监视，并地方官妥为照料，而免差错。碑亭外绘图样，明年兴工。至戕害纪隆正凶拳匪刘喜禄、张㕁牙子等既已惩办多名，为从者一律免究。如由将军查再有拳匪正凶，应按律办。其余无请何事，一概完结。眼同大清国外务部，由大法国钦差吕与大清国奉天办教案委员候补道彭英甲、徐镜弟等订立合同，各签字画押，缮写中外文约三分，法国钦差收执一分，中国外务部收执一分，奉天将军、府尹收执一分，存案备查。教民仍是中国百姓，俟后遇有词讼案件，仍由各地方官不分民教，按律办理，特附约章之末。



奉天全省耶稣教恤赔成案

总办奉天耶稣教案花翎分省补用道彭、总办奉天交涉事务花翎候补知府李暨关东耶稣教长老会牧师傅、总办奉天交涉事务花翎四品衔候补同知恩、同办理奉天全省耶稣教民前被拳匪残杀抢掠各案如数议结，订立合同存案备查事。伏查此案交涉总局、耶稣教会均愿和平完结，惟求永远相安，不得再有翻悔纠缠等事。耶稣教会素以传道为主，并不追究拳匪杀害教民之罪，亦不向官府索包赔人命之款，即应赔偿教民所失各项，亦愿从减折扣。委因大乱之后，人心未安，民困未舒，不忍过事苛求，是以公同议定此次赔款不可摊派于民，请旨由官筹给。为此，订立完案章程十二条，签押后由抚尹、军督宪通饬奉天全省旗民、各地方官立案，以备互相遵照。谨将详细章程列后。

一条、除焚毁各处教堂归大赔款另办外，统计议定由官筹给沈平银五十七万两整，作为抚恤孤苦并赔偿教民所失之田房、财产、牲畜、车辆、器具、树株、货物以及捐罚银钱等项。分限三年赔清，另附交还日期表于后。

二条、赔偿款项不可摊派于民，须由将军、抚尹奏明究应如何筹办之处，敬候请旨遵行。

三条、赔款归傅多玛，由奉天交涉局至期提收转分与教民。如傅多玛有回国离奉之时，拣派别人代理，须先知会交涉局查照，以专责成。

四条、此次议定恤赔教民款项原系公同商妥，为日后民教永远和睦起见，若被害之家再有指称所失房田财产等情控告者，是与此次议结合同相背，且恐因此又激他变，现在公同议定，自此次赔恤之后，一概不准再以前事控告。至从前拳匪为首之犯已经惩办多名，今体教会恕仇善念，其余一律免究，以释嫌怨。

五条、教民妻女有被匪徒霸占者，由教堂牧师函知地方官查明追回。如有违抗不交，按律治以应得之罪。

六条、教民房田并典当红契文约，有查抄入官及被匪霸占者，由教堂开单报官，迅速查明，分别追还。有失落房田税契等类文约，邀同地保中证暨原卖主公同报明，另立新契粘尾免税。如非二十六年失落之契，仍照例纳税，均不准差役需索分文。更有因乱时被匪逼将房田典出已得钱者，仍须备原价赎回，不准少给典价，亦不准霸不容赎。其不愿赎者听之。

七条、拳匪杀害人命，教会以恕仇为主，情愿不索赔偿分文。但念无辜受害，遗下寡妇孤儿无可存活，于赔款内由教会自行酌量拨资抚育，以示体恤。

八条、教民所欠新陈钱粮税务，照章完纳，不得以遭乱借口抗不缴纳。如有故意恃教抗欠者，准地方官照例追完。至应摊官项银钱，除迎神赛会照章不摊外，其余善举及各项差徭，仍须照常摊纳，以睦乡邻而尊国体。

九条、教民、平民均系中国赤子，自此次立约之后，务要彼此相安，永归和好。如有不平之事，务须呈请地方官秉公讯断，不准私自寻仇争斗。具呈时亦不准书写“教民”字样，违者不理。堂讯时宜遵国法长跪听审，违者治罪。地方官亦宜持平办理，如有晓谕，亦不得独分别教民、百姓字样。至教民若有恃教抗官，干预公事者，准地方官查明实在劣迹，知会该管牧师讯实立革出教，归案惩办。至地方官

与各教士尤宜互相亲敬，以期遇事易办，彼此灭猜疑之见。

十条、议定将此合同缮写五份，由交涉局盖用印信，督、抚宪备案各一份，交涉局一份，耶稣会一份，收存备查，以昭大信。

十一条、约章签押后，由督、抚宪通饬奉天全省旗民、各地方官印发立案，以期咸知所守。

十二条、于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罗牧师到奉后，由官先行筹借市银三千两，原为垫付教会用度，现因议结奉天全省耶稣教案，各牧师均能共体时艰，和平商议，极力核减，深堪嘉尚，所有前项银三千两毋庸在于五十七万两内扣留，作为赏与教民，以表彼此和睦之谊，而昭督、抚宪爱民如子之心也。

卷9，《外侨事略》，第27－29页。

光绪庚子，拳匪肇乱。驻邑之法师为邓某，大肆淫威，地方官晋谒皆须行拜跪礼，日惟从事焚掠，惨杀教民无算。一日，有昌图曹法师者，突率众数百蜂拥至开，声称邓系假冒，兴师致讨，遂擒而戮之于城隍庙前。此殆所谓小巫见大巫者欤。

卷3，《杂录》，第38页。

刘伯卿，字寅盦，前清优行附贡生。……光绪庚子拳匪肇乱，合邑骚然，匪首邓姓啸聚匪徒四五百，焚杀抢掠，良莠莫分。知事陶应润延公出委，以治匪之事治之。数日，地面谧安，而匪以不得逞之故，恨之甚剧。七月十一日，匪由昌图阴结悍匪曹某，率众突入开城缚公去。公晓以大义，词色不挠，竟遭惨害。

卷4，《孝义》，第43－44页。

岁庚子，余于四月杪适邑西法库门，夜宿双楼台，遇同逆旅者二，其人为山左之客干蒙古者，据案酌饮且谈，语斤斤可听。……余前揖与语，且讯所言。其一曰：子亦知吾乡有圣府乎？余曰：唯唯否否，愿领教。曰：吾乡患洋人为害，群请于今衍圣公，公命于南山深处觅一叟问焉。乡人往，果遇，因白所请。叟授以法，令归习其法。令十余龄童戟指禹步作法诵咒，神即附焉。其来狂呼，所称名类古名

将，叉手踊跃，作天魔夜叉舞，逐洋人若犬羊，手代刃，臂一挥，头豁然落。焚教堂火以扇，邻虽茅茨不延。洋人见之奔，货财辎重相委弃于路，数十里不绝。由此逐夷孽远去，君民安业。……

比五月旋里后，于五里堡见有杨姓童演此者。其人面南向，迭指四而伸一以揖，口翕辟有词，似歌又似祝，间杂以里巷俚谣，既而目瞑若偶，渐无声。忽仆若尸，口、耳、鼻、手、足无少动息。微续久之，渐屈一足，俄渐举一手，继乃手舞足蹈，忽暴动距跃若狂，足去地尺有咫。语呼名，手索刃，目铃、口盆、腹鼓、面纸灰，而气雷吼，汗零雨，而首飞蓬婆娑。作诸态既尽，乃退。其既成，隶军籍者气益扬。其饰腰、首巾率红黄，发双髻垂耳际，不骑而步，持白刃一如霜。及对垒，虽剑戟林立者无敢当，刃腹受不血，炮身著若烟。突阵迅如登云雾，不伤一卒，获洋首无算。入乡索教匪，乡人迎之恭，旗于门，酒于尊，香于路，烧巨烛二粗于臂。乡之人首于墙，目于隙，举屏息无敢声耳，相语，儿啼怒，以目无歧志，无惰容，神问答若响。奉教者膝行哀免，手于橐出巨金乞蚁命，无少隐，作醵为赎者不胜数人，家蓄洋物咸抛弃不少留。俄果去数月不见，野人皆欣然庆。余曰：噫！是为何兆乎？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此果其实乎哉。余既无所证，而信亦莫得，叩诸人而索其真笔为记，以志吾生之奇遇。

卷6，《艺文》，第31－32页。

云愁惨，风怒号，云是精兵下天曹，额扎红黄巾两色，复又腰间勒作绦，蓬蓬散发垂过耳，婆娑跳舞如升猱，狰狞丑怪吁可畏，见之懔懔寒生毛。楚人一炬尤可怕，绝好楼院付焦熬。闻说津沽初举事，曾助官军立功劳，上阵不用枪与炮，草木入手皆成刀。敌人铅弹飞如雨，及身曾不损分毫。腾身闯入敌军去，烟火愈烈兴愈高，逢人杀人马杀马，血肉须臾涌波涛。妙法更有红灯照，仙风摇曳凌空翱，火轮铁甲任无算，管教片板化为膏。此术神奇世罕有，从古恐亦未经遭。想是本朝深仁厚泽二百载，特遣普天率土出英豪。不领司农饷，不穿战士袍，自集兵百万，遍地逐腥臊。符言只念五七句，兵法何须龙虎韬。君试思蚩尤阪泉战黄帝，太公牧野秉白旄，不知当年费了多少英

雄气，岂若此赤手屠鲸又钓鳌。惟有小儒性愚戆，几回辗转首频搔。开辟至今无此局，岂真世变随滔滔，致使三军同儿戏，坐令列国生喧嚣。一朝笑柄那足惜，千载史沦谁能逃。切莫管，饮香醪。

卷6，《艺文》，第35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义和拳乱民构衅，与英、法、德、美、俄、日、义、奥八国失和，风闻京津于七月间相继失守，两宫出狩西安。闰八月俄人占据东三省，八旗绿营时皆溃散，所过州县官民逃避一空。土匪游兵乘机四起，杀烧抢掠惨目惊心。幸李傅相仍主和议，天下人民赖以稍安，然而蹂躏已不堪矣。

满目伤离乱，余生痛不辰，中原非小弱，列郡任沉沦。掳掠兵皆贼，逃亡富亦贫，哭声盈道路，杀气薄烟尘。虏帅诚无敌，华官讵乏人，可怜膺爵赏，偏忍负君亲。坐视三军溃，甘贻八国嚬，险将冠带族，断送犬羊身。雪愤宜图霸，修文在睦邻，平情追首祸，肇衅误拳民。战事同儿戏，符言假鬼神，妖魔焉有济，崇信果何因。宪典援应戮，王章贯未伸，兴戎随借口，入寇反稽唇。庞杂屯津卫，猖狂犯帝阍。夷情殊叵测，野性遽难驯。势逼鸱张甚，威加虎视瞋，阵云愁北压，法驾幸西巡。宗社维全局，安危仗老臣，苍生涂炭极，丹诏赦书频。但愿干戈息，休嫌玉帛陈，议和仍仿旧，约款恐增新。箪食迎如士，羁縻馆若宾，低颜供刍米，束手耗金银。都说盟将定，荒闻恐失真，心犹悬惴惴，车尚响辚辚。大劫凭天意，群黎戴圣仁，明年一樽酒，共醉太平春。

卷6，《艺文》，第46－47页。

## 铁岭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肇乱，焚烧俄人在境之借筑铁路，及耶稣、天主二教堂。有侯姓、杨姓称大法师，李寡妇称红灯照，日呼烧香洒水，持刀搜杀教民。计教民死难者十数人。政纪纷乱，县令杨昌瀚几遭惨害。时奉天副都统晋昌仰承京师王大臣意旨，确信拳民为义兵，故各县莫敢与抗。阅一月，清廷知拳乱为祸，始有剿办之命，

新任县令孟宪彝督带练勇捕击之，众始分散焉。

卷2，《兵事志》，第124页。

铁岭耶稣教长老会自光绪九年始，其会所向在南关南大岭街路北，于二十六年与天主教堂同时被毁，于拳匪乱后重新修葺。

卷4，《教堂医院学校志》，第313页。

全境信仰旧教者总计男女一千九百五十人，城居之外南乡为多；仰新教者一千四百人，城居之外东乡为多，庚子拳民仇教，多遭惨杀。

卷4，《教堂医院学校志》，第313页。

杨昌瀚，字海琴，浙江人。光绪二十五年任县事。明年六月间拳匪延及邑城，公独斥为邪祟。时匪势盛张，力不如心，因去任。

卷4，《名宦志》，第324页。



孟宪彝，字秉初，直隶人。光绪二十六年夏拳匪正盛，邑无军队，仅有旗署练队及书院兼管练队数十名，不足平乱。公奉增将军命带兵二哨兼管带官事来接杨任，旋奉命销平拳乱。

卷4，《名宦志》，第324页。

## 海城县志 192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焚教堂，拆铁路。知县林宗奇文忠公后裔、福建进士以不信几被祸，旋撤任，以凤鸣代之。时上官皆崇信邪说，匪焰益炽。六月十六日与俄军战于亮甲山北，我军稍却，俄人乘势登山，获我军三四人杀之，遂焚普安寺，杀寺僧性恩及夫役一名。幸遇仁字军接应，俄兵败走大石桥。官军小胜而骄，拳匪益复猖獗。七月初二日，复战于大石桥北，胜负未分。越二三日俄人来犯，于金山岭鏖战一昼夜，官军力不支，拳匪亦大挫，遂败退。俄人焚虎庄屯，商民损失甚巨。盛京副都统晋昌闻败，率兵来援。昌信拳匪，编为义勇军，屯县南各要隘。七月十七日，俄军来攻，我军据唐王山燃炮，轰击一小时，军溃城陷，知县凤鸣随官军逃。俄军入城大杀十

日，近城二十里俱遭惨戮。幸田禾茂密尚可藏身，否则无噍类矣。然城内外居民死者已不下千余人。老弱转沟壑，壮者逃东山获免。

卷3，《地理志》，第44－45页。

初在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秘密结会，自称义和拳，其源起于嘉道间。入会者练拳法习道术，谓其身有神附之，能避枪弹；常以左道惑人，盖即白莲教之类也。甲午后吾国屡受异族凌逼，国人排外思想甚炽，拳匪乘机以“扶清灭洋”为名，冀以煽惑人心。初起于山东，时袁世凯抚鲁，以兵力遏之，未得逞。遂蔓延于直隶、山西等省。时端王当国首信之，疆吏承旨亦不之禁，匪势日张，波及东省。其法以鄙俚不堪之咒口授儿童，念毕闭目昏倒，俄尔跃起，挥拳乱舞，或以梃或以兵刃演习之，自谓有神附体，能避枪弹。一唱百和，举国若狂。牛庄贾人子齐某习神拳，自称武穆岳元帅，众推戴之，唯命是从。其装饰以红巾抹额，黄带束腰，出入令市人焚香迎拜。又有河西张某法术尤高，自称六郎杨元帅，尝与齐某争雄，以刀劈其颅，声铿然而刃不入，众匪虽移信齐之心以信张。二人各恃其能，互相冲突，地方官反为之解和，赠以兵器与大米等物。绅商有知其妄者，皆缄口而不敢言。海城拳匪聚众至二千余，皆推齐为帅，日在娘娘庙喧扰，甚至焚教堂、杀教徒、拆铁道，官军无敢禁者。又有某巨室二女演红灯照，与拳匪相表里，自谓遇敌以扇煽之，立化为尘。迨与俄人战，二女登西城，闻枪炮声惧甚，几坠城下，法术未及施，竟狂奔返家。拳匪亦由唐王山狼狈而归，幼儿逃避不及者，遭祸尤惨。

卷3，《地理志》，第45页。

## 盖平县志 1930年铅印本

汉有三五里雾，而汉已灭。宋有六甲神兵，而宋亦亡。清季拳匪之乱，识者多举古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之说，已早料其鼎革矣。辛亥之变兆，莫即伏于此。初乱起自山东，原本白莲教之余孽，以排外号召，愚弄乡民，事实俱见史乘，不赘述。吾邑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始蔓延及之，知县马鸿阶以上宪无明令禁止，已亦无挽救之

术可施，旋经撤任而去。以廖彭继之，遂益惑于驱鬼神、避枪炮之说，匪势因之日炽。卒至焚教堂，戮教士，庚子前教民有恃教凌人者，良民衔之刺骨，故其劫亦特重。毁铁路。及俄兵拼力抵抗，拳匪之符咒无效。其时守城者只有练勇与旗兵，数不满百，不得已并匪力合以守城。七月七日，俄兵攻城，炮弹如雨，匪御之，多有死伤，兵勇见势不佳逸去，县令弃城走。城中男女老幼相携避难，城门拥塞不得出，呼声动天地。至夜，城为之空。侵晨，俄兵入，占据县署，夺民财物，落后未得逃者，多被杀戮。加以四境宵小乘机而起，俄人借安民为名，干涉词讼，地面政权悉为所夺。

卷14，《兵事志》，第33页。

## 辽中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六月，忽有无赖之徒倡言“扶清灭洋”，自谓神拳，掐诀念咒，意谓如此可邀神护，借神力能趋洋人，其说不可究诘。而人皆红巾蒙首，手持短刃，跳踯若狂，不畏枪炮。初则三五结伙，继且千百成群，焚教堂，杀教民，蜂拥蚁聚，蔓延遍地。邑东三台子村旧有天主教堂，规模壮阔，历有年所，信教者甚多，有神甫法人郭司铎率教民数百人掘壕抵御。而奉军统领单亦奉令带队围攻，拳借军势，势力更张，远近号召不下数千人，昼夜环击，炮声不绝，前者殪，后者进，死者无算。如是者二十余日，卒未陷落，而该村之蹂躏不堪言状矣。后以俄军占营口，兵撤匪散。是亦教民一大劫运，非偶然也。

卷19，第64－65页。

## 锦西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本境天主教自清末入境，在连山镇建筑教堂，规模宏壮。惟当时民智未开，昧于教义，一般莠民乃乘机入教，因缘为奸，以天主教堂为护符。此风一开，顿起社会之妒视。庚子拳匪之乱，教堂遂遭蹂躏，教士亦被惨杀。寻由国家赔偿损失，仍复原状。

卷2，《人事宗教》，第16页。

## 盘山厅志 1910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倡乱，大师兄丁洛魁率众数百，自广宁南行，谋在分辽水南立坛聚众，所至焚香跪迎，莫敢阻。至田家镇，村众谋佯馆之，而潜合少年持木棒，乘其方食突入击之。村民觉其非神，又沿途击之。故双台子以南无拳祸。

《兵事》，第3页。

## 义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三〔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起。六月二十三日由城东聚集若干，披红持刀，盘踞东关天齐庙。二十四日烧毁福音堂及教民房间王洛利车铺被烧，杨万山器物被抄，教民皆逃避。盛字外军哨官白恩奉尉令剿逐拳匪，在河北战殁。知州高拿获拳匪六名，枭首署前，悬示南门外，全境始肃。

卷19，《大事记》，第52页。

## 绥中县志 1929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春夏间，义和团起。秋，俄兵入境，胡匪乘势四起，民大惊恐。

卷1，《天文灾祥》，第15页。

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英、法等八国联军分据直省各要地。闰八月初旬，俄兵突出关外，先至前所，以次递及前卫、中后所（即今绥中），然后直入奉天。时东省全境皆俄人足迹矣。

卷4，《交通兵事》，第55页。

洪福祥，字庆馀，前所洪家屯人，以商为业。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盗贼蜂起，有积匪张大抓者率众至洪家屯大肆掠掳，合屯骚

然。福祥自出现小洋三千元、元宝六枚，以解一村之难。贼获财远飏。

卷12，《人物》，第14页。

## 新民府志 1926年石印本

拳匪肇祸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据闻起于山东，盛于京畿，不数日蔓延全国，到处以焚毁教堂，杀禄〔戮〕教民为事。由是触及外交，联军直入北京，俄人乘隙出兵黑河，沿鸭绿江袭据东三省东南半壁直抵旅顺，中国兵不敌，纷纷溃败，与各地土匪结合，恣意掠夺，时局顿形昏暗。是年冬，俄兵到新，绅商筹设工商局一处，专为供应俄兵之需索，四乡则任由兵匪杀烧虏掠，为所欲为。民不聊生，于此为最。以后匪众小并大，弱附强，各据连庄，名为保险，仍令各村按地筹捐，以供保险之兵饷。此为地亩纳捐之原始也。

是年，新街添驻巡捕马队一营，街面尚赖镇慑。翌年，辛丑和议妥协，俄兵仍未出境，四乡人民仍依保险队为安全，曷胜浩叹！

卷12，《兵事》，第123页。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几亡中国。先数年突起谣言谓："今年苦不算苦，二十加一五，大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盖一五合为六，即指二十六年也。当时结伙男子为义和拳，女子为红灯照。此等谣言，显系作乱之主脑先事传播，原不足怪。第按诸事实，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值〔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之下惨喊杀声，其狞恶直不可向迩，又不解是何法力。总之，反常即为变，背人则为妖，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信矣哉！

卷18，《灾异》，第110页。

## 兴京县志 192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有义和拳之祸。义和拳者起自山东，挟诅咒之

术，引类以萃，排宗教，细民风靡焉。六月初旬蓦地四起，毁教堂，屠教徒。如永陵街、新宾堡两镇士女咸以宗教信仰，或以睚眦胁巫。盖无日无饮刃事者，朝人暮鬼，惨莫忍睹。

卷5，《兵事》，第56页。

## 桓仁县志 1930年石印本

义和团之起也，假托神佛名目，以动人之听闻。被其惑者，遂坚信无疑，以致酿成巨变，欲禁之而有所不能及。奉省夙多盗匪，乘此愈思自逞。有法师刘者，集众千余人，自称义勇，居省城中，伪托习练神技，以御外侮。此庚子六月初旬事也。势焰渐滋，强胁军督部堂增公檄各守令招集神团赴省挂号，为一呼群应之谋。斯时高县令暄阳公车甫到，奉檄不发。即日上书，直陈利害，并以去就争，不报。至六月二十八日晌晨，有土匪二十余掩至署中，衣服诡异，役吏等相顾错愕，皆慑伏不敢支吾。高公方坐别室理簿书，闻变起仓猝，调兵护守衙署已属不及，拔剑而出，欲手刃匪徒，以昭儆戒。其太夫人恐受奇辱，反贻笑大局，急止之。高公之弟亦拦阻，谓“应顾大体，不宜轻试”。正在此际，有兵弁数人持械至，贼惊惧逸去。

适有罗小群子习拳滋事，为高公所擒，将请于上游，作杀一警众之举，会有阻之者，不得已重而惩之。其党忿怒甚，欲得高公而甘心，无计可施。正值兴京拳匪滋乱方盛，挟制官吏要求无所不至，桓仁匪徒艳而羡之，遂潜附其中。夙恨高公扼抑，私心不得稍展，极向兴京拳匪头目陈说高公不信神团，终必为其所害等语。谮言屡施，该匪目命其徒某寺僧人率团匪约数十人寇桓仁，复扬言桓仁县有罪上帝，命赤其族，与抗者以逆论。入境遂无一人敢诘问。先一日，高公侦得其实，恐贻母尤，令其弟从间道奉母归籍。当此之时，陈说利害者踵相接，高公心不稍动。

明日匪徒果至，侍卫森严，百姓相离一里许即匍匐相迎，其近者可知。高公愈忿，具衣冠乘马挟利刃冲贼锋而直前，欲以理喻。众匪望而知为高公来，群吓令下马，高公置若弗闻。匪怒击以戈，高公臂受创，卒不下，见匪僧呼曰：“汝系出家人，何不知守清规而竟横行

也。”僧笑曰：“尔今日亦知有我否。”高公曰：“只知有君父而已，尔是何人，狂妄如是。”僧出言愈悖，高公抽刀欲砍，僧人为众匪所抵。高公恐受贼辱，将自刃，匪僧声容遽改，乃大呼曰：“我知汝为贤宰，但小人等实搆君祸，当亲往兴京，我必白君诬。勒解印绶，令典史马鸿章摄其事，留王金镕等六十人驻桓。高公遂行。

王金镕本境人，素饮博无赖；既受伪命，愈恣威福，三日内杀桓民男女七百四十人，悼耄与焉。狱囚喜则纵之，怒则族之，任其自便。典史既受篆，诸事唯诺而已，匪徒入县署大肆搜掠，不敢禁止。值四平街巡检赵佩光自镇至，欲保护高公眷属，无计可施，因以诡辞说贼党。贼喜其说，高公眷属赖以无惊。

某匪僧既偕高公至兴京，忽流涕语其党曰：“高知县居官清正，误听谗言，以至出此，问心愧甚。”遂亡去。高公见匪目岸然自立，以理论辩。新宾堡街绅民顾全局，极力代为剖白，并默为保护，恐高公遭意外之变。众匪终不肯轻释，高公出五百金以献，匪狂喜，仍锢于兴京署中，不许回任，惧再用事，以谋报复。居月余，省城匪党被剿，兴京通知亦奉文剿匪，拿获数名匪目正法，驻桓仁之匪党闻风逃散。八月十三日，居民迎高公回署，捕王金镕立诛之，胁从者不究。高公宽仁大度，所全者甚众，当日误入迷途者，幸得活命，迄今颂生佛焉。东边拳匪自此散尽。

册 4，《兵事志》，第 33 – 35 页。

## 岫岩县志 1928 年铅印本

本境人民对于神拳名目多不信仰，设坛人数不多，为日无几即行解散，尚无杀戮教民之事。是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俄兵侵孤山。十月绕北进犯入大通门，孤城无备，遂为俄人占据，未经战阵。至辛丑约成而罢。

卷 1，《战绩》，第 28 页。

## 安东县志 1927 年铅印本

天主教为耶稣教所自出。……光绪初元，法兰西按约宣教渐至奉天，光绪中叶始来安东及大东沟开堂。传教气焰甚盛，每至县署必盛陈仪仗而后入。然入其教者正人甚少，多恃入教为护符，倚势凌人，西教士复从而庇之。遇有争讼，官府畏其势，辄袒教而抑民。故其时莠民入教者甚众。庚子之变，民教相仇，司铎者回国，教堂悉被焚毁，教民星散。辛丑约成，盛京将军增办理奉天全省教民赔恤各案，焚毁各处教堂共赔款一百四十万两，由天主教会主教苏斐理办结，另立约章。致教士被害、坟地被挖一切大小事体一律完结，共抚恤沈平银四万两。自此民教相仇之风遂息，而天主教之在安者等于自桧以下矣。

卷 7，《天主教》，第 6 页。

## 宽甸县志略 1915 年石印本

（光绪）庚子，拳祸作乱，境内初适，至夏间，突有拳匪五六十人由凤窜宽，煽惑游民，以仇教为名，焚毁城内天主、耶稣两教堂，而太平哨之耶稣亦与焉，幸无伤害。旋以闻捕窜避。虽中外失和，沈阳亦失，而宽境未遭兵燹。

《兵制略》，第 2 页。

## 海龙县志 1936 年铅印本

孙长青，字绍卿，浙江绍兴人，监生，光绪二十五年冬宰海龙。……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时，海龙兵权皆在旗署总管衙门，公只有捕盗营兵二十余名，肆应周旋极感棘困。而拳匪之首领又皆旗队兵弁，故屡与民署为难。拳匪仇杀良民则诬以头有十字。向民署索刀，不即与竟哄堂大闹，将公轿车砍坏。然公遇事不稍屈，侃侃力争，拳匪亦无如何。

卷 12，《人物》，第 3 页。

清光绪庚子义和团起，本邑放僻，青年习演其拳术，冒名《三国志》书之名将及《封神演义》之诸神。始则设坛于县城，恣意叫嚣。掌坛者称大法师，黄巾勒头，黑烟抹面，俨然一怪物也。是时总管为依凌阿，通判为孙长青，惮于威势，不敢驱逐。继则散布于村镇，而村镇之乡约、保正、会首等尤畏之如虎。于是焚教民之房，抄教民之家，罚教民之款，间有杀戮教民人口者。而教民之亲戚，教民之朋友，教民之邻里，因之而被株连者，亦时有其人。亦云惨矣。是年秋，人不堪其扰，群起而攻，匪因之逃散，此祸始解。然元气已剥丧殆尽矣。

卷17，《兵事》，第19－20页。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忽传省城有人练习义和拳，倡言“保国灭洋”，遂焚教堂，杀教民。女子练习者名红灯罩。奉天副都统马步全营翼长吉林晋昌极为崇信。未几，本城有旗队弁兵数名柏姓、德姓等，合游民十数人练习义和拳，又名神拳。既而人渐众，竟于五月十五日取西关耶稣教徒李姓者（外号李五奸蛋），杀于城中关帝庙前，围观者甚众。此地介旗、民两署间，无过问者。拳匪杀李后势愈炽，公然放火杀人，昼夜喧闹，寻仇报怨，不曰十大恶，即曰头有十字，被害者不止教民也。旗兵数十名随其后，名曰保护，实暗助也，拳匪杀人则从而越货。设神坛于城内旗兵中、哨营中，掌坛者名大师兄。朝阳镇、山城子两镇拳匪相继起，皆游民惰工，内无兵弁，而官兵亦不为助。时奉上谕谓拳匪为义民，遍布誊黄，命官吏保护。上谕有“彼恃兵力，我恃人心，虽五尺童子亦知执干戈以卫社稷”。样子哨者旧隶通化，现为金川县，设治委员，驻在地有拳匪百余名，抄没教民积资颇巨。本城拳匪艳之，斥其神拳为伪，往袭之，杀戮甚众，多被官兵击死。时大雨，尸蔽街衢，血流漂杵，半未成年者。

朝阳镇拳匪聚二百余名，于六月中西行，声称赴省助战。路经治城，行列甚整，以大旗两面前导，分两行，童子在前，成人在后，前低后昂，以次排列，皆执单刀；法师则怀剑在后，摇首瞬目，称其神为孙悟空。时本城之拳匪大队在山城镇搜杀教民，至该镇相遇，知其资斧甚，当劫杀而夺之。海龙有旗署制兵五哨属总管，而厅署仅有捕

盗营民勇二十余名，一外委带之。通判孙长青偶与拳匪忤，竟群至厅署，堂皇叫骂，刀砍其轿车。未几又有旗籍兵弁十余名习神拳，据总管署西院老虎洞为神坛。老虎洞者，乃总管验放领催甲兵较射地。总管依凌阿带戈什数名，便服间行，遇该拳匪数人于署前，向之索刀，未即，与内一人遽以“狗官”骂之。时内地拳匪败闻已知，联军已入京，总管大怒，因令其戈什呼护卫小队殴之。拳匪鸱张，久谓官吏不敢犯，骤经此，骇甚，争越墙夺门跳免。

会斯时城西二伯丹教徒白某全家逃匿围场深林中，搆团蕉以居。二伯丹固有天主堂，白乃教中巨擘，家颇富，阖族男妇数十。久之乏食，白某冒险带一健男潜归取粮，为拳匪掩获，以车解往六伯丹神坛，将杀之。以白系著名教徒，必送神坛所在地以表功也。所带之人逃回，家人情急，乃择健男数人，各持快枪拼死奔救，及于中路伏禾稼中，俟其至突出要击，毙拳匪三，逃去十余，遂将白某救出。先是谬传习神拳者枪刀不能伤，故其所至，虽勇士壮夫无不俯首就死，莫敢稍抗，至此乃知拳匪可击。教民渐归，结团备械，以为防御，而拳匪亦遂散尽。外兵俱入，城下乞盟，奉天将军增祺逃去久，省城政务赖督学使者郑（名未详）主持，已有告示解散故也。

本城拳匪掌坛者称济颠、黄天霸、武松，而先锋则称姜子牙、黄天化、哪吒，咸以小说为标榜，诸可笑类此。案：拳匪之变，为有清亡国之根，亦中国一大厄劫。各处公私文牍于拳匪之始末缘起记载甚详，惟省外郡县，而本城之拳匪较他城滋扰特甚，以有晋昌主持于省中，而官吏承风暗为纵容，且助以兵力，岂尽无识哉，利令智昏也。总管依凌阿先极宠护，后见其败乃击之，以边城无人举发免于罪，亦幸矣。

卷17，《兵事》，第20－22页。

## 西安县志略 1911年石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间，拳匪罗魁武之党入围称乱，渭津社民团击散之。

《保卫篇》，第1页。

# 黑 龙 江 省

## 呼兰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日与教堂为难，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保护之维谨。有法教士舒维尼者，倭克津泰请其移居署内，以备非常，舒维尼不从，遂被戕。祸盖不可弭矣。

卷4，《地方交涉案件汇录》，第2页。

## 绥化县志 1921年铅印本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冬间，武胜门匪首马明仁、宋小彦等恃邪教纠匪党数百人，意图谋占绥化，当经前镇边军全起马队统领春山带队扑灭，马明仁等就地正法，商民得以安业。

卷11，《武略志》，第8页。

## 瑷珲县志 1920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春初，因民教不和，久蓄仇忿，南方发生义和团。名义团，首称大师傅，习神术，抵制枪炮，金刃不侵身驱。于四五月间蔓延直隶、山西各省，天下响应。未及阅月，团法师到处有之，举国若

狂，国家赞以为神团，黎庶信以为圣兵，因之自为有恃，生衅于通商各国，裂谊失和。先自天津开仗，两持不相下。时俄国由阿穆尔省顺我黑龙江下流假轮载兵长驱出发，驰向战地暨各交通要隘协战扼守。孰意战端为妖孽惑起，神团术破，兵力不支，京畿为各国联军攻陷，皇帝奉太后弃宫闱西巡。

卷8，第26页。

# 江　苏　省

## 上海县续志 1918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京津拳匪扰乱，邑境谣言逢起。英、法、德、日本各国调集兵舰泊浦江，声言保护租界。巡首余联沅照会各国领事转知各带兵官，约束水手人等勿任游行界外，以免生事。各国防兵至二十八年冬始尽撤回。

卷13，《兵防·兵事》，第14页。

余联沅，字搢珊，湖北孝感人，光绪三年进士。二十五年任苏松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乱，中外失和，通商各国调战舰集沪滨，内地匪徒蠢动。联沅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保护约款，饬县严惩土匪，地方赖以安谧。

卷15，《名宦》第5页。

## 沛县志 192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拳匪仇教，围攻教堂。知县马光勋击败之，匪势潜销。

第1册，卷2，第33页。

# 山　西　省

## 太谷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编年）庚子，县境拳匪作乱。秋九月设防务局（纪事）。

二十七年辛丑，拳事议和，太谷指派善后捐十八万金有奇。

卷1，《年纪》，第21页。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县境拳匪大集县城，焚烧南街耶稣教堂，杀戮教民，并戕外人。先是毓贤巡抚山东，即有奖励拳匪纵令闹教之举。是年春，毓贤调抚山西，甫履任即饬各州县演习神拳，以“扶清灭洋”为名。未几，乱遂炽。

九月，知县胡德修设防务局，举曹润堂为团总，招募团练二百余名为地方保卫。次年春解散。

卷4，《兵防》，第4页。

## 介休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春，京津一带拳匪蔓延，牵动邦交。八月，两宫幸太原。闰月巡陕，路经介休，有义安村民人郭敦源凶服犯跸，被正法。知县陈日稔削职去。

先是五月间拳匪入县，愚民传习者众，同知朱焜提倡之，愚绅等附和之。六月二十八日，礼城村人石世子率众来县城倡乱，执杀于市，余众悉散，拳焰稍戢。

卷12，《兵防》，第4页。

## 临县志 191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山东起，事延及山西，晋抚毓贤饬各州县习神拳。知县孔繁昌始犹不发，继迫于乱命，令乡间试习，幸未伤教民。继因事败，孔君被议褫职。

卷3，《大事谱》，第13页。

光绪二十五〔六〕年拳匪肇乱，知县孔繁昌被诬落职。

是年春，拳匪起于山东，抚臣毓贤奉檄调晋，遂蔓延山西。毓贤于五月十三日手屠教士教民一百七十余人于抚署之辕门。又前曾饬令各州县习拳仇教。时知县孔繁昌习知外情，虽被严饬，终守保护条约并未伤害教民。迨联军犯阙，解严议和，山西巡抚岑春煊再四磋商，认赔款一百七十万结本省教案。除毓贤议置重典外，州县罣误褫职者二十余员。繁昌被教民暗伤，亦厕其列，闻者莫不冤之，经绅民恳办，始准捐复。

卷12，《兵防》，第5页。

## 沁源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大旱，自春至夏无雨。六月二日始雨。米价每斗制钱八二百文。王和【镇】一千二百文。

义和团起，谣传得异人传授能御枪弹，城关无赖子弟及马森村村民习焉。当时在沁传教者早遁，本县幸无入教人民，未酿祸端，只驱逐流丐以逞其威，二三区亦然。

卷6，《大事考》，第8页。

## 襄垣县志 1928 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义和团拳匪肇乱，妖氛四起，仇虐教士，焚杀教民，以致英、法、德、俄、日、美、瑞〔意〕、比等国联兵保教，逼近神京，两宫播迁，驻跸西安，各地之民心震怖，昕夕不安。嗣经洋务局会同各国教士议赔抚恤，以作了解。我襄虽偏处一隅，妖氛波及，流匪乘隙滋扰，焚杀教民五人，房舍数处，议给赔恤二千九十余金。幸未科派，均由国家担负。翌年，两宫回銮，民始安谧。

卷 8，《旧闻考》，第 8 页。

## 临汾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夏，义和拳突起直隶徕县，以邪术诡言能御枪炮，焚教堂驱教民，虽大吏派兵弹压，不知惧。风气流传北京，慈禧太后及刚毅中堂轻为所惑，遂下上谕，各省府州县尤而效之。山西巡抚毓贤亦惑左道，惨杀外人多名，致起外交。八国联军直捣京津，两宫蒙尘，道经平阳，西幸长安。

先是临汾闻有上谕，城关儿童相率习拳，游行街市，势甚汹涌。县令李光斗馈以米肉，意在笼络，以故延及各乡。旋见势不可遏，遂以土匪之名加诸拳首陈季良等，报上批准拿获正法，此风乃息。然教案自兹纷纷起矣。继任刘令以兹事体大，设立洋务局呈明上峰，委邑绅关君春台、宋君松樵、单君缙甫、李君金富筹划办理。计毁一房屋赔款数十缗，杀一教民赔款百余缗或二百余缗不等。共计教案百余起，赔款万余缗。内有东关教案，由张君世五就地处息。息事宁人，诸君洵与有力。而附和拳民者以赔偿故破产，亦不少。查拳匪咒语，其一曰：“圣人之道，关平周仓”。其二曰：“唐僧、沙僧、八戒、悟空”。以数句不经之语，如醉如癫，举国若狂。

卷 5，《艺文类》上，第 109 页。

（光绪）二十五年春夏无雨，麦禾未收。次年，雨亦缺，大饥。

旱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妇女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椽屋器物等鬻价极贱，无人过问矣。

二十六年夏，义和团起，游行街市，势甚汹涌。县长李光斗将拳首陈季良等拿获正法，乃息。

卷6，《杂记类》，第101页。

## 岳阳县志 1913年石印本

拳匪之名肇自山左，初不过齐豫连介之处奸民思逞，造作妖术，声言能避枪炮，御兵刃，以仇教为名，借资号召。愚民无知，久慑于外人之积威，遂烘动而群附之。流播既广，蔓延难图，驯至各省鼎沸，都城喋血，而天下之祸极矣。岳阳以蕞尔下邑，波及于乱。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拳匪焰正炽，谣传日警，人心蠢然思动，当事者未能先事预防，遂致一发而不可遏。法以片纸书咒语，净口诵毕，则其人忽扑，少时起立即狂舞，呓语或称关帝下降，或言孔明附身。群居嘈杂，惟所欲为同事者听命惟谨，即旁观亦皆屏息慑伏，无敢小哗。初只城内年少群相传习，父母禁之不得。继渐及于北乡一带，设局河神庙，公然索供给，少不如意，性命且岌岌不保。日惟以制造兵器、焚戮教民为事，耶稣教堂牧师巴尚志、吴振兴二君遂惨遭其祸，并杀伤男妇教民数人。邑绅王之濬以杀人偿命恐吓呵禁，遣令解散。该匪等遂与王为难，王亦聚械备之，群匪始窜窜以去。县令刘藜辉懦弱无能，一筹莫展，不惟坐视不能救援，反屡遭该党呵斥，畏惧潜逃。呜呼！漫天祸水，错由谁铸。

迨八国联军入京，中外和约告竣，教案纷起，触处棘手。继任者为李君元燮，甫下车即饬差四出捉拿，而拳匪早远飏无踪，仅搜获穆逢春、王味味二人，立置极刑。遂大肆吹索，张冠李戴，罗织诸神而囚之，班房几为之满。卒之竭泽而渔。钱某以专办教案委员敲扑吓诈，吸取全县脂膏，勒捐赔款万余缗，始作结局。并为两教士建立石碑，停止大小考试五年。噫！惨矣！夫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其理或然。吾岳区区弹丸，以二三无知，卒撄缙绅之祸，斫元气，失人心虽慑于他族之实逼，而清廷之不祀亦由此而致媒蘖。悲夫良令，百里安

终，不能不归咎于牧民者之拨乱无材云。

卷14，《祥异》，第9－10页。

## 新修曲沃县志 1928年修

二十六年六月上旬，义和拳倡乱。客民孙某者自称大师兄，结连党羽数百，滋扰县署，戕害教士。地方谣啄繁兴，村民一夕数惊，严行戒备。八月，奉令惩办拳匪，拿孙某等二人正法，余党悉散，地方以平。

卷10，《兵防略》，第5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五月间，突有匪徒名曰义和拳，设坛念咒，谓念毕有神附体，能以血肉之身与枪炮相持。且有大师兄、二师兄之称。六月，匪徒散布谣言，有红灯照名号。十八、十九两夜，民商各户门悬红灯，向空焚香叩首。自是匪徒头缠红巾，手持刀械，专以仇视洋人为名，焚毁教堂，杀戮教民，祸延直隶及京师一带。七月，东西八国联军陷京师。八月，清德宗奉慈禧后经过县属侯马镇西幸长安，供给繁盛从来未有。次年和议成，始回銮。

卷30，《奇异》，第7页。

二十六年，岁大荒。六月，日赤如血，谣言四起。未几，遭拳匪之祸。

二十七年，巡抚岑以庚子拳匪祸国，和约已定，饬邑令瞿光焯购地十亩，安葬诸洋人；并赔偿被戕教民银两。是岁大荒，石麦价银元二十一二两不等。

卷30，《灾祥》，第25页。

## 翼城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山东拳匪义和团以仇视洋教为名，蔓延京畿，朝廷不之禁，其风盛行一时，以是各省州县随从者众。翼属樊店

村有客籍马老三者入其教为该团首领，身穿黄马褂，头戴红顶，自称为太老师。初在城内义学，于北关、西庙二处，聚集大小孩童，口诵“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咒语，向东南拜倒而复起，手执刀棒乱舞，谓为神拳，云神已附体能避枪炮。官绅俱不敢惹。该匪首聚众数百至曲沃、绛州、绛县等处，焚毁教堂、劫杀传教牧师并男女信徒不可胜计。并且直入衙署，登堂示威，欺官诈财，无所不为。村中富室但查其家有洋货物件，即目为二毛子，伤其性命，席卷财物而去。故行路之人虽盛暑亦不敢用洋伞，以其布为洋货，恐被该匪等撞见也。

翼东史村、浮图、人望、中卫、上卫、吴寨、庙下等十一村恐来骚扰，因倡办团练以资防御。约曰：拳匪若来，以鸣锣升炮为号，由各社长带团丁来抗。于八月十六日齐集中卫镇操练一次，以作准备。至二十一日，马老三在绛县大交镇遣刘明月率拳匪马步百余人来到南庙村界，遇绰号沙和尚姓董名凤翔者，带有本村五六十人堵截拳匪于福盛院西，内有勇敢之夫董凤翥、董国连、董积德、董积善、侯敬有、侯敬祥、侯怀礼、高照临等向前与匪斗。及十一村率军到，已将匪首明月与不识姓名者数人杀伤，更生擒一十七人送县究治，其余皆逃走。时县令任公畹滋亲赴南庙村勘验讫，当将拳匪十七名管押。即密派勇诱拿匪魁马老三及侯、张二人，一同枪毙，地方人民为之称快。

按：山西巡抚毓贤因信仰拳匪，手戕洋人惹起国际交涉，卒至被杀陕西，以命抵偿。迨中外和约既成，议定山西仇教县分除赔款外，仍停科举。而我翼因仇杀拳匪未伤洋人，不在停考之列。次年科场移在陕西，我翼赴试诸生得中解元一名，散举二名，即此捕灭拳匪之功所致也。不然，考试且停，又何由而得功名耶。因并志之，以见纵匪之祸甚烈焉。

卷20,《军政》, 第8－9页。

任兰馥，字畹滋，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八年补授斯缺，二十二年调署他县，二十六年始回本任。时值拳匪倡乱，借口仇教者所在横行。翼邑虽无教民相仇之案，而樊店村有寄籍马老大、马老三等号

召拳匪，肆无忌惮，盘踞绛邑大交镇。一日，其徒刘明月率领多人至庙下村一带骚扰，被该十二村民团横截，斫毙数人，又俘虏数人送县请究。公研讯得实，计诱马老三到署，当同拿获各匪立予枪毙，人心称快。旋闻该匪意欲图报，乃亲率团兵登陴防范三昼夜，匪始相率遁去。

先是拳匪在曲沃境内杀毙童牧士，乡民暗将尸首移入翼境，因此沃邑官绅即推为在翼界内被杀。公乃申文力辩，并请派大员来勘。勘明实系沃界，得与冀城无涉。因无仇教案件，又得在不停考试之列。此以见公之保卫士民厥功甚伟。

卷 24，《名宦》，第 13 页。

## 临晋县志 1923 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肇乱，太原波及。临晋人民迷信响应者以陶唐村为最，知县姚楷率营往剿，立即扑灭。

卷 5，《军政略》，第 27 页。

（光绪）二十六年，自夏徂秋无雨泽，赤地千里，旱荒异常。六月，拳匪起。德宗及太后西巡，八月下旬经临晋，供亿颇繁，信宿去。九月，知县姚楷开仓赈济，设平粜局于城内。十二月，冻雾弥漫，草木尽白，俗号龙霜。

卷 14，《旧闻记》，第 5 页。

## 万泉县志 1917 年石印本

二十六年，旱。五月初有义和拳之变，各村十余岁小儿头包红巾，手持刀械，念咒文数句，即执刀盘舞。日以杀洋人为事，所在常数十百人，设局聚处，地方官不敢过问，或给食焉！邑令鲍东甫设法压制，其风少熄。六月，日赤无光。八月，九〔八〕国陷京师，皇太后及德宗帝由太原西狩长安，万邑有协济皇差事。

《祥异》，（不分页）。

## 新绛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来，称得异人传授能御枪弹，一时城乡多惑其说，党徒日多，号义和团。仇视教民，戮其人，火其居，惨不忍闻。刺史李寿芝请平阳镇兵削平之。

卷 10，《旧闻考》，第 18 页。

# 山　东　省

## 山东通志 1915年刊本

二十五年，乃有义和拳匪之乱，以仇西教为名，济、东、泰、武、临各属，所在聚党横恣。是年十一月，巡抚袁世凯莅任，始痛剿之。明年，北方难作，两宫西幸，而各军溃勇自直隶窜入东境，匪焰复张。于是济阳则戕委员查荣绥；聊城则戕知县曹和浚；德州则袭击官军，伤亡弁勇百余员；武定各属则据阳信，焚蒲台；青城、海丰及泰安之平阴各县，皆被围困；而德州、恩县之交，群匪盘据四女寺，运道不通；滨州、青城境内复有匪徒竖旗号召，其数逾万，出没于蒲台、新城、高苑、临邑数县之间，省城为之震动。世凯遣兵次第扑灭之，其乱始定。

卷117，《兵防志》，第335页。

## 邹平县志 1914年修

二十六年，拳匪至邹。是年，拳匪猖獗，六月蔓延至邹，蛊惑愚民，聚数十人，要县令桂麟拜坛。闰八月初三日，抚军至，获三人斩之，余遁去。

卷1，《总记》，第28页。

舞。青年学子受其蛊惑者尤居多数。旋事闻于上，派管带查某佚其名[1]统兵来济。将潜往剿捕之时，有张兆端者看守邑城东门，亦拳匪之信徒也，先夜密报，匪乃召集党徒，严阵以待。次日拂晓，查率官兵至，匪悉出顽强抵抗，内有童匪数十狞恶异常。查见势不支，策马狂奔，忽有一童子执刀驰逐，疾驶如飞，瞬即追及，断查股于马下，复连砍数刀，立毙其命。官兵大溃，匪乃从容归其巢。由是匪氛益炽，从学者日益众。抚宪闻耗震怒，立派大军兜剿，击毙数十人，境内由是肃然。后闻匪之渠魁悉数逸去，死者皆胁从之乡愚及多数之无知儿童也。嗟嗟！一般平民激于外侨教民之压迫欺凌，至积不能平郁久而发。而愚夫孺子爱国而不知其术，竟为奸人所惑，误入歧途，致令肝脑涂中原，膏血润草野，亦良可哀已。牧民者胡不鉴其诚，悯其愚，曲予矜全，竟忘“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古训，而一概付之无情炮火耶。

卷14，《兵事志》，第4－5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旱，日赤如血。七月，彗星见于西方。八月太白经天。是年也，拳匪起衅，八国联军内犯，北京失守，两宫西狩。县之仁风乡一带有拳民数百麇集玉皇庙，误毙游击查某。巡抚袁世凯命管带倪嗣冲、帮带雷震春率兵来讨，擒斩张兆端等数十人。无知健儿株连甚夥。

卷21，《轶事志》，第22页。

## 临邑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城东北区南谢庄因不堪天主教民辱凌，联合胡家小寺、杨辛家等庄，成立义和团，合四方来归者约千余人。即日攻破商河小张家庄，杀死男女教民一百〇八名口，继攻陵县刘家寨。经大府派倪嗣冲率马队五百余人剿捕平灭。

卷4，《地慝篇》，第6页。

---

[1] 指查荣绥。

## 长清县志 1934年铅印本

谭申孝，字景舆，刘官庄人，清太学生。……清光绪二十八〔六〕年拳匪乱起，公练乡众自卫。附近一带庄村得免糜烂者，公之力也。

卷13，《人物志》，第20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赎，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拳匪扰潘西里燕家窑孔姓家，时辛店屯王鸿洛为团总，率众往救之，生缚拳匪三十余人送县正法。事详上宪，奖给六品顶戴。

卷16，《杂事志》，第9页。

## 陵县续志 1935年铅印本

自海禁大开，吾国频受外人欺侮，人民仇洋心理普遍全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设坛吞符降神，不伦不类，自诩枪刀不入，耍刀舞枪，到处皆是。甚至妇女亦托真神符〔附〕体，自诩能于空中飞舞，名为红灯照，如醉如癫，莫可形状。其奸滑之徒，滥混其间，借图私利。

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事爆发，各处杀戮外人，肆无忌惮。其时陵县东偏刘家寨有教堂，远近义和拳多往攻之，十余日不能下。县知事吴□率队弹压，亦无如之何。后由省派兵一营来剿，始闻风溃散，事遂止息。移时省派员倪嗣冲、孟恩远来陵查办，拳民死于是案者不少。人民之愚，可恨亦可怜也。

卷4，第28编，第43页。

## 平原县志 1935年铅印本

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任（平原）县令。甫下车，值拳匪倡乱，洋兵逼吴桥，民情惶惑，诗志力辟谣啄，

民恃以无恐。迨和议成，因县境教案，洋教士索赔八千二百串。仓卒莫措，乃于仓谷变价项下暂挪应付，俟年丰始缓劝积谷以归仓，民甚德之。

卷5，《职官》，第19页。

光绪二十五年，拳匪仇教为乱，东抚派亲兵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剿办。

五月初，县境南部各村始有自茌平、博平传来之义和神拳，旬日间蔓延殆遍。杠子李庄拳匪与教民寻隙为仇，知县蒋楷亲赴弹压，不能制止，几被戕。其后，匪愈聚愈众，蜂拥至森罗殿。东抚令亲兵营管带袁世敦率领全部来县剿办。九月十四日，逼之于马颊河，官军初战失利，后在平地接觞〔触〕，排枪齐发，群匪俱仆，伤数百人，余乘夜逃散。县境拳匪遂告平息。

卷9，《兵事志》，第12页。

## 德县志 1935年刻本

（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蠢动。

二十六年，……设城防局于永庆寺，以防义和拳。

秋七月朔，驻德左军统领孙金彪与义和拳战于药王庙、柴市、南关一带，帮统张奉先被害。

太白昼见。

巡抚袁世凯立山东界牌，外兵不入境。

卷2，《舆地志》，第48页。

宋森荫，……光绪二十四年，由菏泽调升德州知州。……二十六年夏五月，适值拳匪仇教滋扰，京津人心骚动，德居其冲。……突有拳匪百余人，其首领持直隶裕制军令箭，以查汉奸为名，到州谒宋。宋曰："汝等如欲扰乱地方，请先杀我，勿惊我民。"某曰："实查汉奸，非害公者。"遂派队护送出境。后查牌甲获有匪犯三名，防军欲杀之，宋以党徒甚繁，不可肇衅以招祸乱，陈明储宪暂行管押，沉机

以观时变。

卷9，《宦绩志》，第23页。

尚其享，字会臣，汉军旗籍人，光绪壬辰进士。光绪二十五年官山东督粮道。……庚子夏间，京津拳教相仇，顿开战衅，以致糜乱。德当其冲，拳匪屡来以查汉奸为名，防军欲迎击之。其享以为畿南各处匪徒不下数百万，战端一开，是召祸也，不如保境安民为最上之策。

卷9，《宦绩志》，第23－24页。

## 茌平县志 1935年刊本

于登云，字天衢，清光绪戊子科武举，乐平镇人。性情忠厚，言语不苟。光绪庚子拳匪滋闹，聚集于四区之兴福寺，约千余人，将为仇教之举。县令豫幼竹闻风驰至，过乐平镇约登云往说之，以其素孚于众也，令解散。登云只身往，晓以大义，劝之归农，众犹豫不即解。遂与县令豫议，谓："小民惟利是视，钱买其械，众必乐从，无械自散，复何能为。"乃于附近殷实家贷钱千缗运至，众已去大半，以三百余缗即买讫，遂解散。

卷5，《军警志》，第14页。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有拳匪数十名由平原一带窜入城南之双营，邑令豫咸督率县队并驻境陆军蹑踪追袭。匪首朱姓闻风潜遁，余悉良民被其蛊惑，故相从为乱。豫咸乃单骑出谕，力陈祸福。众呼青天，释兵刃，稽首散去。

是年秋，城北张庄亦有拳匪多名攻破围墙，劫掠教民，邑令豫咸会同兵弁屡次进击，其乱始平。

卷11，《灾异志》，第18页。

义和拳之滥觞，始名金钟罩，盖洋枪肇兴，为匪者以为利器，以曹属为甚，民莫能御，而能左道邪术者即名金钟罩。谓人得其符咒，

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民方患匪炮之难御，为守望计，故争习之。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忿。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遍及村庄，纷纷设场。忽而杨戬下山，忽而大圣附体，握拳顿足，原同儿戏。民无知又以仇教之故，恨敌之心，皆视为得计，举国若狂。不知国将亡，听于神，不致力于人事，而求神曰神。其据我史册所载，若张角、张鲁辈，几何而不败也。吾茌当南北之冲，有开必先鼓动益甚，甚至妇人孺子且有习之者。忽而千百为群，忽而三五结侣，焚教堂，杀教民，乃不旋踵而失败。幸赖邑侯豫咸善为处置，我茌未受大创。然教民自此亦少戢矣。

卷 11，《灾异志》，第 19 - 20 页。

## 清平县志 1936 年铅印本

二十五年冬，义和团起，县境骚然。初起于直隶广宗扰及临清，毁教堂，仇教民，卒酿拳匪之祸。是年，奉令举办、乡团。本县仓团合一，划分二十一团。

二十六年夏，大旱，饥，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第 1 册，《纪事篇》，第 14 页。

## 冠县志 192 口年木刻本

光绪十三年，德国郎神父来冠，在河北梨园屯传教，宣传数年，信教者日众，拆毁是村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得胜，纠合绅民，联名控至县署，继而府、道、抚院。官府畏外人势力，皆为左祖，遂致所有庙基未能收回，村民愈愤。

时有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人，绰号十八魁，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拟诉之武力，拆毁教堂。事上闻，迭经上宪派兵弹

压，防其暴动。军门夏辛酉、标统方致祥、东昌知府洪用舟，率兵往剿。十八魁等前仆后起，迄与顽抗。其后改名为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煽惑愚氓，举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教徒拆庙修堂，村民则拆堂修庙，更迭拆修，相持不下。

县知事何式箴，以办理此案措置乖方，白简罢官。光绪二十五年，曹倜署冠篆，察知此案之连年纠纷，失于何令之优柔，下车伊始，即请兵于洪知府，再益以县勇，躬亲督剿。时十八魁纠合党羽，方严阵以待，麇集蜂拥，刀戟齐举。官兵攻以炮火百余发，毙团五六人，团不支溃走，官兵追击之，擒获数十人，阎书琴亦被获，解至临清伏法，余作鸟兽散，渠魁田宅悉没入官，由此而告荡平。

二十六年，邑令程方德莅冠，差七班及县勇拿获高小麻等，就冠正法。

越年，丁兆德接冠任，详细访查，深知此案颠末，秉法处断，因应咸宜，并发还其查抄财产，以平民气，而河北教案始告结束，玉皇庙基迄未收复。

卷10，《杂录志·纪变》，第17－18页。

曹倜，江苏江阴县附贡生，清光绪二十四年任冠县。精警干练，长于吏治。下车莅冠时，河北教民方聚众蠢动，乃躬率兵役到场弹压。先以理谕，继以奋击，歼厥巨魁，罔治胁从，扰扰数年之教案顿告平息，人服其能。其勤政爱民，嘉惠士林，尤口碑载道。旋以丁内艰去职，未能久于其任，展其长才，邑人亟爱惜之。

卷6，《职官志·宦绩》，第48－49页。

## 高唐州志 1907年刊本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拳匪董延邦、王立言等百余人聚集李家集、涸河等村，借仇教为名，肆意劫掠。州牧李恩祥晓谕弹压，不听，遂带州营及防兵扑灭之。州境拳党渐息。

卷2，《营制》，第26页。

## 重修恩县志 1909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有拳匪四五百人，在恩、平两县接界之森罗殿，借仇教为名，肆意劫掠，又在四女寺山西会馆内啸聚多人，仇杀教民。巡抚袁世凯分别派兵剿杀，拒战多时，匪始遁去。恩境拳匪从此渐息。

卷9，《武备志》，第27－28页。

秦应逵，字鸿轩，湖北孝感县人。光绪庚子以进士知恩县事，下车即问民瘼，凡有益于民者，无不次第举行。时有义和团拳匪以仇教为名，愚民被诱，多有入其党者，应逵已出示严禁。适有驻防某营获匪首一名，系武城曹姓，上宪闻知欲起大军剿荡，应逵请曰："匪首已伏辜，悉良民也，敢以家口为保。"事遂寝，民至今怀之。

卷10，《职官志》，第68页。

## 青城续修县志 1935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直隶、山东有拳匪之乱，青城亦波及焉。初，山东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及清王大臣等崇奉拳匪，谓有神术，能避枪避炮，可以防御洋人，清廷惑焉。于是上自京城府县，下至镇村闾里，遍设拳房。拳匪狂纵恣肆，攻使馆，焚教堂。华人之奉基督教者，匪皆目为汉奸，任意屠杀。青城东北之王家庄、水牛李家教堂及教民之房舍，均被焚毁，并捕风捉影，屠杀无辜。嗣有匪徒数百捣毁县署，威逼县尊，县知事朱俊处理有方，镇抚并施，幸未遇害。时毓贤已调抚山西，袁世凯巡抚山东，与东南各省督抚刘坤一等力主保护外人，剿灭拳匪，闻警即派队来剿，一战于田镇，再战于青滨交界之枣李庄，匪死伤数百，青城之匪始平。时在庚子七月。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帝、后西狩。经李鸿章议和天津，与各国道歉、赔款、惩办祸首，在国史名曰《辛丑条约》。是役也，清廷二百余年之文物储藏，损失殆尽，败亡之祸已肇于是矣。

第4册，《兵事志》，第8页。

## 阳信县志 1926年铅印本

清光绪庚子拳匪之变，其所由来者渐矣。自咸丰初，帝德广被，外夷来宾。至光绪间中外一家，外人设教中国，耶稣、天主棋布遍环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不有焉。外国之有耶稣、天主，亦犹中国之有孔子也。推其远来之意，固欲广施德教，亦或借以观上国之光，未必尽属恶机。第其教不择人，滥收无耻棍徒，席皇上包容之量，承长官袒护之私，弄权舞弊，从中渔利，欺压平民，数十年忿冤之气无隙可发。机险者流乘时而起，假神拳一术，诈谓天兵百万下界扶清，巧中民隐，顿泄郁气。妖咒数语不知从何处传来，瞑目一诵，状类疯魔。疾风骤雨之势崇朝而遍天下，王公大臣多惑之，亦忠君爱国之心发于仓猝，不暇远虑，未可厚非者也。山东抚宪以保洋为宗旨，敕兵弁张某驻扎海邦镇压之。是年七月十一日拳匪设坛书院，邑长谭绂山阴邀官军会剿，枪毙百余人，境内由是肃然。后闻匪之巨魁一无所获，死者皆胁从小儿，闻之者无不垂泪悯之，著有哀拳儿诗三十首，非哀拳匪，哀误入拳匪之无知童子也。父母斯民者，胡不思早曲全之，至酿成巨祸而竟不办首从，一概委诸毒手耶。邑人刘应角记。

按世之谈义和拳者，动辄名之曰匪。余尝异之，而未得其故也。去岁编列国侵略中国史，研及甲午、庚子一段而恍然矣。人亦忆及义和拳之发生，恰当中俄密约成立及清廷欲行废立未成之一事乎。日本一胜，我国骤获赔款两万万两，并割我台湾省、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享古今中外破天荒之利益。各国垂涎万丈，尽变其共同缓进经济、文化侵略政策，实行急进政治、武力侵略政策。俄联法德，迫日本还我辽东半岛，借以攘我之旅顺、大连并北满、内外蒙之路权、矿权与行政统治权。英即起而据威海、割九龙、划长江流域各省为势力范围。法取广州湾、珠江流域诸省为势力范围。德久不安雌伏，借曹巨教案，占我胶澳，山东全省利益已不许他人染指。日犹不甘，划福建为势力范围外，犹增赔款五百万两。各政府操刀欲割，咄咄逼人。其人民之侨寓中国者尽飞扬跋扈，而一班教民亦复狐假虎威，鱼肉平民，县中教案唯此时为最多。事至积不能平，郁而必发。愚夫孺子爱

国而不知其术，袭取神道设教之意，尽树“扶清灭洋”之帜，以号召群众，不数月而弥漫全国。

政府如能鉴其诚，悯其愚，训育并施，纳入轨道，未始不可以执干戈卫社稷。乃清廷旧党欲废光绪而立溥儁，格于外议，未随所欲，恨之刺骨。骤闻义和拳标明“扶清灭洋”，正好利用之以制伏洋人，然后再实行废立。于是锡以封号，假以实权，一与洋人宣战而大祸作矣。事定和议，我国所受影响如下：

一、外人虽然战胜，因鉴我国之民气不可侮，不敢再持急进主义，骤变其政治武力侵略政策，复行共同缓进经济文化侵略政策，在中国之教会、学校与医院比前增加数倍，而外货之输入及外人工厂亦比前增多数倍。

二、清政府之弱点暴露，实权移于汉人，变法图强，一新天下之耳目，促进革命潮流，不数年而有辛亥之役。所可惜者人民受摧残太甚，而抵抗外人之勇气因之消沉，变排外为媚外，欢迎外货输入，坐令土货在本国失固有之地位。自辛丑至今未满二十年，彼等每岁吸收我国之金钱至十七万万。我国平民因之失业者每岁不下五千万人。奈之何不酿成近时之兵扰匪劫无已时也。

嗟嗟！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万望邦人君子尽晓。然于欢迎洋货不只饮鸩止渴，振兴工业，安集流亡，广裕生计，人尽安居乐业，而好犯上者鲜矣。作乱云乎哉。

卷4，《兵事志》，第21－23页。

## 无棣县志 1925年铅印本

张字壎，字亚珊，附贡生，以府经历注籍。光绪二十六年在吉林省奉委查办蜜蜂山金厂，遇拳匪乱，被执不屈，殉难。

卷11，《人物》，第25－26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焚毁北营庐舍，杀男妇数百人，副将张勋驻兵剿捕之。

卷16，《祥异》，第12页。

## 商河县志 1936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大清河决。拳匪肇乱，临邑拳酋李元台以仇教为名，率拳匪数百人焚毁城西南小张庄天主教堂，惨杀教民百余人，教首张鹏龄全家遇害。

秋七月，上奉皇太后西幸。

秋八月，邑令李兆兰率官军击拳匪于临邑之天齐南庙，获其渠魁，拳匪悉平。

卷首，《大事记》，第26－27页。

## 利津县续志 193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夏[1]，义和拳起，由直隶盐山传来。初为数甚少，设坛上神，舞刀过铡，传言能避枪炮。不匝月间，几于无村不有。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后奸宄之徒假借名义，焚杀抢掠，无恶不作。官府不能制止，全县沸然。嗣山东巡抚委营长曾启勋来利，剿抚并施，不数日间，拳匪绝迹，县境肃然。

卷9，《杂志》，第1页。

## 沾化县志 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起，民教互相仇杀。

卷7，《大事记》，第18页。

## 临清县志 193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冬十月，义和团即拳匪起于河北广宗，窜州境。知州王寿朋不能制，仇教之案日多，全境骚然。

[1] 原文如此。当为二十六年。是志误。

二十六年庚子夏，大旱，饥。

四月，拳匪煽动莠民焚毁杀掠，州境大扰。时值毓贤为山东巡抚，纵拳仇教，州境教民悉遁。❶

六月，拳匪焚毁席厂、果子巷各教堂，世职黑恩鉴率众奋拒于油篓巷，击却之。时拳匪设坛于二闸口、大王庙及各大寺观，游街示威，民众遇之，悉跪于道。匪众舞蹈若狂，指称关公，或张桓侯降坛，煽惑愚盲。一日，指良民为奸细，戮于碧霞宫，士民无不哀怖，均闭户不敢出。

秋七月，知州杜秉寅至。时方岁饥，莠民与拳匪合，以均粮为名，砍毁电杆，劫掠邮政商船。公至，严申禁令，弭平之。

八月，霪霖害稼，奉谕分别蠲缓本年额征钱漕。

冬十月，知州杜秉寅亲查四乡保甲，立法严峻，犯者立诛，州境以安。

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遵查州境教堂被毁缘由，分别抚恤之，教案始结。先是光绪十七年知州陶锡祺查明呈报各教堂教士姓名案内，查得州境教堂五所，席厂街教士秦瑞恒、果子巷教士金发兰皆耶稣教，美国人。陈家小滩教士尹梅达，英国人。小芦村仓家庄教堂二所，教士费云龙，法国人。又油篓巷施医院一所，教士卫各纳，美国人。马市口讲演堂一所，美国所租。嗣于二十六年准巡抚袁世凯札查境内拆毁焚毁案，遵查果子巷美国教堂一所，候理定甘雅各先时走避，教堂自行封闭。大古巷仓家庄会通街法国教堂三所，均归省城马教士管辖，房屋器具均未毁。席厂街及施医院被拳匪焚毁无存，教士秦瑞恒、金发兰均先经走避。小芦村法国教堂亦被拳匪焚毁无存，教士费各瑟早经回国。其抚恤教民赔修各费已经知州杜秉寅办理完结矣。

第1册，《大事记》，第20－21页。

杜秉寅，字宾谷，江苏山阳县，拔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知州事。下车之翊日，雨泽沾足，人称之为雨帅。先是天旱，民愁。值拳匪蔓延至临，愚民附者众至千余，势甚张，声言均粮，并焚教堂，断电杆。前任恇怯莫为计，公至捕得渠魁二戮之，余宥使归农，阖境以安。

第8册，《秩官志》，第73页。

---

❶ 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巡抚是毓贤，二十六年是袁世凯。是志误。

## 增订武城县续志 1912年刊本

光绪庚子二月十三日，有拳匪数十自杨庄南突然而来，旋据本村之玉皇庙，意将借此朝食，若不知后之追之者。移时，追兵至，抵庙所。匪结队而出，各持大刀向东跪，起即迎敌。官兵所恃者枪弹，子中不能伤，队长某马失前蹄，匪乘势杀之。官兵寡不敌众，愤甚。杨庄距城十里，有营兵驻扎，闻耗蜂拥而来，与原先兵合击之，匪尽殪。是役也，生获九人，死者三十二人。而杨庄幸毫无伤损云。

卷15，《杂记》，第9－10页。

## 夏津县志续编 193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肇乱，以仇教为名，民不聊生。是年秋，有妖妇某氏趁拳匪之乱，假托神道，煽惑愚民，信从者众，争相迎拜，群呼为神妈妈。知县屠乃勋[1]恐其久而为变，诛之。境内拳匪亦自兹衰息。

卷2，《建置志》，第22－23页。

耶稣教亦名基督教。光绪壬辰，有徐士仁者，恩县籍，偕美国教士二来夏宣讲，耶教入境，斯为滥觞。厥后信者渐众，始有创建教堂之举。以博爱为教旨，到处宣传，婆心苦口，愿力甚宏。惟奉教者流品类复杂，倚外人为奥援，武断乡曲，署“教民”于诉状，挟制官府。久之积恨日深，众怒难平，义和拳之产生，有自来矣。庚子战役于以酿成，辛丑条约因而订立，辱国丧权至斯已极。适邑侯玉田宰夏[2]，奉上宪札饬，凡华民入洋教被义和拳所侮，无论受累轻重，着平民种地一亩赔教民受累者京钱六十文，全县民众均受其害。噫！苛

[1] 据《夏津县志续编·大事纪》载：“（光绪）二十五年，屠乃勋，浙江山阴人，监生。六月十八日代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卸任。”

[2] 据《夏津县志续编·官守志》载：“（光绪）二十七年，玉田，汉军正白旗人，举人。六月二十四日授，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卸任。

哉！故邑人时玉书蒿目时艰，曾有“中原真正无天子，外国凭空要地丁”之联，盖慨乎言之也。

卷5，《典礼志》，第31－32页。

贺殿福，贺屯人。光绪庚子，拳匪二百余人入村，托名仇教，实肆劫掠。殿福忿不能忍，挺毙一人。匪怒猬集，乡长殿海率众奋勇齐击，又毙二人，擒二人，其余鼠窜。翌日，县宰屠赏银二百两，又呈报都府，殿海蒙赏六品衔。

卷8，《人物志》，第8－9页。

## 寿张县志 1900年刊本

袁中丞慰庭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光绪二十六年

朝廷爱百姓，百姓尊朝廷，上下相维系，地义与天经。山左礼义邦，邹鲁古风存，庠校崇正学，民俗归朴醇。绅耆资董率，邪说讵掀腾，陆程接江皖，瀛海通析津。游匪日充斥，异术遂争鸣，昔传白莲教，并有义和门。蔓延各州郡，党羽日纵横，纵横酿巨祸，芟夷断葛藤。相去数十年，旧事重翻新，义和名未改，拳会祸更深。神拳与红拳，名目亦相仍，惟有大刀会，门户显区分。其实皆邪说，妖妄不足凭，传帖聚徒众，飞符召鬼神。言能避枪炮，又可御刀兵，血肉薄金石，析理殊未真。大抵奸黠辈，立会敛钱银，外匪乘机入，久辄滋乱萌。前鉴尚未远，近事已堪征。二十二年夏，刀会浡然兴，兖沂连淮泗，处处丛荆榛。匪首刘士端，妖术冠等伦，更有曹得礼，会中迭主盟。党徒咸敬服，奉之如神明，一朝被弋获，延颈就官刑。迨后拳会起，头目更纷纷。一名于清水，一名朱红灯，勾同杨照顺，妖僧即新诚。分股纠党羽，千百竟成群。先只抢洋教，后并抢民人，先只拒团练，后并拒官军。焚杀连村市，掳掠到鸡豚。星星火不灭，燎原势将成。三犯次弟获，枭首悬茌平。格毙徐大香，枪子透脑襟，并毙诸犯匪，尸骸弃郊垧。既云有符咒，何以失厥灵，既能避枪炮，何以殒厥身。可见腾邪说，只是惑愚氓，愚氓被蛊惑，欲罢竟不能。本院初莅此，闻之悯于心，未肯用兵力，玉石恐俱焚。缉捕归州县，保卫责防

倡言立会，大干例禁。累及身家，难保性命。怎奈乡愚，一呼百应。拳勇大刀，寇盗行径。乃父乃兄，不察不省。结党成群，抢掠乡镇。谣言惑众，天怒人愤。总总凶恶，真堪痛恨。王法难逃，格杀勿论。筋断骨折，受尽苦困。解纲矜原，得生侥幸。凡尔子民，勿再邪混。前虽为匪，也许改正。改正自新，去逆效顺。只要安分，即好百姓。从前劣迹，永不追讯。若有外匪，诱惑勾引，准其送究，免遭蹂躏。禀送到官，须有凭证。首恶一名，赏银二定〔锭〕。拿送十人，加赏不吝。审定之后，给银昭信。并请功牌，以资荣幸。凡尔子民，急须发奋。毋再怀疑，毋挟私念，毋为人诱，毋包祸孕。罔念则狂，克念则圣，英雄豪士，同兹善性。惟能改悔，乃为杰俊，惟能改悔，乃成忠荩。但愿吾民，遵兹教训，勉为善良，莫同土粪。乡里完善，闾阎清静，一经悔悟，同安席衽。告诫谆谆，吾民敬听。尚其勉旃，共乐尧舜。

卷 9，《武备》，第 9 – 13 页。



（光绪二十五年）秋七月，拳匪起，名大刀会，四处滋扰，托与洋教为仇，愚氓无知，多被蛊惑，实则乡里胥受其害。民有惊逃搬移者，拳匪皆指为教民，沿途夺劫衣物牛马，并扰及县城南门外。结党成群，放肆无忌。知县庄洪烈饬队长率练勇城团，并移会游击印格派千总赵尚连率营兵合击之，擒获数人。群匪南奔，尾追之，乡团接应，格杀甚众，生擒十余。追至寿境外。自是不敢复犯，民赖以安。冬，瑞雪。

二十六年，春雨稀少，夏季旱，麦歉收，粮米腾贵。禾生虫，尚不为灾。秋大熟，粮价顿减。七月，刀匪李廷训等纠党迫胁乡愚至三百余名，啸聚于寿、阳两县交界之侯楼。知县刘文煃侦知，星夜前往，设法解散，调团严防，复移请各邻封会哨于其地。廷训闻风潜逃。悬赏通缉，当获匪目李停耗、李鋆兆二名，禀请正法。取出洋枪、名册、名戳、名片多件。惟册内胁从居多，谕从恩威，许其自新，不予深究，免株连也。蠢动遂息。时值銮舆西狩，民心皇皇，感慨悲愤，日盼海氛之靖谧也。

卷 10，《杂志》，第 14 – 15 页。

## 临沂县志 191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四年，土匪聚众起事于黄山，知县陈公亮督率兰陵民团歼之。二十五年因胶案之交涉，德兵焚韩家村。

卷1，《通纪》，第10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仇教，巡抚袁世凯函催各牧师速赴海口避难。时临沂有章医士、明医士及富牧师眷属均起行。有无赖毁坏教堂器具，幸各牧师均去，未酿巨祸。

卷4，《宗教》，第20页。

## 单县志 1929年石印本

二十三年，拳匪刘士端、曹得礼假金钟罩术惑众倡乱，渐至数千人，邑民多被煽动。六月，按察使毓贤督兵扑灭。

卷4，《武备》，第8页。



## 济宁直隶州续志 1927年铅印本

张士翰，……（光绪）二十四年奏调充武卫中军右翼长兼中军全军营务处。二十六年拳匪肇乱，士翰请督臣裕禄速饬防营搜捕，以绝蔓延。不纳，反夺其兵。迨各国联军至保定，官民汹惧，乃与铁路总办道员孙宗祥同入联军，阻其行。统将贾思尔盛气待之，士翰不为动，厉声曰："衅由拳匪，百姓何辜？予来特恳保护百姓耳，岂畏死哉。"贾思尔改容谢之，民赖以全。

三十二年简放四川重庆镇总兵兼统四川巡防左军。三十四年，开县红灯教匪起，闻警飞饬军队搜剿。不数日，全境肃清。

卷12，《人物志》，第43页。



## 福山县志稿 1931年铅印本

李舒馨，字畹民，陕西咸阳县进士。光绪二十四年任县职。……

二十六年拳匪肇乱，并以妖术诱惑乡民，出示严禁，执习其术者一人斩之，境内以安。

卷3，第14页。

## 牟平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五月，拳匪肇乱，全省戒严。州牧张树勋严禁邑人演习其术，境内以安。

卷10，《文献志》，第11页。

## 平度县续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太白昼见。美国人医院被掠。大刀会起于凤凰山，驻潍马队营官孟宪曾带兵往剿，平之。又知州吴丙南随右卫营务处祝廷琛诛西北龙王庙习拳童子五十七人，东窃割电杆者一人。丙南旋撤职，继任萨承钰剿平金顶山拳匪。

卷首，《纪要》，第16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知州吴丙南奉东海道李札饬，本月十一日准美国领事官法函称，据青岛电禀：美国浸礼会被匪抢劫什物器具等情，请札饬该处地方官立即全行追获，毋违，切速。乃署任萨承钰至，估计洋人被砸毁器物约值一百六十余两。十一月初四日，美国教士楼约翰、任其斐到州，称二处住宅门窗地板砸毁，修理须值银一千三百两；两处木器衣服约值银四千三百五十两；西关教堂内料瓶水切刀皮绳等项值银七千三百两。

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楼约翰复同瑞典教士帅得顺到州，称又有漏未估报款项值银二千零一十两，开送抢掠人姓名十余名，责令赔偿，并请由前知州吴丙南认赔五千两。承钰即拘押洋人所开十余名。据事由上禀，经抚院驳斥，谓拟之潍县为数过多，且事隔数月，何忽又增二千余两之数，饬令磋商。承钰旋即与洋人核减为一万二千五百两，订立合同，分期交款，由教士开收条为据。

卷3，《疆域志》，第2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大刀会煽乱，邑西南乡众亦集会立坛。知州吴丙南驰往解散，会党恃其众，勒令拜跪神坛。丙南狼狈而返，自是不敢复出署。因之城市儿童率皆嬉戏作法，丙南亦弗之禁也。有大师兄自昌邑来，设坛于城东王家，阑入会，习拳者皆童子，附近村人皆思驱逐之，顾力不能。久之，遂移坛于城北山龙王庙。丙南使人谕令解散，大师兄弗从。八月二十七日，山东右卫营务处祝廷琛率兵自西来，未黎明至山前，大师兄谕众无惧，发土炮，声隆隆自山下。兵怒骤进登山，大师兄走免，杀习拳童子五十七人，首级累累悬城门，多以赤绳系辫发，见者恻然。祝兵之来，邑人皆谓为丙南所请，诟骂百端。上宪因丙南不能先时解散，申斥记过。而查兵房卷，其请兵禀已抽出，惟有一禀中有“所有卑州会匪，前已经卑职请兵会剿”等语。吴旋撤任，萨承钰署理。金顶山复有习拳者，捕诛之。

卷6，《政治志》，第18－19页。

## 维县志稿 194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二十九日晚，匪焚李家庄乐道院，焚死教民朱东光、刘作哲二人，楼房四十二间，瓦房一百三十六间。六月初一日，大雨雹，东乡菜园一带大风拔木。初六日，匪焚坊子矿局德人草房七间。美国教士才法廉狄考文、德国铁路矿务各工师白伦克葛勒梅等均避居青岛，办团练。

卷3，《通纪》，第22页。

## 寿光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之乱肇于京、津，蔓延东省，有由邻邑传入境内者，无知愚民练习者日多。是年夏，有西乡拳勇多人闯入县署，气势汹汹，知县田恂避花园灌木中，千总某带兵往救，劝令解散。拳勇挥刀，削其伞盖，咆哮而出，势张甚。幸省宪力遏其萌，未得逞。旋亦绝迹，亦地方之幸也。

卷16，《杂记》，第41页。

## 临朐县续志 1935 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一千九百年）夏，拳匪乱，邑人多信奉之，假仇洋为名，酿教案数起。清帝下诏与各国宣战。联军犯北京，两宫幸长安，邑人大震。秋，蝗蝻为灾。冬，大雪。

卷 1，《大事纪》，第 17－18 页。

## 续安邱县新志 1914 年石印本

吴兆镲，字仲霖，江苏丹徒人，举人。光绪二十六年权知县事。……是年夏，拳匪变起，一时风靡，群呼义民，不逞之徒借势仇教。兆镲曰："此乱民也，不可纵！"有习其术者辄拘而惩之，凡境内教士教民皆力为保护。或以媚外讥之。事后闻邻邑有纵匪焚劫教堂偿款巨万而累及阖境者，而本邑得安堵无扰，人乃服其卓识焉！

卷 15，《宦绩志》，第 1 页。

## 昌乐县续志 1934 年铅印本

庚子二十六年夏五月，拳匪肇乱。有义和拳者以吞符念咒、"保清灭洋"相宣传，各地仇教之案纷然而起。清廷误信其说，召之入京，遂致八国联军之祸。邑令梁锡祜禁止人民习义和拳。以奉东抚袁世凯令斥为邪教，严行禁止，故本邑未发生教案。

辛丑二十七年春，大旱。秋七月，拳匪肃清。与联军议和成，许赔款四万五千万两。

卷 1，《总纪》，第 9 页。

## 胶澳志 1928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西历一千九百年）二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禁止境内义和团，不许设坛练拳。

……

五月，义和团蜂起于直隶，遂酿庚子之变。驻胶德兵纷纷调赴天津。

……

上年高密乡民与德人冲突，本年北京又有义和团之变，德人借口进兵，分驻胶州高密。

卷12，《大事记》，第3－4页。

## 高密县志 1935年铅印本

王联璧，字星端，号兰生。丁丑科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浙江道监察御史，出守贵州遵义、贵阳、黎平等处。……庚子之乱，黔省消息梗阻，复值旱荒，饥民积于省垣者万余，情势汹汹。当局欲派兵强制解散，联璧以为如此非恤民之道，且必酿巨变，力主赈济，并请躬亲其事。目不交睫者数日，须发皆白。凡三阅月，始竣事。

卷14上，《人物》，第20－21页。

# 河　南　省

## 新修阌县县志 1932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夏秋并旱，麦禾歉收，各村抢劫蜂起。知事王鼎臣因西乡黑姓命案严行拿办，将数匪毙于狱，刁风渐息。知事邓华林继至，大开常平仓、社仓，又截留开封周道尹为陕西捐运赈米一千包，委各里绅酌量散给极贫之户，民得免于饿莩。

二十七年秋，慈禧太后及德宗由长安回銮，道经阌乡，前数月即命跸路大臣黄履中来阌相度驿路，修理行宫。……阌境设两宿站，一在阌底镇，一在城内县署。阌底镇为陕西入河南首站。县令办差预买民房一座，改建行宫，门屏格扇都令雕刻，极其精致；御榻以黄缎绣龙堆；厕房皆用红毡迭铺；御膳房所需一切器皿皆须新置。陕西抚部升允送至斯地而返，豫抚松寿先半月而至迎供，河南各司道大员除藩司外皆预至迎侯。其各部扈从公馆将该镇附近村庄尽行占用。车马招自邻境，拥排数里。大厨房山珍海味，每味各归一处，专司两宫一至。从官山积，马如云屯，一宿即过，而物品抛弃狼藉。

是役也，费用耗滥，虽正款由上发给，而地方亦不堪其累云。

第1卷，《通纪》，第10－11页。

## 续安阳县志 1933年刊本

石庚，字丽斋，严毅练达，刚直不阿。己亥冬，连庄会匪张发财、孙成林等扰害乡民，聚众千余，盘踞小晁寺。庚率勇往谕，匪举枪击伤面部。庚亦能军，遂获匪首数十人，置之法。

庚子拳匪肇乱，溃勇过漳者踵接，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庚立保甲局防守，民获安堵。

卷15，《循政志》，第2页。

## 林县志 1932年石印本

俞纪瑞，字伯珍，山阴监生。光绪二十四年知林县事，听断明敏，实心爱民。邑南有天主教堂，庚子拳民仇教，林人闻风响应，声势汹汹。纪瑞恐酿巨祸，派人至教堂为开陈祸福，阴令牧师司德望率诸教士远避；阳将教堂查封，出示弹压，劝谕乡民，因得相安无事。

卷3，《职官》，第39页。

二十六年，旱，无麦。拳乱起，奸民谋乘势劫天主教堂，知县俞纪瑞严行弹压，获无事。

卷14，《大事表》，第12页。

## 新乡县续志 1923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联军入都，清帝西巡，一时人心风鹤。河北道岑春荣在彰德设筹防局以备不虞，饬下州县一律照办。新邑筹防局设南街火神庙，总办卫延龄，李廉泉副之。一时农商各界情切保护，桑梓乐输巨款，监造军械火药等件。且招防队三哨，日事训练，借资防卫。拳乱旋平，和议成立，此局撤销，军械诸事存储公款局。

卷2，《兵防》，第22页。

星楼，游手少年趋之，结为兄弟。李自称大刀会遣出巡防者，因而散放票布，传习符咒，云能御风雷，避枪炮，会中以“助清灭洋”为宗旨。举事之日，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惟持会票者得免。由是爱国守旧及挟排外迷信种种误解者争趋焉。而畏祸难，惜身家，欲得其票布为护符者尤众。每票取钱三百文，秘密中辗转售出，何啻万数。

次年五月，北京义和团事发，众闻之皆狂喜，教会西人皆逃去。时京汉铁路方凿武胜关孔道，信阳甫设测量购地，各局至是均罢工，西人任工师者皆避居汉口租界。谣诼繁兴，群情惶惑。时长台关有悍盗余三伏法，相传其党徒将为报仇，或揭帖城上曰：“先杀猪，后宰羊，拿得鳌鱼钉城墙。”谓南汝光道朱寿镛、知州饶拜飏、千总刘占鳌也。市井小儿漫歌之以为戏，会中人亦乐道之。适道署奎园有老树夜无故而火，署中相惊为妖。及闻童谣，疑有主者，遣使侦之。至奎星楼捕罗某及其徒杨某讯得聚徒结会状，株连甚众。闵某、李某皆入狱，拷掠极惨。胥役因缘大索，得资无算。赖游宦寓居之李肃雍白于官，官亦恐激变，亟出示设匦于堂，令购得布票者自投匦中免罪。怯者则墨涂姓名而投之，或托有力绅耆代缴。不三日收票万余，悉焚焉。众意稍定。罪首李某先逃。青年连累弃家远遁者数人，后入军籍多得官。罗某、杨某坐斩。闵某、李某监禁，至宣统元年遇赦始出。

大刀会初以迷信结合，及其散也，凡平昔迷信神权之团体，如持斋诵经各佛堂，均遭波及，纷纷解散，或因而获罪下狱，有至死者。

次年辛丑和约成，传教西人及铁路工师悉复其旧。而乱前邑人包揽路工所投押款辄被干没，因以破家者有之。

民国元年，朱氏旧仆某私语人云：“道署老树之火系彼夜间起如厕所遗蜡炬，时畏罪不敢自承，如借妖言为解，不意会合时变，发此大难，星星燎原。”某仆洵人妖哉。是役造端复杂，有司挟其畏祸邀功之私念，胥役复利用为诈索资，比户骚然。大乱之后，若悬千钧于一发，片言解纷，李肃雍之力也。

卷31，《大事记》，第1－2页。

# 陕　西　省

## 华州乡土志 193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月己亥，渭南会匪田贵滨反。闰八月庚子犯高塘镇，民团击溃之，擒贵滨党三十名，传解渭南。庚申正法八名，余遣归田里。

《兵事》，第12页。

## 续纂山阳县志 1921年刻本

二十六年夏四月，京都义和团事起，两宫出狩西安，召勤王军。李秉衡率师由长江入运河，水陆兼进，纪律不严，沿途骚扰，城乡莠民乘间思逞。五月二十七日，县署前有义和团布告，人心益恐。太守许宝书、邑令李明垣就海会庵设团练局，四门设分局，招勇五百名，以都司周遐年管带之。饷绌，劝绅富捐资协助。漕督松椿复调营兵四百名，令游击阎兆祥带兵五十名，分巡河下镇；守备黄赞恩带兵五十名，分巡东南乡；游击马长华带兵一百名，分巡西南乡。

七月，崔河匪首刘必高聚三百人，将举事，犯车桥。邑令李明垣往，捕获匪四人，毁贼巢，必高遁去。闰八月，必高在镇江就擒，械至淮，置于法。

卷15，《杂记》，第33－34页。

# 浙　江　省

## 诸暨县志 1911年刊本

光绪二十年间西教蔓延，耶稣在大雄寺之左、天主在后街各造教堂，城乡多有归彼教者。民教时相讦讼，官吏不能持平，民愤无所泄。……二十六年三月，前宰倪望重复罢工。六月，会匪突起，毁教堂，上宪调兵剿抚。

卷15，《兵备志》，第5页。

光绪二十五（六）年庚子，直隶有义和团之变，邑人平日受教民之辱者愤思报复，而南乡尤甚。莠民杨某以神道煽惑乡愚，王某群不逞之徒从而附会之，六月初旬结盟于斗子岩之龙王殿。十二日，牌头镇教堂毁，城中教主闻之，携眷去。十三日劫城中耶稣教堂，知县倪望重坐视不出，枫桥镇教堂亦被劫。时绅士编修陈遹声方在城修志，驰函命其家护教士戴某出境。十四日讹言南乡民变，知县仓迫无计，请陈绅偕城绅廪贡生孙笃庆驰往谕之，至牌头夜已二更矣。王某等方纠众数百人，声言欲攻县城，百端晓喻，始散去。十五日，黎明天大雨，南乡绅士均集同文书院，蒙雨上斗子岩，遣散余众。十六日，陈、孙二绅偕南乡岁贡生楼敬熙驰回县城，冀图善后。至会议桥，闻城内教堂已于十五日被焚矣。十七日，匪党劫守城兵军器，将闯衙

署，知县窘甚，至书院问计。乃议令城守刘弁率捕役钟某等闭城搜捕。城内民之避乱者争思出城，而城外匪类思乘间抢劫者，各操兵树帜，聚七冈岭，窥城中虚实，至数千人，势汹汹几酿大变。既而钟捕役遇匪党七人于龙角石里，尽获之，立时讯问，斩五人枭示城楼，而城外之匪类散，城内之民心稍安。越数日，令武举人蒋君诱缉匪首王某斩之。又数日，前任知县沈宝青奉巡抚命偕某参将率兵至，陈绅劝沈前令驻兵城中，简从往南乡，慰谕百姓，乱遂定。

卷15，《兵备志》，第23页。

## 衢县志 1926年刊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六月，旱。九牧匪起，连陷江、常二县。警报至衢，流言四布，讹传屋瓦上有人影往来，又闻空中火药气。合城扰扰，数日而难作。

卷1，《象纬志》，第14页。

电报局，衢之有电线，创自光绪十年，下接兰溪，上达浦城沿旧驿站路，为浙闽之通过线。光绪二十三年始设局于江山县之清湖镇，原备途中修线，以期迅速。二十六年匪乱捣毁，因移设于衢城，局在莫家桥中河沿。

卷3，《建置志》上，第43页。

天主堂，相传清康熙间即有此教流入，有教民王姓夫妇墓碑载康熙壬寅年葬，可以佐证。旧堂在小西门泰安宫前，乾隆间毁。道光初年，复于城东马路开堂传教。同治末，移后街染坊巷。光绪十年购置理刑厅黄姓民房为教堂，俗呼杨照厅，前有杨姓照磨赁此居住，故名。黄姓因此涉讼多年，官厅终依约给予。光绪二十六年为乱民残毁。二十七年，官厅与教堂立约，调换府山东面基地改建，计地十亩余。……

耶稣堂，同治十一年，有美国教士司徒牧师来衢传教，夜住船中，昼则登陆，随地演劝。逾年，租赁城内四眼井民房为教堂。光绪元年复加扩充，受典大房三进犹有一部分租赁者。至二十五年，内地会英

教士汤明心改建西式洋房。二十六年为乱民残毁。二十八年，教士李俊德重修之。

卷4，《建置志》，第48－49页。

（黎天才五十寿启节略）光绪庚子夏六月，红巾匪首刘加幅叛起于九牧（闽界），劫渔梁，度枫岭，戍兵溃，长驱入浙。二十三四等日，连陷衢之江、常二县，匪氛益炽。警电至省，刘抚军树棠命天才率兵两营星夜援衢。时衢城已被围三日，军民协力抵御，匪少却，闻大兵至遂宵遁。天才追逐数十里，抵一渡江地方，获吴癞头丑、柴鸿儒斩之，收复江、常两城。进剿匪穴，诛刘加幅于峡口山洞中，传首至衢，匪乱以平。是役也，仅歼渠魁三人，余众悉赦免。事闻，朝廷嘉天才功，擢升副将。

（詹熙：衢州奇祸记）刘加幅，江山著匪也，前以清湖行劫漏逃，缉捕未获。庚子五月，京津一带义和拳肇乱，南人惑于“闰八月必反”之訾言，刘遂蠢蠢思动，僭赴闽边之九牧，纠合吴癞头丑、柴鸿儒谋劫渔梁汛之军装。枫岭游击旗人煜林羽书告急。会绿营裁减余额未满三百名，又多调操在衢；总镇喻俊明得报，遣把总项升率以往援。时六月十六日也。

既而风鹤之警日甚一日，知府洪思亮、知县吴德绣唯以辟谣为事。绅民请办团，吴不许；请置守，亦不许，且严禁上城。至二十一夜半，讹传有匪越城，居民狂窜。西门望见铜钱岭灯火荧荧，并闻炮声隆隆，俄顷声息俱寂，惊扰达旦。乡民避乱，扶老携幼蜂涌入城，颠仆践踢，呼号震耳。官厅仍无防御之策。

二十四日午后二时，探报江、常二邑均失，全军覆没，文武各官相顾失色。未几，江山都司杨怀清、常山游击陆嗣恺（亦在江山）各领残队踉跄奔回。乱民乘势窜入，祸机四状。是夜，民自为卫，仓猝集团，登陴守瞭。吴令亦悔前此讳饰之过也，上城慰劳之。孰知肩舆前行，咀声后起。

次日拂晓，西城团民搜获一人于天王塔底，或言身藏火药，未知意欲何往。有识之者，认为县厨小老李，实奉吴母命往蒋家滩取回其孙也，（吴令在任，庶出一子，留乳蒋家滩，其后幸免于难）城闭被

阻，潜避塔下。外人妄生猜测，吴令通匪之谣由是纷起。

先是匪警初至，西乡有路过十一人行踪诡秘，薄暮渡河，将入城状，携有兵器，乡民执以送县。吴令羁押未讯未办，反与敷药疗伤。是晚，都司周之德入署，牵出三人杀之照墙下。时乱民混居城内者甚众且杂，疑神疑鬼，举国若狂，匪复扬言于外，乘此纵反间。吠影吠声，因讹成实。

吴令张皇失措，天甫曙即速召绅集议于郡庙。其地僻向无议事者，乱民谓有别谋一哄而入，缚送道署，鲍祖龄畏难拒不纳。延至日晡，办法犹未决，乱民愈聚愈众，遂毙之大堂下。

英教士汤明心见祸，挈同妻儿走道署求保护，鲍亦不理，依依无所归，并毙之于道署之门外。

当祸之发也，有请命于镇署者，喻俊明始终不一临，亦不出一兵以弹压之。是时怨雾弥天，杀机陡启，一任乱民恟恟，累及吴令二子与幕丁多人与佳音堂美女教士二人。又闻城外有常山逃来之教士亦毙于中途。冤哉惨已。

越日，刘匪率队扑城，持巨斧抵门阋力斫之，口呼“吴大老爷开城”不止，标兵协团奋勇击退。无何而省军大至，匪势溃散，侵扰四乡，罹其害者犹不一。（同时寿昌获有巨匪戈大眼睛，亦供称西安县吴公所使，足见匪党故造此谣，鼓惑人心，使酿成内乱自相戕贼。亦狡矣！）

事后，省令查办，官教重案，外人指索，横连无辜，年余始定谳，以周之德等十四人拟抵，案归北结。筑教士坟于府山之西，与地方官绅签订善后条约。此吾衢莫大之浩劫也。痛定思痛，辄笔录之以告后人。（熙子鏖来节稿）

龙游县杨葆光：题詹肖鲁衢州奇祸记后。太阴冱寒纯阴销，天公酿雪冻不浇，夜窗展读奇祸记，虚堂毛发森调刁。此盗原以讳盗起，清湖胠箧人旋跳，积习渐移结死堂，三省会合通螗蜩。卒然帕首夺关隘，鬼箭直下枫岭遥，岭头老将羽书急，三衢传遍众志摇。文武不和兵家忌，况复上下形神骄，郡置不问亦不备，怡熙如故嗟同僚。鬼火磷磷原上集，阴风吹动惊连宵，有时人影在屋角，城头箭镞闻鹿鹿。曾不登城一眺望，但凭虚报词哓哓，以为时平焉有贼，百里远出烟尘

消。岂知六月二十四，江常连陷练军凋，城头犹不许民守，县官通贼由此谣。那知出自长官意，空令冤死随妖腰，是时教士求避地，坚持不可何所要。约章本有保教义，既不听去宜相招，民人初起只疑惧，疑官疑教心恸恸。斯时县官但明断，正如旭日当清朝，岂容无赖擅杀戮，冤声惨地冲长霄。城中无故自戕贼，试问法律谁为昭，我友觥觥郡中望，召父之子良弓调。当其与贼不两立，奉母挈妻判共焦，及至幸存乃载笔，谓是心史无虚枵。我当其时正困守，危城夜听风萧萧，激励士卒勉眷属，效死勿去期后雕。与君异地有同志，两家交情真琼瑶，读君此记感何极，直笔采向天边轺。

（龙游新志）先是江山土匪起事，四乡已举办团练。及六月二十五日，西安知县吴德绣被害，风声益紧。二十九日，北乡团练赴西安东乡与县交界之郑家村，为匪所乘，死者四人。及七月初三日，匪掠西安县东之樟树潭村，复顺流至郑家村。匪首吴癞头丑者，本欲攻龙游，而匪首三角人（江山方言人读如难）以夙与商家村人有隙，因先率众渡河，至其村焚掠。于是马叶村一带民团虑其侵入县境，正事防堵，而北乡团首泽随村人徐炳芝夙以膂力称，乃率团勇三千余人踵至，同追至郑家村。村中有江山人数家，本窝藏匪人者，团练遂举火焚其居。高家村之匪望见郑家村火起，忽渡河归，与团勇战，匪败走。

当是时，别有一股土匪，其匪首名陈铁龙，由西安全旺窜入十都。十都人大惧，勉为供应。铁龙正思与江山匪合，以闻郑家村匪败，遂散去。（后二年复与龙兴殿僧密谋举事，破获，铁龙遁，不知所之。）

按：陈铁龙不知何许人。当刘加幅未起之前一月，五月某日（记系十五日），铁龙在全旺邻近之尖峰山（约十里许）祭旗举事，为乡绅邱朝升、凌鹤云等所揭破，遂窜入龙游。

卷9，《防卫志》，第36－38页

吴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难，实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汉口诸烈以外一大悲惨之纪念也。久欲为一诗纪哀，至今未成，引为疚焉。前曾见黄公度所作三哀诗中数语，今复得其全编，我心中所欲言殆尽，于是我其亦可以无作矣。亟录入诗话：

世界随轮转，成坏各有劫，适值倾覆时，万法不必说。以君循吏

才，三年官于越，无端桴鼓鸣，伏莽寇窃发。山县斗大城，城头黑云压，纷纷彼狼心，跃跃欲猪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鸮音不能革，生性成祷杌。到此播流言，官实通贼谍，作贼兼作官，满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积恶鬼罗刹，闪闪苍鹰眼，磨刀咸欲杀。公知事不可，大声作瞋喝，反激蚩蚩怒，一霎尽灭裂。非无防御使，蠢蠢怯如鳖，噤不发一言，坐视民创夺。此客甫断头，彼奴复流血，乱刃白雨点，混杀到手滑。猘犬狂号跳，奔马肆蹄啮，但是县衙人，一见辄摧捽。郎当子若孙，衣破脚不袜，同寮不肯留，望门走托钵。指名遍搜牢，牵发互瓣结，驱羊入屠肆，执箠尚鞭挞。天堂变地狱，肉花碎片割，同时遭荼毒，彼此造何业。（原注：君一家受戮后，并尸于天主堂，英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妇、幼儿皆尸于此。）君当就缚时，自知当永诀，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脱。下伤戚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怜八十母，萧条几黄发。追忆六年前，春酒寿筵设，君披宫锦袍，手执先朝笏。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寿人曲，登堂来拜谒。孙曾六七枝，一一芝兰茁，最小耳银铛，靧面白胜雪。谁料绣衣舞，回旋仅一瞥，覆巢无完卵，雏鸟鸣亦绝。闻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殁，家人畏惊倒，相戒咸结舌。入则围红裙，出乃易墨绖，母尚依闾望，朝夕拜菩萨。念子归何迟，此别太契阔，（原注：家人诡以大府调往剿贼，告其母。）岂知望子台，早已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犹有尽，何况生身灭，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独怪耶稣教，瓣香未曾爇，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观君遭万变，已足空一切，只有黄鸟歌，哀吟代呜咽。

原诗后附有补注，叙述吴公死事，事实颇详，并录之，以备后之作史者参考焉。

君名德绣，字秀清，达县人。部选西安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团乱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陷。二十五日晨，君方集议团练，闻锣声，问何为，则以毁教堂对。君出门呵禁之。反徒麇集，遽倒戈相向，职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严道署，诬以通贼。道员鲍祖龄懦而愚，不能弹压。贼复由道署缚出，至堂檐下，乱刃斩之。又哄入县署，募宾丁役凡杀二十九人。子以启、以发二子前后名字不同，未知孰是被缚，乱民请鲍处分。鲍言：“听汝辈惩治，吾不敢

敲梆人拘禁，宣布戒严，督率兵团巡守，人心稍定。先是衢匪乱作，令办民团自卫。同日九都杨村有挽髻披发、服装奇异者多人，经盘结检查，语多支吾，行装内藏有凶器，当捕获六人。次日送县讯办，知县吴略讯一过，杀四人，赦二人。被杀者或云匪探，或云卖夏布者，未知孰是。即日，商民派人守城，匝月方止。衢匪旋由官兵剿灭，遂亦无恙。

卷8，《武备》，第7页。

## 瑞安县志稿 1937年铅印本

盛鸿涛，字蔚堂，广东人。光绪庚子京师义和团肇衅，各州县乱民闻风骚动，秩序荡然。鸿涛时任瑞与［安］武职，驰马出郊，诛拳民为首数人，乱遂定。

《职官门》，第52页。



## 平阳县志 1925年修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蔡郎桥神拳会匪金宗财聚众作乱，散卖双龙票布，影借北洋。义和拳匪借名除灭洋教，诱民入会，从者蜂起。十四日，温州知府启绩至平，诡称奉督抚令，招抚神拳。教民闻风逃避，莠民乘机鼓众拆毁鳌江、萧家渡、北港等处耶稣教堂及教民房屋。十五日，金宗财与瑞安拳首许阿雷联合聚众祭旗。县城戒严，各乡筹设团防局。十六日，东门外仙坛山中见匪旗数面，匪党数百人持刀鸣鼓，联队而南。是日，西门教堂被毁。十七日，匪众自鳌江至钱库，都司蓝蔚廷率兵勇壮役会合民团分道前进，擒获妖妇章陈氏，匪众奔溃。二十日，蓝都司派驻马屿哨弁萧明亮擒获匪首许阿雷。二十二日，江南团防局丁会合哨弁黄华廷擒获匪党谢凤标解县，并章陈氏伏诛。二十九日，知县谢焯鋆督饬典史徐尚原会营守备彭承浩，擒获妖僧景雪，伏诛。七月十五日，金宗财擒获伏诛。神拳会匪平。

卷18，《武备志2》，第15页。

# 四　川　省

## 新繁县志 194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八〕年，川中红灯教起，浸入新繁。八月，教匪至来薰桥，把总倪某率六十余人前往御之，甫上桥，适见一教匪杀一居民，倪弃马逃匿。九月，教匪啸聚忠义场之观音寺，大府遣兵攻剿，毙匪二十余人，余众悉溃。

卷33，《事纪》，第5－6页。

## 新繁乡土志 1907年修

光绪壬寅，山东拳匪余党，潜入蜀中，传习其术。始于川北流入成属。士大夫惩庚子之祸，多所劝戒。而愚民渐染既众，势成燎原。新繁习者亦稍众，然率椎鲁，蠢蠢若鹿豕辈也。八月十四日，有敝衣赤足二十余人，持铁肆菜刀，在省城北关外与官兵对敌，炮毙其二，始去。而各州县亦往往零星数人敢敌大兵者。兵始闻拳匪诸神怪，辄畏缩，后见其毙于火器亦众，遂轻视之。九月某日，县南关斑竹园观音寺一战，戮者数，匪焰由是遂衰，而各路亦以大吏剿办得法，次第肃清云。

卷4，《兵事录》。

## 金堂县续志 1921 年修

范翁，号子常，住成都金堂县之杨家营，即今清江镇西南三里许也。……光绪壬寅间，以群望推为乡董。时国家承平既久，草野数十年不知兵革。适顺天拳匪余孽窜入蜀，以邪术惑乡鲁，口喃喃诵咒，谓能避枪戟，试之辄有验。堕其中者诩诩然，自以能保身家，且平外侮保国家也。传习日众，几遍乡里矣。翁既董其乡团务，独禁不令操，防其族加严焉，众且衔之。会官军至，里闬中环起而狙击，军大溃，且殪其帅。司拳者，势益张。无何官军且大至，众皆不支，同里枭首相望，株连者狱为之满。而范氏全族皆免祸，众又奇之，且德之甚。

卷 10，《艺文志》。

## 新都县乡土志编修年不详

光绪二十六〔八〕年六月，有红灯教自东路金堂来，以打教堂为名，邑令调团勇保护，后请省兵数百名防闲，幸无他恙。惑邪教者，虽经县主严拿，尚不觉悟。自岑督分兵剿之，患遂止。

《兵事录》。

## 灌县县志 1932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秋九月，邑中莠民假红灯教余焰，恣煽惑。明年冬十月，劫崇义场教堂。汛弁官青云与堂勇管带许宪烈击之，及于温江东岳庙，匪方饭，逾垣而出，赤体死斗，丁勇败退。匪窜河西马祖寺，无赖多附之。忽成都知府刘心源率队至，匪出不意，获十余人戮之，遂灭迹。是役也，实会匪吴直三等谋乱，其初啸聚温江清水浩，官军击之，由郫县窜扰崇义场，与灌匪合。旋至土桥场拒捕，汛弁几遇害，复窜河西，檄乡团会剿，始肃清。

卷 17，《故实纪》第 8 页。

刘心源湖北嘉鱼人，清光绪二十八年知成都府。会匪吴直三、汪老九、帅大旗等，由温、郫入灌，纷扰两河。心源率队驰至，檄汛勇乡团会剿，贼始平。时有润之者，以善书游食四方。土桥之役，官把总陷重围，任领旗被获，润之力救护，皆得免。

《政绩纪》。

## 简阳县志 1927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神拳由资阳东至传入，妄称神灵附体，念诵咒语，可御枪炮，被惑者日众。州境镇子场、三星场、芦葭桥等处，均受其害。匪首李永洪，小桥沟人，绰号天师，称顺天教。七月二十五日，率党数百人劫掠镇子场，州牧颜守彝派兵往御，众寡不敌，哨弁陈秉钧阵亡，失洋枪八杆，亡勇丁四名。八月十六日，永洪又率党千余，焚掠街市，督标中营同达字营兵至，杀匪数十人，擒二人，余匪散去。至八月二十四日，捕获李永洪及其党戮之。又于金龙寺击毙寥观音等。

同时援三星场之匪首则为唐大通。七月二十九日，由金堂淮州、赵家渡竹篙寺窜入，掠王明德家。八月十五日，又率匪数十人，至三星场，总保李义荣督练丁五百人伏于黄连沟。匪至，义荣手杀首匪一人，众从之，杀毙悍匪七人，又生擒活观音二人，生擒悍匪四人，送州正法。

厥后扰芦葭桥之匪首陈宗汉，其党约百余人，有活孔明、活观音等名目。八月十二日，往劫教职徐韫璞家，伤其侄相三。州牧以五百金购之。嗣十月二十六日，委员田骏丰协巡捕刘佩玉、曹永注带勇访缉，捕获宗汉于其叔家。当于宗汉身中搜得铜镜、木剑、阴阳旗、避兵符等物。旋即送州处决。

又有黄云卿者，号小霸王，率匪党将扰禾丰场，千总贺定清一战擒之。又华阳土主庙拳匪率其党二十余人乘机窜入州境，至三岔坝、阮家坳。团首李有成，率团勇杀毙二人，匪转逃至半坡寺，遂焚毁教堂、杀教民而去，州境由是肃清。未几朝旨以岑春煊督川，剿抚兼

施，出示劝谕，不匝月，川中匪祸悉平。

卷22，《灾异篇》。

## 简阳县续志 193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岁大旱，拳匪乘机蜂起，扰及柏合寺场一带。居民多逃于玉皇观、长柏山等处，惊惶万状。及事平旋里，屋宅已空矣。

卷10，《灾异篇》，第71页。

## 重修什邡县志 1929年修

康寿桐，光绪二十七年调署什邡。时红灯教蔓延，各处暗有习之者。什邡九里埂，民尤赤贫，被其煽惑者众。公亲率队捕之，不戮一人，而患遂消。

卷3，《官政》。

## 江津县志 1923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起，八国联军由天津破北京，清太后挟帝奔西安，命李鸿章同庆王与各国议和。次年辛丑和议成，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惩办祸首端王、刚毅、毓贤、赵舒翘等。又次年壬寅，太后及帝始自西安回京，全国危而复存。当时南方诸省与外国结约保护无事，惟四川不免蔓延，或名神拳，或名红灯教。会率数十人，白昼入成都，横行街市，夺刀开枪，而竟得逸去。各处蠢动，官军出御，又每多杀无辜，人心异常动摇，几酿大乱。新督岑春煊来川，始行平定。其初江津亦尝发现，幸早严禁，未及于难。

卷3，《前事志》，第25页。

夏风薰曰：邑宰之所关大矣哉。神拳初起于一邑直隶冀州，一邑不禁，而山东、西省，而京师，以开衅外国，伊谁咎也。太后因戊戌变政复行垂帘，幽帝于瀛台，立端王载漪子为大阿哥，日夜谋废立，恨

外人不袒已，亟思有以逐之。于是直隶总督裕禄等荐义和拳，且改拳为团，取人心团结之义。端王主之，刚毅、赵舒翘等附之。太后遽信其可恃，任其出入宫禁，命董福祥率数千人攻数百守兵之使馆，经数十日不能克，犹不觉悟，迨外国各以兵至，而事不可为矣。犹忆其时，予方任八区团务，一日因公晋署，客有后至者对邑宰盛称神拳之神，谓无论何人，但默念弟子云云，则倒地，俄跃起，则刀枪拳棒矫健异常，且能飞墙走壁，不畏枪炮，或纵身拔起树根。予与邑宰俱不谓然。客见其不听，也遂辞去。予因劝邑宰宜急出示严禁，盖外面传播者已众，不独客以为言也。次日，果遂出示。无何李市场有周某者，当众演习，被获送案收禁，其风遂息。因思山东、直隶神拳初起时，傥地方官吏稍有见识，察其为白莲余孽妖术惑人，早为禁止者，何至愈延愈众。上闻督抚晋渎宫庭宗社，人民糜烂，几不可收拾哉。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吾津当时之邑宰殆犹贤而可法也。

卷3，《前事志》，第25－26页。

## 南川县志 1931年刊本



红灯教即义和拳义和拳乃教中之一派。其念鄙俚咒语率引诸神以关圣为之主，降神附身，打拳弄棒能舞平日力不能胜之大刀，依法砍杀，与一碗水相类。起于山东省。诸无赖同教异派争胜相仇以“顺清灭洋”为帜志。山东巡抚毓贤素嫉外人，首奖励之，遂致蔓延直、晋、豫、陕北方数省。清太后欲废德宗，别立溥儁端亲王载漪之子，号为大阿哥，外国公使均不赞成，遂欲倚邪党之力驱逐在华外人，以达目的，暗中纵使，召八国联军之祸。时在庚子岁六七月间。其传至我邑已在是年之冬大驾出奔陕西后，间有人炫其灵异，而试为不过作戏弄，亦无邪党来传，故不至坏事。然于大局之因此溃裂，则不了了也。

次年辛丑，省城内外各属乃招摇煽惑，若鬼啸蜮行，清廷简岑春煊来督代旗人奎俊，风霆镇压，立归熄灭。

越二年，邑中乃有尧松屏捕李太元之案。松屏，乾丰场人，充保正。邻巴、涪二县连界地两路口老荒沟民余化龙、李太元暗习神拳，结党二三千人，制银枪抬枪时乡里尚未有抬枪、铁镖、刀叉各若干，令

旗、令箭、斗方、告示，刻日掳杀，从松屏下手。遣党伙郭润之弟立子向松屏贷谷种，探动静。松屏微闻，未察，乃以甘言诱立子，与之盟誓，然后吐实。随派人往探，果已聚集百余人，祭旗歃血，推化龙为元帅矣。一面太元反来城诬报松屏仇杀谋乱，县令半信半疑，札询松屏。适松屏已齐团捉获尧惠川、郭润等十余人及种种证据，并于城内天主堂获太元，一律送署囚禁，疑始得释。未五日，重庆知府又派张筱亭团练局管带带勇再往调查搜缉，于太元住宅内搜得枪刀叉矛多件，火药沙子数挑缴案。优奖松屏，详禀府道了解。独化龙远逃，始终未获。

卷6，《杂俗》，第15页。

光绪二十六年冬间，义和拳匪邪术传至川中各县。山东、直隶一带莠民私习神打，以“扶清灭洋”为名，号义和团。秋冬间，始流及川省，邑人自外间习来者，与乡里私演试验灵否，尚无党徒联络作乱之事。

光绪三十一年，乾丰场拳匪余化龙、李太元等谋乱，保正尧松屏捕获匪首，送渝正法，余匪监禁。是年正月，涪、巴、南交界两路口，小地名老荒沟，石匠余化龙与红生基住民李太元联合，借仇教为名，约集多人，暗习义和拳，制造刀枪器械檄文告示，订期举事。惮近邻乾丰场保正尧松屏公直，办团有能，欲先图之，遣党借故来探，被松屏诱法吐实。暗集壮丁三百人前往，四面围攻，捕得尧惠川、郭润、邓四、李太元、王松柏等及各种证据送县，讯明收禁。后五日，重庆知府张提牌来县将各犯解渝，太元、惠川、松柏正法，余匪监禁三年，化龙远逃未获。

卷13，《前事》。

## 大足县志 1945年铅印本

梁涛观，字季沅。……丁酉（光绪一八九七年）檄署太平。庚子大通之变，贼距太二百里，四野骚然，日数惊。涛观力持镇静，练民团，捐廉购军械，为士民倡，擒斩其渠魁枭首示众，乱平。

卷5，《人物》上，第12页。

## 剑阁县续志 1927年修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妖人何如道、土寇达兴武等率党数百人扰剑州属元山、仁和、金仙、广坪各场，及店子垭、演圣寺、候子铺、白龙庙各处。十二日，官军团勇击之于广坪场，毙寇马老五等二十余人，生擒八十余名，如道、兴武等俱遁。如道后在成都被获伏诛。

卷3，《事纪》。

## 新修南充县志 1929年木刻本

天主教之传入当同治末年，传教者多法人。人民疾其异教，群起抗拒，经地方官绅调解，得于大北街建一堂，榜曰“天主”，主教称司铎。入教者非奸民即愚民，常钻衙舞弊，干涉地方词讼。光绪庚子辛丑间，气焰尤炽，知府贡成绶、知县袁黼卿均因教案挂误，人民愈切齿。

卷10，《宗教》，第6页。



## 名山县新志 1930年刊本

庚子，北方事起，民惑焉，将借睚眦嫌报怨。至辛丑，邑尚不知北事之息矣，旬日间托名勤王，聚众数千人将北去。阖邑惶骇，传播迁徙，邻邑界者亦移家罢市。

卷15，《文录》，第7页。

二十六年，拳匪围攻北京使馆，戕东公使。县东武举庞世琪误信伪诏，纠众焚劫教堂，逐教士，掳掠教民，蚁聚天王寺。大府发兵剿办未至，知府李念兹单骑谕解。事平，赔银十二万五千两。

卷16，《事纪》，第30页。



## 犍为县志 1937年铅印本

光绪三十一年春正月，红灯教匪陈廷璧等各乡传教，纯以神水符

咒哄惑乡愚，谓能涉水封枪，刀炮不能进身。聚众日多，遂谋仇教，打毁教堂，杀戮教徒，甚至寻仇报复。初由舞雩场杀保正王辅垣，继杀三呷塘文生袁伯祥。县城闻报，闭城防卫，禀调巡防帮带朱登五来犍。二月初六日，教匪即集大队，由石版溪、塘坝口攻城，甫至凤凰山，朱军出城击杀，擒斩甚众。追击至五里桥，巡防军后队哨官杨华封亦由嘉定开至，相与夹击，匪遂大败，逃聚龟头寨。朱军攻之未下。巡防统领樊率兵由溪厂直攻，罗城场属之铁山省委统领柴作舟亦率提标后营赴犍城助剿，三月始平。

卷8，《武备志》，第8－9页。

红灯教者，光绪庚子扰乱京师，酿起八国联军入京，结果赔款议和，罪大恶极之义和团余孽也。其教邪甚，愚夫愚妇以其供俸关圣、观音，故迷之者众。其术于所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水碗，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凡入教须洁身诚意，誓不外泄。晚间教头于地画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洁身咒，次念关神拳咒，顷即昏迷仆地；扶起将手作开弓势，旋即跳舞，是为神拳。故此教徒政府因为拳匪。拳毕，又仆地口中喃喃作语，语毕跃然而起，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度酷肖某神，即素来笨拙无比者，一时灵动异常，是谓降神。又分天煞、地煞两派，天煞神降登高台，地煞神降席地坐。降为何神即用何种器械。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置之棚中，认为至宝。凡盗窃神物名曰“盗宝”，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之利不足惧也。降神毕，半响方苏，自亦不知。其所为不苏者，教头以神水喷其面即苏。其操练处曰棚子，每棚又曰一碗水凡说某处有一碗水，即是有一棚人。每碗水限百人，满又觅地另设。朴诚而奉教久者得为棚长，掌水碗。堕其术之愚夫愚妇，咸自信能封枪刀。其封枪咒云：“天连天，地连地，何方来了多土地，奉请何人封枪口，洪钧老祖封枪口。说不响就不响，弟子金身来拜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鄙俚如此。该教于北京庚子酿祸，后逃窜四方，分头煽惑，从之者众。

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八月，举事于成都，随即扑灭。甲辰三十年二月初六，集县属各地入教之愚民男女数千攻城。时方晌午，被防军管带朱登五率五十人败之于北门外舞凤山，擒斩甚众。其所斩获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未攻城之先，声势已大，四乡纷纷具报保正被杀，教堂被毁，教民被杀。时知县事李端概上闻，所以防军朱登五奉令到犍）。而犍为之见九子枪即自此始（防军用具一般不识，以其机柄如锥柄，又呼为锥子炮）。此皆记者当时所见也。

厥后宣统辛亥正月十五夜半，金吾不禁之时，突然而起，只十数人由南门入，逢人乱斫，一时箫鼓寂然。县署派队登时扑灭，跟踪捕获数人，悯其愚也，锢久而后释之。反正后亦时有所闻，俱以警觉早，未成巨变。究其所以然，愚民爱国无方，恶枪同志，邪匪棰〔乘〕机煽动，谓其术能封刀枪，避斧钺，诛奸回，临阵尤有神助，所以相率信奉而不之疑。及其失败被获，遭屠戮而亦不俱。孰使之然乎？虽曰邪术，亦小民嫉世之心深矣！拔本塞源，是所望于清明之政治，若徒责其邪而诛之，不亦大可哀哉。

按红灯教乱，四乡捣毁教堂、学堂，杀毙教民、书役、团丁等，事平后除书役、团丁由地方官酌予恩恤外，其毁伤教堂、教民，法国教士大起交涉，索赔银一万二千两，结果赔银八千五百两去。

卷 14，《杂志》，第 48 – 50 页。

## 荣县志 1929 年刊本

光绪三十一年，拳匪起，团丁攻之。自庚子京师余烬播入，先扰成都内郡，次及犍为，潜聚铁山间，以击学堂、教堂为名。二月，由老农场至新桥返，官军击散之，余党四窜。

董家场有吴氏者，织席为业，妖教徒也，往来铁山，至是潜于家，信惑又数百人。知县苗立勋命团丁往攻之，枪中见血，犹麾旗而咒无恙。于是枭吴氏三人，余保释之，事靖。

第 15，《事记》，第 41 页。

## 三台县志 193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夏五月，拳匪起于蜀，蔓延潼郡。三台附近郡郭地寥廓，比岁荒歉，贫民多附匪求食，且夙与天主教民为仇，匪利用之，由射洪焚掠教民，回踞县境景福院。《邹公权篆三台记》：南路匪徐机匠等三十余人，踞两河口，往射洪观音阁焚掠教民，回据景福院，已有二百余人，掠吉姓家，杀男女七人。知事武文元遣练长谢绪茂率练丁四十名驻其地，专城王观廷以汛丁六十人策应。七月二十七日薄暮，匪来扑，练丁大奔，死二十二人。观廷闻警狂奔，夜至城，燎火耀山，城人大恐，近乃知为王专城，于是郡城戒严，匪势张甚。

八月朔，匪祷于老君洞，卜之不吉，裹胁千余人往射洪，下太镇出县境。按是役也，两河口实匪巢，武令使查办，里甲某拟按名籍上之，乡长庠生谌凤楼执不可，乃以外匪阑入禀复，反侧始安。而白庙子鹅落山二股复起。白庙子匪首江文禄，与其党江显道等纠二百余人，踞庙食积谷，肆行杀掠。《邹公权篆三台记》：匪掠钟宗元、胡家、教民张兰亭，曾开阳家杀兰亭及妻子四人，掠曾廷知等，穿臂燃烛，用酬白庙之神。管带靖川副左营陈参将忠良，由中江拔队至，日暮饥疲，遽命开仗，哨弁殷鹏飞、什长马兰亭阵亡，杀匪亦百余人，文禄、显道等逃。其鹅落山一股，西路匪也。匪首卓绍初及妇卓侯氏等数十人聚操此山，乡人密首县，谢茂绪率六十人往，举人唐燮以乡团会攻，冒雨往扑。匪投石下击，丁勇跃登，斩首十七，获六人，卓侯氏坠圊死，时九月十七日也。捷至，适邑令邹耿光接篆，亲鞫六人，其被胁者，分别释归。郡城旧练兵八百名，自景福院败怯不出，邹令汰留精锐三百名，带以靖川营弁驻西门牛头山，申明纪律，与之更始，规画粗具。忽有南路宜军山匪及郡城被袭之事。《邹公篆三台记》：邑南多盐场，岁饥，折阅工人率开除。陈忠良剿匪射洪，聚歼由县境窜太镇巨股于柳树镇。匪首王兴山回南路煽诱场上。靖川营哨弁郑国良，带练丁五十名往安居场防缉。南路绅民迭报匪数百人踞宜军山，邹令会陈忠良拔营俱进。前队郑弁，夜抵安居场，匪纠党来袭，郑弁令兵勇伏暗旁待，以暗击明，枪毙十余人，余受伤溃。宜军山匪闻风先遁。验击毙诸尸，皆颈系筒，盛神水，躯壮，实场工。闻多负伤匿场者，官不欲株

连，谕场民日后从严防范，官拔队归。

初白庙子溃匪江显道等调城兵远出，啸党夜袭牛头山，缘软梯上，转山尾巨炮向城。时驻山练勇改营制后，气颇振。管带周昪武闻变，手短刀出，匪丛矛环刺，大旗黄肇安等战退。各匪乘胜追击，城上枪炮继之，毙三人，生擒一人。知府钟润飞书檄援，邹令、陈忠良中道得书，急行二十里后，比至知余匪散，归鞫获匪陈其贞，具知巢穴。陈忠良即夜率勇往，明日获江显道父子及其党七人，起军械多件，鞫显道供袭城不讳，肆其父子于市。后获江文禄于华阳龙潭寺，解省正法，归首白庙子，县境肃清。

卷14，《武备志》，第24－26页。

## 盐亭乡土志 1907年修

光绪壬寅秋，伪红灯教匪既入射邑太和镇城，上游一带，望风瓦解。有匪党陶天华等，窥盐亭玉龙镇不备，褰旗入寺，约奸民黄帽子为向导，俟夜三鼓时，听钟声起兵。乡绅黄辉鉴、胡德璋等密联团保，选丁壮入寺侦探，扬言与匪合，随捧石灰继之。丁壮借观匪党佩刀反击之，擒获五人，以灰复目，就戮于市，余各逃窜，缉黄帽子送县镇法。

《兵事》。

## 中江县志 1930年修

汤鉴铭巡检，广西优贡。（光绪二十八年）八月署（胖子店）巡检，至八月被拳匪逐。

卷5，《职官表》。

红灯教，始于直隶，而蔓延于各行省，即拳匪之乱也。传染至吾邑，以下村为稍盛，有被匪党迫胁，舁以登坛。及遭讦发，无以自明，逃免而破家者。当事亟时，匪大肆屠戮，排异己者。绅耆亦纠集练勇，力抗凶锋，殉难者颇多。

卷18，《纪事》。

## 中江乡土志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癸卯，红灯教匪始于金堂之七堆瓦，汉州之三水关，残害边境，劫烧石笋之市场，焚毁新场之教堂，经一年余，焰始熄。

手抄本，游夔一纂。

## 遂宁县志1929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大旱，因灾区太广，斗米值钱一千五六。四乡贫脊皆纷纷迁黔。随又拳匪窃发，流氓响应。乡里演其术者，入于十室而九。于是各处骚动，富民亦移家上堡。幸岑春煊督蜀，吏治肃清，月余仍安堵如故。

卷10，《杂纪》。

## 蓬溪近志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有拳匪之乱。此役未大用兵，以乡愚惑于邪说，揭竿持械，与寇盗异，故未逾时即定。拳匪者，一二狂惑之民，援神诳诱，焚符饮水，自谓能避枪炮，然弹至即洞，未尝验。初起各仇教，渐索富户供应，率肆掠无所择，至破城逐官，陷于叛逆。俶扰于北，墟我京师，余烬蔓延于蜀。光绪壬寅癸卯间，值蜀大祲，饥民布野，拳匪遂挟之以甚其祸。三台南乡有徐机匠、范石匠者以习拳惑众，纠合百余人，据景福院，杀吉姓家十三口。市氓贱佣，无所得食，则纷起应之，遂有千余人。射洪匪首税玉堂，亦诱乡氓二三百人，习拳于茅针山。两股会合，声势遂大，合攻太和镇，破之，入据其城。距蓬溪西界数十里，避乱者纷纷至县，人民一日数惊，县城戒严。知县张俊生号知兵，檄调全县团练备城防，并率以巡徼近郊，在距城六七里之鞍子沟查获匪探三人，讯明正法。遂分丁为三支，一扎板桥场之柏树垭；一扎明月场之高城山；一扎常乐场之甘草垭，皆西防太和镇，守御严密，匪不敢东。八月十五日匪由太和镇焚掠洋桃

溪，顺流过青堤渡，入县境，至康家渡，围攻渡后如意寨。时远近乡民皆保于寨，寨主冉宴宾、甘家贵等率寨人堵御，教练长高飞鹏，燃铜炮击匪，毙二百余人，其党溃散大半，力不能支，窜逃于射洪之柳树镇。随值靖川副左营参将陈忠良，由上游督队攻镇，杀数百人，此股裹胁最众，聚歼于此，虽有溃逃，不能成军矣。西乡他股匪率数十人据蓬莱镇，乡愚日附，分扎镇后之玉皇寨，县丞夏侯某逃去，匪入居丞署，日坐堂皇理讼事。警报至县，俊生亲率练丁往剿，及至，镇人已杀匪数名，围攻玉皇寨歼戮无算，匪由大堰、河边等场逃去。俊生蹑其后，又遇他股匪痛剿之，并生获数十人，集讯，分别重轻办释，余悉溃散无踪，县境肃清。

卷9，《兵事篇前篇》。

县中天灾，在前清则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为最。……自光绪二十六七等年，频遭旱灾，民间积贮早空，迨壬寅复遘奇荒，受创尤巨。辛壬冬春之交，县民无所得食，扶老襁幼，迁徙他乡，转死道途者，已难胜计。其不能去者，或男女相守僵于牖下；或骨肉并命，惨填沟壑；或将尽之喘，卖及妻儿以图一饱；或一家之长，先杀其属，后乃自裁。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拳匪挟饥民倡乱，县令张俊生督乡兵致讨，应时勘定。匪平筹赈，被灾遗氓菜鹄羸瘠，一息仅存。……亦县中百年之奇灾矣。

卷11，《匪灾篇前篇》。

## 安岳县乡土志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附郭乡民杨祖平贸易资阳，遇人教以神拳。其法持符练咒，数日即有神附体，自能抚棒弄拳。祖平归，如法演习，适有教民杨某从观，祖平杀之，并屠其家。警报至县，练丁往擒之，及其徒杨祖锡等四人。讯知祖平为首，处以凌迟，临刑犹未醒也。

未几，复有秧田沟之变。秧田沟在附郭乡八庙场，与乐至接壤。有龚一德者，亦在外学神拳归，邻民方普福等从而习之。其地保正遂甚其词以闻。时县主唐枝中及防营在县者，有鉴于杨祖平之狱，遽率

兵往捕。普福等惶惧上寨避之，遂以为持众踞寨抗拒，官兵即蜂拥上寨。寨中无军械，男妇老幼七十余人，俱跪迎，官兵不之顾，悉屠之，其存者八人，则本县练丁所不忍杀者。先是乐至县闻警，恐伤其民，即率乡团趋之。比官兵进剿，则已至其境上，而本县官尚在三十里之外。既乃往勘，惟见尸横山谷而已。后刑讯八人，但闻呼冤之声，知彼等即有演习神拳事，固未至如杨祖平之癫迷仇杀教民也。

既而资阳拳匪刘精忠窜踞邑周礼场、凤凰寨，为本县练勇及屯营所攻，移扎毗卢寺，马陈联三合。八月初一日，县主如柏始率兵勇进击，匪退据慈云寺。相持十余日乃去，官兵追及于复兴场，为匪所围，阵亡兵勇二十五名，如柏狼狈奔归，不敢复出。匪遂进踞鱼龙山，炮毙营兵三名。寻移扎李家街天成寨。而统领刘朝宗、丁军门督师至，合围三日，毙匪二百，余党即穷戚乞降，许之。由是四境肃清。而刘统领以道员留办善后事，稽户口，整团防，敬事爱人，乡民感悦。凡折毁教民瓦屋、茅屋四百余间，教堂一所。

拳匪既平，而赔款之议遂起。初余栋臣之乱，本县赔款多至二十余万金，已非平允。此次教民所损失实不敌其十一，而如柏乃以五万九千金议结，具以上闻。岑督大怒，三命委员察勘，委员多为如柏地，至以教堂材木砖石俱运至上海为辞。然岑督怒终不可解，奏罚如柏万金，余令就地设法。如柏奉敕后，彷徨累月，计无所出。会岑督调两广，始具禀陈护院，以非强权，不足以集事，请凡上控者俱押回审讯，护院许之。而后令奸民设辞连引，贼至之处，则指为济匪；即所未至者，亦以通匪之罪罪之，于是邑东南百余里间之良民皆匪类也。狱既成，令先具悔状，然后藉没其财产，迫令富民买之以自赎。通计所得，不下十余万金。本地奸民，亦有因此致富者，而教案于是乎始结；而安岳之元气，于是乎殆尽。

《兵事录》。

## 达县志 1933年铅印本

吴德绣，字筱村。……光绪丙申选浙江西安县知县。至省即调署山阴县二年，调钱塘县三年，回本任。……义和团讧于京师，浙江江

山土匪群起，聚众万千人，以仇杀洋人为帜，借以剽掠。西安人欲应之，德绣禁不许。一时乱民哗变，斥德绣右洋人，豪右等乘势纠众劫德绣，而缚杀于道署之辕，其二子一孙同死于难。复趋索署中，杀亲丁家人三十余口，胠箧而去。

附林纾闽县人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绣全家被难事

呜呼，自义和团讧于畿辅，天下汹汹，争以党杀西人为能。一二当路复养成其毒，借以祛除外患，不知我华虚实已为所觇，军无后继，合列强之力以掊一国，举以乱民为责言，以理则诎，以势则衄，祸机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时之意。而吾友筱村吴公之难作矣。公执理而抗，不徇私情以阿其上，监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积谷，无见粮。籴谷之款悉储之豪右家，公以簿责之，勿令吞饬，豪右又怨之。有罗楠者素健讼，勾结胥役，舞文渔食于其乡里。公廉得实，峻诋之。于是豪右蠹役咸附罗楠。有都司周之德者与罗合谋，日图不利于公。会江山事起，土匪万人以仇教为名，借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应之，公谓此事未定，洋人不必宜歼。乱民哗动，斥公右洋人，杀公之谋遂决。

六月念四日，公至监司署计事出，罗楠合数百人劫公入告监司，令以通番罪诛之。监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尔自治可尔。罗姓乃缚公于监司辕门，镊公须髯且尽，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公骂不绝口。监司立堂外视公死乃入。是日并杀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肠匍匐地上，两时许始绝。公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群贼守县门，杀公家四十余口始定，胠公箧得康有为书，监司大喜，以为通贼情真，诛之有名。呜呼，康有为响至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谒当路，谁不与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获罪以前之书，陷公灭门之祸。然则谭复生六人之狱，何不闻朝廷录其妻子耶。贼擅杀县官，而长吏反附被杀者以刑宪，国之失政，莫此为极闻。

卷15，《人物门》，第32页。

清光绪戊申，红灯教匪首谭德金窃据东檀木场顺水寨，自称焚符练咒能御刀枪，愚民信从者日多。知县广厚调集乡团围剿，相持数日，匪见势不敌，弃寨夜遁，仅获余匪数人斩之。地方幸无恙。

卷20，《纪事》，第8页。

## 宣汉县志 1930年石印本

光绪二十二年，新宁县、开县孝义会蔓延附近地方，县人附和之，以芭蕉场、峡口场、天生场诸处为最盛。经知县邢锡晋、龚定求先后歼厥渠魁，罔治胁从。至知县吴述曾时，凡六年始息。二十八年，新、开二县红灯教复炽，与二县接壤处乡民亦多从之。然县属影响，不如孝义之甚，即扑灭也。孝义会后知县吴述曾改为效逆会。先是哥老会，俗呼江湖，动辄寻仇报复，全省皆然，地方官严捕密拿，而不能已也。二县之民于是别立一会名曰孝义，其始盖婚丧等事互相庆吊而已，久之党多势盛，遂仇视哥老，几成燎原之势。后之所谓红灯教者，亦即孝义之遗，奸人乘之，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迷其性，其人即执戈向前，谓刀不能伤，枪不能中，至死而不悔也。

卷10，《历代兵事》。

## 渠县志 1932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四年，单刀会匪喻海山扰北关场，驻防把总唐占先率队往捕。既交绥，汛兵蔡级三、董占鳌均负重伤。已【而】团练大集，声势甚壮，海山始惶恐遁去。

二十八年秋八月，红灯教扰川北，渠县城乡练团堵隘，檄书火急，事旋平。

三十二年，县民陈鸿图为妖僧诱，习八卦教，以符水惑众，谓枪刃不能中伤，招集少年百余辈昼夜练习。县令如柏闻之，遣皂卒往探，均遇害，因具禀上宪。绥定知府遣岑游击、胡管带先后到县晓以大义，不从，卒捕斩之。

卷7，《兵备志》，第28页。

## 大竹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三十二年，红灯教流传境内，自称焚符练咒能御刀枪，愚民信从

者众，密谋起事。县令查觉急捕。教匪陈鸿图由渠县卷洞门窜至望溪，被邑绅黄寿臣诱至欧家场，擒获送县正法。高穴场教匪吴世题、周良方等传教老龙洞一带，以吴宅为中心点，风声鹤唳，势焰日张。知县娄栋派宋贤声、黄寿臣率警队及高妈团丁大败教匪于老龙洞，击毙周本智等三十余人，余众如鸟兽散。吴世题逃贵州，周良方窜潾水新镇铺，旋被擒正法。月余事平。宣统元年九月，团坝铺柑子园红灯教余党谢某生有异相，自称皇帝，以某姓女为皇后，某姓子为丞相，乡民为所愚惑。县令谢汝霖督团擒斩之，不数日而息。

卷6，《武备志》，第17页。

## 眉山县志 1923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四日，红灯教匪承北京义和团余焰，借仇教名径入省垣，肆无忌惮。十五日，突进彭山，佥讶其神莫之阻。即日入眉，率百余人，缠红巾，执旗械，拥一妇曰观音，径毁下西街福音堂，转踞南城白衣庵。州牧高增爵率勇役击之，歼教匪多名，余溃去，踞东路沐江寺，勾结土匪北扰多悦镇。有仁寿县熊估眼亦聚教匪数千窜至，声言复仇，城中日数惊。高牧召集团练，四路举练总，率丁勇各数十名扼要为防（东驻洪庙场，南驻思濛场，西驻万胜场，北驻太和场）。随派绅宣谕，无为邪教煽惑，人心始定。越日，参将何友山率队过境，官绅留驻城，团练导由姜家渡入山，于桐子坡、滥泥沟一带兜剿，斩获颇多，余党退踞大王寺。高牧复调团练同防兵会剿，匪溃乱平。

卷8，《兵防志》，第23页。

高增爵，字少农，陕西米脂县进士。（光绪）二十八年莅任。……莅眉时适红灯教乱，自省垣起，蔓及各州县。借名排外，胁众持械出入城邑，焚烧掳掠罔不至。奸宄倚为利，官府无如何。至眉蚁聚城南之白衣庵，全城駴愕。言事者均谓宜绥以恩。增爵不然，出巨金奖丁壮，毅然率队出攻。濒发，家人环跪泣阻，不为却。攻击自晨至午，毙教匪十余人，溃去。嗣复啸聚雷家嘴、大旺寺等地，先后荡平。

卷9，《职官志》，第27－28页。

## 丹棱县志 1923年石印本

萧寿祺，字则皆。甫下车，犹寝疾。时邑有不逞之徒假灭洋煽众，日以抢劫教民为事。继而佛婆巫家亦皆以教诬之，肆行劫掠。眉、丹两境为之骚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公闻力起，会营汛兵差合捕，获其渠魁，立即正法，四境肃然。时庚子六月。

卷5，《职官志》，第15页。

## 重修彭山县志 1925年修

光绪二十七年，自拳匪之乱，红灯教由北省传来。初则川北、川东一带信者颇众，所在皆有设坛传教之事，继则附省州县皆然。官中固拟剿办，因科场故，未即专意。而杀教民、毁教堂之事则已迭起。至八月十四日，忽窜入省城，成都戒严。十五日，彭山信者亦纠党由东山至县城，夺门入，游扬而过。其中有女徒数人，皆仗剑乘轿，咒诵不已，党中号之曰观音。余众则各有所名，如孙悟空、黄天霸之类。旋南至眉，经眉守高增爵一击而散。其余各州县则经官军分头剿杀，乃平。

卷8，《通纪》，第15页。

## 泸县志 1938年铅印本

沥陈四川乱象请更换川督折[1]

奏为四川全省乱象已成，办法日行竭蹶，恳请特简重臣驰往补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近日闻京中大小官皆以四川可危为言。复遍访四川乡人，所得家函皆言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一，其形大著，其势甚危。始自川南之长宁、兴文、纳溪、江

[1] 根据此奏所述“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奏和“乃今已阅三月”，及《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己巳（十二月）谕称：据御史高枏的奏参，经令奎俊确查后的“查明复奏”情况看，本奏折的时间应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

安等处，盗贼纵横，该督犹复掩饰。及至资阳、安岳事起，杀教士，毁教堂，戕教民，劫署围城，报纸纷传，而外人之责言日至，该督犹不能补救，弭患已然。驯至盗匪蔓延，全境骚动，附近省城一带邪拳盗贼指不胜穷，省城门为之昼闭；加以饥民麇集，所在掳掠，闾阎困不聊生，官吏无能为计。日来外间传闻奎俊电至外务部，沥陈穷蹙之形，是其办法竭蹶，已可想见。臣于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陈并筹办法，其时但去一贪浊酿盗之阿麟，除五六恶劣之州县，即可幸其无事。乃今已阅三月，阿麟仍锯［居］首府捕务，一切毫无振作，无怪合省州县相应成风，匿盗讳盗，畏贼养贼，以至于今也。然已至此，又非专去一首府所能补苴也！饥民当赈，拳匪当禁，会匪之为首者当捕诛，盗贼之纠众者当攻剿，募兵于裁兵之后，筹饷于缺饷之时，此非坐镇雍容之督臣所能为也。四川稍一蠢动，边界则西藏、松潘，协饷则滇、黔、甘肃，邻封则湖南、湖北，在在均有掣肘之虞。征输不继，商贾不行，楚蜀新旧赔款数百万，必有不能足额之势，而苦累遂将迫于朝廷。关乎四川者如此，关乎大局者如此，非特简精明果决、稳练坚固之督臣往膺督篆，必不能保大势将危之四川，即不能保私心自危［用］之奎俊。早年奎俊为苏抚，本属中正和平，及入川任刘心源，又得藩司周馥以相助，故吏治卓然可观，土匪亦即时扑灭。及刘心源、周馥相继升任，乃深信贪黩之首府阿麟、昏愦之藩司员凤林。故四川之多盗，成于州县；州县之讳匿，成于阿麟；阿之滥居首要，则又督臣奎俊有以纵容之也。言路诸臣有知之者，率以奎俊为军机大臣荣禄之族叔，皆恂恂而不言。今事势急迫至此，与其恂小节而坏完善之封疆，何如循公义而纾两宫之宵旰。恳我皇太后、皇上召荣禄问以四川今日情形，奎俊是否实能胜任。在荣禄公忠体国，必能据实面陈。更恳命荣禄等于京外大臣中择一能纾蜀祸之员，请旨简放，迅速驰往，或可转危为安，以图补救于万一。臣今日言之，亦恐缓不济急，若复隐忍，贻误非轻。谨将大致情形陈奏外，并就所知开具清单于后。臣为急图补救全局起见，且职司纠劾迫切，缕陈是否有当，伏乞。谨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首府阿麟之门丁王四与督臣门丁表里为奸，贿卖各缺，悉由阿麟与王四主持。每日午后，王四坐青纱大轿径入督署，面告该督门丁，

其应如响。故督臣不惟去阿麟而不能，并去阿麟之门丁而亦不得。

一、藩司员凤林年老昏愦，一事不理，凡札委差缺，一听首府门丁与督署门丁所为，无不遵办，且于各项捐款解库时，加收陋规，督臣毫不禁止。

一、四川去冬今春皆缺雨，栽插不及十分之二。至四、五月虽有小雨，不能补栽。米价陡贵，石米涨至十两以外。该督在川，乃谓雨水调匀，粮价平易。且六七月间，省城外穷民食大户者，每处聚集二三千人，省内拉人勒赎之事，亦复时有所见。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纷纷在道。该督乃曰："人心大定。"此皆阿麟等巧为蒙蔽所至。

一、道员朱上洲，督臣义子也。去年带营驻扎合江，有川黔合拿之盗魁冯绍武逃入其营，朱上洲遂极力袒庇。及沈秉堃通禀大宪，索而诛之，朱上洲竟无庇盗处分，而反得调剂夔州府厘差。

一、官运局银鞘及商贾银鞘向皆担帮挑运，每次一二十挑，护送者荷枪保卫以行。乃去冬至今春，在荣昌、富顺各界遇大伙盗匪，劫夺九次，共二十余万之多，官不为理。近则泸州、江安、富顺等处每日劫案各至七八起，省内外则每日十余起。



一、四川向无拳匪，闻因已革浙江臬司荣铨充军到川，沿途州县竭力办差，纤夫、仆役至二百余人，及抵省城，阿麟以知县王永平所贿八千金之房住之。又为之盛其仪卫，以壮观瞻，拜会官府，列队而行。愚民聚观轰动，仇教之官始得如此尊荣，无业游民群相推奉，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大面铺，南门外十八里之红牌楼，北门外二十里之龙潭寺，无不假拳为名，直煽惑至新津、双流、绵竹一带。该督不能斟酌时势将荣铨移驻僻邑，乃听阿麟逢合，肇此祸端。

一、泸州知州荣麟，系荣铨胞弟，嗜好太深，精神短少，性情浮滑。前年以泸州事繁，资州事简，上禀求调。上年又以泸州税契较旺，复请调回。督臣皆曲如其意。荣麟回泸，适乡间获盗送官，荣麟斥其擅自拿人，将盗开释。且谓事主曰：若非为富不仁，何以被抢。于是盗愈得志，泸属多盗自此而始。泸州为繁剧地方，盐局银库常积百万，荣麟疲滑无能，其地益大可忧。

一、本月十八日邸抄，有川督甄别属员一单，保举安岳知县如柏。查如柏既署安岳，纵到任未久，亦当在两月内，而安岳闹事即近

在目前，乃不以为办理不善，而反登诸上考。况该督于资阳闹事，曾将甫经到任五日之马成基并列弹章，何为事同一律，办理两歧。又所劾有知县雷金铭，闻此人的是赌棍，劾之甚当。特雷金铭前在川省并非差员，前月在京验看，至今尚未领凭出京，岂人未到省，文凭先到欤？督臣尽职，全在举劾分明，而竟敷衍搪塞如此。

一、该督素性慈柔，凡处决盗犯皆素食念经。去冬督署火灾，有兵勇窃该督珊瑚顶、玉翎管者，两司请讯明正法，该督游移不决。及正法后，犹复嗔怪两司。而省城匪徒不感其恩，益欺其懦。

一、长宁、兴文、江安交界之万里箐，上年邓云峰即拥众二千余人，在其地开炉铸炮，声势甚大，远近皆知，官长不敢过问，相率讳匿。近且裹胁至四五千人，四出劫掠。

一、四川武营废弛已久，自协镇以至都守，凡有札委汛弁之权者，营求委署，非贿不行。甚至兵丁补额，亦必由贿而进。省标将官，尤为异常贪赎。

一、威远后军统领丁鸿臣，上年奉派来京，所带兵勇沿途骚扰，行至巴县所属之唐家沱逗留一月，军械多委弃而去。比抵汉口，逃亡亦已过半。乃本月十九日邸抄，该督以星驰入卫，朦混请奖。所保武弁如此，其为有心欺罔可知。

卷7，《艺文志》，第9－10页。

## 叙永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杨廷贵……光绪庚子，永境土匪猖獗，所至驿骚。廷贵亲率团伍四驰逐捕，蚁贼溃散，稍获安谧。然贼仇廷贵愈深，必欲殄灭之而后快。壬寅春，贼乘不备，廷贵被害，其子伍人营救捍卫亦被其害。

卷3，《人物篇》，第53页。

## 大邑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曹文枢，下南乡人，性慷爽。清光绪庚子，京师拳匪祸作，名仇外人，邑民盲从者数千人，屯聚寨棚。成都守刘心源将兵至，君见心

源保大邑民不为乱，事遂寝。是役征君几殆。

卷 13，《氏族志下》，第 7 页。

## 德阳县志 1939 年铅印本兼石印本

德宗光绪二十八年，红灯教匪任观仪屯聚欹螺山，煽虐人民，知县陈洪材率乡兵讨平之。

卷 5，第 47 页。

## 德阳乡土志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秋，京师定后，拳匪遗孽流毒蜀中。邑绵水东山一带萧寺丛林，蛇聚麋集，蜚语枭张，甚谓烽镝不能摧。而欹螺山渠贼任观仪拥众数百人，焚劫乡间，势猖甚。九月初八日，知县陈洪材短刀匹马，统练总严健鹏率练丁七十人，直捣其巢，一战而擒观仪及其党三十余人。练丁李文成死焉。余党悉散，四境帖然。

《兵事录》。

##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 1929 年修

光绪庚子间，京师拳匪肇衅。阅壬寅，拳匪之术，传播来资。先是资阳北乡人传演其术，久之，蔓延本境，樵夫牧竖，多有练习，号称灭洋仇教。所在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事。州牧沈秉堃调兵弹压，仍未敛迹，敢据寨抵抗。及沈去，继任王明德督饬练团，人自为卫，匪于是无所施其使，未几全境悉平。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首领凌天顺、曾洪春等，聚众于龙头寨、天宝寨、兴福寨、云台观等处。八月巡缉，威靖两营督同孟市团练，协力会剿，斩首甚夥。旋经孟市团丁侦获凌、曾二匪首送县，讯明正法，人心称快。按是役也，各团保戕杀匪名凡数百人，俘未就戮者亦数百人，乡民受害无算。教养失而愚民陷于重戮。吁！可慨矣！

卷 10，《兵燹》。

# 广　东　省

## 番禺县续志 1911 年刊本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事起，宇内骚然。（闽浙总督许）应骙一以镇静处之，华洋交辑。浙匪刘加幅乘间窃发，聚众至数千人，犯浦成，全闽震动。……以精卒二百余名星夜赴剿，不两旬而渠魁就殄，余众解散。

卷 20，《人物》，第 7 页。

## 顺德县志 1929 年刊本

北京拳匪乱起，顺德、东莞、新安等处闹教案，赔款百余万。

卷 23，《前事》，第 16 页。

## 花县志 1924 年铅印本

（耶稣教人温光远来稿：耶稣教入花县记[1]）不幸光绪庚子年，

[1] 自咸丰年间洋教士即谋在花县修教堂，前后三次均被人民阻止。至光绪年间，始由县官弹压，勉强在鹿坑修成教堂，而庚子年又予焚毁。

攻扑，桐梓、绥阳，遵义县、仁怀厅等处土匪均有起应之势。该道当派洋操队哨长宋振铎、章定标由鸭塘进剿；罗斛营管带蔺应元由九坝进剿；定广营管带张紫云由仁怀进剿，约会放牛坪。贵阳营邱俊书、哨长彭隆彰十月初一日行抵官木崖，适与贼遇，用排炮轰毙悍贼十余名。次日晨刻，张紫云等亦率队驰至夹击，贼窜鸡公山层岩沟。张紫云等追捕，获伪先锋马占春一名。初四日，陈玉川回窜河沟场，该道员立率所部亲往搜剿。次日复派同知刘大琮督队抢登城（衍）贼垒，始知贼已夜遁。各兵分路搜捕，拿获陈玉川及其子大憘、小憘，及悍贼吴刚亭、王九和等数十名。十一月初五日押解来省，当经前抚臣督同司道提犯讯明，当恭请王命，将首逆陈玉川凌迟处死，余匪一并正法。一面出示申明禁例，免纠胁从，以杜团练借端滋扰。现在地方如常安靖，堪以上慰宸系。臣查此次首匪陈玉川等效川匪余栋臣故智，以仇教为名，惑众倡乱，胆敢攻扑县城，抢署劫狱，以致遵义所属无知愚民被其煽惑，群思蠢动，几至燎原。幸赖天威远播，将士用命，乡团奋勇，卒使元恶就擒，余匪殄灭，兼旬之内，事定民安，不至蹂躏蔓延，办理实为迅速。



按：匪乱二十五年九月，邵奏在翌年三月。前抚臣即王毓藻，当由王病革，故迟未具奏，至翌年邵署巡抚时，始行补奏也。

二十五年，土匪张立堂打毁二郎坝教堂，毙教民二人。辛丑，上宪赔银七千两，案乃决。九月十二，陈玉川仇教，率党攻城。城内有刘崇安内应，陷城，毁普济堂，抢衙破监。十月，张观察胜严率师南下，直抵遵、仁连界之摩天岭。玉川率党千余败走瓦窑坪玛瑙洞，官兵密团，自辰至酉，搜获玉川父子四人，伪先锋六人，悍贼四人，解省枭示。余匪擒斩殆尽。（仁怀厅志）

光绪二十五年，盟匪陈玉川肇乱，攻陷仁怀县。黔西道张胜严驻军桐梓，遣别将进剿覆之。

按：贼等陷仁怀后，扬言决取道桐梓略定遵地，即进攻省垣，须桐梓官绅为储粮秣。贼巢温水，逼近桐界，今县人民守城筑堡，月余不安。知县何宗轮督众露守，妻唐氏亲熟米膏以饷巡城士卒。黔巡委张胜严率兵往剿，以桐梓为行营，遣蔺管带进捣贼巢，歼厥渠魁，全城克复，并获匪党董鸭子等来桐正法，患遂平。（桐梓访册）

婺川匪首李成普借仇教煽乱，官军讨平之。

庚子秋[1]，邑令聂定中奉署思南府张济辉札，捕匪首李成普诛之。成普四川人，昔年入县境之上五里，与思安、印龙毗连乡场，锭秤为业，因之相识夥。是年夏饥馑荐臻，成普闻拳党起事，乘时借打教为名，劫场抢寨，无论入教与否，第视其家之肥者，即率党攻击，劫其财而杀其人，两月余，饥民效尤者众。近府属许家坝一带不胜其害，纷纷赴府具控。张太守查实，签役屡捕不获，乃札委县令亲捕。聂令奉札率差役二十余人，声言诣县辖境验尸，兼绕道许家坝进府。李以非县辖，不为意，仅集死党数十人，据许家场外村寨。聂令饬壮令杨洪、余清暗派是处团首率众协攻，李战败走，其党四散。（婺川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李成虎[2]（思南许家坝人）因毁教堂起衅，盘踞川崖坝，阡城戒严。知府邓树滋札城绅李绍莲、何景琛办城防守御，后调镇远、铜仁兵击之，匪闻风窜走。（石阡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秋九月，丹江苗变，陷凯里城。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苗叛。究致乱之由，始于二十五年秋成之际，弥月淫雨，田禾多被淹坏，人民咨嗟失望。次年米价腾贵，登场出售者极少，乡间人民约集数百名，各携箩篼布袋，齐赴公署借贷义谷。通判汤炳机称以署事人员将来交卸，手续（?）繁杂，不允所请。地方绅士鉴于饥民太多，恐致生乱，愿会同管仓员出具切结，完全负责，无如汤炳机固执不允。鸡讲寨苗民李学高遂秘密谋叛，暗雇工匠制造枪弹刀矛等物，积数月之久，风声传播。团绅杨定国、周明才密报公署防范，汤炳机不为备。七月内，该逆酋等在清平今改泸山分县凯里属之朗嵩寨、丹江交界地方聚众宰牛会商。汤炳机闻之确耗，轻骑减从，直赴该处，演说利害，晓以大义。同城官绅阻之不住。既而安然无恙而归。汤炳机以为斯民具有天良，此次演说必能稍释逆念，益不为备。时尚有绿营参将率左军守备驻防本城，右军则分驻鸡讲寨。

---

[1] 婺州访册开首即书“庚子秋”，庚子即二十六年，与石阡访册异。省志编者误将庚子置于二十五年。

[2] 李成虎即李成普。

并有行营练军一营亦驻于此，扼要防守。逆苗总欲乘隙一逞。适邓华熙奉命抚黔，已入黔境，汤炳机出清平宫道迎谒。逆苗等探实汤炳机定于九月二十三日由清平转至凯里住宿，但由凯里至丹江尚有九十里程途，遂乘此时机纠集多数逆苗，由间道晓夜潜赴凯里，破城放火，以汤炳机必不能免。讵料汤炳机接得杨定国专丁飞报密函，二十二日傍晚抵凯里，二十三日黎明即加快班兼程回署，而逆苗未之知也。是夜潜入城内纵火，延烧街房。官民不知是叛，以为失火往救，武营都司管肇玉、外委张文成均被戕害。管肇玉被戕后复投之火，死尤惨酷。街民开门救火者多被杀死。逆苗等破城纵火之后，截住各路街厮杀，并穷搜旅店无获，始〔知〕，汤炳机天明即离凯。次日天明即欲乘锐直攻丹江，惟群逆系乌合之众，先经赴行远路，又经劳攘通宵，疲困已极，遂在凯里扎住一日。二十四日，正是丹江赶场之期，午间即有消息传到。附郭团绅周明才一面调团，一面入城飞报。当时文署飞调屯军武营，即派兵弁分头防守。逆苗知丹江有备，不敢入攻，遂分扰各乡寨中，肆行掳掠奸淫。未几，镇远总兵岑有富亲率劲旅来丹，抚军复委营务处会办张胜严亦带大兵来丹，共同办理。张胜严旋移兵凯里，擒斩颇多。是役也，计在丹江擒获逆酋李学高、九大王、往你老、李大木匠、佘九你、张保理、九耶培、潘老五、唐往兄等，并搜捕雷公山，擒获逆党数十名，均经就地正法。地方始获安宁。

光绪二十六年调补贵州镇远镇总兵，八月抵任。九月，丹江、凯里夷匪滋乱，一战平之，城围立解，首从各犯就擒。（清史岑有富传）

庚子九月，清平苗变，陷凯里城，都司管崑山死之，黄平、重安戒严。

卷 41，《前事志》，第 36－39 页。

## 桐梓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拳匪始于山东直隶，而青羊市拳匪则由河南马回子来扶欢坝贸易，传之陈月波，而蔓延杨瀛峰、封百川、张海峰等，乡里愚民不分男女咸附和之。其念咒有沙僧、唐僧、八戒、悟空、关圣帝君等语。念毕喊呐狂奔，望空械斗，辄谓与洋国交战，杀人若干，故神拳而以

#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记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镐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